全译阅微草堂笔记

以嘉庆庚申本为底本

上





原著〔清〕纪晓岚
主编　杨志红



仙精狐魅的转世情缘
各色人等的现世奇谈

选题策划：高　苏
责任编辑：刘　阳
装帧设计：杨　涛

全译阅微草堂笔记

上

以嘉庆庚申本为底本

原　著：〔清〕纪晓岚
主　编：杨志红
副主编：白春平　宋福聚
编　委：宋海江　杨春爽
张永春　王德芳
陈之喆　杨　微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译阅微草堂笔记:全2册/杨志红主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8
（华夏文言小说译丛）
ISBN 978-7-5080-7117-6

Ⅰ.①全… Ⅱ.①杨… Ⅲ.①笔记小说—小说集—中国—清代 Ⅳ.①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0999号

全译阅微草堂笔记（上、下）

主　　编　杨志红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29
字　　数　864千字
定　　价　46.00元（上下册）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前　言

《阅微草堂笔记》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的杰作，与《聊斋志异》、《子不语》鼎足而三，成为清代笔记文学的重大成就之一。全书二十四卷，计有《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四卷）以及《滦阳续录》（六卷），记叙了奇闻异事一千余则。全书从1789年落笔到1800年全本刊印上市，共用时十一年，是清代大儒纪昀晚年的重要作品。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别号孤石老人，在《笔记》中自署"观弈道人"，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二十四岁中举，三十一岁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号文达。后人辑其诗文为《纪文达公遗集》。他是清代大学者、文学家。四十九岁起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主持修纂《四库全书》达十余年，编定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举是他对中国文化最辉煌的贡献。纪晓岚的一生以乾隆三十四年（1769）时被谪戍乌鲁木齐三年为最低谷，此前顺风顺水，三年后入京为官后主修"四库"，风生水起，官途通显，更以此举名垂后世。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工余"闲时的副产品，他在《滦阳消夏录》小序（五部书前各有小序一则，阐释写作缘由、宗旨及文学见解）中，一再谦称写作此书是因"昼长无事，追录见闻"、"时作杂记，聊以消遣"等，但这不能掩饰其"或有益于劝惩"，"大旨期不乖于风教"的教化之意，鲁迅先生直言其"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的写作目的。"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为文使命，这是不言而喻的，纪晓岚作为一个具有自觉精神的大儒，断不会在六十五岁高龄时，为一部没有价值的"闲书"而执笔为文达近十年，那种孜孜以求、持续不懈的定力，如果没有今日概念

的“社会责任感”的支持，断然无法修炼成形、开花结果。所以，真正客观地认识这位坚毅老人晚年的这部非凡之作，实在是有意义的事。

文言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先秦以来，许多典籍中都存在传说、神话等具有叙事性质的细篇短制，古人对“小说”概念的认定纷纭不一，汉魏六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的兴盛，给中国小说的早期发展带来了有效的动力，直至唐代“传奇”一体的出现及迅速定形，与今日“小说”概念比较接近的文体才真正成熟起来，所以，唐人传奇的生动、文采和刻意为文，直接孕育了优雅、婉曲的《聊斋志异》，而汉魏时期的志怪大作《搜神记》、志人大作《世说新语》展现出的冲淡、雍容的风致，则被《阅微草堂笔记》成功地继承了下来。

正是由于文学口味的不同偏好，蒲松龄和纪晓岚在各自的经典大作中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风采、神韵。蒲松龄的精雕细刻，尽善尽美，表现出了大师的严谨与成熟，纪晓岚的崇尚质朴，雍容淡雅，同样是一代文宗的超然风范。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晓岚一生博闻强记的结晶，从从容容，娓娓道来，短章小制，率意成篇，故事皆有出处，或其亲身经历，或是奇闻异趣，素材来自他的尊长、家族、师友、后辈，也有贩夫、走卒、仆隶、士人，题材涉及乡里见闻、宫中奇事、异地风物、民情风俗、官场市井、轶事掌故、医卜星相、鬼狐精怪等等，上下古今，包罗万象，不一而足。这里，有对朝廷官场丑行的揭露，也有对民间疾苦的嗟叹，对妇女遭遇的同情、对道学家伪饰的抨击、对险恶小人的指斥，也有对平民智慧的赞许。书中不少谈狐说鬼的篇什中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芒，借鬼狐以说人事，托寓言以寄感慨，真正发挥了讽谕的功效。所以，这些“疑似”鬼故事，恰是纪晓岚颇为着力、用心之所在。当然，书中有些宣传了封建礼教、渲染因果报应、鬼神迷信的地方，对于科学文明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来讲，实在不构成具有什么“冲击力”的负面导向，人们具有起码的“防腐能力”，这

些糟粕只能是客观的历史遗痕而已，所以，不必对其色变汹汹。

鉴于古今文化的差异，我们努力把古文转化为平易流畅的现代文，帮助读者越过天然的障碍，得以更近距离地体味先贤大作的精神和精髓。本书以嘉庆庚申本为工作底本，尽量使用直译的方法，以确保原汁原味，某些地方为读者理解方便，做了适当的、审慎的意译，并给每个段落起了标题。古文翻译，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所做的未必尽如人意。希望得到指正，以便今后做得更好。

杨志红

2011 年 9 月 9 日

目　录

滦阳消夏录

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卷三滦阳消夏录(三)

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如是我闻

卷七 如是我闻(一)

卷八　如是我闻(二)

卷九 如是我闻(三)

卷十　如是我闻(四)

槐西杂志

卷十一　槐西杂志(一)

卷十二 槐西杂志(二)

卷十三　槐西杂志(三)

卷十四 槐西杂志(四)

姑妄听之

卷十五 姑妄听之(一)

卷十六 姑妄听之(二)

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滦阳续录

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滦阳消夏录

乾隆五十四年夏，我在滦阳编纂朝廷藏书。此前校对工作已完成，每天的任务就是督察官吏们题写书签，将书分门别类收藏上架。日久无事，便回忆昔日所见所闻，用笔墨将想起来的记录下来，也不讲究体例。小说稗官之类的笔记，与著述之事本无什么关联，而街谈巷议之类的故事，却多少有些劝诫的作用。姑且交给书隶抄存下来，名为《滦阳消夏录》。



卷一　　滦阳消夏录(一)

长生猪

胡御史牧亭说,他乡里有人养了一头猪,这猪看到隔壁老翁就怒目狂叫,奔跑着冲上去要咬他,看到别人则不是这样。隔壁老翁开始对它很恼火,要想买来吃它的肉,后来一想就醒悟过来,说:"这大概就是佛经所说的前世冤业吧,世界上没有不可解的冤仇。"于是用好价钱把它买下来,送到寺庙里做长生猪。以后再见到它,这猪就贴着耳朵亲热地迎上来,不再像过去那副样子了。

曾见过孙重画的伏虎罗汉,有西蜀李衍的题诗,诗曰:"至人骑猛虎,驭之犹骐骥。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鸷。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为多畏忌。"可以为这件事作注解。

仆妇驱狐

狐狸占据了沧州孝廉刘士玉的一间书斋。光天化日狐狸与人说话,用石头和瓦块打人,但看不到它的形状。知州董思是平原人,是位好官,听闻了此事,就亲自去驱逐它。董知州正在大谈人妖有别之理,忽然自房檐间传来洪亮的声音道:"先生为官,比较爱民,也不贪钱财,所以我不敢击打先生。然而先生爱民只不过是追求名誉,不贪财是怕遗留下后患,所

以我也不用躲避你。你就算了吧;不要多嘴多舌,自讨没趣。"董知州狼狈地回去了,好些天心情都闷闷不乐。

刘家有一仆妇,粗鲁愚蠢,只有她从不怕狐狸,而狐狸也不击打她。有人与狐狸对答时,就问及此事。狐狸说:"她虽是一位下等佣人,却是一位真正的孝妇。鬼神见她都敛色避让,何况我们狐狸。"刘士玉就让这位仆妇住进此屋,狐狸当天就离开了。

老学究

爱堂先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老学究走夜路,忽然遇到一位已经去世的朋友。老学究的品性一向刚强正直,对鬼并不畏惧,便问道:"先生要去哪里?"鬼友答道:"我在阴间当了个小官,现在到南边村子里去勾摄一个人的魂魄,正好和你同路。"于是两人一道往前走去。

到了一座破旧房子前,鬼友告诉老学究:"这是位文人住的房子。"学究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鬼友答道:"人们白天劳碌奔波,真情实性都被淹没了。只有睡着的时候,一点杂念都没有,灵魂才清朗明净。这时,他胸中所读过的书本,每一个字都吐露着光芒,从身上各个孔窍透射而出。这些光芒若隐若现,纷纭交错,灿烂得像锦绣一样。那些学问像郑玄、孔安国,文才像屈原、宋玉、班固、司马迁那样的人,身上放出的光芒便直照太空,和星星月亮争相辉映,次一等的光芒有几丈高,再次一等的是几尺高。以下便按等级依次降低,到最低一级的也有荧荧如一盏灯火那样的光芒,照映于门窗之上。这些光芒,世上人是看不见的,只有鬼神才能见到。如今这房子上的光芒有七八尺高,因而知道是文人住的房子。"

学究问道:"我读了一辈子书,睡着时放出的光芒会有多高?"鬼友想说又不敢说地迟疑了好一阵,才说道:"昨天我经过你的书塾,你正好在午睡。我看见你胸中有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每个字都化作黑烟,笼罩在房子上。你的学生们诵读的声音,像淹没在浓云密雾之中。实在没有见到光芒,不敢乱说。"学究听了,愤怒

地斥责鬼友,鬼友哈哈大笑地走了。

诗中鬼气

东光李又聃先生曾经到宛平丞相废弃的园子里,看到廊檐下有诗二首。其一说:“飒飒西风吹破棂,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说:“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栏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色隐约暗淡,几乎不像是人书写的。

赠　　扇

董曲江先生,名叫元度,是山东平原县人。乾隆十七年考中进士,在翰林院供职,后由散馆改任知县,再由知县改任教授,最后称疾辞职回家。

他少年时曾梦见有人赠他一扇,扇上题绝句三首:“曹公饮马天池日,文采西园感故知。至竟心情终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并马来,垂杨一例赤鳞开。黄金屈戌雕胡锦,不信陈王八斗才。萧鼓冬冬画烛楼,是谁亲按小凉州。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其中语多难解,后来诗中所言之事也没应验,真是莫名其妙。

鬼 谈 诗

平定王举人执信,曾经跟随在榆林做官的父亲,夜里住宿在野寺里的

藏经阁下,听到阁上有人连续不断地低声说话,好像是谈论诗。他感到很惊讶,这里很少有读书人,哪里会有人谈诗呢? 于是仔细地听,最终还是听不大清楚。

后来,说话声渐渐传出经阁廊檐下,才稍稍听得分明。其中一个说:"唐彦谦的诗格调不高,但是'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毕竟是好句。"其中另一个说:"在下曾经有句说:'阴碛日光连雪白,风天沙气入云黄。'不是亲身到过关外,看不到这种景象。"其中一个又说:"在下也有一联:'山枕边气无情碧,河带寒声亘古秋。'自以为颇能表达边城日暮时候的情状。"相互吟咏赏玩了好久,寺里的钟声忽然敲响了,于是寂然不再有声音。

天亮后起来一看,只见阁上的锁钥盖满了尘土,已经封闭很久了。

"山沈边气"这一联,后来在任总镇的遗稿中见到。总镇名叫举,是在出兵金川时身经百战而阵亡的。"阴碛"这一联,终于不知道是谁的诗。但从他的精灵长在,能够同任公交游这点来看,也可以认定他不是平常的鬼了。

无赖吕四

沧州城南上河边,有个无赖叫吕四。他凶恶横暴,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们怕他像怕虎狼一样。

一天黄昏,吕四和几个恶少在村外乘凉,忽听见隐隐有雷声,风雨将要来了。远远看见有个少妇,避入河岸边的古庙里去了。吕四对那些恶少说:"我们可以去奸淫她。"当时已是晚上,阴云昏黑,吕四冲进去掩着妇人的嘴,其余的人一同脱去她的衣服强奸。不久,闪电光射入窗内,吕四见那人的状貌好像自己的妻子,急忙放开手一问,果然不错。吕四大怒,想提着妻子丢入河里。妻子大声哭喊着:"你想奸淫别人,才弄得别人奸淫了我,天理清清楚楚,你还想杀我吗?"吕四无话可说,急忙寻找她的衣裤,但已被风吹入河流了。吕四彷徨想不出办法,于是背起裸体的妻子

回家。

这时,云散月明,满村的人喧哗取笑,争着向前询问情况。吕四无言可答,竟自己去投河了。

原来他妻子回娘家探望,原先约定一个月才回来,不料娘家遭到火灾,没有房子住了,于是她只好提前回家。吕四不知道,因而造成这次灾难。后来他妻子梦见吕四来说:"我罪孽深重,应当永远堕入地狱,只因我生前对母亲还能尽孝道,阴司官员查检册籍时定我应转世为蛇,现在我去投胎了。你的后夫不久会来,你好好侍奉新公婆吧。阴间的法律规定,不孝的罪最重,你可不要使自己将来陷入阴司的汤镬里呀。"

到了吕四妻子再嫁的日子,屋角有条赤练蛇低着头往下看,神情好像有点恋恋不舍。他妻子回想起前时的梦,正要抬头问它,这时听见门外传来打鼓奏乐的声音,蛇在屋上蹦跳了几下,迅速地爬走了。

狐　缘

献县周氏的仆人周虎,被狐狸精所迷惑,二十多年来就像夫妻一样。狐狸精曾经对仆人说:"我修炼形体已经四百多年,过去的经历中同你有注定的缘分应当补足,一天不满就一天不能升天,缘分一尽,我就离去了。"

有一天,狐狸精沾沾自喜,又流泪伤心,对周虎说:"这个月的十九日,我们缘分已经尽了,理当分别。我已经为你相定一个女人,可以聘定她。"于是拿出白银交给周虎,使他备办礼物。从此亲昵欢好,超过平时,经常形影不离。到十五日,狐狸精忽然早起告别,周虎怪她日期提前了,她哭泣着说:"注定的缘分一天不可以减少,也一天不可以增加。只有把日子推迟或者提早,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罢了。我留出这三天的缘分,是为了以后能有再一次相会的时间。"

过了几年,狐狸精果然再来,欢会三天而后离去。临走时呜咽着说:"从此终生永别了!"

陈德音先生说:“这个狐狸精善于留有余地,借福的人应当如此。”刘季箴先生则说:“三天后终于还须一别,何必留出这短暂的时间。这狐狸精修炼形体四百年,还没有到悬崖撒手、不顾一切的地步,碰到事情不应当如此。”我觉得两公说的话,各自说明了一方面的意义,各自有合理的地方。

李公遇仙

应山人明晨是献县的县令。他曾经想为一宗冤案申诉,而又害怕上司不准,踌躇不定。儒学的差役中有个人号称王半仙,与狐狸是朋友,据他说这狐狸对小吉小凶之类的人事,推算得极准。县令就派他去向狐狸请教。狐狸严肃地说:“明公乃老百姓的父母官,办案只需思虑案情是否冤屈,不能考虑上司的准与不准。难道不记得李制府所说的话吗?”差役回来报告了县令,县令为之震惊。于是便说起制府李卫的事。

李还没进入仕途时,曾经与一道士过江,碰到一乘客与船夫争吵。道士叹道:“已是活不不长的人了,为争执几个钱又有何用?”过了一会儿,那个乘客被帆脚扫了一下,掉到江中淹死了。李心中暗暗称奇。船到江心,忽然狂风大作,船就要翻了。只见道士禹步做法,口中念咒,风即停,船才得以过江。李再三拜谢道士救命之恩。道士说:“刚才掉到江中之人,乃命中注定,我难以相救。先生是贵人,遇难而有惊无险,也是命中注定,我不能不救,这有何可谢的呢?”李卫再拜说:“接受大师的训导,我此生将听天由命了。”

道士说:“这又错了。一个人的穷困或腾达与否,应当听从命运的安排。假若不听从命运的安排,那么就一定会奔波竞争,相互倾轧,不择手段了。岂不知李林甫与秦桧,即使不去陷害忠良,也是该做宰相的,他那样做只不过是增加了他的罪过。至于说到有关国计民生的事,就不能寄托于命运了。上天之所以生育有才能之人,朝廷之所以设立百官,就是用来补救气数。自身掌握着权力,而又撒手不管听天由命,那么天地何必生

这些有才干的人？而朝廷又何必设这百官之位？守门人说：‘明知事情不会成功，还要勉力去做。’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那不是我所能逆料的。’这些都是圣贤安身立命之理，你要记住了。”

李恭敬地接受了道士的教导，并拜问他的姓名，道士说：“我说了，只怕先生惊骇。”下船走了几十步，便即刻踪影全无。往年在会城中，李制府曾提及此事，但不知这只狐狸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利己之心

北村人郑苏仙，一天梦见到了地府，见阎罗王正在审查记录犯人的罪状。有邻村一位老妇来到殿前，阎罗王见了，顿时面露恭敬之色，拱手致意，赐给她一杯茶，并命令阴官从速送她去投生个好地方。郑苏仙偷偷问阴官道：“她不过是个农家老妇，有什么功德？”阴官说：“这个老妇一生都没有利己损人的心。而这利己之心，虽然贤德的士大夫也是难免的。但是，利己的人必定损害他人，于是种种奸诈行为，便由这里产生；种种冤仇罪过，便从这里制造出来。甚至落得遗臭万年，流毒四海，也都是这个念头造成的祸害。这个人虽是村妇，但能自己克制其私心，读书讲学的儒者，和她相比也应该惭愧。阎罗王对她礼遇，这有什么奇怪呢？”郑某素来悟性很好，听了这些话就惊醒了。

郑苏仙又说，这老妇未到之前，曾有一位官员，穿着官服昂然而入。他自称做官清廉，所到之处都只饮一杯水，现在可以无愧于鬼神。阎罗王笑道：“设立官职是为了治理人民，即使低至驿丞、闸官这等小官，都有兴利除弊的事要办。如果说凡是不要钱的便是好官，那么，摆个木偶于大堂，它连水都不饮，岂不更胜于你？”官员又辩解道：“我虽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过。”阎王说：“你一生处处只求保全自己，某件某件案子，你为避嫌疑而不敢说话，这不是对不起人民吗？某件某件事情，你怕烦难而不愿兴办，这不是对不起国家吗？三年一次考核政绩的制度是怎么回事？没

有政绩就是有罪过了。”官员显出十分恭敬而不安的样子,锋芒顿时削减。

阎王慢慢回头看着他笑道:“我不过是怪你盛气凌人罢了。平心而论,你总还算是三四等的好官,来世还会有官做的。”说完,催促阴官将他送往转轮王那里。

从这两件事看来,可知人心虽然隐蔽不明,但鬼神却都能看见,即便贤德的人有一点私心,也不能免于受责备。“相尔在室”这句话,的确是有道理的!

雷　击

雍正十年,有个官宦人家的儿媳妇,从来不和家人争吵。一天,突然有一股迅猛的闪电穿过窗户,就像火光的强烈喷射,雷神的斧楔贯入她的心脏,洞穿左胸而出。她的丈夫也被雷的火焰焚烧,从脊背到臀部全烧得焦黑,只剩一点微弱的气息。

过了很久,他才苏醒过来,看着妻子的尸体,哭泣说:“我性格刚强,同母亲争论或者是有的,你不过私下诉说心中的抑郁,背着灯擦眼泪罢了,为什么雷错击中你呢?”不知道法律着重主谋,阴司和阳间是一样的啊。

和　尚

有个无云和尚,不知道是什么样人。康熙年间,他暂时寄住在河间的资胜寺,整天默默地坐着,同他谈话也不答。一天,他忽然登上禅床,用戒尺拍了一下案桌,就平静淡泊地坐化了。

有人看到案桌上有偈语说,“削发辞家净六尘,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爱物无穷事,原有周公孔圣人。”佛法近于墨家,这个和尚倒近于杨朱了。

狐　　幻

宁波的吴生喜欢与妓女交游。后来他与一狐女相爱,常常幽会,但仍时常到青楼寻欢。一天,狐女对吴生说:“我能变化。凡是你所眷恋的女子,只要见过一面,我就能变化成她的样子。你一想她,我即刻变成她的样子,不比拿钱去青楼买笑强吗?”吴生试了一下,狐女果然立即就变换了形态,与真的毫无二致。于是吴生就不再外出了。

吴生曾对狐女说:“这些天寻花问柳,委实惬意。可惜是你变化的,总感觉这与真实的相隔着一层似的。”

狐女说:“不对。声色之乐,本来不过是电光石火。不仅我变化成某某是虚幻的,就是我也是虚幻的,纵使那个百年来的名姬艳女也都是虚幻的。你看那白杨绿草、黄土青山,哪一处不是古代的歌舞之场?从世间的男欢女爱,到死葬荒丘,都如表现男女别离的《别鹤》、《离鸾》之曲那样短暂,犹如屈伸胳膊的一会儿工夫。这期间男女相悦的时间,或者以刻钟算,或者以日计算,或者以月计算,或者以年计算,但终有离别之日。等到两人诀别时,无论几十年相处后的分手,抑或在片刻相遇后的分手,都是悬崖上的撒手,转眼成空。在群女子中厮混,不也是春梦一场吗?即使缘分很深,可以厮守终生,然而青春不再,那白发渐渐侵入双鬓;虽说同一个人,也不是昨夕模样。那么她当时的娇美容貌,也可说是虚幻的。为什么单单说我变化为某某是幻化的呢?”吴生恍然大悟。

几年后,狐女辞别吴生而去,吴生也不再去风月场中游乐。

鬼谈理学

交河及孺爱,青县张文甫,都是老书生,同时在献县教授生徒。一天,两人于月光下一起在南村、北村之间散步,渐渐离学馆远了,一片荒郊,寂静无声,丛生的草木黑森森地布满四周。张文甫心里害怕,要想返回,说:“荒坟之间多鬼,怎么可以久留呢?”

这时,突然有一个老人扶着拐杖走来,拱手让二人坐下,说:“世上哪里有鬼,没听说过阮瞻的论点吗?二位是儒家学者,怎么相信佛教怪异妄诞的说法呢?”于是阐发程、朱阴阳二气屈伸的道理,剖解证明,条理清楚,言词流畅,两人听了都点头赞同,慨叹宋儒理解的真切。互相应酬答对,竟然忘记问这老人的姓名。

这时,刚巧有几辆大车远远而来,那牛铃发出铮铮的响声,老人整衣急起说:“黄泉下的人,冷寂得很久了。不主张无鬼之论,不能够留二位作通夜之谈。现在将要分别,谨以实情相告,不要因为戏弄侮慢而惊怪啊!”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这一带很少有文士,只有董空如先生的墓相近,或者就是他的魂吧。

塾　　师

河间的唐生喜欢捉弄人,他的名字当地人至今还记着,他就是人们所说的“唐啸子”。

有位私塾先生喜欢宣扬无鬼之论,曾说:“阮瞻遇到鬼,怎有这等事?这不过是和尚们所捏造的谣言罢了。”夜间,唐生在私塾先生的窗上撒土,又呜呜地击打他的门。私塾先生惊问是谁。唐生就说:“我乃二气相聚之

物。”私塾先生甚为恐惧，蒙头躲在被子里发抖，让两个弟子守着他到天明。次日早晨，他瘫在床上起不来了。朋友来问候，他呻吟着说：“有鬼。”后来，大家知道是唐生干的，无不捧腹大笑。

然而，自此以后，便真的闹起鬼来，抛瓦掷石，摇动窗户，没有一个晚上平息过。起初，还认为是唐生恶作剧，后来细细观察，才知道是真鬼。私塾先生受不了这种折腾，竟丢下学馆走了。

这是因他受到惊吓之后，加上惭愧，其气已然消减，于是狐鬼便乘机而至。“妖由人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骑驴少妇

天津一位孝廉与几个朋友到郊外踏青。这些人多是轻薄少年，见柳阴中有位少妇骑驴走过，少年们欺负她没有同伴，便在少妇身后追逐，用轻薄的话调戏她。少妇并不理会他们，鞭驴疾行。

有两三个人追赶上来，少妇忽然下驴，温和地与他们搭话，看意思似乎有些动情。一会儿，孝廉和另外三四人也赶了上来，仔细一看，却是自己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不会骑驴，那天也没有到郊外来的理由。他又怀疑又愤怒，就上前训斥她。其妻嬉笑如故。孝廉怒火中烧，举手欲打妻子耳光。其妻忽然飞身上驴，又变成了另一相貌，用鞭子指着孝廉说：“见了别人的妻子，就百般调戏，见是自己的妻子，就这样气愤。你也读过圣贤之书，一个‘恕’尚且未弄明白，又是凭什么考中孝廉的？”数落完毕，就径直走了。

孝廉面如死灰，呆呆地站立在路边，无法挪步。也不知这少妇是什么鬼魅。

救助之错

据德州的田白岩说,有位额都统经过云南、贵州的丛山中,见一位美女被一道士按在石头上,想剖开她的心。美女呼喊救命,额都统急忙催马上前,挡开道士的手。美女喊叫一声,化作火光飞去。

道人连连顿足道:“你坏了我的大事。一百多人已被这个魅怪媚杀,所以我才将她抓住,为民除害。但她长时间修炼,取得很多精气,已能达到通灵境界,若砍掉她的头,神仍会逃走,所以必须剖出她的心才能死。你如今将她放走,又将贻害无穷。怜惜一只猛虎的生命,而把它放回山林,不知又有多少麋鹿丧命于它的利齿之下。”说完,道人将匕首收入匣里,愤愤地渡溪而去。

田白岩的这则寓言,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家哭泣,要比全省百姓受贪官虐待而哭泣好得多。姑息贪官污吏,自以为积了阴间功德,人们也跟随着称颂他的仁慈宽厚。而老百姓穷困得卖儿卖妻,却从未去想过,起用这种忠厚长者,又有何益处呢?

鬼 算 计

献县的刀笔吏王某,精于写讼状,精于掠取他人的钱财。但是,每当他积上一笔钱,就必然遇上一件意外事将钱耗尽。

城隍庙有一个道童,夜间行走在走廊,见有两个差役在拿着簿子算账。其中一个说:“那个家伙今年积存的钱财较多,应当用什么办法将它们花完呢?”另一个说:“一个翠云就够了,无须再费别的周折。”这座庙里经常撞鬼,所以道童习以为常,并不惊奇。但不知这翠云究竟是谁,也不

知要消耗谁的钱财。

过了一些日子，妓女翠云来到献县，王某很是宠爱她，在翠云身上把积蓄的钱差不多花光了。后来又染上了恶疮，看医吃药四处奔走，等病治好，积蓄荡然而尽。人们计算他平生所取不义之财，约有三四万两。后来，王某因发狂疾而暴死，连口棺材都没有。

台湾驿使

陈云亭公子说，有一个台湾传递公文的使者，住在驿站的房舍里。一次他看见有个美艳的女子攀登上墙头向下窥看。使者叱骂搜寻，却什么也没有见到。

到了半夜，他听到一声清朗的声音，一看原来是一片瓦掷到他的枕头边。使者叱问是什么妖精，敢于戏弄天子的使者！只听窗外朗声回答说："您的俸禄命运厚重，我回避不及，以至于您斥责搜寻。我害怕受到神的谴责，心里至今惴惴不安。现在您睡觉时萌生邪念，把我错当成驿卒的女儿，谋划以后讨来做妾，人心一动，鬼神就知道。以邪招来邪，神就不能因此而归咎于我，所以投掷瓦片相报复。您为什么动怒呢？"

使者大为惭愧丧气，不等到天亮，就急急忙忙整束行装离去了。

张 真 人

叶旅亭御史的住宅，突有狐魅作怪，大白天和人说话，逼迫叶御史让出住宅。它不断地恶作剧，让杯盘无故在空中飞旋，桌子和床自行走动。叶御史将这事告诉了张真人，张真人委托法官办理这事。

法官先写了一道符，刚刚贴出去，便被撕裂了。又写牒文告到城隍，

也没有效验。法官说:“这肯定是天狐,非上奏章不可。”于是设七天道场,到第三天时,狐怪还是谩骂不休,第四天才说好话求饶。叶御史不想与狐怪为仇,请张真人停止。张真人说:“奏章已经拜送上界,这是无法追回的。”

第七天,忽然听到轰轰格斗声,门窗都被打破落地。格斗一直持续到黄昏还没平息。法官又作檄文,请其他神灵助战,才把狐怪擒住,装在一个瓦罐里,埋在广渠门外。

我曾问张真人驱鬼役神的道理,他说:“我也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只是依法施行罢了。一般来讲,鬼神都听命于印,而符箓掌握由法官。真人像是长官,法官像是小吏。真人离开了法官就不能使用符箓,法官没有真人的印,符箓就不起作用。其中的符箓有的灵验,有的不灵验。就如官府中的行文奏章,有的被批准,有的被驳回,不可能都那么有效验。”这话颇有些道理。

我又问张真人:“如果在空房子里或深山之中,突然遇到狐精鬼怪,你还能制服它们吗?”他说:“譬如大官从这里经过,强盗自然都避开躲藏起来。倘若有些无知的猖狂之徒,突然冒犯大官,大官虽说掌有兵符,但来不及调来军队,一时也无可奈何。”这话也很实在。可见所有的神奇传说,大都是牵强附会的。

经香阁

据朱子颖盐运使说,他任泰安知府时,有个书生走进泰山深处,忽然听到石壁中传出声音:“哪里来的经书香气,莫非是有转世之人来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石壁从中间裂开,琼楼玉阁,涌现在峰顶。一位老儒生高冠博带下来迎接。书生很惊骇,询问这是什么地方。老儒生说:“这里是经香阁。”书生又追问经香阁的含义。

老儒生说:“说来话长。不如坐下来讲。古时孔夫子删定五经,其教义成为典范。其中深邃的要义与精微的言词,一代代传授下来。汉朝的

诸位大儒,离孔子时代不远,因此对经书的训诂与笺注,大都能够让人看出古代圣人的本意;加之他们保持着淳厚质朴的习性,没有党同伐异、争名夺利的恶习,各自传授自己老师的学说,努力地追溯学派的渊源。沿袭到唐朝,这种学风也没有改变。到了北宋,整理成《十三经注疏》,得到先圣的嘉许。

"诸位大儒家担心新的学说越来越多,先圣之学会成为绝学,于是便建造这阁子来贮藏经书。中间陈列的是初版本,用五色的玉做装书盒,以示对先圣之学的尊敬。再配上历代官家的刻本,用白玉作为装书盒,以表彰历代帝王的倡导之功。这类版本都坐北朝南。其左右两边所放置的都是各家的私刻本。每一部书刻印出版,必然挑选初印精美的,以年代为序,放置阁中。这些版本,都放置在以苍玉做成的装书盒里,以奖励那些学习古人的勤奋者。这类书,都放在东西两面。所有经书都以珊瑚做标签,用黄金做锁与钥匙。东西两廊的房子里摆着檀香木几案和锦绣坐垫。

"诸位大儒的神灵,每年都来巡视一遍,就列坐在这阁中休息谈论。后面的三间屋中,放着唐代以前的诸位大儒的著作,用布套与五彩丝带包好,藏在一起。唐朝以后的诸位大儒,虽然是著述等身,声名盖世,也只听由他们自己藏诸名山,而不得进入此阁。这是先圣的遗愿。每天到了子午时刻,经书的每一个字就发出浓烈的香气,所以题名为'经香'。宇宙间太极之循环运行,阴阳二气之相互流转。阴气生于正午时分,阳气生于子时夜半。圣人的心灵与天地相通,诸大儒阐发圣人的义理,其精深奥妙之处,也与天地相通,所以能与天地感应。然而,必须是专于此经书的学子,方能闻到这种香气,其他人则不能。世间的儒生对这十三部经书,或昼夜苦读,研习终生,或在实际运用中想方设法探求其精微之处;各人的成就,决定于各自的见识与根底。你在四世前是刻书匠,曾亲手刊刻过半部《周礼》,身上余香还在,我因此得知是你来了。"然后就带读书人浏览了经香阁,并以茶果款待他。送别时,老儒生说:"你要珍重自爱,这里是不易来的地方。"书生回头一看,只见万峰直插天际,杳无人迹。

这件事荒诞不经,大概是钻研汉学的人编造出来的寓言。汉儒致力于训诂,宋儒志在义理。似乎是汉儒粗疏,宋儒精要。然而,不懂得训诂之学,经书中的义理怎能得知?对汉学全部加以排斥与诋毁,视之为粪土,就如同制造出大辂车后,去贬斥最初发明的椎轮车,也如同渡河之后

马上把渡筏烧毁一样。于是又引起攻击宋儒的人又纷纷而起。故我在撰写《四库全书·诗部总叙》中说,宋儒攻击汉儒,并不是因为探究经书中的义理,不过是要达到超过汉儒一筹的目的。后人起而攻击宋儒,也不是要探究经书的义理,而是感到宋儒攻击汉儒不公平。韦应物有首诗中说:“水性自云静,石中亦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平心而论,《易经》从王弼开始就改变了旧学的观点,可谓宋学的萌芽。宋儒不攻击《孝经》,道理很明显。宋儒所争论的是《尚书》今文、古文的字句,这也无关其宗旨,暂且放到一边不去讨论。至于《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经的注疏,都是根据古代的文义,绝非宋儒所能做到的。至于《论语》、《孟子》的解释,却是宋儒穷毕生之力、字酌句斟所成,也绝非是汉儒所能企及的。

一般说来,汉儒重视的是老师传授,学问皆有渊源;而宋儒则崇尚心悟,研究容易深入。汉儒有的执著于旧文,过于相信老师传授的学问,宋儒有的仅凭臆断推测,无端歪曲经文的本义。比较汉儒与宋儒各自的优劣,差不多得失相当。只是汉儒的学说,若不读书稽考古义,连一句也说不准确。宋儒的学说,人们都可以海阔天空地去谈论一番,其中也难免有兰艾同生之嫌。实在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也是宋儒遭后人耻笑鄙视的原因。

前边所虚构的故事,也并非全无根据。

不怕鬼

户部官员曹竹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同族哥哥从歙县前往扬州,途中经过友人家。当时正值盛夏,友人请他到书房里坐,这房间颇高敞凉爽。入夜,曹某打算就睡在这里,友人说:“这里有鬼怪,夜里是不能住人的。”但曹某硬是要住在那里。

到半夜的时候,有样薄得似夹纸似的东西从门缝里缓慢地钻进来,入

屋后,逐渐展开成为人形,却是个女人。这时曹某一点都不惧怕。那女人忽然披散头发,吐出舌头,变作吊死鬼的模样。曹某见了笑道:“头发仍然是头发,不过稍微乱了些,舌头仍然是舌头,不过稍微长了些罢了。这有什么可惧怕的?”女鬼突然将自己的脑袋摘下来放到桌子上。曹某又笑道:“有脑袋我尚且不怕,何况没有脑袋呢?”鬼的伎俩用尽,霎时便消失了。

后来,曹某归途中又住在这屋子里,半夜时,门缝里又有东西在蠕动。那东西刚刚把脑袋伸进屋内,就吐唾沫骂道:“又是这使人扫兴的家伙吗?”竟没进入屋内。

这个故事和嵇康的事很相似。比如老虎不吃醉了的人,是因为醉人不知道害怕。一般来说,凡是害怕便会心乱,心一乱便会精神涣散,精神涣散了,鬼神便能乘虚而入。如果不畏惧,便能心定,心定则精神能保持完整,精神完整便令邪恶之气不能侵入。所以记载嵇康这件事的书,说是嵇康“神志清定,鬼只得惭愧地走了”。

土神护妻

据董曲江说,默庵先生任漕运总督时,官署中有土神与马神两座祠堂,只有土神有妻子相配。他的小儿子恃才傲物,说土神老态龙钟与少妇不当配,马神年少,正可与此妇相配。于是直接将土神妻子像移到马神祠中。不一会儿,他的小儿子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默庵先生得知此事,就亲自祈祷,将土神妻子像搬回原处,他的小儿子才醒过来。

又听说河间学府中的土神也配以妇人像。县府的训导说,学府乃学习之地,不可以有女人的塑像,于是在别处另建一小祠堂,把女人的塑像迁了过去,土神便依附在他幼孙身上说:“你所言虽然有理,其实你是怀有私心,不过是想扩充自己的住宅罢了,我心不服。”此时训导正大谈古礼,土神的话突然正中他的隐私,他非常惊骇,直到自己的任期结束,也未敢住进那房里。

这两件事相似。有人说:"训导迁女像,还是按照礼节做的,而董曲江的小儿子亵渎神灵,太过分了,应当重罚。"我认为董曲江的儿子因年轻放诞,而训导则内挟私心,假公济私,让别人无话可说。倘若不是土神揭露出他内心的真正用意,人们还认为他是在恪守祀典呢!《春秋》旨在纯洁动机。由此看来,训导受谴责应当重于董曲江的小儿子。

搬运术

戏法都是手法快罢了,但是也确实行搬运术。(宋朝人写"搬运"都作"般"。)回忆小时候在外祖父雪峰先生家,一个术士放一杯酒在小桌子上,举起手掌一拍,杯子陷入桌中,杯口同桌平。但是摸桌子下面,却摸不到杯子的底。过一会儿取出,小桌子还是原样。这或者是障眼法。又拿起两大碗切细的鱼肉,抛掷到空中,就不见了,让他取回,回答说:"不能了,在书房画橱夹层的抽屉里,你们自己去取吧。"这时因为宾客和随从纷杂众多,书房古器物很多,所以书房门已牢牢地关锁。而且夹层的抽屉高只有两寸,碗高却有三四寸的样子,也绝对不可能放进去,所以怀疑他弄虚作假。叫拿钥匙开启观看,则碗放在小桌子上,换盛了佛手五个,原来盛佛手的盘子,换盛了切细的鱼肉,藏在夹层的抽屉里了,这不是搬运术吗?

从情理上说必然没有的,事实上或许会有的,大抵如此,但实际也还是情理上所有的。狐怪山精,盗取人的东西不足为奇,能够降伏禁治狐怪山精的也不足为奇。既然能够降伏禁治,就可以差遣,既然能够盗取人的东西,就可以替人盗取东西。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何必如此

我从前的一位仆人庄寿曾说，他从前曾侍候某一位官员。一天凌晨一位官员来了，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官员，这两位官员都是主人的密友，看样子好像是来秘密传递消息的。不多时，两人都离开了，主人也坐车出去了，黄昏时才回来，显得人困马乏。过了一会，先前的两位官员又来了。在灯下，或贴耳密谈，或点头，或摇手，或蹙眉，或拍掌，不知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

到了二更天，他远远听见窗外有吃吃的笑声，而屋子里的人没有听到。他正在疑惑，忽然有人长叹一声，说："何必如此？"主人与客人大吃一惊，急忙出外查看。园子里刚下过雨，地面如手掌一样平整，不见人的足迹。大家都怀疑他在说梦话。当时，主人早已告诫他不要偷听，所以就避在南屋的檐外的花架下面，其实他根本没有睡，也未曾说话。最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村童吟诗

永春有个叫邱二田的举人，一次偶然歇息在九鲤湖的路旁。只见有一个孩童急匆匆骑牛而来，到邱的面前，站立了一会儿，就朗声吟诵道："来冲风雨来，去踏烟霞去。斜照万峰青，是我还山路。"

邱举人感到很奇怪，一个乡村孩童，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凝神思索了一会，正要询问，只见戴着斗笠的孩童已在半里之外的树荫中了。不知这是神仙在玩弄游戏，还是乡间学塾的小孩子听别人吟诵后偶然记住的。

林教谕遇鬼

教谕林霈,是福建莆田人,在台湾任职期满后北上。到涿州南边,下车小便,在一间破屋墙上见有用碎磁刻诗一首:“骡纲队队响铜铃,清晓冲寒过驿亭。我自垂鞭玩残雪,驴蹄踏乱山青。”署名“罗洋山人”。林教谕读完后自语说:“诗还颇有意味,这罗洋是什么地方?”破屋里有人答应,其语调似湖广人。但进屋一看,只有树叶垃圾。

林教谕自知是遇见鬼了,慌忙上车,从此他内心有郁郁不适的感觉,不久就去世了。

梦 联

景州李基璐,字露园,康熙五十三年举人,是我女婿的同事。他博学瑞方,善于作诗。在等候补缺的日子里,有天他梦中作一联语说:“鸾翮嵇中散,蛾眉屈左徒。”醒后自己也不能解释。

后来他得到湖南一个县令的官职,死于任上。这湖南也正是屈原一路吟咏的地方。

小 花 狗

祖母张太夫人养了一只小花狗。婢女们恨小花狗经常偷肉吃,便暗

中将小花狗勒死了。婢女中有一个叫柳意的，常梦见小花狗来咬她，并且一睡下便说梦话。太夫人知道了，说："婢子们一块杀死了小花狗，为什么它只恨柳意？一定是柳意也偷肉吃，小花狗死不服气。"经考问，果然不出所料。

古　柏

福建汀州试院里，堂前有两棵古老的柏树，是唐代的东西，说是有神。在我巡行考试的日子里，吏员告知应当到树前拜谒。我说树木的精怪不为害，听其自然就行了，不是祭祀的礼制上所有，天子的使者不应当拜渴。树的枝叶茂密高耸，隔着几进房屋都可以看到。

这天晚上，月光明亮，我走在石阶上，抬头看见树梢上有两个穿红衣服的人，向我弯腰打躬作揖，慢慢地逐渐隐没。叫师爷出来看，还见到了。我第二天到树前，各报以一揖，为它在祠堂门前刻了一副对联："参天黛色常如此，点首朱衣或是君。"这事也颇为奇怪。

袁子才曾把这件事记载在《新齐谐》里，所记的稍有不同，是因为传闻差错的缘故。

吕道士

据德州宋清远先生说，有个不知祖籍的姓吕的道士，善于幻术。他曾客居田司农家。时当紫藤花开，田司农邀请宾客聚会赏花。其中有一位儒生谈吐庸俗，喋喋不休，败人兴致。另有一位少年心浮气躁，特别讨厌这人，斥责他少说话，两人几乎打起来。有位老儒生出面劝解，他们也不听。老儒生也怒形于色，结果弄得满堂的人都不高兴。

道士在小童子的耳边说了几句,拿来纸笔,他画了三道符烧了。三个人忽然都站了起来,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后来,那位鄙俗的儒生奔到东南的墙角坐下,喃喃自语起来。细听之下,他正在与妻妾谈论家常。一会儿,他好似在劝解她们;一会儿,又是态度和气地为自己辩解;一会儿单腿跪下,一会儿双腿都跪下,一会儿又叩头不止。那位少年,却倚在西南角的花栏杆上,眉目传情,卿卿我我与人低语,一会儿嬉笑,一会儿谦让推辞,一会儿又低声唱《浣纱记》,咿呀不已,自己用手打着拍子,备齐了各种游戏的模样。

那位老儒生则端坐在石凳上宣讲《孟子》中"齐桓晋文之事"一章,分析字句,指东画西,左右顾盼,好似在与四五个人对话,忽而摇手说:"不是。"忽而瞪大眼睛说:"还不理解么?"同时又咳嗽不止。大家又惊又笑,道士摇手示意停下。聚会快结束时,道士又烧了三道符,于是三人怅惘地坐在那儿不动,一会儿之后才清醒过来。他们自己说,饮酒太多不觉醉了就睡了过去,向大家赔礼。众客人偷偷笑着都散去了。道士说:"这是小技,不足挂齿。先前叶法善引唐明皇游月宫,就是用这种符箓。当时误认为真仙,而迂腐之人又认为是胡说,这都是些井蛙之见。"后来,道士在旅馆用符摄取了一位过路贵人之妾的魂。贵人之妾苏醒后上车,仍认得门径,告诉贵人急忙捕捉,但道士早已逃走。

《周礼》禁止旁门左道之人进入宫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马　语

雍正十三年交河县儒生及润础参加乡试。晚上赶到石门桥,旅舍都已客满,只有一间小屋,因窗户开向马棚,无人愿住。及润础没法,只好姑且住下。夜间,群马跳叫,弄得他难以入眠。夜深人静时,忽听马在说话。及润础素来爱看杂书,记得宋人笔记,记载有堰下牛语之事,知道并非是鬼魅作怪,便屏息窃听。

一匹马说:"今天才知道忍饥挨饿的滋味,我生前克扣的草料钱,也不

知现在在哪里。”一匹马说：“我们多是由养马人转生的，死者知道，活着的人依然不醒悟。实在可悲。”群马呜咽而泣。一匹马说：“阴司的判决不公，王五怎么转生为狗?”另一匹马又说：“阴司卒隶曾说过，他的妻子与两个女儿都非常淫荡，偷他的钱送给自己的相好，抵掉他的一半刑罚。”又一匹马说：“的确如此，罪过也有轻重之分。姜七转生为猪，身受宰割之苦，还不如我们呢。”及润础忽然轻轻咳嗽了一声，马不再对话了。

及润础后来经常举这个例子来规劝养马人。

舌　祸

我的一个侍妾，平生从来没有说过骂人的话。她说她亲自看到自己的祖母善于骂人，后来全然没有什么疾病，忽然舌头烂到了喉咙，饮食说话都不能够，折腾了几天就死了。

隐　恶

有一个儒生，一天早晨偶尔起得很晚，呼唤妻妾，但都没来。问家中的小婢女，回答说跟一个少年往南去了。这人拿起一把刀就追上去，要将三人都杀掉，那少年忽然不见了。有位身着红袈裟的老和尚，一只手托钵，一只手握着锡杖，格开他的刀，说：“你还不醒悟吗? 你这个人私心太重，嫉妒心太重，奸诈心太重，而却掩饰得别人察觉不出。但鬼神最恨隐藏的罪恶，所以判你的两位妇人做出这种事来惩罚你。她们又有何罪呢?”说完也消失了。

这人默默地把妻妾领了回去。那两位妇人说，我们从未见过这位少年，也并不喜欢他，就像做梦一般，跟他走了。邻居们也说：“这两个妇人，

并非那种淫荡之人,不可能做出私奔的事,而且她俩始终不和,怎么可能同跟一个人走?况且私奔之事必定要回避旁人,哪能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私奔,还慢慢行走以等待追赶的人?肯定是神灵的惩罚。”然而大家终究不知他的罪恶,这真是“隐恶”啊!

西行谶

凡事都是命中注定的,不由人不信。乾隆三十三年春天,我为别人题《蕃骑射猎图》说:“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这年八月,我竟被发配到西域从军。董文恪公曾为我作一幅《秋林觅句图》。

我到乌鲁木齐城,城西有一片深林,老树参天,绵亘几十里。前将军任弥泰在林深处建一亭,题名叫“秀野”,在那深林中散步,宛然如在那画中的景色。乾隆三十六年我回到京城,自题绝句一首:“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伶仃。谁知早作西行谶,老木寒云秀野亭。”

天　谴

南皮县有个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但好暗中使用毒药,以勒索病人的重金。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贪欲,病人必死无疑。因为这种手段很诡秘,其他医生也难以解毒。一天,他的儿子被雷击死。现在,这位医生仍然活着,但是没人敢请他看病了。

有人说,此人这么害死人,天公为什么不击死他而击死他的儿子呢?这是上天惩罚不当。按所犯的罪不到极限,判刑也不涉及妻子儿女;作恶不到极限,惩罚也不牵连后代。雷公击死他的儿子,彰示作恶可使后代遭殃。

术失算

据安中宽说，吴三桂叛乱的时候，有个术士精于术数，要去投奔他。路上遇到一个人，说也要去投奔吴三桂。于是二人结伴而行，一起投宿。

同行的那人睡在西墙之下，术士告诉他说："请你不要睡在这里，这堵墙将在今晚亥时倒塌。"那人说："你的术业还未精，此墙是向外倒，不会向里倒。"到了夜里，墙果然向外倒塌。

我认为这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个人既然能预料墙向内或向外倒塌，怎么会不知吴三桂必然失败呢？

幻　术

有个云游到交河县的和尚，住在苏吏部家。他擅长幻术，变化无穷，自称与吕道士为同门。他以泥捏为猪，念咒语，猪就渐渐蠕动；再念咒语，猪发出叫声；再咒之，猪便跳了起来。他把这头猪交给厨师屠宰以款待客人。猪肉的味道不太好。吃完，宾客都呕吐不止，吐出来的全是泥巴。

有一位书生因途中遇雨同和尚住在一起。他偷偷向和尚询问："《太平广记》记载，术士将念了咒的瓦片交给他人，用它划墙，墙马上裂开，可以偷偷地进入女子的闺房，大师的术法能否达到这种境界？"和尚说："这容易。"于是拾起一片瓦，念了很长时间的咒，说："你拿这片瓦就可以去了。但不要出声，出声就不灵了。"

读书人用瓦片一试，果然墙开了。读书人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女人，正要卸妆就寝。他牢记和尚的告诫，不出一声，关好门径直上床，与她交欢。那女人也很热情。第二天，书生醒来一看，发现躺在

妻子的床上。两人正在相互疑问，和尚上门数落书生说："吕道士因一念之差，已被雷击死，你还要连累我吗？我施小术与你开玩笑，幸好没损你的大德，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生这种邪念。"接着和尚又叹息说："阴间司命官已经将这次邪念记录下来。虽然不受大的惩罚，但恐怕对你将来的仕途会有影响。"

后来，这位书生果然仕途坎坷，晚年才得了个训导之职，一生穷困潦倒。

胡张恩怨

康熙年间，河北献县人胡维华，用敬香的办法聚结徒众，意图谋反。从他居住的地方经大城、文安两县到京城，有三百多里；经青县、静海往天津，有二百多里。胡维华计划兵分两路：一路出其不意，昼夜兼程进攻京城，另一路占据天津，抢掠船只。如果一切顺利，天津兵马也往北进发，若路途遇阻，就退到天津，乘船到海上去。正当他委任官吏时，泄露了风声。官府派兵围剿，把他们包围起来。用火攻，结果连一个小孩都没留下。

当初，胡维华的父亲颇为富裕，喜欢周济穷困百姓，也没有做过大坏事。他们的邻村有一位老儒生叫张月坪。他有个女儿很漂亮，可称得上国色天香，胡维华的父亲为之心动想续其为妾，然而张月坪思想正派固执，根本不同意将自己的女儿给别人做妾。于是胡父就请张月坪来教书。张月坪父母的灵柩留置在辽东，因不能运回，他经常为此事而伤心。有次说话间偶尔提及此事，胡父便资助他扶归父母灵柩，并赠了一块坟地，以埋葬父母。张月坪田里横躺着一具尸体，死者恰是月坪的仇人。官府以谋杀罪立案。胡父又百般为张月坪申辩，张月坪才得释放。

一天，张月坪的妻子携女儿回娘家。因为三个儿子还年幼，张月坪在家看守门户，临行时说好几天后就回来。胡父暗中指使他的同党，夜间将张月坪的房门反锁，放火烧掉房子，张月坪父子四人都烧死在里面。胡父表面装出惊讶痛心的样子，代替张家张罗丧事，并且经常周济他的妻女。

张月坪的妻女也把他当作依靠。若有人想娶张月坪的女儿,月坪妻必与胡父商量,胡父就私下借口阻拦婚事。

时间一长,胡父渐渐流露出要纳其女做妾的意思。月坪的妻子感激他的资助,准备答应。张月坪女儿最初不同意,夜间梦到父亲说:“若是你不答应,最终实现不了我的意愿。”其女方才遵从父命,一年后,生下胡维华。张月坪女儿不久就病逝了。胡维华最终使胡家断绝了香火。

报　复

离我家三四十里远,有个人将其奴仆夫妇二人虐待致死,而纳其女为妾。仆人的女儿特别聪明,打点主人的衣食住行,事事很得主人的欢心。妖冶放荡,狎昵诱引之技,无所不用其极。人们背地里议论她已经把杀父母之仇忘记了。这人被她迷惑得太深,对她言听计从。她首先引导丈夫奢侈浮华,很快家产的十之七八被散尽。她又离间主人的家人,使他们各怀怨恨,如同仇敌。接着她又常常对主人讲述《水浒传》中宋江与柴进的故事,称他们为英雄,唆使主人与强盗往来。主人听了她的话,终于犯法被杀。

行刑那天,她不去为丈夫哭泣,却偷偷地带着酒祭奠父母,说:“父母常在梦中让我惊吓,样子像要愤恨地打我,今天应该知道了吧。”直到此时,人们才明白其女所蓄报仇之心已久。人们说:“这个女人的作为,不但人们莫测,就是鬼神也难预料,真是深谋远虑啊!”但人们并不认为她阴险,因为《春秋》的主旨,是讲究人的动机的,何况是不共戴天之仇呢?

乌鲁木齐二事

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军吏拿来几十张文牍,捧着笔墨请我批,说:"凡客死在此地的人,其灵柩归故里,按例要发文书。不然死者的灵魂就无法入关。"因这文书是通告于阴司的,所以不用朱笔签发,文书上的印也是用墨。观其文,极为荒诞低劣。文说:"为给照事:照得某处某人,年若干岁,以某年某月某日在本处病故。今亲属搬柩归籍,合行照给。为此牌仰沿路把守关隘鬼卒,即得该魂验实放行,毋得勒索留滞,致于未便。"我说:"这是胥吏捞钱的借口罢了。"便去请求将军将这个规矩废掉。

十天之后,有人告诉我说有鬼在城西的墓地里哭,因为没有文书归不了故里。我斥责他们胡说,又过了十天,有人报告说鬼哭到城边了,我像上次那样斥责。又过了十多天,我所住的墙外索索的有鬼声。我仍以为是小吏们在捣鬼。过了几天,声音到了我的窗外。当时月光明亮如同白昼,我起床查看,并无一人。我的同事观成御史说:"先生所持的道理是正确的,即便是将军也无法反驳你。不过鬼哭之事是大家听到的,得不到文书的鬼,的确是会怨恨你的。何不试着给它们一纸文书,暂且阻塞那些闲言碎语?倘若还有鬼哭,那你也就有话可说了。"我勉强接受了他的建议,这天夜里就寂然无声了。

还有一件事,军吏宋吉禄在印房中,忽然昏倒在地,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说看到他的母亲来了。不一会儿,台军呈上一封公文。打开一看,是哈密县报告宋吉禄的母亲来探视儿子,在途中去世了。

天下之事,真是无奇不有。儒生们议论的是人世常理。我曾写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一首道:"白苹飔飔接冷云,关山疆界是谁分?幽魂来往随官牒,原鬼昌黎竟未闻。"就是说这两件事。

和尚渡江

据范蘅洲税，从前他渡钱塘江，有一个和尚搭船，径自把坐具摆好坐下，倚着桅杆，也不与其他人打招呼。与他说话，只是随便应答，眼睛却望着其他地方，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范蘅洲觉得和尚太傲慢，也不再与他答话。当时西风很大，范蘅洲诗兴大发，就偶成两句："白浪簸船头，行人怯石尤。"下联还未构思妥帖，只好几次吟咏上联。和尚忽然闭上眼睛，轻声地吟道："如何红袖女，尚倚最高楼？"范蘅洲不知所措。又与和尚搭话，和尚仍然不回答。

待船靠岸系缆绳的时候，见一位少女站在岸边的楼上，正着红衣。范蘅洲大惊，屡次向和尚请问。和尚说："我偶然望见罢了。"然而当时船在江中，烟波浩淼，庐舍全被遮挡，根本没有望见的可能。范蘅洲怀疑和尚有先知先觉之能，正向他致意敬礼，和尚却已拄着锡杖走了。范蘅洲惆怅地说："这又是一个骆宾王！"

张铖伐桑

清苑人张铖在河南郑州做官时，官署里有棵老桑树，两手还合抱不过来，说是栖息着神灵怪异之物。张铖觉着厌恶而把它砍伐掉了。

这天夜里，他的女儿灯下看到一个人，面目手脚以及衣帽都是深绿的颜色，厉声说："你的父亲太霸道，暂且在你身上显示警戒！"张铖吃惊地叫仆妇婢女到来，女儿神气已经痴呆了。后来嫁与太仆戈仙舟，不久死去。

驱除恶鬼，毁坏淫邪的祠庙，正是狄梁公、范文正公那样人的事。德

行如果不足以胜过它,少有不自取其败的。

阳宅与凶宅

钱文敏说:“上天降下的祸福,不是也类同于君王的赏罚吗?鬼神的鉴察,不是也类似官吏的评议吗?假设有一份弹劾某某的奏章说:某人的为人没有污点,做官亦有业绩,然而他的大门却朝着凶方,营建住宅时犯了凶目,其罪该当贬谪该罚。上司是批准这个奏章呢,还是驳回呢?又,假若一份荐书中说:某人为人有许多污点,做官也没业绩,然而他的大门正朝着吉方,营建住宅时正当吉日,其功可以擢升。上司是赞成这个荐书呢,还是驳回呢?有关部门必须驳回的,那鬼神赞成吗?所以关于阳宅的说法,我始终不以为然。”这个比喻很明白,以此道理诘问风水先生,他也不能辩解。

但我确实见到过凶宅。京城斜对面的给孤寺的路南有一处宅子,我曾经去吊了五次丧;粉坊琉璃街极北道有一处宅子,我曾经去吊过七次丧。给孤寺这处宅子,曹学闽宗丞曾居住过。刚一搬进去,一天晚上就有两个仆人暴死,曹学闽很惧怕,马上就搬走了。粉坊琉璃街那座宅子,邵大生教授曾居住过。常常白天出现鬼怪。邵大生毫不畏惧,竟死在那里。这又作何解释呢?

刘文正说:“《书》记载,周公曾卜地而建都城;《周礼》记载,吉日而出行。如果没有吉凶,何谓之圣人?不过圣人所用的占卜术,恐怕并非现在这些术士们所能知晓的。”这是一种比较公允的说法。

老 杏 树

沧州潘班善于书画,自称黄叶道人。曾经夜里住在友人的屋舍里,听到墙壁间小声说:“您今晚不要留人一起睡,当出来亲近您。”潘班大为惊恐,搬了出来。友人说:“屋中原有这个怪物,是一个柔媚的女子,不会危害于人的。”后来友人私下同接近的人说:“潘君难道终身困于青衿——做一辈子秀才吗?这个怪物不是鬼不是狐,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碰到粗俗的人不出来,碰到富贵的人也不出来,只有碰到才子而又失意落魄的才出来侍寝。”后来潘果然困顿不得志而终。

过了十多年,忽然夜里听到屋中哭泣的声音。第二天,大风吹折一棵老杏树,这个怪物才灭绝。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开玩笑说:“这个怪物很不错,它的志向在穿绸着缎的人之上。”

百年女鬼

据光禄大夫陈枫崖说,康熙年间,浙江枫泾有一位大学生在别墅中读书,见草丛中有一片石,已断裂剥蚀,仅残存数十字,偶然有一两句完整的话,看来好似是一位夭折女子的石碑。这位太学生向来好事,估计夭折女之墓就在附近,于是就常常在残碑上陈设一些茶点和水果,而以一些猥亵的话为祈语。

一年之后,见一位漂亮的女子独自在菜畦间走。手持一枝野花,对着太学生嫣然一笑。太学生走到她的身旁,挤眉弄眼引着她来到篱笆后的灌木丛中。她突然站住,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太学生,似略有所思。忽然她自己打自己的脸,并说:“一百多年了,心如枯井,一朝却被这放荡小子勾

引动心。”于是不住地顿脚,倏然不见了。这才知道她就是墓中之鬼。

蔡季实撰修说:“古语说盖棺定论。从这件事可知,盖棺也难定论啊。这本是贞节的魂魄,却因一念之差,几乎丢掉以往的操守。”朱熹有诗说:“世上无如人欲险,凡人至此误平生。”确实如此啊!

哑　鬼

王举人金英说,江宁有一个书生,住宿在老家的废园里。一天夜晚,月色明亮,有个艳丽的女子在他窗前偷看,知道不是鬼就是狐。但因爱她的姣好美丽,也不害怕。书生招呼让她进入室内,这女子就温柔多情地主动亲近。但是始终没有一句话,问她也不回答,只是含笑,流转目光看着他。像这样有一个多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一天,书生拉着她一定要追问,女子才拿笔写字说:“我是前明某翰林的侍妾,不幸短命而死。因为平生巧于过谗陷害,使得一门骨肉,如同水火一样不相容。阴司给予谴责,罚做哑鬼,已经埋没沦落二百多年了。您如能够替我写《金刚经》十部,使我得以仰仗佛的力量,超度救拔于苦海之中,那我就世世代代心怀感激了。”书生依照她的请求去做。

写完的这一天,女子到书生这里一拜再拜,仍旧拿笔写字说:“依凭着金经的忏悔,已经脱离了鬼的境界,但是前生的罪孽重,只能带着业障前往投生,还得要做三辈子哑妇,才能够说话哩!”

卷二　　滦阳消夏录(二)

命　相

少司空董文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以前在富阳县乡下读书时,邻家来了个老人,听见读书声,称赞道:“这是贵人呀!”那老人请求相见。坐下后,那老人仔细地端详了他几遍,问过生辰八字,天干地支,沉思良久方说:“公子实乃一品官之大相也。你在某年可以升任知县,某年要调职,管辖大县,某年正式仕命,掌管一县之大权,某年升通判,某年升知府,某年任布政使,某年任巡抚,某年升任总督。公子好自为之,以后就会知道我所言不差。”董后来再也没看见这个老人,他的话也没得到证实。

细细地想起来,原来他说的知县,就是指由拔贡得任户部的七品官,所谓管辖大县,就是指庶吉士,所谓掌管一县之实权,就是指任编修这一大官,所说升通判,原来是指中允,知府,是说当侍读学士,所说的布政使,就是说内阁学士,所说的巡抚,原来就是工部侍郎。这些官职等级和任职时间都相符,只不过一为京官,一为地方官。如此说来,那老人的话说应验又不完全应验,说不应验又应验。只是不知道所说的总督,将来的官职是什么。

时隔不久,这一年董文恪升任礼部尚书,这和总督的品级也相符了。若按干支推算,人的生庚八字应该是早已注定了的,那为何后世表现出来的与八字又不完全吻合呢?这个问题我曾反复考虑过,也研究过许多见闻确凿的事例,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因为人事消长盛衰,各人略有不同,但总的情况是平衡的。

无锡邹小山先生的夫人和安州陈密山先生的夫人的八字干支一样。

邹小山官至礼部侍郎,陈密山官至贵州布政使,两人皆二品官,平起平坐,论职位,侍郎比布政使尊贵,论俸禄,则侍郎又不如布政使丰厚。两者互有所长。两位夫人都长寿,陈夫人早年丧夫,但晚年健康安乐;邹夫人虽与夫白头偕老,却晚年丧子,生活也很拮据。两者又互有所补。有人怀疑,这还与两人所处的地理位置、生辰时间的不绝对相同有关。

我的第六个侄子和仆人刘云鹏,出生时仅隔一道墙,两扇窗户相对,两人同时降生,旁人同时听到啼哭声,不仅时辰同时,而且同分同秒。然而,我侄子十六岁夭折,而仆人的儿子至今尚在。莫非上天赋予每个人的福禄总量有一定的命数?我侄子生长在富贵之家,先把福禄消耗殆尽,仆人身生贫贱,福禄消耗不多,直到今天还未用尽?

盈亏消长的规律,从道理上讲应该是这样,至于更周密的解释,要等深谙命运之数的人了。

换 位

我的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年任镇番县守备。他说有位李太学的妻子,常常虐待李太学的小妾。一生气就剥下她的下衣鞭打,这种事几乎一天也难得中断。里中有位能够行走阴间的老妇,人们叫这个为“走无常”。老妇对李妻说:“娘子前生和小妾有宿怨,但是,只能抽她两百鞭。如今你妒火旺盛异常,鞭打超过十倍,如此一来,现在你欠她的了。更何况,按官家的家法,良家妇女受刑也不该剥掉衣服,你这样侮辱她,虽然感到十分痛快,却犯了鬼神的忌讳。我和娘子交情好,我曾偷看阴间的籍册,不敢不把实情告诉你。”李妻不以为然,讥笑道:“鬼话,死老婆子,想让我为你多烧些纸钱好让你捞一把吗?”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乱,提督王辅臣响应,一时乱党峰起。李太学死于兵乱,其妾被副将韩公据为己有。她极受韩公宠爱,由于没有正妻,家中大事全由这个小妾掌管。战乱中,李妻也为乱贼抢去,贼破后,分赏给将士们,恰好分给韩公。李妾把李妻当婢子使唤,叫她跪在堂上,怒斥

道："你要听我指挥，每天早上起来，先跪在梳妆台前，然后自己脱了下衣，趴在地上挨五鞭，只有这样，我才让你活命。不然，你为乱党之妻，就把你杀了也没什么，然后割成一寸一寸的，喂猪喂狗去。"

李妻怕死，连连叩头在地，不敢有违。可是，李妾并不希望她一下子就死去，鞭打也不很重，这是让她生不如死，慢慢将其折磨而死。一年多后，李妻得病死去，到死的那一天，她挨的鞭子总数差不多和李妾挨的一样，这妇女真的无耻，这也是鬼神忌恨，在暗中剥夺她的生命吧。

关于这件事，韩公一向不隐瞒，而是用它说明因果报应。所以，人们一般知道得比较详细。

韩公又说，这明明是两个人交换位置，轮番被对方折磨。明末他曾到襄邓一带游山玩水，晚上和术士张鸳湖住在一起。张鸳湖早知道主人的妻子过分虐待小妾，心中不平，私下说："道家有借形法，在丹未修炼成之前，人的气血已经衰弱，不能还丹，这时一定要找一个健壮之人，趁他熟睡之际和他交换身体，这叫做借形法。我曾学过这种奇门法术，姑且试试。"

第二天早晨，主人忽然听见妻子在妾房里说话，妾却在妻子房子里说话。门开后，妻子说着妾的话，妾说着妻子的话。妾得到了妻子的身体默默地坐在那里，而妻子被换成了妾的身体，很不甘心。纷纷扰扰，闹个不停，亲戚们也断不了这事。于是告到官府，县令认为是妖妄，把丈夫鞭笞一顿，轰出衙门。这以后，大家都没有什么法子平息两人的争吵。不过，从外貌上说，妻子实际上是妾，但不在真位，无法发令。这样，也只好把两个人分开住了一辈子。这件事真是太稀奇了！

俗　儒

相传有位塾师，夏夜月明之时，他带领学生到河间献王祠外的田埂上乘凉，闲着无事，遂讲解《三百篇》拟题应考之法，声音洪亮，如敲钟鼓。接着，又叫学生们朗读《孝经》，读完又开始讲解。塾师抬头，忽见祠堂门前的两棵古柏树下，隐约间好像有人。走近一看，形状怪异，知道是鬼神，

但自信在献王祠前不会有妖怪，于是上前请问那些人的姓名，回答说叫毛苌、贯长卿、颜芝，为拜见献王而至此。

塾师大喜，再三叩拜请求传授经义。只听见长苌、贯长卿齐声回答："你所讲解，无法理解，没法讲授。"塾师再拜说："《诗》意蕴奥妙无穷，难于教授，像我这样愚笨之人，颜先生可否给我讲讲《孝经》?"颜芝转过脸去说："刚才你们朗读《孝经》，句句漏落颠倒，况且，这都不是我传下的版本，不知从何讲起。"不久，好像是献王的声音传了过来："门外何方醉鬼，一派胡言，吵了这么久，也该滚了吧。"

我认为这件事和受堂先生所讲学究遇冥吏事一样，是高雅有识之士编出的笑话来嘲弄那些俗人的。这正应了《庄子》里的一句话："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因　　果

先父姚安公为人严谨，从不与乱七八糟的宾客来往。一日却见他和一个破衣烂衫的人说话，还叫我们兄弟几人前去向他问好请安，随后，姚安公说："这位是宋曼殊的曾孙，好久没他的消息了，今天才得以见面。明末发生武争，你们的曾祖年仅十一岁，流离于战乱之中，幸亏宋曼殊才得以存活。"于是，极力为宋曼殊曾孙维持生计。

姚安公训诫我们兄弟说："从道义上说应当报恩的，不要谈什么因果。但因果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差错。从前，有个人受别人的救命之恩，富贵之后，看着恩人的子孙没落流离失所，竟冷漠视如路人。后来他得了病，正要服药，恍惚间看见恩人拿着两封信给他，信没有封口，正是当年他写的求救信。他把杯子颠倒在地上，说：'我早该死了。'当天晚上，他便死了。"

问　寿

按察史宋蒙泉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某公为明代谏官,曾占卦问寿命,神仙判决他在某年某月某日死。某公每天数着手指,担心那一天的到来,于是常常郁郁不乐。

不料到了那一天,某公却活蹦乱跳,安然无恙,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他归顺清朝,官升九卿,恰好同僚们又去占卦问寿,上回那个神仙又来了。某公责问上回所判为什么不灵验。神仙又判道:"你不死,我有什么办法?"某公低眉沉思良久,忽然驾车而归,因为上回死期正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他要去准备后事。

砚　铭

沈椒园先生做鳌峰书院院长的时候,给我看高邑赵忠毅公的旧砚,正面上部有"东方未明之砚"六个字,背面有铭文道:"残月荧荧,太白睒睒,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不成同汝贬。"乃是弹劾魏忠贤时,用这砚起草疏文的。末尾有小字一行,题"门人王铎书"。这一行遗漏没有镌刻,而墨色深入到石骨之中。干时就不见,拿水洗濯,则五个字明白显现。相传开始叫王铎书写这段铭文时,没有来得及镌刻而灾变起。后来在谪戍的住所,才加以镜刻,招呼刻工,不要刻这一行。但是历经一百多年,洗涤下去,这事颇为奇怪。

有的说:忠毅嫉恶如仇十分严格,渔洋山人笔记中称王铎的人品一天不如一天,书品也一天不如一天。那么忠毅先已有所见了,削去他的名字,是排斥他;洗涤不去,是要显示他曾经被忠毅所排斥吧。天地鬼神,常

在一件事上,偶尔露出它的机巧,使人知道警戒。或者是这样吧!

二　格

乾隆十五年,官库玉器被盗。官吏逐个搜查各苑户,苑户常明对簿时,忽闻孩子的声音:“玉器没丢,人倒是杀了,杀的就是我,我就是死魂。”官吏大惊,遂扭送常明到刑部接受讯问。

审理此案的人是先父姚安公、余文仪等人。鬼魂说:“我叫二格,十四岁,家住海淀,父亲名叫李星望。前年正月十五,常明带我看花灯,回来时,夜深人静,常明戏辱我,我全力挣扎并说要告诉我父亲。于是常明解下衣带将我勒死,埋在河岸边。父亲怀疑常明把我藏了,控告至巡城御史那儿,移送到刑部,由于没有证据,决定另外缉拿真凶。我的灵魂常跟着常明,但只要相距四五尺,便觉得他炽热如火焰一般,难以接近。后来,他的热力稍微减弱了些,距离先减为两三尺,最后是一尺左右,昨天,我才感觉不到一点热力,于是赶快附在他身上。”鬼魂又说:“一审时,我已随常明到刑部。”接着,鬼魂说出了日期,于是,官府搜索出旧案宗,又询问得知鬼魂尸体在河岸边第几棵柳树旁。挖开一看,果见尸体仍未腐烂。找来他的父亲,经辨认,他父亲嚎啕大哭:“我的儿子啊……”

这样,一场虚幻的案子,终于查证属实。讯问时,叫常明的名字,则他忽然梦醒,说话也是常明的语气;而叫二格的名字时,又好像昏死过去,又变成了二格的声音。就这样,两种声调互相辩论了一会儿,常明终于理屈词穷,只好认罪。另外,父子俩叙说家事,皆条理分明。到此,本案无可疑之处,于是呈报实情,依法判决。

判决下达之日,鬼魂异常高兴。二格生前以卖糕为生,这时,忽然高声吆喝一声:“卖糕!”其父流泪道:“儿!好久没听到这叫卖声了,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儿啊,你要上哪儿去呀?”鬼魂回答:“我也不知道,我走了……”此后再问常明,就不能发出二格的声音了。

孰轻孰重

张受长副使，南皮人，做河南开归道道员时，曾夜里阅读一份断狱的案卷。他思考着自言自语地说："用刀割颈自杀死的，刀痕应当进去重而出来轻，现在进去轻而出来重，为什么呢？"忽然听到背后叹息一声说："您还算懂事。"他回头观看，却并没一人。

他唉地叹了口气说："多么厉害，审理案件真可怕啊！这次幸而不错，怎么能够保证别的日子不错呢？"于是上书称病而归。

反　常

先叔母高宜人之父，名叫荣祉，任山西陵川令。他有一个旧玉马，玉质纹理不是很洁白，上面血迹斑斑。他削紫檀木为底座，垫着玉马，放于几案上。玉马的前腿弯曲似欲奔腾之势。

有一天，它的左腿忽然伸到紫檀木底座外。高公大惊失色，并在整个衙门传看，说："这种怪事连程颐、朱熹也无法解释。"一个幕吏说："凡是物年岁太久便成妖，得到很多人的精气也能成妖，无以为怪。"大家劝高公砸碎玉马，高公踌躇不定。

第二天，玉马腿又收回去恢复了原状，高公心想："这个玉马难道真有知觉？"于是丢进火炉，似听见呦呦的哭叫声，后来没有其他异常声。但高家自此便日渐衰落。高宜人说，这匹马在火炉里烧了三天，断为两段，他还看见过它的半身。

另外，武清县王庆镇曹家的厅柱上，忽然长出两朵牡丹，一紫一绿。脉络如金丝，花叶很茂密，七八天后才凋落。花根却从柱子里穿出来，与

木柱的纹理相连,靠近柱子二寸左右的部分还是枯木,往上才渐泛青色。先太夫人是曹家外甥女,小时候亲眼见过这两朵花。大家都说是祥瑞。

外祖父雪峰先生说:"反常之物就是妖,有什么祥瑞可说?"后来,曹家也渐渐衰落下去。

玉与蛇

已故外祖母说,曹化淳死的时候,他家里用前明的玉带殉葬。过了几年,墓前经常见到一条白蛇。后来,坟墓被水浸入,棺木朽坏。改葬的这一天,别的珍异物件都在,只有玉带不见了。

蛇身有一节节的纹路,还像带的形状。难道是他凶猛暴戾的魂魄借玉而化的吗?

镜中影

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品性高洁。书房里文房四宝精致严整,图书史料整齐有序。他出去时常锁门,他不来,谁也不准开。书房前的院子里花木茂盛,地上青苔净绿,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走到这里来。

舅舅健亭公十二三岁时,趁我祖父外出,偷偷溜到院里树下乘凉,听见书房里好像有人走动。他怀疑是外祖父回来了,于是从窗户屏息偷看,但见竹椅上坐着一个女子,像画中美人一样漂亮。椅子对面有一块高五尺的大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却是一只狐狸。健亭公怕得不敢动。这女子忽然看见镜中的影像,急忙绕着镜子呵气。顿时,镜面上一片模糊。好一会儿,狐狸又坐回椅子上,镜子上的雾气渐渐消去。再看镜中,又变成一个漂亮女子了。健亭公害怕被发现,轻手轻脚退了回来。后来,他私下

里告诉了姚安公。

姚安公曾给几个弟子讲《大学》中修身那一章,举这个例说:“明镜上空白无物,所以影像无处躲藏,一旦被妖气所覆,则失去物之本形,何况因私情而偏袒,事先就蒙上自己的眼睛呢?”又说,岂止私心,公心也可蒙住眼睛。正人君子,被小人暗算也可能恼羞成怒,一时固执冲动,也许颠倒是非黑白。过去包公的小吏佯装弄权的样子,使本应挨打的囚犯免于挨打。这与妖气遮蔽了镜子是同一道理。所以要正心诚意,必须先要格物致知。

贞　狐

有位卖花的老妇说,京城里有一座楼宅离空园子很近。那园子时有许多狐狸。一天夜里有位艳妇爬过矮墙,和邻居一少年偷情,怕事情败露,初交时说了个假名。后来日久生情,她认为不会被抛弃了,便冒称是园子里的狐女。少年色迷心窍,依然如故。过了好久,忽然有东西在艳妇家的屋顶上扔瓦片,并骂道:“我久居园中,我的小孩淘气,扔砖头瓦块,惊动邻居,这种事倒是有。但却没有淫荡之事,你为何要玷污我的名声?”这件事就这样败露了。

真是奇怪!人们常说只有狐狸假冒为人,没有人假冒为狐狸,这个妇人却假冒狐狸。人们把善于媚人的人比作狐狸,而这个狐狸却比人还贞洁。

再　嫁

有一个靠卖书画维持生计的游士,在城里娶了一个妾,非常爱她。偶

尔参加宴会,也忘不了把果品之类藏在袖子里带回家给她吃,两人相处非常融洽。不久,游士突然病危,叫妾过来说:“我居无定所,你也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我靠笔墨为生,死后你去改嫁,这是不得已的事,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我也未欠债拖累你,你也没父母兄弟阻碍你,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吧。改嫁时,万万不可接受男方的聘金厚礼,只要他答应你,每年到我坟上烧个纸钱,我就心满意足了。”妾哭着接受了他的遗言。后来娶这个妾的人也满口答应了这个要求,并且也爱她。

然而,此妾总忘不了前夫的恩情,夜里总是梦见自己与前夫同床共枕,梦中与他喃喃私语。后夫发现这一点,偷偷请了个术士,驱符念咒,虽然止住了她的梦话,却开始病了起来。临死时,她说:“我与前夫情深似海,实在难以忘怀,此事你知,我也不瞒你,昨晚又梦见他说:‘被驱赶无处安身,今日得以再逢,既然你也病得如此严重,何不一起走?’我已答应了他,还望你格外恩宠,把我与他葬在一起,我当世世代代报你结草之恩,请你看着办吧。”说完,便咽气而亡,这丈夫也算个豪士,慨然叹息道:“魂已走了,留这躯壳又有何用,况且,杨越公能合乐昌公主之镜,让生别的夫妻结合,我又为何不能让他们合于九泉之下呢?”于是按妾的要求去做了。

这是雍正十二三年间的事。当时我年仅十一二岁,听某人讲了这件事,可惜忘了姓名。

我认为,夫死改嫁,有负于前夫,既然改嫁,又藕断丝连,对不起后夫。这个妇女进退维谷,都没有道理。何子山先生也说:“相思致死,怎比得殉情而死?”何励庵先生却说:“《春秋》中的道理只用来规范贤明之士,切不可用士大夫的戒律来要求一小女子,她的遭遇值得哀怜,她的情义也值得同情啊。”

鬼喝酒

一个叫许方的屠夫曾在夜里挑两坛子酒独行,累了在大树下歇息。月光亮得如同白昼,有呜呜的声音自远及近,突见从墓群中走出一鬼,样

子恐怖。许方躲到树后，手拿扁担，以备防身。鬼走到坛子边，手舞足蹈，开怀畅饮。很快喝完了一坛，又要去揭第二坛的盖子，盖子还未完全启开，鬼却倒在地上。

许方痛恨不已，见鬼似乎没别的技能，于是，举起扁担猛击此鬼，如像打空的一样。扁担连连痛击，鬼也慢慢软疲无力，化为一团浓烟。许方怕鬼变幻，又打了百多下，浓烟突如平铺地上，渐渐散开，像淡墨，又像轻纱，越来越薄，终于不见了，完全消失了。

我认为鬼是人死后的阴气所变，气是一点一点地消失，所以《左传》说新鬼大、旧鬼小。世人有见过鬼的，但没谁见过远古三皇五帝以前的鬼，这是因为气早已消散。酒有散气之功效，所以医家用酒行血、发汗、开郁、驱寒。这是个小鬼，气那么少，却喝了一坛子酒，阳气鼓足、逼走阴气，当然一定会消失。所以说他不是被打死的，而是喝酒致死的。

听到这件事，一个戒酒人说："鬼善于变幻，却因喝酒醉倒，浑身无力，遭人毒打，人本怕鬼，鬼喝了酒，反而为人所困，沉溺于酒的人应该以此为戒。"有位嗜酒的人说："鬼虽然无形无体，但也有感觉，还不能免除七情六欲，如今他昏昏醉倒，化为乌有，可谓返璞归真了。酒中的乐趣，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佛家以涅槃为极乐，可惜那些为生计而奔走劳顿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庄子》说各人有各人的是非评判标准，就是如此吧。

牛出麟

献县有一个庄户人家，牛生麒麟。这庄户人家因惊怕而把麒麟打死了。知县刘征廉收葬了它，刻一块石碑说："见麟郊。"刘原是个好官吏，但这个举动何等浅陋啊！麒麟本来是仁兽，实在不是牛种。小牛犊的鳞片和角，不过是下雷雨时受蛟龙的感应罢了。

鬼怕人

董文恪中举前,住在空宅子里,有人说那儿常闹鬼,劝他别住。董文恪偏偏不信这个邪。夜里,点燃灯烛,放在笼子里等。三更后,有阴风吹来,“嘎吱”一声,门自动开了。几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相拥而进,见了董文恪,大惊道:“有鬼!”说完一骨碌狼狈而出。董拿着棍子追出去,那些东西边跑边提醒说:“鬼追来了,快跑呀!”一个个争先恐后,跳过墙去。

董常提起这件事,笑着说:“不明白为什么把我当成鬼?”故城人贾汉恒当时跟随他,研习经书,他从《太平广记》里引了一个故事说:“夜叉要吃哥舒翰的妾的尸体,哥舒翰正睡在尸体旁,夜叉互相谋划说:‘贵人在此,如之奈何?’哥舒翰认为:‘既然称我贵人,打他们恐怕不会有什么害处。’于是,起来打野叉。野叉落荒而逃。鬼和贵发音相近,也许鬼叫您贵人,您没听清楚。”董文恪笑道:“也许是这样。”

降坛诗

乾隆十五年秋天,我买得一部《埤雅》书,中间折叠着一张绿色精美的纸片,上面有诗说:“愁烟低幂朱扉双,酸风微戛王女窗。青燐隐隐出古壁,土花蚀断黄金釭。”“草根露下阴虫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湿萤一点过空塘,幽光照见残红泣。”末了题“靓云仙子降坛诗,张凝敬录”。

大约是请神扶乩的人所书写。我说这是鬼诗,不是仙诗。

奇诗画

沧州的张铉耳先生在梦中创作一首绝句:“江上秋潮拍岸生,孤舟夜泊近三更。朱楼十二垂杨遍,何处吹箫伴月明。”并自题小序:“梦到的如果不是想过的,怎么作得成诗?若说梦到的是曾想过的,我平生又从未去过江南,怎么会有印象,真是莫名其妙,暂且记录下来留存。桐城人姚别峰,与我素不相识,刚从江南来,便在李锐巅家聚会,他谈及新刻印的近作,其中有这首诗,写作的年月也正好在我做梦之后的一年多。我打开箱子拿出旧诗给他看,果然相符,大家都奇怪:世上哪有这样不可理解的事。连事事都能讲出道理来的宋代儒生,对此也无以回答。”

另外,海阳人李漱六,名叫承芳,与我同年生,都在丁卯年。我的衙门里挂了一幅蓝田叔画的采菊图,画的是陶渊明。董曲江看后说:“画中人怎么那么像李漱六?”我仔细一瞧,的确一模一样。后来,李漱六进京赶考,把这幅画要去了。他说:“我这一辈子作画,没有哪一幅比得上这一幅。”这事也不可理解。

善报

景城村偏西的地方,有几座荒凉的坟墓,快要被风雨侵蚀平了。我幼年时路过那里,老仆人施祥指着它说:“这是周某的子孙,周某就是那个由于做了善事,使后代延续了三世的人。”

前朝崇祯末年,河南、山东发生大旱和蝗灾,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于是便拿人来作食物,官府也禁止不住。妇女和儿童被反绑起来在市集上出卖,叫做菜人。屠户买去后,将这些菜人像牛羊般地宰杀。

这周家的祖先,从东昌府经商归来的路上,到一个店里吃午饭。屠户说:"肉已经卖完了,请稍等一下。"一会儿,便见他拖着两个女人到厨房去,大声说道;"客人等待很久了,可先取一个蹄子来!"周某急忙前去制止,只听一声长长的惨叫,一个女人已被活生生地砍断了右臂,痛得满地打滚。另一个女人则吓得浑身发抖,面无人色。她俩见周某进来,一起哀叫着,一个要求让她快点死去,以免再受痛苦;另一个则请求救她一命。

周某见这情景,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便出钱把她们赎过来。那断臂的女人眼看活不成了,只好马上用刀刺进她的心窝,结束了她的生命。另一个便带回家里。周某因为没有儿子,便将这女人纳为侍妾。后来,终于生下个儿子,这儿子右臂有条红线,从腋下绕过肩胛,和断臂女子的情形一模一样。

从此,周氏传续了三代才绝后。人们都说周某命里本该没有儿子的,能够得以延续三代,是因为做了那件善事的缘故。

农家少妇

青县一性格轻佻农家少妇,总是与丈夫形影不离,丈夫去干活,丈夫去哪儿她跟到哪儿。两人嬉笑取乐,旁若无人。有时夏夜就一起睡在瓜园里不回家。人们都有点看不起她,说她淫荡。但她对其他男人,却冷若冰霜,若要挑逗她,她也严厉拒绝。后来她遇到强盗,身受七处刀伤,仍大骂不止,最终保住了贞洁死去。于是,人们对她的贞烈深感吃惊。

老儒刘君琢说:"这就是本质美而不知礼法。由于忠于丈夫,才有如此誓死不从奸之情,而又由于不知礼法,所以情感欲望表现在脸上,夫妇间的亲昵也体现于行动上。"辛彤甫先生说:"程颢、程颐说,凡是避嫌之人,内心都有欠缺,此女心中没有别的想法,所以坦然随心所欲毫无顾忌。这就是她坚持死守的原因,那些喜欢标榜、道貌岸然的人我见得多了。"先父姚安公说:"刘君为持正之论,辛君则有感而发。"

后来,这个农家妇女的丈夫在夜里看守豆地,独自睡在草屋里,忽见

妻来,两人还像以前一样一番云雨。她说:“阴间的冥判看我贞烈,判我来生中举,做县令。我想念你,不想去,请求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游魂,这样就可以与你长相厮守,冥判同情我,便应允了。”丈夫十分感动,发誓不再续娶。从此,少妇白天去晚上来,如此将近二十年。有的孩子曾偷偷地看到过她。这是康熙末年的事,姚安公说起过她的姓名地址,如今忘掉了。

鬼　错

献县有一个老儒韩生,性格刚强正直,一举一动一定要遵照礼的规定,所以全乡人都推尊他为德高望重的长者。有一天,他得了寒邪侵袭的疾病,恍恍惚惚之间,见一个鬼站立在他前面,说:“城隍神来传唤你了。”韩想气数已尽,应当死了,抗拒也没有益处,于是跟着前去。

到了一个官衙,神查点簿册,说:“因为姓相同,错了。”打了那鬼二十板子,让它送回。韩意下不平,上前提问说:“人命至关重要,神为什么派遣糊里糊涂的鬼,以致有错抓的事。倘若不查点出来,不是竟然枉死吗?这叫什么聪明正直呢?’神笑着说:“说你倔强,现在果然如此,要知道天时的运行,各年间不能没有差异,何况是鬼神呢?错误了而能够立即觉察,这叫聪明;觉察了而不袒护,这叫正直,你哪里够得上知道这点呢。考虑到你的言行没有什么污点,姑且宽恕你,以后不要再像这样急躁狂妄了。”韩忽然苏醒过来。这是韩章美说的。

鱼　杀

先祖父有个童仆,名叫大月,年十三四岁。他曾经跟随村里人到河里罩鱼,得到一条大鱼,几乎有二尺长。大月刚用手举起给众人看,鱼忽然

扑啦一声掉转尾巴,击中他的左面脸颊,向前跌入水中。众人奇怪他不起来,正要把他拉起,只见缕缕血丝浮出水面。原来有一些破碗在泥中,锋利像刀刃,刺中他的太阳穴,死了。起先,他的母亲梦见他被人抓住捆绑在砧板上,像羊、猪般地宰割,好像还在恨恨不已。醒后厌恶这个梦境,经常告诫他不要同人争斗,没有料到竟被鱼所击中。

佛家所谓前世中欠了它的命吧!

嫁祸于神

礼部侍郎刘青垣说,有一对表兄妹乱伦通奸,女的怀孕了,被母亲发现。女儿便借口说夜里有个巨人常压在身上,巨人皮肤很黑,干劲十足。母亲说,这肯定是泥像作怪,就交给女儿彩线,让她在巨人来时,偷偷地系在巨人的腿上。女儿私下把彩线交给她的表兄,系在关帝庙周仓的腿上。母亲顺着彩线找到了周仓,打断了他的腿。后来这对男女又偷情,周仓忽然猛击两人的腰,两人僵卧再也起不来了。

人们都说这是污蔑神灵的报应,独享欢乐还要嫁祸于人,不择手段。狡诈上天最忌讳。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就是天道。神灵厌恶他们的奸险,并不厌恶他们的污蔑。

画　　鬼

扬州罗两峰,能够看见鬼。他说:“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鬼,那些暴死的厉鬼,多年转不了世,大都藏在阴暗之处。人不能靠近,靠近人则会被其所伤。那些游荡鬼,在午前阳盛,躲在墙的阴面,午后阴盛时,就四处游荡。鬼可以穿墙而过,不必走门开窗。碰到人则让路,鬼怕阳气。到处有

这样的鬼，不害人。”他又说：“鬼一般聚集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僻地荒野，很少有鬼。鬼也喜欢围在厨房、锅灶边，好像爱闻香味，还喜欢厕所，不知原因何在，也许是人不大来这儿。”罗两峰的画有《鬼趣图》，可能是有意编造的。画有一鬼，头比身子大几十倍，更显得荒诞虚幻。

但是听先父姚安公说，在一个夏夜，瑶泾陈公，关好窗户睡觉。窗户宽一丈，忽见窗外有一张大脸偷看，脸和窗子一样宽，不知它的身子在哪儿。陈公急忙拔剑刺它的左眼，一下子不见了。对面的老仆人也同时看见，还看见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事后挖地一丈多深，也无所发现，便停了下来，看来还真的有这种鬼了。但鬼界渺茫，我如何能证明呢？

刘　四

奴仆刘四，乾隆三十七年夏天请假回家探望，自己驾着牛车载着他的妻子。离家三四十里时，已将近半夜，牛忽然不走了。妻子在车中惊叫说：“有一个鬼，头大得像坛子，在牛的前面。”

刘四注意观看，只见一个矮黑的女人，头戴一个破鸡笼，边舞边叫说：“来！来！”刘四惊恐地掉转车头，那女人又跳到牛的前面，叫：“来！来！”就这样转来转去，一直到鸡叫。那女人忽然站住，笑着说：“夜里凉快，没有什么事，借你们夫妻消遣消遣。不过是偶尔相戏弄，我去以后，当心不要骂我，骂则我再来。我这里有个鸡笼，是前村某家的东西，请你捎带着还给他。”说完，把鸡笼掷到车上走了。

刘四驾着车子，一直到天明才到家，夫妻俩已经昏昏然像喝醉了酒。妻子不久病死，刘四也穷困流落，弄得不像人样。鬼大概是趁他衰败的气数吧。

陈 双

刘武周墓在景城,献县志也如此记载。照理说刘武周是山东马邑人,墓不应在此,被疑为是隋代刘炫的墓。刘炫是景城人。据《一统志》记载,刘炫的墓在献县东八十里,景城离县城八十七里,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墓。

过去,墓里住着狐狸,常戏弄醉酒之人,乡里有个酒徒陈双听说后愤愤地说:“妖怪,岂敢如此无礼!”他到了墓地,大骂一通。当时到处都是干活之人,都看见陈双的父亲一脸怒容地坐在墓边。陈双跺脚大骂。大伙走过来呵斥他:“你醉成这样,骂你自己父亲!”陈双仔细一看,果真是父亲,吓得赶紧叩头下拜,父亲没理他,径自走了。陈双哀求父亲原谅,到了村边才追上。他正要趴在地上说明原委,忽听一伙妇女笑道:“陈双,为何拜你的妻子?”陈双抬头一看,果然是妻子。他甚为惊讶,呆在那里,妻子也径自回去了。陈双失意地回了家,知道父亲和妻子根本没出去过,这才明白是狐狸在戏弄他。他好几天惭愧得不敢出去。听到此事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

我认为,陈双自作自受,不骂狐狸,何至于遭到狐狸的戏弄?狐狸如果不戏耍人,何至于遭陈双谩骂?狐狸也是自作自受。恩怨纠纷,皆因一念之差。所以佛说,一切生灵,无端造因。

方 桂

方桂,是乌鲁木齐一个被流放的囚犯的儿子。他说,曾经在山中牧马,一匹马忽然逃去。他跟踪前往寻找,隔着山岭听到马叫声很凄厉。循

着声音的方向,到了一个幽深的山谷,看见几个东西像人又像野兽,全身鳞片毛糙、色彩错落,如同古松,头发蓬乱,像鸟羽装饰的车盖,眼珠突出,颜色纯白,就像镶嵌着两枚鸡蛋。这些东西一起按住马,活活地咬它的肉。放牧的人多半携带火铳防身,方桂本就顽皮暴烈,于是爬上树放铳,那几个东西全部进入到茂密的森林中去,这时,马的半个躯体已经被吃掉了。后来没有再见到过,所以至今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狐　居

侍讲学士芮铁崖宅中有一楼,住着狐狸,经常锁着门。狐狸有时夜间到厨房做菜,在书房请客,家人对此习以为常,并不惊讶。凡是遇有盗贼、失火等情况,狐狸都会替主人报警保护,双方长期和平相处。后来主人把住宅卖给了学士李廉衣。李廉衣从来不信鬼神,亲自到楼上察看。但见楼上三间房中洁净无尘。中间一块地方仅席子大小,铺着木板,整齐有如几案床榻,其他没什么发现。当时李廉衣正在修建住宅,因此这座楼也一齐被拆毁了,狐狸无处安身。拆楼时也没有异常。新房刚刚落成,突然大火骤起,一下子烧得片瓦不留,邻居房屋却未损毫毛。大伙说这是狐狸所为。

礼部侍郎刘青垣说:“这座房子注定要在这一天起火,若命不该烧,狐狸怎敢纵火?”我认为,妖魅如能遵守戒律,那么上天就没有雷霆处死的刑法了。王法禁止杀人,多数人不敢杀人,但杀人偿命以身试法也大有人在。这种事本来也说不清楚。

雉与蛇

刑部侍郎王兰泉说,梦午塘做江南提学使的时候,衙署后面有高高的土山,经常夜里见到发光的怪物,说有一只雉鸡、一条蛇居住在上面,都因为年岁长久了而能够作怪。

午塘少年气盛,命人拿了铁锹、畚箕之类准备掘平它。众人犹豫不动手,午塘正在发怒督促,忽然随风飘来一片席子蒙住他的头,急忙撤去,又有一片蒙住,都是衙署中凉篷上的东西。午塘觉察它的奇异,于是叫衙役停止了。土山现在还高高地耸立着.

骗　　神

老仆魏哲听他父亲说,顺治初年,某生离我家八九十里,和妻子先后去世。三四年后,他的妾也死了。当时他家雇工夜间赶路避雨在东岳祠的廊庑下。恍惚之中,见某生戴着枷锁站在庭前,妻妾随后。有个衣着像城隍的神,恭敬地对岳神说:"某生污辱了这两个人,有罪;救了两个人的性命,又有功,功罪相抵。"岳神不大高兴:"这两人忍辱偷生,尚可宽恕,某生救她们是为了奸污她们,只能定罪,怎么说功罪相抵呢?"于是,把城隍神打发走了。某生和妻妾也随后出去了。雇工害怕不敢吱声,天亮后回去告诉家人,大家都不明其故.

某生的旧仆哭道:"怪事,这种事也被阴司登录了吗,这事只有我们父子知道。只因受恩深重,发誓不说。而今已换了两个皇帝,说也无妨。两位主母实际都非女身。明代天启年间,魏忠贤杀死裕妃。裕妃的宫女内监,都被秘密抓送到东厂,死得都很惨。有两个内监,一叫福来,一叫双

桂，逃了出去。因为他们与我主人有过来往，而主人正在京城经商，夜里便投奔来了。二人被主人带进密室。我从门缝往里偷看。主人对他们说：'你们的音容笑貌，不男不女，异于常人，出去肯定被抓。如改换女装，就认不出了。但两个没丈夫的女人寄住他家，形迹可疑，事情易败露。两位已净了身，和女人无异，若肯屈居当我的妻妾，便万无一失了。'两人别无他法，思考了良久，只得屈从。主人便为他们采买女人饰物，扎了耳朵眼，挂了耳环，并买来软骨药，让他们缠脚。几个月后，居然变成美女了。于是主人将两人用车载回家，假称在京城娶的。这两人久居宫室，皮肤白嫩，举止文雅，丝毫无男子模样，而且事情大出意料之外，故无人发觉。让人奇怪的是二人都不做女红，以为两人都恃宠骄情。两人感念主人的救命之恩，所以魏忠贤死后，仍甘心与主人一起生活，实际上是主人巧言诱使他们就范的，而并非同情他们无处安身。所以，岳神惩罚他也是应该的。"

的确，人可以欺骗，鬼神却是万万不可欺骗的。

注　定

乾隆二十四年，山西乡试由我主考，有两张卷子选中，一个定为第四十八名，填写草榜时，同考官万泉人吕令监误把这张卷子收入衣箱，怎么也找不到。另一个定为第五十三名。填写草榜时，阴风几次吹灭蜡烛，换上别的卷子风却不吹。揭榜后拆封，才知丢失卷子的考生是范学敷，吹灭蜡烛的考生是李腾蛟。心中颇怀疑这两人遭地府之罚。但在乾隆二十五年乡试，两人都考中了，范学敷仍为第四十八名，李腾蛟仍为第五十三名，并于四十六年考中进士。

由此可知功名早有定数，早一年都不行。那些忙忙碌碌追求功名的人何苦呢？努力追求而得到的必定是命中注定的，就是不去追求它也是你的。

女鬼撕卷

先父姚安公说,雍正八年会试,与雄县汤举人同一个号舍。汤半夜忽然看见披发的女鬼撩起帘子,用手撕裂他的卷子,好像蝴蝶乱飞。汤向来刚强正直,也不恐惧,坐在那里问她说:"前生我不知道,今生则实在没有做过害人的事,你为什么来呢?"鬼惊视却步说:"您不是四十七号吗?"汤说:"我四十九号。"原来前面有两间空的号舍,鬼除去没有数。鬼仔细地看了好久,行礼谢罪而去。

不一会儿,四十七号喧闹呼叫某甲中邪了。这个鬼真是糊涂,汤君可说是意外的灾祸。幸而他内心无所惭愧,仓促之间敢于提出辩驳,只撕裂一份卷子罢了,否则也危险了。

阴司见闻

顾德懋员外自称是东岳的冥官,我不大相信,但他的话却有几分道理。以前在陡文达家,他对我说:"地府很看重贞妇烈女,但也分等级;或因儿女之情,或因夫家田产颇丰而拒绝改嫁的,此为下等;情欲萌芽而能以理智抑制的,属中等;心如死水,波澜不惊,蔑视富贵,不顾饥冷,不计得失者,属上等。这样的人千百人中难寻一个。若见到这样的人,鬼神也肃然起敬。

一天,哄传节妇到了。阎王为之肃然,阴官们一律整装束容,齐来迎接。只见一老妇人疲惫地走来,好像脚踩台阶,步步升高。到了阎王殿,竟从殿顶上走过去,不知要去哪儿?阎王失望地说:'此人已升天,不在我们鬼界了。'"

顾又说:“贤臣也分三等:害怕法度者是下等,爱名声气节者是中等,心向王室,只知国计民生大事,不计个人得失者为上等。”

他还说,地府厌恶追逐名利,认为一切罪孽皆由此而生。所以特别让这种人不顺利,跟他过不去,让他得不偿失。人心愈狡诈,鬼神对他的惩罚也愈重,地府不大欣赏隐士,认为天地造才,本是希望对世事有益。如果人人都像巢文、许由,那么至今这世界依旧是洪水泛滥,连饮水的地方也不会有。

又说,阴间的法度像《春秋》求全责备贤者一样,要与人为善。君子因固执坏事,也记录下来以示后人。小人有一件事有利于别人,也必用小善来报答他。世上之人理解这个道理,所以往往怀疑因果报应的真实性。

鬼藏药方

内阁学士永宁因病缠身,精神萎靡不振。请大夫诊治,也治不好。又请一医,此医生索要前一医生所开的药方,没有找到。永公以为小婢放错了地方,叫她仔细找找,并威胁说如找不到就要受鞭打。永公靠着枕头休息,昏睡中有个人跪在灯下,说:“您不要打她,药方是小人藏起来的,小人就是您任按察使时被您平反救活的囚犯。”永公问:“你为何藏药方?”回答说:“医家同行相妒,他一定改前一个医生的药方,以显示自己的高明。您服的药没错,只是刚服一剂,药力还没发挥出来,若叫后一医生见了药方,他一定改前一个医生的药方,用相反的药,以标新立异,那您就危险了。所以,小人偷了药方。”永公昏昏沉沉也没想到对方是鬼。

过了一会儿才猛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说前一医生的药方已经丢失,找不到了了,请后一医生另开药方。看这个医生所用的药,与前者一样。于是,连服了几剂,病很快好了。永公镇守乌鲁木齐时,亲自给我讲了这事,说:“这个鬼真的精通人情世故啊。”

群 蜂

族叔檠庵说,肃宁有个垫师,讲授程朱理学。一天,有个游僧到塾外乞讨,木鱼敲得很响,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塾师极为厌烦,出来大声骂道:"佛学本是异端之学,愚民才上你们的当。这里都是圣贤的学生,你死了这条心吧。"和尚行礼合十说:"佛教徒化缘求食,正像儒生们追求富贵一样,都偏离了本教宗旨,先生何必跟贫僧计较?"塾师大怒,拿着木条打和尚,和尚抖抖衣服说:"太过分了!"把布袋丢在地上,走了。

塾师以为和尚一定会再来,但等到晚上也没有来。摸摸布袋,里面全是散钱。几个弟子见状想抢,塾师说:"等他不来了再想办法,但必须数清楚,免得争吵。"他们刚打开袋子,一群蜂就飞拥而出,把师徒们叮得鼻青脸肿。师徒们呼号扑打,邻居们惊奇围观,追问怎么回事。这时,和尚忽然推门进来说:"圣贤也策划抢夺藏匿别人的财物吗?"说着拎起布袋就走。临出门,和尚合掌对塾师说:"异端之人冒犯圣贤,请施主原谅。"围观者一阵哄笑。

有人说这是幻术。也有人说:"塾师排斥佛老,见和尚就毁谤,所以和尚把蜜蜂放在袋子里戏弄他。"檠庵说:"这事我曾亲眼所见,如事先放进蜜蜂,必定会看见布袋里面蠕动。但当时一点儿也没看见,因此,说这是幻术倒还差不多。"

人 可 怕

朱青雷说,有个人为躲开仇敌逃入深山。当时风清月明,看见一个鬼徘徊于白杨树下,这人趴下不敢出来。鬼却看见了他,说:"为何不出来见

我?”这人战战栗栗地回答:“我怕你。”鬼说:“最可怕的是人,鬼有什么可怕的? 不信? 让你流浪到此的是人还是鬼呢?”鬼笑了一声,消失了。我认为这是朱青雷有感而发的寓言。

巨　蟒

都察院库房里有一条巨大的蟒蛇,有时或者夜里出来,我做都察院左都御史时计有两次见到。它盘曲的形迹碰着灰尘的地方,大约阔两寸多,估计它的身子相当于直径五寸。墙壁没有缝隙,门也没有缝隙,窗格阔不到两寸,不知道怎么出入。

大概事物久了就能够变化形迹,狐狸精魅能够从窗缝里往来,它本来的形体也不是窗缝所能容纳的。都察院办事的吏员说它的出现同吉凶相应,其实并无应验,不过神化它的说法罢了。

城隍惩

阴阳水火不相容,人能够治理的,鬼神没必要去管,以表示敬重人。明暗同一准则,人来不及处理的,鬼神有时代为处理,以防意外。

太仆寺卿戈仙舟说,有个奴仆醉卧在城隍庙的神案上,被神捉去打了二十板,两条腿伤痕累累。戈仙舟曾亲见现场。

土神显灵

离我家十八里的杜生村。有户人家贪图富家的贿赂,要把童养媳卖给他人做妾。童养媳虽未圆房,但与未婚夫青梅竹马,决不想再嫁。她猜想由不得她,于是暗中和未婚夫商量,一起逃走。公婆察觉后追了出来。两人夜里逃到我家村子里的土神庙,没有地方躲藏,抱头痛哭。忽听庙里有个声音:“追的就要来了,快躲进神案下。”

一会儿,庙主喝得醉醺醺回来,横躺在门外。公婆追到这里,问他俩的踪迹。庙主满口呓语:“是一对年轻男女吗？年纪多大？穿什么衣服？往那边去了!”公婆马上朝他指的方向追去了。两人因而得救。后来讨饭讨到媳妇父母家。父母说要打官司,公婆这才不卖媳妇了。当时土地庙无人,庙主说:“其实,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这一定是土地神显灵。

破屋独存

乾隆庚子年,京师杨梅竹斜街失火,大约百来栋房子被烧了。却有一间破屋,完整无缺,四面都是烧坏的墙,界线明显。这间破屋住着一位寡妇,她在大火危及房屋时,守着得病的婆婆不忍离去。

这就是所谓孝顺到了极点,与神灵相近的道理吧。

智却魏忠贤

于氏是肃宁旧族的人,魏忠贤窃取大权时,他视王侯将相如粪土。但因魏忠贤从小在肃宁长大,耳濡目染,认为于氏家族如晋代王谢两大家族一样显赫,为侄子找妻子,非于氏女不可。恰好于家小儿子去乡试,他便摆了酒席,强迫于生到家面谈。于生心想:如答应,大祸就在以后,如不答应,灾在眼前。一时难以决定,便说还是听父亲安排,自己不敢做主,求魏忠贤出个主意。魏说:"这好办,你快写封信,我马上送到太翁那里。"

当晚,于翁梦见亡父,像从前那样给他上课,还出了两道题,一是"孔子曰诸",一是"归洁其身而已矣"。他正构思作答,忽被敲门声惊醒,得到儿子的信,幡然大悟。于是复信许婚,附言病重,叫儿子快回。肃宁远离京城四百多里,回信送到时,天微亮,演戏还没散场。于生匆匆整装待发,途中,官吏陆续迎接款待。到家后,于氏父子都称有病,不再露面。这一年是天启四年。

三年后,魏忠贤垮台,于氏竟免受牵连。事情定下来后,于翁坐车郊游,说:"我闭门三年,只换来今天的看花喝酒,好险啊!"于生临走时,魏忠贤交给他一幅小像,说:"先叫新娘认认我。"于氏和我家是表亲,小时候我见过这幅小像。魏忠贤身材高大细长,脸色白中有红,颧骨凸起,脸颊很窄,眼光像喝醉了酒一样,好像有点肿。眉毛以上呈微红色。衣服绯红色,座旁的几案上,摆了九颗金印。

道　　士

杜林镇土神祠的道士,梦见土神说话道:"这里的事务繁重之极,我失

于呵禁护卫,以致传播瘟疫误入孝子节妇的家里,损伤幼童。现在削职去了。新来的神性格严厉,你好好地侍奉他,恐怕不像我的姑息宽容了。”道士以为是春梦不足为凭,很不介意。

过了几天,酒醉躺在神座的旁边,得了寒邪的病症,几乎垮掉了。

月下女

景州知府戈桐园在朔平任职时,有一幕僚在夜里睡醒。明月满窗,见一个女子坐在几案旁,心虚,于是喊来奴仆。女子摇手说:“我住这里很久了,只是你没见过我而已。今天偶然躲闪不及,何必吓成这个样子。”幕僚喊奴仆喊得更急。女子莞尔一笑:“如果想害你,难道奴仆救得了你?”说完抖一抖衣服很快站起,如风过窗,一会儿不见了。

泥塑判官

颍州的明经吴跃鸣说,他家乡老儒生林生,为人规矩,曾在神庙读书。神庙宽敞,租住的人也多。林某生性孤僻,也不大和人交往。

一天,半夜睡不着,便在月光下散步,过来一位客人和他闲谈。林某正感寂寞,便请客人进屋畅谈。客人谈话很有条理。话中谈到因果报应之事。林某说:“圣人做善事,都无所求,有所求则所做善事虽然合乎天理,但他的心已经是人的欲望了。所以佛家说的福贵,君子是不谈论的。”

客人说:“先生真正是儒家的看法。此看法可以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则不行。要求君子可以,要求天下人则不行。圣人说教化,是为了要人为善,不能为善的,要引导他、奖励他为善;不肯为善的,要驱赶他、逼迫他为善,于是便产生了刑赏制度。如果为了得赏而为善,那么圣人也会承认,

而不会责备他为了得赏;如因怕刑罚而为善,圣人也会承认这种善,而不会责备他为了免于受罚而行善。如果通过刑赏能使人们遵循天理,却又责怪贪图奖赏、害怕刑罚的人出于私欲,那就等于说不用刑罚奖赏激励人不好,用刑罚奖赏激励人也不好。这样,人们就无所适从了。况且,既然把向往奖赏、逃避刑罚称之为私欲,而又用刑赏来激励人,人们要说实际上是圣人用私欲来引导百姓。有这个道理吗?天下有智慧的人少而凡人多,所以圣人的奖罚,是为中等以下的人设立的。佛家的因果观也如此。儒、佛的宗旨虽然不同,但它们都教人为善,这一点是相同的。先生用董仲舒谋利计功的观点来驳斥佛家的因果观,难道还要对圣人的刑赏措施一同驳倒吗?先生只看到和尚劝人布施,可以得福,又引诱愚民吃斋烧香,说这是行善,可以得福,反之就是不行善,必定获罪,由此认为佛家的因果观是迷惑大众的。殊不知,佛家所谓善恶和儒家一样;所谓善恶报应也和儒家无二。"

林某不大服气,还要进一步阐述自家的看法,不知不觉,天已快亮了。客人起身要走,林某苦心挽留。客人忽然挺直身子一动不动了,细看,原来是庙里的一尊泥塑判官。

冥吏答问

族祖雷阳公说,过去有个人遇见了冥吏,问命运是不是注定的。冥吏说是。不过是特指坎坷、通达和特别短命、长寿等,至于唐代小说中所说预知人吃什么,都是术士猜谜的把戏。如果把凡此种种小事也都记录下来,那么即使以大地为书架,恐怕也难以装下这么多簿籍。

这人又问定数会变吗?冥吏说能变,大善能变、大恶能变。

这人又问,谁来定谁来变?冥吏说:"自己定,自己变。"

这人问,为何报应有的灵有的不灵?冥吏说:"人间以一生论善恶,祸福也以一生论。阴司论善恶则兼顾前生,论祸福则兼顾后生,所以似乎有时不能一事一报应。"

这人问,为何报应不一样？冥吏说:“这因各人的本命不同而不同。比如说人事,同样升官,尚书升一级就当了宰相,典史升一级不过是个主簿。同样降级,如果和升级的相比,那么不加级,就等于降级了,所以事情相同而报应有时不同。”

这人问,为何不叫人先知道定数？小鬼说:“情况不允许这样。如果让人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人间就没有什么事了,那么,诸葛亮就成了多事的人了,唐代六个大臣就成了知天命的人了。”

这人问,为何又叫人偶尔知道一些？小鬼说:“不偶尔彰明报应之理,那么有人会觉得没有鬼神而肆无忌惮了。”

鬼神颠倒

先父姚安公曾评论:“这可能是雷阳公的看法,而托冥吏的口说出来。然从道理上说,也应该是这么回事。”

先父姚安公有个仆人,虽外表老实忠厚,其实心计最深。一日,他趁主人要求他帮忙之机,夸大其词巧言勒索了十多两银子。他的妻子外表上看是个贞妇,男人不敢靠近,暗地里却与他人通奸。她拿了这十两银子与奸夫一同逃走。十多天后,两人被抓获,夫妇二人的事情败露了。

我们兄弟深感快意,姚安公说:“两事互相牵连,怎么如此巧。可能有鬼神在介入其中,鬼神的介入,难道就是博人欢心吗？不是,这是向人示警。所以遇到这种事,应生戒心,不应只生欢心。

甲和乙是朋友,甲住下口,乙住泊镇,相距三十里。乙的妻子有事到甲家,甲把她灌醉奸污了她。乙有苦难言,反而向甲表示谢意。甲的妻子渡河翻了船,急流将其冲到乙的门前,被人救起,乙认出是甲妻,扶回家,也留宿灌醉奸污了她。甲心里知道也说不出口,反而要表谢意。邻居老太太暗中知道了此事,便合掌念经:‘竟有这种事啊,太可怕了。’她的儿子正在帮人提供伪证打官司,她便亲自把儿子叫了回来。你们能做到老太太这样,就不错了。”

亡叔寄语

四川毛公振翧担任河间府同知时，说他的家乡人有天傍晚在山间行走时，避雨进入一座废弃的祠庙，已经先有一个人坐在屋檐下面。仔细一看，乃是他亡故的叔父，惊怕要想逃避，他的叔父急忙止住他说："因为有事情告诉你，所以等待。不会祸害你，你不要害怕。我死去之后，你的叔母失去你祖母的欢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挨打。你的叔母虽然顺从忍受不抗拒，但是心里怀着怨气仇恨，在没有人的地方偷偷地咒骂。我在阴曹地府做差役，看到土地神行文通报多次了。要靠你传话，劝诫她悔改。如果不知道悔悟，恐怕难免要堕入地狱啊。"说完就消失了。

乡人回来告诉他的叔母，她虽然坚决遮饰说没有，但是惶恐不安地变了脸色，好像无地自容。可知鬼的话语不是乱说的了。

鬼　囚

毛公又说，有人夜里行走，碰到一人样子像里长，锁拘着一个囚犯，坐在树下。于是并坐一起暂时歇息。囚犯哭泣个不停，里长鞭打他。这人意中不忍，从旁边劝说阻止。里长说："这是个凶狠狡猾的魁首，生平所摆布排挤的不止几百人。阴司判他七世变猪身，我押他前去投生。您为什么要怜悯呢？"这个人惶恐地起身。两个鬼也一下子隐去了形迹。

卷三　滦阳消夏录(三)

大蝎虎

俞提督金鳌说,他曾经夜间行走在辟展的戈壁中(戈壁,是碎沙乱石不生水草的地方,就是瀚海),远远见到一个高差不多一丈的东西,像人又不像人,急急地追赶他。他就弯弓搭箭,射中了它的胸部,扑倒又起来。再射它,才向前跌倒。靠近观看,乃是一只大蝎虎。它竟然能够像人一样地站立行走,怪啊!

林中黑气

昌吉地区叛乱,抓获的叛乱分子都杀死在城区树林。那是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的事。后来林子里有好几团黑气,往来迅猛,走夜路的人一碰到它准迷路。

我认为这是凶恶的魂魄集聚一块儿,形成妖气。就像毒蛇虽死,余毒还沾在草木上一样,没什么奇怪的。凡是阴邪之气,遇到阳风之气就消散了。月夜,派几个军士埋伏,用火枪射击黑气,黑气便消散了。

关帝祠马

乌鲁木齐关帝祠有马，是市上的商贾施舍用来供神的。曾经自己在山林中吃草，不回马厩。每到初一、十五桑神，必定黎明时先立在祠门外，直立不动如同泥塑，所站立的地方，尺寸不差。碰到小的月份，它的到来也不失期。祭祀完毕，仍然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我说是道士先引到祠外，神化他的说法罢了。庚寅年二月初一，我到祠稍早，确实见到它从下着雪的沙石地上漫步而来，贴着耳朵站立在祠门外面。雪中绝对没有人迹，这也奇了。

老　　儒

淮镇在献县东面五十五里处，就是《金史》中所称的槐家镇。有一位姓马的，家中忽然出现变幻怪异的事情：半夜时或者有瓦片石块抛掷，或者有呜呜的鬼叫声，或是无人的地方突然冒出火来；骚扰了一年多没有停止。主人祷告祭神也无效，于是另买一所房子搬走了。有租住这所房子的人，照样被骚扰戏弄，不久也搬走了。因此便没有人敢再来居住。

有位老儒士不信这种事，用低价买了那所房子，选好日子搬进去居住，竟安静无异常。有些人便说是他的品德能制服妖魔。过了不久，有个刁猾贼人上门和老儒争执辱骂，于是人们才知道这所房子的种种变幻怪异，都是老儒士用钱买通那贼人在夜里干的，并非真的有鬼魅。

先父姚安公说："鬼魅也不过会变幻罢了。老儒士能够玩弄这样的伎俩，即使称他是真鬼魅也可以了。"

斋　　僧

乾隆己卯年七月,姚安公在苑家口遇到一个和尚,和尚合掌行礼说:"相别已有七十三年了,不请我吃一顿斋饭叙叙旧吗?"恰好旅舍卖的都是素食,两人便一起进餐。姚安公问和尚高龄,和尚打开行囊拿出一份度牒。度牒是明代成化二年签发的。姚安公又问传到他这一代共有多少代了。和尚马上把它收进布囊,说:"先生怀疑我,不用再说了。"饭没吃完便走了,最终不知这和尚是真是假。

姚安公曾以这件事来告诫我说:"士大夫们好奇,往往受这类人的拖累,即使真仙真佛,我也宁可错过。"

夜闻琴棋声

我家假山上的一座小楼有狐狸,住了五十多年了。人不上楼,狐狸也不下来。常常看到窗户无风自己开合。楼的北面有个绿意轩,老树阴森,是夏天乘凉的佳处。

乾隆十三年七月,忽然间听到里面传来琴声、棋声。仆人告诉姚安公。姚安公知道是狐狸所为,毫不介意,只对仆人说:"这比你们喝酒赌博好多了。"第二天,姚安公告诉我:"海客如果无意捉海鸥,那么就可以和它们一起游戏。我和狐狸彼此相处久了,对它还是应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为好。"直到如今,那狐狸也没有闹过什么妖。

文雅之狐

乾隆三十二年春天,我带全家来到京城。因为虎坊桥的旧宅没赎回,便暂住钱香树先生的一座空房里,听说该房楼上有狐狸,里面锁着杂物,一般人也不上去。我开玩笑在墙上贴了一首诗:"草草移家偶遇君,一楼上下且平分,耽诗自是书生癖,彻夜吟哦厌莫闻。"

一日,侍女上楼开锁拿东西,大喊出了怪事。我跑去看,只见地上尽是尘土,画满了荷花,亭亭玉立,极有功底。于是,我铺开文房四宝,又在墙上写了一首诗:"仙人果是好楼居,文采风流我不如。新得吴笺三十幅,可能一一画芙蕖。"几天后开门查看,纸笔原封不动。

我把这事告诉了裘文达,裘文达说:"书香世家的狐狸,到底文雅些。"

祈　梦

冯树楠河间人,略通文墨,在京城住了十多年,穷困潦倒,每次遇到机会,却总是没有成就。他找别人帮忙,都满口答应,就是不见行动。抑郁不乐,便去吕洞宾祠中祈祷。

夜里,梦见一人对他说:"不要埋怨人情冷漠,一切因缘皆由自己造成,你前生喜欢说空话博得人们的尊敬,遇到善事,明知办不成,却再三怂恿他人去做,令人感激你的热心。遇到罪人,你明知罪不可赦,也为他申诉辩护,让人感激你的义举。这样做虽然对别人没多大好处或坏处,但你把恩义都揽到自己身上,而把怨恨都推给别人,过于投机取巧。况且,你在倡导某项好事或替人申诉时,你都是局外人,承担利害是他人的事。如

利害之事稍稍涉及于你,你躲也躲不了。你眼睁睁看当事人处于困境,本是举手之劳,你却怕麻烦不去帮他。你这种心思我不说你心里也有数。由此看来,别人对你表面热情而实则冷漠,外表关心内心淡然,你说应该还是不应该?鬼神对人的要求是:做一两件坏事,还可以善行相抵。但若心术不正,就是罪大恶极,阴间的法律不能包容。你这辈子就这个样了,下辈子好好修行吧。"

后来,冯树楠果然终生饥寒交迫。

仆　辩

史松涛先生,名茂,华州人。官做到太常寺卿,同先父姚安公是好友。我十四五岁时,回忆他同先父姚安公谈论一件事说:某公曾鞭打死了一个干练的仆人。这仆人后来附在一个痴呆的婢女身上同某公争辩说:"奴仆舞弊应当死,但是主人杀奴仆,奴仆实在不甘心。主人高高的爵位、优厚的俸禄,不超过奴仆的受恩吗?接受钱财,出卖官爵,积累银两到了多少万,不超过奴仆的收受贿赂吗?某件事某件事,颠倒是非,一进一出,生死变化,不超过奴仆的窃弄权柄吗?主人可以辜负国家,为什么责备奴仆辜负主人呢?主人杀奴仆,奴仆实在不甘心。"某公发怒而打他,仆人还呜呜地哭个不停。后来某公也不得善终。

松涛先生对此叹息说:"我辈断断乎不至于这样,但是同进同退随大流,坐享俸钱,而每每责备童仆婢女无所事事,岂不是人家口里不言,心中也要讥笑吗?"

依样葫芦

京城李某因贩枣常到邻县去。一次偷偷拐了房东的少妇来。到了家,他妻子已先一步跟人跑了。李某自我安慰说:“幸亏带了个女人来,不然成了光棍。”人们算了一下,他妻子私奔的时候,正是这个少妇跟李某走的第二天。这恰恰是对李某的报应,他却蒙在鼓里,洋洋自得。不久,这个少妇不愿住在农村,又跟人跑了。李某这才茫然不知所措。

后来,少妇的先夫跟踪到京城,要告李某。李某死不承认,因为少妇已走,没留下证据。正在吵闹中,听说村里有个术士能请神仙,大家说:“去问问神仙吧。”神仙写了首诗:“鸳鸯梦好两欢娱,记否罗敷自有夫。今日相逢相一笑,分明依样画葫芦。”先夫知趣地走了。据两县交界的人说,那个少妇也是房东拐来的,她早已有丈夫。

荔　　姐

满老太婆是我弟弟的奶妈,她有个女儿名叫荔姐,嫁给附近村子的居民为妻。有一天,荔姐听说母亲病了,心中焦急,也不等丈夫同行,便狼狈地奔向母家。

当时天已经黑了,只有缺月透着点微光。她一回头,见后边有个人急急地追来。荔姐估摸着这是个强暴之徒,可这旷野之中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呼救。于是,她就藏身在一座坟墓边的白杨树下,取下簪子和耳环揣人怀里,然后解下衣带系在脖子上,披散头发,吐出舌头,瞪大眼睛直勾勾地朝前凝视,等待来人。那人将要走近了,她不仅不躲避,反而招呼那人坐下。那人近前一看,以为是个吊死鬼,顿时吓得跌倒在地上起不来。荔姐

趁这机会拼命飞跑,终于避免了侵害。

当荔姐踏入家门时,全家人见她这副模样,不禁大吃一惊。随后慢慢问清事情经过,大家又气恼又觉得可笑。正在议论要向邻居追查那个狂徒,第二天,便听见村子里闹哄哄地传开了,说是某家一个少年遇鬼中了邪,那鬼现在还跟在他身边,他已发疯并说胡话了。后来,他家为他请医服药,请道士画驱鬼逐邪的符箓,但都没有效。这少年竟终身得了癫痫病。

这病或许是因为恐怖之余,妖邪乘虚而侵袭了他,或许这一切景象,都是那少年心中的幻觉造成的,或许是神明要谴责坏人,暗中夺去了他的魂魄。究竟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无论怎样,此事都可以成为轻薄少年的鉴戒。

铁　案

唐执玉制府曾复审一件杀人案,案子已经定了。一夜,唐点起蜡烛独坐,忽然隐约听到哭泣声,好像逐渐靠近窗户。他叫婢女出去看看,只听大叫一声,婢女跌倒在地。唐执玉撩开门帘出来,便见一鬼满身鲜血跪在堂阶下。唐执玉大声呵斥它。鬼叩头道:"杀我的是某甲,县官却错判是某乙。这个仇不报,我是不能闭眼的。"唐执玉说道:"知道了。"那鬼便走了。

第二天,唐执玉亲自提审。案中众人供认死者的衣服鞋子,与他昨晚所见的鬼穿戴完全相同。于是唐执玉更加相信鬼的申诉,竟按它的指控改判某甲是凶手。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举出种种理由申辩,但唐执玉始终认为南山可移,这个案子是不能翻的了。他的幕客怀疑另有缘故,委婉曲折地询问唐执玉,唐这才将那晚的事从头到尾说了。幕客听了,也没有什么办法。

一夜,幕客求见唐执玉,问道:"鬼是从哪里来的?"答道:"它自己来到阶下。"幕客又问:"鬼从哪里走的?"答道:"忽然翻过墙头走了。"幕客

道:“凡是鬼都只有形状而没有实质,它离开的时候应该是飘然隐没,不应该是翻墙而走。”于是,两人便一同到翻墙的地方寻看。虽然墙上的瓦没有破裂,但刚刚下过雨,几重屋面上都隐约有泥迹,泥迹直到外院墙落地。幕客指着这些痕迹给唐执玉看,说道:“这必定是罪犯买通身手快捷的盗贼干的。”

唐沉思之后,恍然大悟,决定仍维持县官原来的判决。他隐瞒了这件事,也没再对这骗局加以追究。

僧之诈

景城村南边有座破落佛寺,四周没有住户。寺里只有一个和尚带着两个徒弟掌管香火,他们都蠢钝得像乡下的雇工,见了人不懂得行礼。但这几个和尚实际上诡诈得很,他们暗中买来松香,用火炼成粉末,夜里用纸卷起来点燃撒向空中,焰火四射。人们望见前往询问,却见师徒正关门熟睡,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事。师徒等又暗中买来戏台上的佛衣,做成菩萨、罗汉的模样,月夜时,将它们或竖立在屋脊上,或隐约掩映于寺门树下。人们望见前去询问,他们也说没有见到。

有人将所见到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就合掌说道:“佛在西天,到这破落寺院做什么?现在官府正禁白莲教,我和先生们无冤无仇,何必造出这些事来害我?”人们于是更加相信那是佛的显灵,布施也一天天多起来。但寺院却一天天破败,他们也不肯修葺一瓦一椽,说:“这里的人喜欢制造流言飞语,常说这寺院出许多怪异的事。我们如果再加装修,那么,造谣惑众的人就更会有借口了。”

过了十多年,他们渐渐富起来了。一天,强盗忽然光顾了他们的屋子,师徒都被拷打致死,他们的全部财物也都被拿走。官员们检查所剩下的袋子箱箧,发现有松香、戏服等物品,这才领悟到他们的奸计。这是前朝明崇祯末年的事。

先高祖厚斋公说,“这个和尚用不故意迷惑人的手段来迷惑人,也算

是十分巧妙了。但是用迷惑方法得来的东西,正好又用来害了自己。从这一点看,即使说他是最笨拙的人也可以的。"

老僧说

有个书生深爱着一个童男,两人爱得像夫妻一样。童男病重将死,依依不忍诀别。断了气,他还紧握书生的手腕,使劲才掰开。后来书生常在梦里、灯下、月下见到他,再后来,大白天也能见到他。见到他时,相距总有七八尺远。问他也不回答,叫他也不前往,靠近他,他就后退。书生因此得了心病,驱符念咒也无济于事。书生的父亲叫他暂住在寺庙里,认为鬼不敢闯入佛门圣地。书生住进庙里,病情依旧。

一个老僧说:"人世种种孽障,都源于心中。这个少年,是心招来的,这不是少年的本身,而是心中的幻影。只要心无杂念,一切都将消失。"另一个老僧说:"法师对下等人说上等法,他没有定力,心怎能空下来? 正如只讲病症。而不用药加以调理一样。"

于是,老僧对书生说:"孽障纠缠一起,像草生根一样。比如有东西在孔眼里,能用楔子顶出来,楔子挤满孔眼,东西自然就出来了。你应该想想,那个少年死后,他的身体慢慢僵硬、膨胀,然后发臭,然后溃烂,最后有尸虫在里面蠕动,渐渐五脏六腑开裂,血肉狼藉,什么颜色都有,他的相貌也渐渐改变,变得像夜叉一样难看,这样心就有恐怖的念头。再想想,这个少年如果还在,一天天长大,渐渐魁梧,不再有媚态,然后长出胡须,然后胡须坚硬如铁,然后脸色变黑,然后头发斑白,然后两鬓如霜,然后头秃齿落,然后弯腰驼背,然后咳嗽流涕,脏得不敢靠近,这样心就有了厌恶的念头。再想想,这个少年先死了,当然是我怀念他。要是我先死,他的相貌迷人,一定有人勾引他,威逼利诱,他未必和节妇一样守住贞操。一旦被人勾引和别人同床共枕,我活着的时候,他对我说的种种淫话,做的种种媚态,都会照样用到新人身上,以恣情纵乐。从前和我的种种恩爱,都如过眼云烟,不留一点痕迹。这样心就有愤恨的念头。再想想,如果这个

少年还在,或者恃宠狂傲,叫我不堪忍受。偶尔触犯了他,就来当面谩骂。或者我财产不足以满足他的要求,就会生出异心,脸色冷淡。或者贪求他人富贵,弃我而去,再见我面时像见了路人一样,心就自然有怨恨的念头。上述种种念头此起彼伏,那么心中就没有空闲的地方了。心中没空闲的地方,那一切爱欲就无处萌生,一切魔障,也就不必驱除便自行消失了。”

书生听从他的教诲,在此后的几天里,有时见到那个少年,有时见不到。又过了几天,就没有那少年的影像了。书生病好后特去拜谢这两位和尚,寺里却没有这两人。有人说是古佛显灵,有人说是外地来的云游和尚,萍水相逢,可能已拄着拐杖到别处去了。

卖面妇人

先母太夫人的乳母廖氏说:沧州马落坡有个女人以卖面为业,拿赚下的面奉养婆婆。因为贫穷养不起驴子,经常自己推磨,夜夜要磨到四更天。婆婆死了以后,上坟归来,在路上碰到两个少女。迎过来笑着说:“同住了二十多年,还有点面熟吗?”女人感到惊讶,不知道如何回答。两个少女说:“嫂嫂不要惊讶,我姊妹都是狐狸精,被嫂嫂的孝心所感动,每夜帮助嫂嫂推磨。没有料到为天帝所赞许,由于这个功德,得以参悟成了正果。现在嫂嫂奉养婆婆的事情已完,我姊妹也登仙去了。恭敬地前来道别,并且感谢对我们的提拔携带。”说完,像一阵风似的离去,转眼之间已经不见。女人回来,再推她的磨,则力气几乎不能胜任,不再像过去那样地运转自如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译成汉语就是好围场之意。我在此地时,有个笔帖式,也叫乌鲁木齐。他取这个名字时,是在平定西域前二十多年。他说他初生时,父亲梦见祖父说:“你的儿子应该叫乌鲁木齐。”并用指头画出这几个字给他父亲看。他父亲醒来后不明白其中含义。但梦中之事历历在目,便起了这个名。不料,他今天果然到了乌鲁木齐,是否会一辈子在这儿呢? 乌鲁木齐后来升任房主事,果然死在官职上。自从他从军来这儿到死去,始终也没离开过这儿。命运都是注定的,难道不相信吗?

巴　　拉

乌鲁木齐又说,有个名叫巴拉的仆人,从军出征时,每次遇到敌人都奋力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乱箭穿过他的左颊,箭头从右耳后穿出,他还奋力砍倒一个敌人,与他同归于尽。

后来乌鲁木齐到孤穆第办事,梦见巴拉来拜见。他衣冠整齐,一点儿也不像杂役。乌鲁木齐梦中忘了他已死去,问他在何处,如今要上哪儿去。巴拉说:“奉命出去办事路过这儿,偶然遇到了主人,来叙叙旧情。”问他怎么当了官,他说,天帝非常看重忠孝节义,凡是为国捐躯的人,即使是仆从奴隶,若生前没做过坏事,阴间必给他一份职位;生前做过坏事的,也可以抵罪转世。他现任博克达山神的部将,官品等于骁骑校。问他到哪儿去,他说去昌吉。问他去干什么,他说带有文书,但不知其中写的什么。乌鲁木齐猛然醒来,话音似还在耳旁。

这时是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到了八月十六日,昌吉就发生了变乱,乌

鲁木齐说鬼也不敢事先泄露消息。

绣花鞋

昌吉修筑城墙时，掘地到五尺多，得到红纻丝的绣花女鞋一只，制作精致，还没有完全朽烂。我的乌鲁木齐杂诗说："筑城掘土土深深，邪许相呼万杵音。怪事一声齐注目，半钩新月藓花侵。"就是吟咏这件事情的。入土到了五尺多，最近也须要几十年，为什么不坏？额鲁特女子不缠脚，为什么能做成弯曲如弓的样子，只有三寸光景？这必定有它的缘故，现在不得而知了。

郭六

郭六是淮镇的农家妇女，不知是因她丈夫姓郭还是父亲姓郭，反正大家都叫她郭六。雍正二三年间，发生大饥荒，她丈夫觉得无法活下去，便出门到外地去谋生。临行时，给妻子跪下叩头说："父母年老多病，就托给你了。"

郭六貌美俏丽，同乡的年轻人见她挨饿，便用金钱诱惑她，她毫不动心，只靠做女红挣钱养活公婆。不久，靠女红也难以维持生计了，她便请来乡亲们，叩头说："我丈夫把父母托付我，如今我已无能为力了。若不作其他打算，都得饿死。邻居们若能帮我就帮帮我。若不能，我只好卖身养活父母，大家不要讥笑我。"乡亲们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渐渐都躲散开了。郭六痛哭着告诉公婆，然后公然与浪荡公子鬼混。她暗中积攒卖身钱，又买进了一个女子，对她严加防范，禁止她与外人见面。有人说郭六想用这个女子来挣大钱，她也不争辩。

过了三年多,她丈夫回来。刚寒暄完,郭六便和丈夫见公婆,说:“父母都还健在,今天就交给你了。”又带她养的女子见丈夫,说:“我的身子已被人家污了,不能忍耻与你相处。我已为你另外娶了一个女子,今天也交给你。”丈夫惊讶得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郭六又说要到厨房去做饭,便在厨房里自杀了。

县令来验尸,郭六眼睛圆睁不肯闭上。县令把郭六葬在祖坟里,以后不能与她丈夫合葬,理由是“不合葬表示与丈夫断了关系,葬入祖坟,彰显她孝敬公婆”。郭六的眼睛仍然不闭。公婆哀泣道:“她本是个贞妇,因我两人她才到这一地步。儿子不能养父母,反叫媳妇养。身为男人委托父母给妇人,路人也会理解她一片苦心。断绝了关系是谁的过错?这是我家私事,官府不用参与!”说完,郭六的眼睛闭上了。

当时邻居议论纷纷,看法很不一致。我先祖宠予公说:“节和孝都很重要。但节和孝又不能两全,这件事的是非,非圣贤不能判断,我不敢发表意见。”

死有所憾

有位御史伏法处死后,有位审判官白天坐着打瞌睡,仿佛梦到了这位御史,他惊问:“你有冤吗?”御史回答:“御史受贿上奏章,依法应当处死,并无冤屈。”审判官说:“不冤枉为何前来?”御史答:“我怨你。”审判官说:“审判官有七八个人,与你有交情的也有两三人,为何只怨我一人?”御史答:“我和你一直有罅隙,这只是仕途进取上的争执罢了,又不是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在我对证时,你虽然避嫌不说话,但表情很是得意。定案后,你虽然也说些空话安慰我,而话中却有幸灾乐祸之意。别人依法置我于死地,你却因与我有怨隙看到我死而高兴,患难之际,这种事最伤人心。我怎能不恨你?”审判官惊恐地问:“那么你想来报复我吗?”御史说:“我依法该死,怎么能报复你?况且你居心不良,自然不会长久享福,也不必要我报复。我只是心中不平,让你知道而已!”

对方说完，审判官似梦非梦，睁开眼，御史已不在了，桌上的签还冒着热气。

后来，他的亲人见他整日若有所失像丢了魂似的，私下问他怎么了。他说了事情的原委，叹气道："真幸运，我没有落井下石，尽管如此，他还如此恨我。"曾子说："要哀怜别人的困境，不要高兴，不是这样的吗？"审判官的亲人向人讲了这事，也叹息道："人一有私心，即便判决正确也不服，何况判决不当的人呢？"

冤　家

程编修鱼门说："怨仇忌恨对于人可厉害了！宋小岩死前，把一张信纸寄给他的朋友说：'白骨可成尘，游魂终不散。黄泉业镜台，待汝来相见。'我亲眼见到的。他那朋友死前，用手拍着床说：'宋公且坐。'我也是亲眼见到的。"

多　事

相传某公奉命归宋，途中住在旅舍。当时院里菊花正开，某公在花下散步，看见一个小孩隐现在稀疏的竹林里，大约十四五岁，端丽尔雅，像个打扮过的女孩。一问方知是馆舍老板的儿子。某公叫小孩过来说话，小孩很聪明。某公拿出一把扇子赠给他，他目光流连，脉脉含情。某公很喜欢他的聪颖秀丽，便留下他说些温软的情语。

恰好某公的奴仆都不在，小孩便跪下来拉着某公的衣服说："承蒙您不讨厌我，我也不隐瞒真情了。我父亲含冤下狱，有您一句话就可以救他，若肯帮忙，我就把身子给您。"小孩刚要从袖子里拿状纸，忽然一阵暴

风吹开了六扇窗,差点被奴仆们看见两人的隐私。某公心生疑惑,急忙叫小孩走开,说:“晚上再慢慢说。”随即草率地命令驾车出发。

后查知这是一件土豪杀人案,土豪狗急跳墙没有办法,于是贿赂乡官带着某公住在土豪家。又暗地买了一个小孩,并买通了左右的人,装作是自己的儿子,然后又贿赂某公的奴仆离开,这才发生了刚才的一幕,不料冤魂出来干预,计谋没有得逞。

裘文达先生曾说:“某公有时爱管闲事,几乎上当。士大夫的一行一言,应该慎重。若某公当时面色严肃如包黑子,怎么会让对方钻空子呢?”

村　女

明代崇祯末年,孟村有个强盗四处抢掠,一次见一个俏丽少女,便抓了她和她的父母。这女子不愿让他玷污,他就把她父母绑起来,施以炮烙之刑。父母悲惨哭叫,叫女儿依从强盗。女儿说先放了父母她才肯依从。强盗知道她欺骗他,说一定要先服从自己才肯放人。这女子猛冲过去奋力打强盗的耳光,最后和父母一起被害,尸体被丢到野外。

后来,强盗与官兵打仗,马到了她的尸体旁便吓得不肯前进,于是掉进水坑被活捉了。这是少女的魂在显灵了,可惜她的名字已无从考证。

有人论及此事,认为没出嫁应当听从父母的话。父母叫她依顺强盗,她却成就自己的名声,而不顾父母正遭惨刑,这女子似乎过于残忍。还有人说,父母的话也看是否正确。依从大盗不能和出嫁同日而语。难道父母叫女儿去当妓女,女儿就去当吗?这个女子似乎无罪。

先父姚安公说:“这事和郭六的事正相反,怎么评价都可以讲出几分道理来。但心里实在不敢相信任何一方。不吃有毒的马肝,不能说不知道马肝的滋味。”

泥古者戒

刘羽冲，他的名字已不知道，是沧州人氏。我死去的高祖父厚斋公曾经经常和他诗词唱和。他性情孤僻，喜欢讲求古代的典章制度，其实是不切实际行不通的。他曾请董天士为自己画画，又托厚斋公题诗。其中一幅《秋林读书》的画，厚斋公题的是："兀坐秋树根，块然无与伍。不知读何书，但见须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谱。"就是因为要规劝他才这样题的。

刘羽冲偶然得到一部兵书，伏案读了一年，自认为可以带兵十万了。刚巧这时发生了土寇变乱，刘羽冲自行训练乡兵与他们战斗，结果整个队伍溃败，自己也几乎被擒。他又得到过古代兴修水利的书，伏案读了一年，自认为可以使千里之地变成肥沃的土壤，于是绘图列上措施呈给州长官。州官也是个喜欢多事的人，便叫刘羽冲在一个村子里试行。田间水渠刚刚修完，就发大水了，水顺着沟渠灌入，全村的人几乎都成了水里的鱼。

从此，刘羽冲抑郁不得意，常独自在庭院台阶上走来走去，摇头自语道："古人难道会骗我吗？"就这样，每天念叨千百次，都只是这一句话。不久，他便发病死了。以后，每逢风清月白之夜，常见到他的魂魄在墓前的松柏树下，摇着头独自走来走去。人们侧耳细听，所念叨的仍是这一句话。有人取笑他时，鬼魂便突然隐灭。第二天去探看，他依然是那样。拘泥于古代成规的人是很愚蠢的，但怎么会愚蠢到这个地步呢？

阿文勤公曾教导我说："人满肚子都是书，是会误事的，肚里全无一卷书，也能误事。全国第一流的围棋手并不废弃旧传的棋谱，但不会固执依照旧谱。具有全国水平的医生不拘泥于古代的医方，但也不会背离古方。所以说：'神而明之，全在于运用它的人。'又说：'别人只能给你画圆的规、画方的矩，却不能使你手巧。'"

魏忠贤

明代魏忠贤的罪恶罄竹难书,史无前例。有人说,他知道自己必将垮台,因此偷偷养了匹骡子,能日行七百里,以备逃跑时用。他还暗中驯养了一个相貌酷似自己的人,作为替身。后来在阜城尤家店,他果然用替身救了自己的命。

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从天理来说,如果真有神仙,决不会饶恕他;从人事来说,魏忠贤专权七年,天下何人不认识他?假使他藏在旧党家,小人交友,势力没落就会背叛,肯定绑了他献出来。又假如他藏于荒僻之处,在农夫牧民之中,突然来了一个宦官,口音腔调相貌生活异于众人,必然引起他人的注意,用不了几天,必然走露风声。假如他想远逃到国外,像严世蕃私通日本,仇鸾私通谙达,而他则没有这样。况且有高山深海的阻隔,又有关塞的防守,他也插翅难逃。过去传说建文帝逃了,后世尚且将信将疑。建文帝虽说无德政,但还没传出去,人心仍向着他,旧臣遗老对他仍有一份忠诚。燕王依仗武力篡位,屠杀忠良,这是天下人所难以接受的,因此建文帝能够逃命,于理可通。魏忠贤罪恶滔天,人人都想捉到他才甘心。当时离明亡还有十五年,他在这长长的十五年中,怎么藏得住呢?所以他私自逃走的说法,我不敢苟同。

文安王岳芳说:"乾隆初年,县学里忽然响声大作,围绕文庙,闪电喷光,像一条条赤练游走。闪电十多次进了殿门又出来了。训导王著起说:'这里必有反常之事。'他冒雨进文庙一看,发现孔子的神位上趴着一条蜈蚣。把大蜈蚣夹出来扔在台阶前,一声霹雳将其劈死了,天突然放晴。查验蜈蚣的背上,有'魏忠贤'三个红字。"这个说法,我是相信的。

红柳娃

牧马人在乌鲁木齐的深山老林中常见一种侏儒，高只有一尺左右，男女老少都有。到红柳开花的时候，便折了柳枝盘成小圈戴在头上，然后结队跳舞，发出呦呦之声，像唱歌一样。有时他们到帐篷里偷食物，被人发现，就跪下哭泣；被捉住，就绝食自杀。放走他们，开始不敢走快，走几步就回头看看。如果追上去呵斥他，他便又跪下哭泣。等人走远了，约莫追不上他，他才跨涧越山而去。但始终不知他们的洞穴在哪儿。

侏儒不是木魅，也不是野兽，大概是僬侥国的小人之类，不知叫什么名。因为像小孩，喜欢戴红柳枝，所以称为“红柳娃”。

县丞丘天锦视察牧场，曾捉到一个，把他制成腊干带回来。仔细观察他的胡须眉发，和人一样。由此可知《山海经》中所谓竫人，确实存在。有极小的人就必然有极大的。《列子》中所谓龙伯之国，想必也确有其事。

雪　莲

雪莲生长在塞外的崇山峻岭的积雪中，形状像现在的洋菊，不过以莲命名而已。它总是成对生长。雄的稍大，雌的小些。但是它们并不生长在一起，也不同根，相距大概有一两丈远，发现了一株，另一株一定也能找到。大概它像菟丝、茯苓，是由同一种气变成的，因此相互吸引。发现雪莲后，人要不作声地走过去才能逮到。如果大呼小叫，它便会缩入雪中，不留丝毫痕迹，即使挖开雪也找不到。草木有灵，道理上是讲不通的。当地人说：山神怜惜雪莲。或许是这样的吧。

雪莲生长在极寒之地,而它的性质却是极热。因为阴阳二气中可能有一气偏强,但没有一气绝对强。阴气在外积,阳气就在内凝结。坎卦的卦象为一个阳夹在两阴之中,剥、复两卦是一个阳在五个阴的上面或下面,这就是雪莲的卦象。用雪莲泡酒当补药,服用后往往血气加热,行走紊乱。用来制作媚药,害人甚巨。天地间阴阳和谐,万物才能生长,人的阴阳谐调,脉络才会平和。所以《素问》中说:"阳气过甚则有害处,阴阳结合才畅顺。"自从朱震亨创立了阴阳平衡的学说,医家不顾它的本意,往往用苦寒药破坏阳气。张介宾等矫枉过正,偏于补阳。而人参、蓍草、肉桂、附子等药,用不好也可能致人死命,这是不知《易》中扶阳的道理所致。而乾卦的最上一爻,也提醒"亢龙有悔"。纵欲之风越来越兴盛,因而身体衰弱的人也多起来,调补易生小效。因而信的人多。

所以我说偏于伐阳的,近似韩非的刑名学,偏于补阴的,近于商鞅的富强术,开始用时都有效,但久而久之,积重难返,元气损伤,这两者是一个道理。雪莲不能补亏虚,也是这个道理。

风穴

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中所称风灾鬼难之域可能就是指现在辟展的吐鲁番。卜个人行走于吐鲁番沙漠之中,常常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一回答就随叫声而去,不再返还。又有风穴在南山,像井那么大,风不时从里面吹出,每次风出来,在数十里之外的地方,先听到波涛声,过了一两刻钟风才吹过来。风经过的地域,直径不过三四里,人可以赶快跑避开。若来不及,便可用粗绳将许多车连在一起。这样车被风吹得上下颠簸,好像大江里的一叶扁舟。如果只有一辆车,那么连车马带人和货物,都会被风卷起像一片树叶,轻飘飘不知要吹向哪里。这种风都是由南往北吹,过几天又由北往南,好像呼气吸气,一来一去。

我在乌鲁木齐时,接到从辟展转来的公文,说军校雷廷于某日连人带马被吹过岭北,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另外,昌吉的通判报告说,有天午时,

有个人从天上下来,他是特纳格尔遣送的犯人徐吉,被风刮来了。不久,特纳格尔的县丞报告,徐吉于当天逃走。算一算时间,则从九点到十二点,他已飞了二百余里。这事在这儿不算怪事,换了别地可就成了奇异新闻了。徐吉说,被风吹时如醉如梦,身子像车轮子一样旋转,眼睛睁不开,耳朵里好像有万鼓雷鸣,嘴和鼻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使了好半天的劲才能换过一口气来。

按《庄子》中说:天地吸呼之气叫做风。气无所不到,不应该有洞穴。大概是气偶然聚集,因此产生了这种反常现象,就像火气偶然聚在巴蜀,便生成火井,水脉偶然集于于阗,便成为黄河的源头一样。

修仙与读书

何励庵先生说,相传明末有个书生独自行走在丛生的草木间,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奇怪在空旷的野地里哪里能有这个。循声寻找,则一个老翁坐在墓地中间,旁边有十多只狐狸,各自捧书蹲身而坐。老翁看见他,起身迎接,那些狐狸都捧着书像人一样地站立。书生考虑既然懂得读书,必定不会有祸害。因而同他们以礼相见,席地而坐。问:“读书为了什么?”老翁说:“我们都是修仙的。凡狐狸的求仙有两条途径:其一是采精气,拜星斗,渐渐到了通灵变化,然后积年修炼而成正果,这是由妖而求仙。但是设或入了邪僻一路,就触犯了天条。这条路快速而危险。其一是先炼形成为人,既然得以成为人,然后讲习内丹,这是由人而求仙。虽然吞吐导引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长久地坚持,自然能够圆满。这条路曲折而安全。但是形体不能自变,是随心而变。所以先读圣贤的书,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心变化那么形体也就变化了。”

书生借他的书看,都是《五经》、《论语》、《孝经》、《孟子》之类,但只有经文而没有注解。问:“经不解释,何从讲解贯通?”老翁说:“我辈读书,只求明理。圣贤的言语,本来不艰深,口头讲授与接受,疏通解释词义,就可以知道它的义理要旨,要注解做什么?”书生奇怪他所持的议论怪

僻,惘惘然不知所对。姑且问他的寿数,答说:“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受经的日子,世上还没有刻版印刷的书。”又问:“经历了几个朝代,世事有没有同异?”答:“大都相差不太远。只是在唐朝以前,只有儒者。北宋以后,常听说某甲是圣贤,这点小有差别罢了。”书生无从估量,作揖而别。

后来在途中遇见这个老翁,要想同他说话,老翁却掉转头径自走了。

按,这大概是先生的寓言。先生曾经说:“用讲经文求取科第出身,残缺不全,将就应付,言词愈美而经愈是荒疏。用讲经文树立门户,众说纷纭,辩论驳难,说法愈详细而经也愈是荒疏。”他们的语意就像符节一样的符合。又曾经说:“凡是巧妙的手段方法,中间必然有不稳当的地方,如果步步踏实,即使小有失误,终不至于折臂伤足。”这同老翁所说的修仙的两条途径,也是同一个意思。

鬼乎仙乎

从江南来了一个扶乩者,他请来的神仙自称是卧虎山人。仙人从不讲吉凶,只与人唱诗和词,还能作画。画的不过是几叶竹子,几笔兰花,画法也仅是勾勒形体。他的诗清丽脱俗,我曾在神坛看过他的一首绝句:“爱杀嫣红映水开,小停白鹅一徘徊,花神怪我衣襟绿,才藉莓苔稳睡来。”又写咏舟诗,规定要有一个车字,写咏车诗,规定要有一个舟字,诗写道:“浅水潺潺二尺余,轻舟来往兴何如。回头岸上春泥滑,愁杀疲牛薄笨车。”“小车枥辘驾乌牛,载酒聊为陌上游。莫羡王孙全勒马,双轮徐转稳如舟。”其他的诗大同小异。问他的姓名,说:“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如果执意要问我的姓名,我就胡编一个应付。”

甲乙两人一起学习扶乩,叫他来,他也来。但他写的字大多不认识,原来是扶乩者手法不熟的原因。有一天,乙烧了符而仙没来。过了几天再次召仙,还是没来。后来仙降临甲家。甲问乙召仙不来的原因,仙的判词说:“人以孝悌为本,如果欠缺就不能做人。近来乙与哥哥分家,他私藏了一千两银子,还谎称父亲有债,兄弟俩应一起还,却把哥哥偿还的部分

据为己有，虽世外之人不管人间事，但决不想和这种人有什么联系。请代为转达此意，以后不要再召我。”仙又给甲下判词说：“你近来带回新鲜的果品，分给了所有的孩子吃，却忘记了孤侄，让他哭了一夜，虽然不是有心所为，但还是有歧视之心，以后再如此，我也不来了。”

姚安公说：“我读了他的诗词，以为是有灵气的鬼，听了上述的议论，似乎又是神仙了。”

孟夫人语

广西提督田公耕野，起初娶孟夫人，早死。田公做凉州总兵时，月夜独坐在官衙的房舍里，恍恍惚惚梦见夫人从树梢轻快地飘然而下，互相慰劳问候如同平时。她说：“我本来是天帝的女儿，命里注定应当做您的妻子，缘分满了仍然归去。现在经过这里相遇，也是余缘未完的缘故。”田公问：“我最终应当做什么官？”答：“官不止于现职，将要离任了。”问：“我寿数有多少？”答：“这个难说。您死时不在乡里，不在官衙，不在道路馆舍驿站，也不死于战争对阵，时候到了自然知道。”问：“死后还能相见吗？”答：“这个在您了，您努力升天，就可以相见，否则就不能了。”

田公后来讨伐叛乱的苗民，部队返回，死于行军的帐幕之下。

惩戒罗刹

奴仆魏藻，性格放荡轻佻，喜欢偷看妇女的身子。一日，在村外碰到一个少女，似曾相识而不知她的姓名地址，便和她调起情来；少女半推半就一言不发，目光脉脉有情，然后嘤咛一笑，转身朝西去了。

魏藻注视着她，少女又回眸一笑。魏便跟着她走。渐渐靠近了，少女

脸上飞起了一片红晕低声说:"来往的人多叫人看见难为情,你离开我半里跟着我。等到了家,我在墙外的车棚里等你,记住,枣树下拴着一头牛,旁边有一台碌碡的那家就到了。"之后,魏藻越走越远,傍晚将到李家洼,离自家已有二十里路。

下了一夜的雨,天气刚晴,路上稀泥还没见脚印。魏藻远远地望见少女钻进了车棚,他暗自高兴,急奔过去。少女背着他坐立,正要去拥抱,少女忽然转过头来,却长得像罗刹鬼一样,牙如锯齿手像铁钩,脸色墨黑,眼闪如电。魏藻吓得回身便逃。罗刹鬼在后面紧迫了二十多里,到了相国庄,已近晚上九点了。他知道是岳父家,撞开门,撞倒了一个少女,他也绊倒了,几个妇女乱哄哄跑来,拿着捣衣棒,一阵猛击,魏藻被打得说不出话,只是"我我"乱叫。不一会儿,一个老太太拿灯出来,才知是女婿。大家又惊又笑。

第二天,岳父用牛车送魏藻回家。卧床养伤两个多月。而魏藻在看见罗刹鬼那天,其他人并没看见,是不是他以邪召邪,狐鬼趁机要他呢?

先兄晴湖说:"魏藻从此再不敢寻花问柳,路上遇到妇女也低头走过去。把上面这件事看作是神灵的惩罚,也是合适不过的。"

堕井生还

有个姓卫的盲人所住之地离我家十余里。乾隆三年除夕,他走遍了常请他弹唱的人家,去辞旧岁。这些人家都送他一些食物礼品,他背着赠品回家。

半路上,盲人失足掉进一个枯井,这儿野旷路僻,又家家守岁,没有什么人,他喊干了嗓子,也没人来救。幸亏井下暖和,又有食物充饥,渴了还有水果。这样好几天没死。恰好屠户王以胜赶猪回家,离枯井半里左右时,猪忽然挣断绳子狂奔,也失足掉进井里。王以胜用绳子钩猪,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盲人。

这个枯井并不在屠户经过的路上,竟好像有谁故意让猪跑到那儿。

我哥哥晴湖问盲人在井里的情形。盲人说："那时万念俱灰，只等一死，只是牵挂卧病在床的老母还等我回去抚养，而今我连井都不能出去，大概这时已饿死了，于是我觉得心酸难挨。"我哥哥说："如果盲人没这个念头，王以胜的猪肯定不会挣断绳子。"

齐大脱险

齐大，是献县的大盗。曾经同众盗一起进行抢劫，其中一个强盗看到这家的女人美貌，逼着要奸污她。用刀威胁不从，就反绑她的手，缚在凳上，已经剥去她的下身衣服，叫两个强盗左右挟住她的脚了。齐大正在看庄（强盗的语言，称在屋上瞭望以防止救助的为看庄），听到女人的号叫，从屋脊跳下，挺着刀冲进来说："谁敢这样，我就和他同归于尽！"气势汹汹地要打斗，目光如同饿虎。就在这情势紧迫、其间不容发的时刻，由于齐大的到来，那女人才得以脱险。

后来，群盗一起被捕，同时被杀.只有齐大始终不能缉获。众盗说，官来追捕时，齐大其实就伏在马槽下面。兵丁差役都说，往来搜了几遍，只见槽下有枯竹一捆，约有十多根，积满尘土，污秽不堪，好像是抛弃放置了多年的东西。

僧问狐答

张贡生晴岚说，一所寺院的藏经阁上，有狐精居住，和尚们大多住宿在阁下。一天，正是酷热的天气，有一个打包僧（云游和尚）厌恶嘈杂，就搬了坐卧的用具到了阁上。和尚们忽然听到梁上狐精说话道："大家暂且各自回到房间去，我的家眷不少，将搬到阁下来住。"和尚问："久住阁上，

为什么忽然又要占据这里?”狐精答道:“和尚住在那里。”和尚问:“你躲避和尚吗?”狐精道:“和尚是佛子,怎么敢不回避?”又问:“我们不是和尚吗?”狐精不答,再三问他,才回答说:“你们自以为是和尚,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堂兄懋园听到后说:“这个狐精黑白分得太分明,但也可以使三教中人各自发深省。”

甲 乙 丙

甲见了乙妇长得俊俏,就想引诱她,便告诉丙。丙说:“她丈夫粗犷,有法子可想。如果你舍得花钱,我可以为你办好这件事。”于是找了个同村的浪荡子,给他以金钱,再三告诫道:“你须在大白天潜入乙家,要故意让乙发现,等被捉住后,你说是想偷东西。大白天不是偷盗之时,而且你的神情衣服也不见偷盗的迹象,那么他一定怀疑另有奸情,但你不要承认。等官府审问时再承认。那时不过戴枷锁吃板子,我会想办法使案子不了了之,你不会吃什么苦头的。”

这个浪荡子按丙的吩咐去做,果然案子最后不了了之。然而,乙竟把妻子休了。丙怕乙后悔,便怂恿妻方父母告乙,而丙又暗中贿赂了证人,这样妻方败诉。妻方恼恨,便把女儿又嫁了出去。乙也恼恨,听凭前妻嫁给了甲。而甲花大价钱把乙妻纳入妾。丙又教浪荡子反咬甲一口,揭发他的阴谋,而教甲花钱息事。算起来,丙前后共索钱财千两银子。

这时丙听说家庙举行祭典,尽力准备祭祀用具,打算去祈祷福寿。在这前一天晚上,庙祝梦见神说:“他准备丰盛的仪礼祭我,钱从何来?明天他来了,不准他进庙。不合礼仪的祭祀,鬼神尚不接受,何况是不合道义的祭祀?”第二天丙到庙前,庙祝遵守神的嘱咐,不让他进。丙大怒硬要进去。刚上台阶,抬东西的绊了一跤,祭祀的器具都摔坏在地。丙这才惊慌地回去了。

一年多后,甲死了。那个浪荡子因与甲是同谋,所以常往来于丙家,

后来将他的女儿诱拐跑了。丙恼恨而死，丙妻带着财产改嫁。他女儿和浪荡子逃到德州被人审出奸情，让官府遣送回原籍，杖责之后，官卖出去。当时丙的阴谋也已败露，乙恨极了，卖了家产把丙女买来陪睡了三夜又转卖给别人。

有人说，丙死时，乙尚未娶妻，丙妻便嫁给了他。这不过是让人满意的说法，其实没这回事。那个浪荡子后来当了乞丐，丙女沦落为妓女，这倒是真事。

论 诗

益都李词畹说，秋谷先生到南方游览时，借住在一家园亭。一天晚上睡下后准备酝酿一首诗。

正在沉思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说："先生还没睡吗？你的清词丽句，让我陶醉了十多年，如今有幸下榻在这里。偷听你的高论，也有个把月，但仍不能直接和你当面质疑探讨，深为遗憾。又担心你突然到别处去，不能满足我的愿望，我将遗憾终生，所以不顾唐突隔墙偷听你的风雅之谈，先生不会拒绝吧？"秋谷问："你是谁？"对方回答说："别墅深幽，大门深锁。当然人是到不了这儿的，先生旷达正直应该不会害怕，也不必深究。"又问为何不进屋谈。对方回答说："先生性情豁达，我也讨厌繁文缛节。只要能够神交意会，何必非得见面交接？"于是，秋谷天天和对方隔墙讨论，发现对方对《诗》的"六义"之说造诣极深。

就这样过了几晚，秋谷趁酒醉开玩笑似的问对方："听你的谈论，你非神非仙，非鬼也非狐，莫非山中的木魅，也懂得吟诗吗？"对方寂然无声。秋谷从窗缝往外偷看，但见残月微光中有个蓬蓬的影子掠过水亭檐角走了。园中老树参天，估计就是木魅。

李词畹又说，秋谷和木魅谈话时，有人偷听。木魅说渔洋山人的诗，好像名山胜水，奇树幽花，而没有种植五谷杂粮寸土；好像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但没有以躲风避雨的寝室；好像斑斓的古鼎摆满了桌子，但没有

可以做饭的锅釜;好像巧夺天工的彩带锦绣,却没有可以防寒隔热的毛衣葛布;好像有许多唱歌跳舞的美女,却没有主持家务的主妇;好像梁园金谷之中,雅客满座,却无诤友规劝的良友。秋谷极为赞赏。木魅又说,明末的诗内容平庸,形式驳杂,所以渔洋山人以清新的风格补救。近代人的诗,内容越来越空洞,所以先生以直快平实加以补救。总的来说双方都以对方为原因,也不是单单某一方是正确的。无所谓谁是谁非。我认为两派应当调和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和气对双方都有利,离解则双方都有损伤。据说秋谷听了这段议论,心中极为不平。

卖药的道士

乌鲁木齐有个在市场卖药的道士。有人说这道士有妖术,并说曾看见他住进旅馆里,临睡前一定要从背兜中拿出一个小壶,从里面倒出两粒黑药丸,接着就有两个少女陪他睡觉。第二天早上少女就不见了。问他却回答没有这事。

我想起《辍耕录》中周月惜的故事,这少女就是他摄来的生魂。他的这种法术如吃了马肉就自然破解。恰好军营中死了马,便派小吏暗中嘱咐旅舍主人,叫他问问道士吃不吃马肉。道士摇头:“马肉怎么能吃?”于是我更加怀疑,准备处置他。

陈君桥同事说:“道士带的少女,你未曾亲眼见过,他不吃马肉你也没亲眼见过,没有确凿证据,草率立案,好像不太适合。塞外不应容留闲杂人员,叫有关部门把他驱赶出去,也就足够了。”我于是打消了念头。

后来,温将军听说此事,说:“如果深究治罪,则太过分了,如果他害怕刑讯逼供而胡乱招供,事会闹得更大,没有确凿的证据,到时如何收场?驱逐出去也不妥,万一他到了别处再生事端,而后说曾长住乌鲁木齐,谁来担当这个责任?形迹可疑之人,各个关卡应严加盘问检查。一有确切证据,就交付有关部门;查无证据就把他遣送回原籍,以防止他蛊惑百姓,这样不也很好吗?”我们两人都佩服温公的处理办法。

死生有命

庄学士本淳少年时随父亲书石先生停船在江岸边,夜里失脚落进了江中,船上人不知道。漂荡之间听到人说道:“可以救起福建学政,这有关系,不要草草了事。”庄本淳不知不觉已经被钩在本船的舵尾上,呼救才得以幸免。后来他果然做了福建学政。赴任时,他举这件事对我说:“我恐怕回不来了吧。”我用修身养性以待天命的说法勉励他,后来他竟死于任上。

又他的哥哥礼部侍郎庄方耕,雍正八年在京城的住宅里,遇到地震,压在小胡同里。刚好两堵墙对面倒塌,互相抵住,像人字帐幕的形状。他坐在里面一昼夜,才被人发掘出来。岂不是死生有命吗?

梦　魇

何励庵先生说,他十三四岁时,跟随罢官的父亲回京城,人多船又狭小,于是摊开席子在一只大箱子上睡觉。半夜,觉得有一只手掌摸索他,冷得像冰,梦魇了好久才醒来。后来夜夜都是如此,以为是神虚,吃药也没有效验。到登上陆地后才好。后来,知道箱子是他家仆人的东西。仆人的母亲死在官衙里,棺材停在郊外。临出发时,偷偷地焚烧了棺材,而用衣服包裹骨殖藏在箱子中。当是因为人睡在它上面,魂不得安,所以作这样的变怪。

这样看起来,客死在外的人的魂随骨返回,确实是有的了。

鬼　忏

何励庵先生说,有个从西山深处上坟回来姓聂的朋友,天寒日短,暮色四合,他怕遇上老虎,便竭力快走,望见有一座破庙在半山腰,便急冲进去。

天已昏黑,他听见墙角有人说:"这不是人呆的地方,请施主尽快离开。"聂某知道他是和尚,便问:"师父为何一人呆在黑处?"对方说:"出家人不作诳语,我是吊死鬼,在这儿等替身。"聂某吓得毛骨悚然,过了一会儿说:"与其葬身虎口,不如死于鬼手,我今天和师父一起过夜。"鬼说:"你不走也行,但人与鬼幽明异路,你受不起阴气的侵袭,我受不了阳气的逼迫,你我都局促不安,但各人占一个角落,不要靠近就行了。"

聂某远远地问吊死鬼为什么找替身。鬼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忍让人自杀。如果忠臣尽节、烈妇保全贞操,即使横死,但与正命一样,不必另找替身。有的人因情势所迫,再没有求生之路而上吊,上天同情他迫不得已,也准许转生;核查他的生平,依据善恶予以报应,这样也不必有替身。若还有一线生机,却因一口气咽不下,或借此嫁祸于人,逞乖戾之气,轻率上吊自杀,则大大地违背了天地创造万物的原意,所以一定要叫他等待替身,以示惩罚,因此有的鬼滞留阴间,动不动就上百年。"

聂某问为什么没有诱骗人来替代的,鬼说:"我不忍心这样做。凡是人上吊,为贞节忠义而死,魂从头顶上升而去,死得很快。为愤怒嫉恨而死的,魂从心中往下降,死得很慢。没死的时候,血脉倒涌,肌肤都好像要断裂成一寸一寸的,如割肉般地疼。在胸腹肠胃里,像有烈火在燃烧,难以忍受。这样折磨有十刻钟的时间,魂魄才离开躯体。一想到要受这种痛苦,所以见了上吊的便阻止他赶紧打消念头,怎么肯诱骗人呢?"聂某说:"师父有这种想法,必定能升天。"鬼说:"这我不敢奢求,只是一心念佛,希望忏悔。"

不久天微现曙光,聂某再问,鬼不回答,仔细去看,什么也没有。

后来聂某上坟,一定也带来饮食纸钱等物祭祀这个鬼。祭祀时,有旋风绕在他的身旁,有一年旋风没来,可能由于这个鬼心存一念之善,已脱离鬼界了。

狐友说梦

王半仙曾经访问他的狐友,狐友迎着他笑说:“您昨夜做梦到了范住的家里,与她欢聚娱乐。”范住这人,是城中的名妓。王回忆确买有这个梦,就问他怎么知道,狐友回答说:“人禀受阳气而生,阳亲附于上,气常发露于头顶。睡觉时则神聚于心,灵光同阳气相映照,如同镜的取影。梦生于心,它的影都显现于阳气中,一往一来,或生或灭,忽而变形成为一两寸的小人,如同图画,如同戏剧,如同虫的蠕动。就是不可告人的事情,也百态尽露,鬼神都能够见到,狐狸中通灵的也能够见到,只是听不到他的话语罢了。昨天偶尔经过您家,所以见到了您的梦。”又说:“心的善恶,也显现在阳气中。生一个善念,那么气中有一条线如同烈火,生一个恶心,那么气中有一条线如同浓烟。浓烟罩头,还有一线的光亮,是畜生道中的人。连一线的光亮也没有。是地狱中的人了。”

王问:“恶人浓烟罩头,他的梦中之影怎么能够再见到?”狐友答道:“人心本善,是恶念遮蔽了它。睡觉时一念不生,那么这心就回归到它的本体,阳气就自然光明。即使在他刚醒来时,念头还没有起,光明也还在,念头渐起,就渐昏暗,念头全起,就全都昏暗了。您不读书,不妨去问秀才,孟子所说的夜气,就是这个了。”王惶恐地说:“鬼神的审鉴观察,竟然到了睡梦之中。”

雷　击

雷生于地上,以前我在福建白鹤岭见过。白鹤岭高五十里,阴雨天在岭上俯视,见浓云仅到山半腰。有一缕气从浓云中涌出来,直冲云霄。气的后部忽然火光迸散,随即砰然一声巨响,和火炮声音一样大。至于轰打物体的雷,则从天上下来。

乾隆三年夏天,我与堂兄懋园、坦居在崔庄三层楼上读书。开窗向四边望去,看到几里地以内的景物。当时正下雷雨,远望一人从南而来,离崔庄约半里路时,忽然跪在地上。随后云雾下垂,罩在地面,什么也看不见。接着一声响雷,火光闪耀,如在眼前,这时云雾已收敛上去。过了一会儿,人们纷纷传说高川的李善人被雷打死。我随着人们去看。只见李善人遍身焦黑,拱手端正跪着,仰脸望着天空。他的背上有红字,不是小篆、大篆,也非草书、隶书,字的点画缠绕一起,认不出几个字来。李善人吃斋敬佛,没干什么善事,也没干什么坏事。不知他遭雷击是前生的报应呢,还是他干了坏事而有所隐瞒。他侄子李士钦说:“这天早上起来,他一定要去崔庄,其实也没什么紧要事要办,他却冒雨而来,遭了雷击。”有人说这一天崔庄有大集,可能是鬼神促使他来,让人们看到他。

诛　吏

我在兵部做官时,曾经有一个吏员被狐狸精所诱惑,衰弱消瘦只剩一把骨头。求张真人画符治疗,忽然听到屋檐头有人说话道:“您做吏员,无理捞取钱财,应当遭受刑法处死。我前生曾经受到您再生的恩德,所以用美色来迷惑,摄取您的精气,要想您因痨病而善终。现今被驱赶,是您冤

业重,不可救了。您应当努力积善,还有万一的希望可以挽回。”从此病愈,但竟不改过。后来,果然以盗用印章、私收马税被处死。部里办事的吏员有知道那事情的,后来讲给我听。

东西绣鸾

我的前母张太夫人有个婢女绣鸾。一次先母在月夜坐在堂下的台阶上招呼她,却从东西两廊各走出一个绣鸾来,形貌衣服丝毫不差,及至右襟角掀起、左袖半卷也都一样。张太夫人吓得差点昏过去,再仔细一看,只有一个绣鸾。太夫人问她刚才从哪儿出来的,她说从西廊,又问她是否看见东廊的人,她说没有。这是七月间的事,到了十一月,就死了。

可能是福寿将要结束,所以鬼魅才敢于借她现形的吧。

菩萨心肠

沧州插花庙的尼姑,姓董氏,遇到观音大士诞辰,整治供品器具将完,忽然觉得稍有倦意,靠着小桌暂时歇息。恍恍惚惚间,梦见大士对她说道:“你不献供品,我也不会忍受饥饿,你就是献了供品,我也不会吃得更饱。寺门外有四五个外地流亡的饥民,讨饭不得,困穷饥饿将要支持不住了,你撤下供品给他们吃,功德超过供我十倍了。”忽然惊醒过来。开门出去一看,果然不错。从此每年供品祭献完毕,都用来施舍给讨饭的人,说这是菩萨的意思。

船夫与轿夫

先太夫人说,沧州有位田某是轿夫,母亲得了大肚子病,快不行了。他听说景和镇一个医生有奇药,但离家有一百多里。一大早他就狂奔而去,快傍晚就已回来,累得奄奄一息。但这天晚上卫河水猛涨,船不敢渡。田某仰天大哭,声泪俱下。大家虽然可怜他,但也无可奈何。

忽然一个船夫解开缆绳招呼:“如果天道尚存,此人就必定不会淹死,来,我渡你过去。”他奋力摇橹,横冲滔滔大浪前进,弹指间船已抵达东岸。旁观者都合掌高诵:“阿弥陀佛。”

先父姚安公说:“这个船夫信道的虔诚态度,超过了儒者。”

卷四　滦阳消夏录(四)

戒狂生

卧虎山人在田白岩家扶乩,大家都烧香拜祷,唯独一个狂傲的后生斜坐在几案上说:“走江湖的练熟了手法,不过戏弄观众而已,哪有真仙天天听人使唤的?”随即,乩诗一首在坛上,诗写道:“鹍鹈惊秋不住啼,章台回首柳萋萋。花开有约肠空断,云散无踪梦亦迷。小立偷弹金屈戍,半酣笑劝玉东西。琵琶还似当年否,为问浔阳估客妻。”

狂生看后大惊,禁不住屈膝下拜。因为这首诗是他几天前偷偷寄给过去的妓女的,而且未经过修改。

卧虎山人又下判词道:“这首诗幸亏没有寄到,寄到的话将又出第二个风流公子步飞烟了。这个女子既然已经弃暗从明,你这样做就是勾引良家妇女。白居易只是偶然写一首情诗以寄托哀思,你却来真格的。风流佳话太多是进地狱的根源。昨天偶然看见阴官记录籍册,所以我抄了下来。孽海无边,回头是岸,山人多嘴舌,实是出于一番苦心,先生不要怪我多说了几句。”狂生呆立几案旁,面无人色。后来过了一年多就死了。

我见过的扶乩者,只有这位不谈吉凶祸福,而喜欢劝人改错,几乎是灵鬼中耿直之正人君子吧。先父姚安公一直讨厌乱祭祀,唯有遇到这种神仙,则一定恭敬地作揖,说:“这样严格规矩,即使是鬼也值得尊敬。”

说 扶 乩

姚安公未登第之前,遇见扶乩者,便问自己是否有功名?判词是:"前程万里。"问哪一年登第,判词道:"登第还要等一万年。"心里以为可能由他途入仕。等到康熙五十二年万寿恩科登第后,他才明白"一万年"的意思。后来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时,请求回家养老,从此再没出去做官,连"前程万里"这句也应验了。

一般说来,幻术大多手法快捷,遮人耳目,唯有扶乩,确实有所依据,他们都是擅长诗文的灵鬼。自称是某神某仙,大抵是假冒的。就算自称某代某人,若问他集中诗文,也多半说时间久了,忘记了。扶乩者遇到会书法的,则字迹工整;遇到会写诗的,则诗词工整;遇到全不会诗书的,就虽能成文但速度慢。我能写诗但字写得不好,堂兄坦居字写得好而诗写得不好。我扶乩,诗成敏捷,但字迹潦草;坦居扶乩,字很工整而诗浅显草率。我和坦居实际都没有上心,不过扶乩借助人的思想才能动起来。所谓鬼自己不能灵验,依仗人才能灵验。蓍草、龟甲本来是枯草朽甲,却能知道吉凶,也是依靠人才能灵验的。

缢 鬼

先外祖住在卫河东岸,有座靠水旁的楼,名叫度帆。楼朝西,底层门朝东,自成一个院落,与楼不通。以前仆人史锦捷的妻子在这个院里上吊,所以,这儿始终没人住,也没上锁。

一个童仆和婢女不知此事,午夜在此幽会,听见门外好像有人走动。两人怕被发现,趴着一动不动。从门缝往外一看,却是一个在台阶上望月

轻叹的吊死鬼。两人吓得发抖,瘫在门里不敢出来。门被二人堵着,鬼也不敢进来。相持了好久,有只狗见鬼便叫起来,其他狗也跟着叫起来。人们以为有贼,竞相拿出灯烛、器械跑来。吊死鬼躲起来,而两人的奸情败露了。婢女无地自容,夜里也来这个院子上吊。被人发现救醒后又偷偷地去上吊,最后把她交给她父母才停下来。由此可见,鬼并非不敢进门,而是特意要引起狗叫,使两人奸情暴露,使婢女羞愧难当,上吊而死来为自己做替身。

外祖母说:"这个女人活着时就阴险狡猾,死了还是这样,她在阴司受苦也活该。"先太夫人说:"如果这个婢女不干那种事,又怎么能被鬼利用?她的罪过不能推到鬼的身上。"

鬼替身

辛彤甫先生任宜阳知县时,有个老人递上诉状说:"昨天我睡在东城门外,看见五六个吊死鬼从门缝进来,恐怕是寻求替身。请出告示谕晓百姓,不要虐待仆妾,不要逼索债务,凡事互相谅解,那么鬼就无可奈何了。"辛彤甫大怒,将老人鞭打一顿,赶出衙门。老人也不生气,走到台阶下,抚着膝盖说:"可惜这五六条人命,不能保了!"过了几天,官吏报告城里有四人上吊。辛彤甫大惊,急忙找老人来询问。老人说:"几天以来都迷迷糊糊,什么都记不得,今天才知道曾递过这个状子,莫非是泄了鬼神的机密,让我挨打吗?"

当时这事一下子传开来,于是家家小心防备,果然有两个上吊的给救活了。一个是某妇女被婆婆虐待而上吊,婆婆心痛后悔,一个是因还不起债上吊,债主立即烧了债券。这样两人都没有死。

可见,命运虽然早已注定,但若尽力争取,也可挽回十分之一二。又可见,人命关天,鬼神早已知道某人该死,但如有一线希望,也必会借人力以救。人的气数来了,就像严冬刮风落雪一样,天地也不可能抗拒。至于穿棉衣、关窗门来避风雪,则是人为之事,老天并不禁止。

捐金拒色

献县史某,不知其名。他为人豁达正直不拘小节,对种种龌龊事不屑一顾。有一次他从赌场回来,看见一村民夫妻孩子相抱大哭。村民的邻居说:"只因他欠了豪强的债,不得已卖妻子偿还。他们夫妻平时关系很好,孩子还没有断奶,就这么扔下走了,所以很悲伤。"史某问欠了多少债,邻居说三十两银子。史某又问妻子卖了多少钱,邻居说卖了五十两银子给人做妾。史某问可以赎回吗,邻居说:"卖身契刚写好,钱还未交割,怎么不能赎?"史某当即拿出刚从赌场赢的七十两银子交给村民,说:"三十两给你还债,四十两用来谋生,不要再卖妻子了。"

村民夫妇感激不尽,杀鸡留他喝酒,酒至三巡,村民抱了孩子出去,并向妻子使眼色,暗示她陪史某睡觉作为报答。妻子点头,言词间有些挑逗之意。史某严肃地说:"史某当了半辈子强盗,半辈子捕快,杀人时不曾眨眼。但要说趁人之危,玷污人家妇女,我史某绝对不干。"史某吃喝完毕,大步而去,一句话也不说。

半月之后,史某村子夜里失火。当时刚刚秋收完毕,家家房前屋后堆满柴草、茅草、秫秸,转眼间火光冲天。史某心想出不了屋了,只有与妻子儿子静坐等死。恍惚间听见屋上远远地喊道:"东岳神有火急文书到,史某一家除名免死!"接着一声轰响,后墙倒塌了一半。史某左手拉着妻子,右手抱着儿子,一跃而出,好像有人在身边拉他出来。火灭后,全村人共烧死九人。邻里都合掌礼拜说:"昨天还笑你傻,没想到,七十两银子赎回三条人命。"

我认为史某得到司命神的保佑,其中赠金之功占十分之四,拒绝女色之功十分之六。

盗遇牛

姚安公在刑部任官时,德胜门外有七个人合伙抢劫,有五人已经捉到,还有王五、金大牙两人漏网。王五逃到廓县,面前隔着一道深沟,有一条小桥,但一次只能通过一人,桥边当道而卧着一头壮牛,他一走近便奋力顶撞他。王五无奈,只好另寻他路,却突然遇见了巡逻的。金大牙逃到清河桥北。有个牧童赶着两头牛,把他挤倒在泥里,他气愤地和牧童打了起来。清河离京城不远,有认识他的报告了里中小吏,于是,他被绑到官府。

这两个人都是回民,都以杀牛为生,但也都因牛而败事。莫非牛受到残酷屠杀,虽是畜生也心怀不满,冤厉之气所致,借助同类伺机报复吗?不然的话,如果说在路上遇到牛而被撞倒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牛无缘无故当桥而卧,是谁的安排呢?

暂入轮回

宋蒙泉说,孙峨山先生病倒在去高邮县的船中,忽然又像散步一样到了岸上,飘飘然,感觉甚爽。过了一会儿,有一人带他走,恍惚之中忘乎所以,也不问他乃何人。随着那人到了一户人家,看门径极其豪华整洁。漫步入内室,见一个少妇正要生孩子。他想闪避,那人在他背上猛击一掌,他昏了过去。过了良久方才醒来,身体已经缩小,被捆在襁褓中。他知道已经转生了,也无可奈何。正想说话,顿觉一股寒气从脑门灌入,于是无法出声。环视屋里的摆设,床榻器具古玩书画,他都渐渐熟悉。第三天,婢女抱着他去洗澡,失手掉在地上,他又昏过去了。醒来却仍然躺在船

上。家人说,他已断气三天,因见他四肢柔软,心口还有温度,不敢下葬。

他赶紧拿了纸笔,记下刚才所见,打发人由某路送某家门,并转告那家主人不要打婢女。然后他慢慢把详情告诉家人,当天他的病就好了。他径直找到梦中的那家,见婢女、老太太都似曾相识。主人年老无子,听了来龙去脉,唯有相对惋惜叹气,深为奇怪。

近日,通政使梦鉴溪也遇到这种事,也记得道路门户。事后去回访,果然是生下儿子不多久就死了。以前在直庐时,阁学图时泉讲得更详细,大概和孙峨山讲得差不多,只是孙峨山只记得去路,不记得来路,梦鉴溪则往返都清楚。他在途中还遇见他死去的夫人,到了家,进屋时看见夫人和女儿坐在一起。这是小小的不同。

按轮回的说法儒家不能接受,实际上往往确有此事。前因后果,按理不错,只是上述两人已进入轮回,随后又回归本体,无缘无故发生这么一出短暂的故事,实在难以理解。对四方六合之外的疑问,圣人尚且存而不论,就放在一边好了。

祈梦断案

我的再从伯灿臣公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前有位知县,遇到件杀人案,无法判决,被牵连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于是他到城隍庙要求神赐梦指点。梦中见神领来一鬼,那鬼头顶着瓷盆,盆中种着十来竿竹子,青翠可爱。醒后他翻阅案卷,见有姓祝的人,“祝”“竹”同音,心想必定是他了。严刑审问,并无可疑之迹。

他又翻阅案卷,见有名字叫“节”的人,暗自想道;“竹子是有节的,必定是这个人了。”又严加审问,也没有可疑的罪迹。而这两个人已经被拷打得九死一生了。他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便以疑案上报,请准予另行缉捕凶手,但始终也没抓到。

但凡是疑案,如果虚心研究和审讯,或许能审出真实情况来。祷告神灵祈求赐梦的做法,不过是用以威吓无知的老百姓,哄他说出实情罢了。

如果用梦中所见的恍惚印象,加以似是而非的猜测,据以作为确当的判决,那就少有不错误的。从古以来祈梦判案的事,我认为都是事后加以附会的。

雷击案

清代雍正十年六月,一天夜里发生大雷雨,献县县城西边有一村民被雷击毙。知县明晟前往勘验,命令将死者殡殓入棺了。过了半个多月,明晟突然拘捕了一个人,审问他道:“你买火药做什么?”答道:“用来打鸟。”明晟盘问道:“用火枪打雀,使用火药少的不过几钱,多的不过一两左右,足够一天用了。你买二三十斤,是什么缘故?”答道:“准备许多天用的。”又问道:“你买火药不满一个月,计算起来用去的不过一二斤,其余的现在存放在哪里?”那个人无话可答。明晟于是用刑审问,果然审出他因奸谋杀的情形,和奸妇一起被处了死刑。

有人问明晟:“你怎知道是这个人干的?”答道:“火药非要几十斤不能伪装成雷。配制火药必须用硫磺。现在正是盛夏,并非过年过节燃放爆竹的时候,买硫磺的人少得可以数出来。我暗中派人到市场上,调查购买硫磺的人哪个买得多,人们都说是某工匠。又暗中调查某工匠将火药卖给谁,人们都说是卖给某人,因此便知道了。”又问:“你怎么知道那雷是伪造的呢?”答道:“雷轰击人,是自上而下的,不会劈裂地面。有时击毁房屋,也是自上而下。现在这宗案件,屋顶苫草和横梁都飞起,土炕的炕面也被揭去,可知火是从下面起来的了。另外,这地方离城五六里远,雷电应该是相向的。那夜雷电虽然迅猛强烈,但都是盘绕在云里头,没有向下轰击的情况,所以知道那雷是假的。当时那妇人已先回娘家了,难以追究盘问。所以必须先抓到这个人,然后才能审那妇人。”

这位知县真称得上是明察秋毫了。

雷击逆子

太仆寺卿戈仙舟说,乾隆十三年,河间西门外桥上,雷打死了一个人。这人死后仍端正地跪着不倒,手里还擎着一个纸包,没有被雷火烧着。查看都是砒霜,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一会儿,他的妻子听到消息来了,见了并不哭,说:"早知道有今天,只恨他死得晚了!这人曾经辱骂老母,昨天忽然萌生恶念,要想买砒霜毒死母亲,我哭着劝谏了一夜也不肯听从。"

二 姑 娘

远房堂兄旭升说,以前村南有个狐女,经常引诱少年,她就是人们所说的二姑娘。某族人想活捉她,但没能说出来。一天,这人在废园子里看见一个美女,怀疑这就是狐女,便唱几句艳曲勾引她,狐女欣然与他眉目传情。这人折了朵草花扔到她面首,她刚要俯身去捡,忽又退后几步说:"你有恶念。"竟跨过破墙走了。

后来有两个书生在东岳庙僧房读书,一个住在南屋,和狐女相好,一个住在背屋,就像没见过她。一次,南屋书生责怪狐女来晚了,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右手拍洪崖的肩,左手奉浮丘的衣袖去了?"狐女说:"你不嫌我是异类,所以我为喜欢我的人打扮。北屋的那人心如死水,我怎敢靠近他?"南屋书生说:"何不去勾引他?他未必死不动心。如果他动了心,他就没脸还像程伊川一样见人了。"狐女说:"磁铁固然可以吸针,但如气质品类不同,便吸不上。不要多事,自讨没趣。"

当时我们一起在姚安公身边。姚安公说:"从前也听过此事,发生在

顺治末年。住北屋的人好像是族祖雷阳公。雷阳公是个老贡生,除了八股文外,没其他爱好。他朴实诚挚,就是狐狸也不敢接近他。

由此可知,凡是被妖魅媚住的,都是自身先有了邪念的。”

痴　　鬼

先太夫人的娘家姓曹,有个老妇能看见鬼。外祖母回娘家时和她说起阴府的事,老妇说:“昨天在某家见到一个鬼,真是傻到家了。那可怜的样子,真叫人同情心酸。鬼名叫某某,住在某村,家道还算小康,死时有二十七八岁。刚死一百天,他妻子邀我去做伴。我看见他常坐在院里丁香树下,时而听见妻子的哭声,时而听见儿子的哭声,时而听见兄嫂和妻子的吵架声,由于阳气逼迫不能靠近,却坚持在窗外侧耳细听,满脸凄惨的表情。等到看见媒婆进了妻子房中,他茫然不知所措,张着双手,东张西望。听说没说成媒,脸上稍有喜色。等到媒婆又来了,往返于兄嫂和妻子之间。他则跟随在后,惶惶然若有所失。送聘礼那天,他坐在树下,直勾勾盯着妻子的房,泪如雨下。以后每当妻子进出,他就跟在后面,留恋之情愈烈。

“出嫁前一晚,妻子在收拾嫁妆,他又徘徊在檐外,或倚着柱子哭泣,或者低头若有所思,一听到房内咳嗽声,立刻到窗边窥视,就这么折腾了一夜。我长叹道:‘这家伙何必这样傻呢。’他好像没有听见。

“男方的人进来,拿着烛火往前走。他躲在墙角站着,仍翘首望着妻子。我陪妻子出来,回头看见他远远随着来到男方家,被门神挡住。他叩头恳求,才允许进屋,进了屋就躲在墙角,眼巴巴看着妻子举行婚礼,呆若木鸡。妻子进了洞房,他稍稍靠近窗子,那情形和看见妻子收拾嫁具时一样。直到人家吹灯上床,他还不肯离开,最后被土神驱赶,才狼狈逃离。当时,我受他妻子委托回去看看孩子,他也随我回来了。只见他径直进入妻子的屋,凡妻子坐过、睡过的地方,他都一一看看、摸摸。过会儿听到孩子要母亲的哭声,赶过来围着孩子走着,两只手握在一起,一副无可奈何

的样子。不一会儿,他嫂子出来打了孩子一巴掌,他便顿足捶胸,咬牙切齿。我不忍看下去便回去了,不知后来如何。事后,我偷偷地告诉他妻子,她咬着牙,后悔改嫁。村里商量再嫁人的年轻寡妇听了这事,都诅咒道:'我不忍心让死去的丈夫做出这种样子。'"

呜呼!君子以义约束自己不负于人,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是一样;小人则经常背信弃义,活着和死去也都一样。就一般人来说,人在情也在,人死情也了,但一想到死者的情状,仍时时感到心痛。儒士见人们希望媚神而轻易地求福,妖妄之人则制造事端愚弄人们,便振振有词地坚持无鬼论,这就误解了先王根据神道设置教化措施的深意,只会让愚夫愚妇们肆无忌惮地我行我素。儒士们还远不如这位老太太讲的能触动人们对生者死者的敬佩之情。"

借尸回生

刑部侍郎王兰泉说,巡抚胡文伯的弟媳,死去一天后,又重新苏醒过来,同家里的人都不相识,也不容许她的丈夫靠近。仔细询问她的缘故,则是陈姓女儿的魂借尸回生。问起所居住的地方,相离只有几十里。呼唤她的亲属到来,都能一一清楚地相认。陈女不肯留在胡家,胡家拿了镜子让她自己照看,见到形状容貌都不是原来的了,于是无可奈何而同胡成为夫妇。

这与《明史·五行志》中司牡丹的事情相同。当时官府为她断案,依照形体而不依照魂。因为形体是有依据的,魂则没有凭证。假使依照魂来断定归属,必然有假托的以便实现他的奸计,所以要防止这种倾向的发展。

山西商人

在京城信成客店住着一个山西商人,穿着和车马都很华贵,说准备按朝廷惯例花钱买个官职。一天,一个寒酸老人来访,仆从不肯通报,老人在门口等了好久才见到山西商人。商人神情冷漠,送上一杯茶后也没有一句寒暄话。老人渐渐表现出求助之意,商人不悦地说:“我现在的钱还不够买官的,哪有能力帮你?”老人心中不平,便对大家宣扬说山西商人过去穷困时是依赖他活了十多年,他当时资助了他一百两银子经商他才慢慢富了,如今他罢官漂泊流离,听说山西商人来了,高兴得像获得了新生。老人没有很高的要求,只要能得到资助山西商人的那些钱,还完欠债,回到家乡就满足了。老人说完后凄然而哭。山西商人好像没听见似的不加理会。

同屋有个自称姓杨的山西人,向山西商人问道:“这老人的话是真的吗?”山西商人脸红地说:“是有这么回事,但遗憾的是我力不从心无法报答。”杨某说:“你就要当官了,不愁弄不到钱。如果有人肯借给你一百两银子,一年内还,又不要利息,你肯借来报答他吗?”山西商人勉强说:“非常愿意。”杨某说:“你只写个借契,这一百两银子我出。”山西商人迫于公众舆论,只好写了。杨某收下借契,打开破箱子,取出一百两银子付给山西商人。山西商人很不情愿地交给了老人。杨某又摆了酒席,留老人和山西商人喝酒。老人大喜,山西商人则草草喝了几杯。酒宴散后,老人辞谢了杨某。杨某过了几天也搬到别处,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后来,山西商人发现箱子里少了一百两银子,而箱子封条和锁却原封未动,也无从查询。又丢了一件狐皮背心,而箱子里有一张典当行收据,写着钱二千,这大约与杨某办酒席的钱相当。这才知道杨某是个术士,和他开了个玩笑。同屋的人都拍手称快,山西商人又气又羞,也搬走了,不知搬到哪儿去了。

诗 之 谶

翰林院编修蒋菱溪,是亦匡先生的儿子。蒋喜欢吟咏,曾经作七夕诗道:“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又作中元节诗道:“两岸红沙多旋舞,惊风不定到三更。”亦匡先生见到了,面容变色说:“为什么忽然作鬼语?”果然不久,他就去世了。

所以,刘文定公为他的遗稿作序说:“借着牵牛星来陈述词赋,三更天发出青绿颜色的火焰;遇到盂兰节而演说佛法,两岸边有着凶星当值的红沙。诗中的预兆先已出现,像您才超过终军的年岁,悼念的文字嘱托谁写? 看来就是相当于潘岳‘寓直散骑之省’时年龄的我了。”

救 人

农夫陈四夏夜在草棚里守瓜田,远远看见柳树下隐约有几个人影,他怀疑是偷瓜的,便假装睡觉。一个人说:“不知陈四睡了没有?”另一个人说:“陈四用不了几天,就会和我们在一起交游,怕他什么? 昨天我去土神祠值班,看过城隍的牒文了。”又一个人说:“你不知道么? 陈四延寿了。”大家赶快问怎么回事。

这人说:“某家丢了两文钱,婢女挨了几百鞭子也不承认是她偷的。婢女的父亲很生气,说:‘生了这样的女儿,不如没有,如果是她偷的,我非勒死她不可。’婢女说:‘我承认是死,不承认也是死。’呼天抢地地哭。陈四的母亲同情她,偷偷地当了衣服,换了二千文钱,还给主人说:我这老婆子糊涂,一时见利忘义,偷了钱,认为主人钱多,未必能立即发现。谁想牵连了这个婢女,心中实在惭愧。钱还未用,我冒死自首,以免结下来生的

冤恨,我也没脸住在这儿了,请求辞去仆役之职。'婢女因此得救。土神嘉许她不顾自损名节而救他人,报告给城隍,城隍报告了东岳。东岳查阅名册,发现这老妇该晚年丧子,冻饿而死。因有这个功德,判陈四借用来生的寿命,以使他在今生抚养母亲。你昨天值完班走了,不知道这回事。"

陈四心中正愤恨母亲因偷钱被赶走,这时心里才轻松了。后来过了九年,母亲去世。丧事结束后,陈四没什么病因,去世了。

夜战疫鬼

岳父马公周箓说,东光县南乡有个姓廖的,募捐建造埋葬无主尸骨的义冢,村民相助完成了这件事,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

雍正初年,东光发生大的瘟疫。姓廖的梦见一百多个人站立在门外,其中一个上前致词说:"疫鬼将要来了,向您恳求焚烧纸旗十多面,用银箔纸糊的木刀一百多把,我等将同疫鬼战斗,以报答一村的恩惠。"廖本来是一个好事的人,就按照嘱托制作了纸旗木刀焚烧。

几天之后,夜里听到四周旷野里嘈杂的呼叫和格斗的声音,直到清晨才停止。全村果然没有一个人沾染上瘟疫的。

昼见精魂

沙河桥张某到京城经商,娶了一个女人回来,这女人言谈举止有大家闺秀风度,张某资产雄厚,管理得井井有条。

一天,一位达官贵人在随从的前拥后呼下,坐着八人抬的大轿,停在张某的门前,问道:"这儿是张某的家吗?"邻居回答说是。这位大官命令左右:"张某无罪,把他妻子绑起来!"手下人应声进去把女人反绑出来。

张某见这伙人来势汹汹,不敢吱声。大官命令扒了女人的衣服,把屁股打了三十大板,之后扬长而去。村人随后观看,到了有树林遮蔽的地方,这伙人一转眼不见了。只有旋风滚滚地向西南刮去。

刚才女人挨板子时只是叩头口称死罪。后来人们问她怎么了,她哭着说:“我本是某侍郎的妾。他活着的时候,为了进一步得到他的宠爱,曾发誓不再嫁别人。如今鬼魂在大白天来了,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鬼斗王秃子

王秃子从小父母双亡,失去了他本来的姓。他依附在姑姑家里生活,就姓了王。王秃子为人凶狠狡猾,撒泼放刁,所到之处连孩童们都吓得逃避,鸡犬也为之不宁。

一天夜里,他和同伴从高川大醉而归,经过南横子坟堆间,被一群鬼所阻拦。他的同伴大腿发抖伏在地上,秃子独自一人奋力同他们搏斗。一个鬼呵斥道:“秃子不孝,我是你的父亲,胆敢肆意还手!”秃子本不认识父亲,正在疑惑之间,又一个鬼呵斥道:“我也是你的父亲,胆敢不拜!”群鬼又一齐呼叫道:“王秃子,你不祭奠你的母亲,以致你的母亲饥饿流落在这里,做了我们众人的妻子,因此,我等都是你的父亲。”秃子愤怒,挥舞拳头,四处旋转乱打,但击中的都像空的袋子。

他一直拚跳到了鸡叫,没有力气再动,就倒在丛生的草木间。群鬼都嬉笑着道:‘王秃子的英雄气完了,今天才算为家乡邻里出了一口气,如果你不知道悔改,改天我们仍然在这里等你。”秃子已经力竭,再也不敢说话。

天亮鬼散,同伴才扶着他回去。从此以后,豪气消减。一天夜里,他携带妻子逃去,不知道结果怎样。

这件事琐碎不足道,但是足见凶狠强横的人,必然会遇到敌手。人所不能够制服的,鬼也要忌恨而共同制服他。

巴 蜡 虫

乾隆三十三年夏天，京城里传说有飞虫夜里伤人。但并没看见受伤者，也不见虫，人们只是互相传递图片而已。图上的虫有蚕蛾那么大，有利爪，好事的人叫它射乙虫，我认为这种虫虽含沙射影，却不咬人，因此不应该说是射乙虫；我到过西域，才知道图上的虫就是巴蜡虫。

这种虫凭借炎热的气息而生，见了人就飞逐。用水喷它，便软疲地趴下，如来不及喷水就被它咬了，可以马上嚼茜草根敷在伤口上，这样会不要紧。不然毒气攻心就会死人。乌鲁木齐有许多茜草。山南辟展各屯垦区常来公文，说需要这种草，为割草人防备巴蜡虫咬伤后使用。

鬼 魅 人

曾有个流放犯人的妻子吊死在乌鲁木齐虎峰书院的窗棂上。院长是以前巴县的县令陈执礼，一天夜里秉烛看书，听见窗棚上窸窣作响。抬头一看，发现有两只女子的小脚，从纸缝里缓缓垂下来，渐渐露出膝盖，接着露出大腿。陈执礼知道内情，厉声道："你因奸情败露，含羞而死，你想害我吗？我又不是你仇人；你要媚我吗？可我一生从不拈花惹草，你也不能引诱我。你敢下来，我就用木条打你。"于是，又慢慢地把腿收了上去，之后听见轻轻的叹息声。

不一会儿，她又从纸缝中露出脸来往下看，容貌相当好看。陈执礼仰脸唾骂："你死了还不知羞耻吗？"于是女鬼退回去了。陈执礼吹灭灯火就寝，手握利刃等女鬼来，却没有下来。第二天，仙游的陈题桥来访，陈执礼提及此事时，听见棚上有像是撕布的声音，此后女鬼再没出现。

但陈执礼的仆人住在外屋,夜里常说梦话,时间一长得了痨病。临死时,陈执礼因他相随到了两万里之外的地方,哭得很悲伤。仆从挥手说:“有个漂亮女人,曾偷偷地与我相好,现在招我做丈夫,我去了很快活,不要悲伤。”陈执礼顿足说:“我自信有胆量,没有迁居别处,却给你带来祸害,我本想虚张声势,不料竟坏了事!”后来,同年六安的杨逢源代任院长,避居在其他房间,他说:“孟子说过,不站在危墙之下。”

白天见鬼

任职郎中的德亨,夏天在乌鲁木齐城外散步,因而到秀野亭乘凉。坐的时间稍久,忽然听到大声说话道:“您可以回去,我将要宴请客人。”德亨狼狈地奔跑回来,告诉我说:“我将要死了吗? 竟白天见鬼。”我说:“无缘无故见到鬼,自然不是好事。如果到了鬼的聚集处见到鬼,就像到人家见到人罢了,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因为亭在城西幽深的树林里,万木高耸于天空,抬头看不见太阳。

客居他乡人的棺木暂时停放等待归葬的,罪人被依法处死的,都在这块地方,所以往往出现变化怪异。

怒斥道学

武邑某公和亲戚朋友在佛寺经阁前赏花。这儿宽敞但阁子上常有怪异,一般人入夜就不敢坐在这里。某公自认是道学家,心里坦然不相信这种事。酒酣耳热之际,大谈《西铭》中万物一体的道理。满座的人都围绕着他听,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忽听阁上厉声道:“如今正闹饥荒灾疫,死了众多百姓,你身为乡官,

既然不想法倡导义举，施粥舍药，就应该趁此良宵，闭门安睡，也算个自安之人。而你却在这高谈阔论什么‘民胞物与’，不知道若是讲到第二天天亮，这番议论就可以当饭吃、当药服吗？我且打你一砖头，看你还讲不讲邪不压正。”果然飞下一块城墙的砖头，声响如雷，杯子几案都砸碎了。

某公仓皇地跑出阁子，说：“不信程朱的学说，这大概就是妖怪之所以为妖怪的缘故吧！”他慢慢踱着步叹息而去。

奇　画

沧州的画工伯魁，字起瞻（他的姓就是这个伯字，自称是伯州犁的后代。朋友中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你怎么不称说第二代祖先太宰公？’近来他的子孙不识字，竟然自称姓白了）。曾经画一幅仕女图，刚刚勾出轮廓，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画完，锁在书房中。

过了两天，要想补成它，只见小桌上调配颜色的小碟子纵横散乱，狼藉不堪，画笔也差不多浸湿沾染遍了，图画已经完成。神采生动，有别于平常画的风格。伯魁大为惊奇，拿来给我已故母舅张公梦征看，伯魁正是跟着他学画的。张公说：“这不是你所赶得上的，也不是我所赶得上的，或许是偶尔碰到神仙作游戏吧？”

当时守城的郡尉永公宁很喜欢画，用好价钱买了下来。永公后来升任四川副都统，携带了画上任。将要罢官的前几天，画上的仕女忽然不见，只隐隐约约留下了人影，纸色就像新的，其余树石等则仍然暗旧。大概是败落的征兆先行显现。但是它所以能化去的原因，则始终不得而知。

骷髅报

佃户张天锡曾在野地里看到一个骷髅,便淘气地撒尿于骷髅口中。骷髅忽然跳起来大叫:“人鬼不同路,你为何欺负我?何况,我是个女人,你是男人,这么无礼侮辱我,这尤其不可!”骷髅越跳越高,一直触到张天锡的脸。张天锡惊恐地奔回来,鬼也随着来到他家,一到晚上就在墙头檐际,责骂不休。

于是,张天锡发起大寒热病来,昏迷不省人事。全家为他求情,鬼的怒火才渐渐平息。于是问起鬼生前的姓氏住址,鬼都一一作答。全家人叩头道:“如此说来您是高祖母,为何还为害子孙?”鬼凄切哽咽说:“这是我过去的家吗?你们何时搬来的?都是我的什么人?”大家说明始末,鬼不禁叹息道:“我本无意来这里,那些鬼想借这儿求食,唆使我来。有几个鬼在患者屋里,有几个在门外。你们准备一瓢水,待我去好好地打发它们走。大凡是鬼常常苦于饥饿。如果无故闹灾,又怕神责怪,所以遇事便有意寻衅,以求祭祀。以后你们再碰到这种事,应当小心避开,不要中了圈套。”大家都按鬼所教的去做了。

鬼说:“那些鬼都散去了。我嘴里的秽气难以忍受,可到原处找到我的骷髅洗干净埋掉。”说完,呜咽了几声便沉寂下来。

鬼念子孙

佃户何大金夜里看守麦地,有个老翁走过来和他坐在一起。何大金想村里没有这么个人,以为是偶然来休息一下的过路人。老翁说要水喝,何大金把罐里的水让给他。老翁问起何大金的姓名,并问起他的祖父。

听了回答后，老翁伤感地说："你别怕，我就是你的曾祖，不会害你。"之后细问家事。

老翁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伤，临走时嘱咐大金说："鬼除了等着放焰口求食外，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只有子孙念念不忘，时间越长久思念越强烈。但苦于阴阳阻隔，得不到家里的音信。有时偶然听说子孙昌盛，则欢呼雀跃，高兴好几天，群鬼也都来祝贺；偶闻子孙飘零则悄然悲伤几天，群鬼也前来安慰。这比活人盼望子孙的心情迫切十倍。今天听说你们还能够满足温饱，我又要唱歌跳舞好几天了。"他再三回头，叮嘱勉励，然后才走了。

先父姚安公说："那个何大金蠢头蠢脑的，必定编不出这么一套话来。听了这件事，追念先人的情思不禁油然而生。"

鬼驱浪子

乾隆二十一年，有一个福建的士人赴京应试。年底到达京城，仓促之间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于是在先农坛北面的破寺里租了一间老屋。

住了十几天，半夜里听到窗外有人说话道："先生，且醒一醒，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我居住在这个房间已很久了，起初因为您是读书人，几千里辛苦求取功名，所以奉让给您。后来看见先生天天外出，以为是初到京城，应当寻亲访友，也不见怪。近来看见先生多半酒醉而归，就有些怀疑，刚才听到你同和尚的谈话，才知道你竟是天天在酒楼里看戏，是一个浪子罢了。我避住到了佛像座位的后面，起居出入都不方便，实在不能克制忍耐让给一个浪子。先生明天不搬走，我瓦片石块已经准备好了。"

和尚在对面屋子里也听到这话，于是劝士人搬往别处。从此不敢再出租这个房间，有来询问的，就举出这件事来告诉他。

鬼听话

申苍岭先生,名丹,是谦居先生的弟弟。谦居先生性情温和平易,先生性格豪爽,而为人处世方正耿介,则是一样的。乡里有一个女人被婆婆虐待而吊死,先生因为两家都是世家大族,劝女人的父亲和哥哥不要牵进讼事之中。

这天夜里,听到一个女人的哭声远远地传来,渐渐入门,渐渐到了窗外。那女人边哭边诉说,言词十分惨痛,深深埋怨先生平息讼事。先生呵斥她说:"婆婆虐待媳妇致死,法律上没有抵罪的规定。就是告状,也不能使你快意。而且告状必定要检验,一检验必定要裸露身子,不是更加有辱两家的门户吗?"鬼仍然哭泣个不停。

先生说:"君臣之间没有官司,父子之间没有官司。人们怜惜你枉死,谴责你婆婆暴虐是可以的,你以媳妇而要想状告婆婆,这一个念头就已经触犯名义了。任凭你诉之于贤明的神道,也肯定不会为你做主的。"鬼竟寂静无声地离去了。

谦居先生说:"苍岭的这番话,告知天下做媳妇的可以,告知天下做婆婆的则不可以。"先父姚安公说:"苍岭的话,是儿子与儿子之间谈孝道。谦居的话,是父亲与父亲之间谈慈爱。"

传狐语

董曲江游历京城时,和一个友人同住。这人并非他的旅伴,和他共住一间屋子只是为了节省食宿费罢了。这人喜欢巴结富贵之人,常常外宿不归。董曲江独宿在屋里,有时夜里听见翻动书册和摸弄器具的声音。

他早就知京城狐狸多,所以不足为奇。

一天夜里,他把还没写定的诗稿放在几案上。睡下之后,好像听到了朗读声,发问也无人应答。早晨起来一看,稿纸上已圈点了好几句。但是他叫了几次狐狸,还是不见应答。但只要友人回来住就一夜寂静无声。那人自称有福相,所以邪怪怕他,不敢来。

李庆子是日照人,偶然来借宿。喝完酒后,董曲江和友人都睡了。李庆子乘月在园里散步,看见树下站着一个老翁和一个小孩。他知道这是狐狸,便躲起来偷看它们要干什么。小孩说:“太冷了,回房去吧。”老翁摇头说:“和董公同屋倒没什么妨碍,但此人俗气逼人,哪能和他呆在一起? 宁可坐在凉风冷月之下。”

李庆子后来把这话透露给别的朋友,渐渐传到这人的耳中。这人对李庆子恨之入骨。李庆子最后被这人排挤,背着书籍狼狈地回去了。

孽　报

我的大女儿嫁给德州卢家,所居住的地方叫纪家庄。曾经见到一个人躺在溪边,穿着破旧的棉絮呻吟着。一看,则每一个毛孔中有一个虱子,嘴都朝里,后脚都钩在破絮上,无法解开,一解就痛入心肝骨髓。无可奈何,竟然坐看他死。

这大概是前世的冤孽遭到报应吧。

红衣女

阁学汪晓园租了阎王庙街的一个房子。庭中有棵枣树,是一百多年以前种的。每当月明之夜则见斜枝上有个红衣女子垂腿坐着,翘首望月,

一点儿也不看人,靠近看就不见了。退几步再看则又在原处。

他曾叫两个人一个站在树下,一个在屋里。屋里的人看到树下的人的手够得着红衣女的脚,但树下的人什么也看不见。看见红衣女时,俯视地上有树影,但红衣女却无影。投去瓦块石头好像空的一样没有阻碍。用枪打,她随声而灭,硝烟一过又恢复了原形。

主人说,自从买了这座房子就有这个怪物,但她不害人,所以人和她相安无事。木魅花妖是常见的,大多数都会变化。而这个红衣女却不动不言呆坐树枝之上,实在不可理解。汪晓园担心被她害,搬到别处躲开了。后来主人砍了树,这个怪物才消失了。

廖姥姥

廖姥姥,青县人,娘家姓朱,是先母太夫人的奶妈。年纪不到三十而守了寡,发誓不再嫁,依靠先母太夫人终身,死时年已九十六岁。性格严正,碰到有应当说的话,必定直抒己见,从容不迫地同先母太夫人争辩。先父姚安公也不以普通的老妇人对待她。我以及弟妹们都跟随她吃饭睡觉,饥饱冷热,她没有一件不体贴照料周到。但如果稍有点不遵守礼节,就会遭到她的呵斥、禁止,管束仆人婢女尤其不稍加宽容,所以仆婢没有不私下恨她的。她掌钥匙,管厨房,谁也抓不到她一丝一毫自私之处,大家对她也竟然无可奈何。

她曾经带着一个童子从亲戚家互相问候回来,已经傍晚了。这时,风雨突然来到,她跑着躲进一座废弃园子的破屋里。雨到了夜里还没有停,远远地听到墙外有人说话道:“我正来投奔你的屋子避雨,你怎么冒雨坐在树下?”又听得树下的人回答说:“你不要多话,廖家的节妇在屋子里。”于是寂静无声。后来童子偶尔讲起这件事,仆婢们都说:“人不近情理,鬼也嫌恶而回避她。”唉！鬼果真是因嫌恶而回避她吗?

狐谈道

我的一个表兄，忘了叫什么名字，他和一个狐狸是朋友，常常在场园里交谈。表兄能看见狐狸，别人却看不见。狐狸自称生于北宋初年，表兄问他宋代的史实，狐狸说：“我都不知道。凡是学道之人必然游于世外，断绝所有的尘念，一心修炼。如果耳闻目睹世事，则心中必然有所是非；有了是非，必然会有所爱憎；有了爱憎，则必生七情六欲，以致消损精气。神志被耗费了，形体也就凋敝了，怎能活到今天呢？至于学道成功之后，再看人间，一切阴谋奸诈都像演戏一样，一切个人的得失成败，国家的治乱兴衰，都如泡影。当时我没留心，又怎能一一记下？即便与你相遇，也是前生的缘分，几百年来，像你这样的人我不知交往了多少。大多是萍水相逢，转眼烟消云散。以往的言谈话语，也大多记不住，那么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由此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在八里庄的三官庙，发生了雷击蝎虎之事。表兄问：“他物时间长了就通灵，却有许多遭雷劈，莫非长生了就犯了天禁吗？”狐狸说：“这要从两个方面看，修炼内丹加以引导，提炼外丹服食，都经过艰辛万苦才能得道。就像努力种田致富一样，是合乎天理的。如果通过媚人梦魇、偷采人的精气，害他人的寿命来延长自己的寿命，这都与盗劫没有区别，是天律所不能容忍的。或者放肆地兴风作浪，荼毒生灵，也是天律所不容的。如果它保养元神，完善自身，对人无害，与世无争，那么长寿这事情正如长寿之人一样，哪里会犯天地的忌讳呢？”

舅舅实斋先生听了这话说：“这狐狸说的都是《老子》中粗浅的道理，但是用来保养自身，倒也足够了。”

负心遭报

有个浙江书生,夜里做梦到了一处叫做都城隍庙的官府。有个冥吏对他说:“如今某公控告他的朋友负心,说请你作证。你想想有没有这回事?”书生努力回忆后说有这回事。

不一会儿听见都城隍升堂,冥吏报告某某控告某某负心,证人已到,请审讯决断。都城隍列举案情询问书生,书生据实回答。

都城隍说:“这种人结党营私、见利忘义,以与自己的同或异作为爱与恨的标准,凭自己的爱恨作为是非标准。穷途末路时就攀附他人以追求援助,势均力敌时则互相排挤勾心斗角,翻云覆雨变化无常。本来就是小人之交,怎能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呢?他们之间都以同样的手段对付对方,这是必然之理,事实查验清楚,把他们都赶走吧。”都城隍又对书生说:“你是否认为这样的处罚对负心人不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因果报应。花结子,子开花,因果相继。那个负心人,又会有另外的负心人对他负心,用不着鬼神来处置他。”书生恍然醒来。

过了几年,果然一切都如神说的那样印证了。

戒杀生

福建某夫人喜欢吃猫,捉了猫后把猫扔进事先装有石灰的小口坛子,然后灌进开水去,猫被石灰水腐蚀,毛全部掉光,不用人拔,血都涌回腑脏,因而猫肉洁白如玉。据说,猫肉比鸡肉好吃十倍。她天天张网设置机关,捕杀的猫不计其数。后来这位夫人病危,“喵喵喵”像猫一样叫唤,过了十多天才死。

观察史卢扮吉曾和这位夫人邻居。扮吉的儿子荫丈是我的女婿,对我讲了这件事。他又说,景州一个官家子弟,爱弄断猫狗之类小动物的腿,将其扭到后面,然后放在地上,以看它们痛苦地跳跃、哀叫取乐。后来他的子女生下来后,脚都反向前。

还有我家奴仆王发,擅打鸟枪,弹无虚发。每天都有几十只鸟被打死。他只有一个名叫济宁州的儿子,是在济宁州出生的。这孩子长到十一二岁时,忽然全身长疮,好像火烙的一样,每个疮口都有一个铁弹,不知是怎么进去的。用了各种药都不见效,最后死掉了,断了香火。杀生的报应确实最重啊。

令我疑惑的是,那修善果的在规定时间里吃斋,好像遵奉律令,而平时却杀生。佛家吃斋,难道吃蔬菜水果就有功德吗?只不过是借吃蔬菜水果来避免杀生。如今的佛教徒说某天某天是观音斋期,某天某天,又是准提菩萨的斋期,并说在这一天吃斋,佛很高兴。如不是这一天,在厨房里大宰大烹,砧板上堆满了肥肉,如此残酷地屠宰,佛也不管。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况且天子不无故杀士,大夫不无故杀羊,兵士不无故杀狗猪,这是礼法规定的。儒者遵奉圣贤的教义,当然万万没有不吃肉的禁律,但除了宴客和祭祀以外,如时时杀生,也非常不妥。为了吃一块肉便一下子杀害一条生命,为了喝顿肉汤便一下子害死几十条命,甚至几百条命。用许多生灵无限的恐怖和无限的惨景,换来我瞬间的口福享受,这与定期吃斋,不是有点矛盾吗?苏东坡先生一直坚持这种看法。我认为这是与我的看法比较的接近观点。

我热忱欢迎修善果的人和我讨论这件事。

不可臆断

天地四方之外的事,圣人置之不理、不屑一顾。然而,天地四方之内的事,也无法谈论的。

比如人死,按儒家的说法就是魂升天、魄入地,按佛家的说法,鬼被收

录在阴间,不能再到人间了。但世上却有回煞的说法,即人死后一段时间灵魂会返回原位处。庸俗的术士还有一本书,说能事先知道鬼魂回来的时辰和离去的方向。这真是无稽之谈。不过,我曾在隔院的楼窗里,远远看见鬼魂离去,像一道白烟,从烟囱里出去,向西南方飘没。这和所推算的时间、方向丝毫不差。鬼魂又曾两次亲自开锁,查看落满灰尘的地方,上面留下的手迹脚印,和活着的时候毫无二致,亲人们都能认出来,这又怎么解释呢?

祸福命中注定,生死自有天数,圣贤也抵抗不了命运的安排。但世上有用药物迷人和用梦魇控制人的法术,刑律也提到过。我没见过药物迷人,后者则见过多次。施用这种法术的,不外乎瞎子、巫人以及土木工人。这种法术真的能左右人的生死祸福,常有灵验。这是天地鬼神的权力,却操纵在这些人手中,胡乱实施,这又怎么解释呢?其中必有原因,不过至今人们还不知道罢了。

宋儒对于在道理上说不通的,则一概断定为没有这种事,是否有些像胶柱鼓瑟?李又聃先生说:"宋儒依理学来谈论天文,自以为弄明白了阴阳造化的本质,对于日月及五大行星说起来有根有据,似乎了如指掌。其实宋代的历法几经变化,越来越不准确。自郭守敬以后,通过实际测算利用日食加以验证,才知道周、程、张、朱四人对天文一点也没理解。即使是邵雍算是最懂数学的,也只是根据奇、偶数和方圆的运算来揣摩个大概,而不是根据天体运行规律来推算历法。所以,他们立论越高,就越免不了牵强附会。

日月及五大行星的运行,有实在的形体作依据,尚不能以理臆断,何况是从没有形体的时空之中推求太极宇宙呢?先圣说:君子对于不知道的事,就不发表议论。"

郝老太婆

女巫郝老太婆,是个狡诈的乡村女人。我幼年对,在沧州吕氏姑母家

见过她。她自称狐神附在身上,能够预言人家的祸福。人们家中一切琐碎事情,她件件都知道。因此,信她的人很多。其实她分布了党徒,结交人家的婢女仆妇,代为刺探各家的隐私,以达到她诈骗的目的。

曾有一位孕妇,问她将会生男还是生女,郝巫婆预言是男的,后来却生了个女儿。妇人质问她何以神的话不灵验,郝巫婆发怒瞪起眼说:“你本应是生男孩的,但某月某扫,你娘家赠送饼食二十件,你将其中六件送上给公婆,藏起十四件自己吃了。阴司怪你不孝,于是把你该生的男孩转为女孩。你还不醒悟吗?”孕妇不知这事老早就被巫婆探听到,便惊恐地认罪了。郝巫婆的善于找理由遮掩其骗术,都和这件事相同,

一天,郝巫婆正在烧香请神,忽然端正地坐着,高声说道:“我是真正的狐神哪。我虽然和人类混杂相处,实在是各自去吐纳修炼人形,怎肯同这乡下老婆子混在一起,去理人家的琐碎事情呢?这老婆子诡计多得很,用妖邪怪诞的办法捞钱,却假借我们的名义。因此,今天我真的附到她身上,使大家都知道她的奸计。”于是逐件细数郝巫婆偷偷干下的坏事,并且举出她的党徒的姓名。说罢,郝巫婆霍然像从梦中醒来一样,狼狈地逃跑了。

她的结局怎样,后来也没有人知道了。

蛇 啮 心

侍妾的母亲沈妈说:高川有一个乞丐,同母亲妻子住在一所破庙里。乞丐夏天拾了一斗多麦子,嘱咐妻子磨成面粉用来供养母亲。妻子藏起了好面,把粗面和着脏水做饼给母亲吃。

这天晚上,下大雷雨,黑暗中妻子忽然嗷地叫了一声。乞丐起来看望,只见一条大蛇,从他妻子的嘴里进去,咬她的心,把她咬死了。乞丐把她拖出去埋掉,沈妈亲眼见到蛇尾拖在她的胸腹之间,说是有两尺多长。

巧发奸谋

有两个学塾的老师居住在相邻的村子里,都以道学家自命。一天,互相邀约会讲,学生在近旁陪坐的有十多人。正在辩论人性和天命,剖析天理人欲,严正的词色,如同面对圣贤。忽然飒地一阵微风;吹起一片纸落在阶下,旋转舞动个不停。学生拾起一看,则是二人阴谋夺取一个寡妇的田产,往来秘密商量的书信。

这或者是神厌恶他们的虚伪,所以奇巧地揭露他们的奸计吧!但是实施这种手段的人多的是,原未曾一一败露。听说这封书信既然泄露,他们的阴谋不能实行,寡妇的田产竟然得以保全。当是由于孤独的寡妇苦苦守节,感动了幽冥世界,故而显示这样的灵异,暗中为她呵禁保护吧。

老儒词穷

举人李存其说,蠡县有一座凶宅,一个老儒生和几个客人住在里面。夜里窗外“扑通”响了一声,老儒吆喝道:“邪不压正,妖不胜德,我讲道学三十年了,还怕你吗?”窗外好像是一个女子的声音说:“你讲道学我早知道,我虽为异类,但也普观儒书。《大学》的中心在于诚意,诚意的主旨在于自慎,你的一言一行,一定要遵循古礼,果真是为了自己修身吗?大概是为了出名吧。修身养性,宣扬道学,这是天理,为了名声,争强好胜,则是私欲。连自己的私欲也控制不了,还讲什么学?这事我没必要和你争执,自己在寂静的夜里问问自己:‘我自己究竟怎么样?邪究竟是否敢侵犯我?妖是否能胜过德?’于是,你就完全明白了。何必对我这样粗声粗气呢?”老儒汗流如雨,哆嗦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听见窗外有人嘲

笑道:“你不敢回答,说明你还不至于欺骗本心。暂且让你睡吧。”于是又一声“扑通”,怪物拂过屋檐离去了。

循　环

某先生死后,遗留下来一些古董。寡妇孤儿不知它的价值,于是请他的朋友估价。这个朋友故意高估,使这些古董好久卖不出去。等母子俩穷得难以生活时,乘机以低价买走了。两年后,这个朋友也死了,他的妻子儿子对遗留下来的这些古董也不识货,便又请他的生前好友估价变卖。这位好友照搬亡友之计,将古董弄到自己手中。

有人议论:“天道往返循环,所以照搬前人诡计的人罪应当轻些。”我认为这话虽然大快人心,却不可以定作规矩。小偷有罪,如果有人再偷小偷的,能说这人的罪过就比小偷轻吗?

绝　嗣

屠夫许方,就是前面所记载的夜里碰到醉鬼的那个人。他屠宰驴子的时候,先在地上掘出一条壕沟,在上面放一块板,板的四角穿四个孔,把驴的脚嵌进去。有来买肉的,随着所买的多少,用壶灌滚水浇驴的身子,使得毛脱肉熟,然后割而取之,说是必定要这样肉才爽脆甘美。过了一两天,驴的肉被割尽,方才死去。驴还没有死时,箝住它的口不让出声,它目光怒射,炯炯地像两支蜡烛,惨不忍看,而许方却不当回事。

后来,许方患病,遍身溃烂得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形状同他所屠宰的驴一样。在床褥上翻来覆去,求死不得,哀声号叫了四五十天才断气。他在病中痛切地自责,并嘱咐他的儿子志学赶紧改换职业。

许方死了之后，志学于是改而杀猪。我小时候还见到过他，现今没有听说他有子孙，想来已经绝嗣很久了。

驳无鬼论

受朝廷征聘过的隐者边随园说：有个走无常的进入阴间，见一个老儒站立在堂下的走廊里，看上去很是恐惧慌张。

有一个阴间的官吏，像是他的旧交，向他作揖问候完了，拱手对着他笑道："先生平日主张无鬼论，不知道先生今天是什么东西？"那些鬼都大笑起来。老儒蜷缩在一边，哑口无言。

马大还奇遇

东光人马大还，在一个夏夜光着身子在资胜寺的藏经阁睡觉。忽然有人拉他的胳膊说："起来起来，不要弄脏了佛经。"马大还睁开眼，见一个老人在身边，便问是谁，回答说是守藏经阁的神，马大还天生胆大，并不害怕。当时月光如昼，于是请老人坐下来谈，问老人为什么守藏经阁，老人说是奉上天的命令。马大还问："儒家的书汗牛充栋，没听说有神去守，上天怎么偏爱佛经呢？"老人说："佛教依神教设立教化立法，百姓有信的，有不信的，所以派神来守，儒家依人道来设立教化方法，人人都应尊重并守护它，而且人人都知道尊重并守护它，所以不必借助神力，这不是偏重佛经。"

马大还又问上天对三帝是否一视同仁。老人说："儒家以修己为本体，表现为治理百姓，道家以清静为主体，表现为阴柔，佛家以安于现状为本体，表现形式为慈悲。三教的宗旨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至于它们

的教人向善则没有区别,上天自然不能不使三教并存。儒家为百姓立命,而将本体现在自身。佛、道两教都讲究修炼自身,且以余力顾及万物。所以以体现人道的儒教为主,以体现神道的佛、道两教为辅。也不能只以佛、道两教治理天下。这就是三教中不同一中的同一,同一中的不同一。儒教像是五谷,一天不吃就饿,几天不吃必死。佛、道像良药,在死生得失、喜怒哀乐之际,用来解释冤业、消除忧郁,较之儒教来得快捷。它的祸福因果学说,用来打动无知的百姓,也比儒教容易些。但要适可而止,不能长期使用,不然就会过分而适得其反。儒家有时空谈心性,把自家的主张与佛、道两教混为一谈;或者排斥佛、道,好似对付仇敌,这都是一孔之见。"

马大还又问:"道士、和尚肆意以妖妄迷惑百姓,不全力攻击他们,那不有害于人吗?"老人回答:"这里是从本原论述三教。要从细枝末节上说,岂止佛、道留下祸害,儒教留下的祸患难道还少吗?比如你喝醉了光着身子睡,难道说是周公、孔子制定的礼法?"马大还惭愧地道了歉,于是两人又畅谈到天亮才分手,最终仍不知老人是何方贵神。

有人说,是狐狸。

百工祀祖

百工技艺,各自奉祀一个神作为祖先。娼妓奉祀管仲,是因为他建议齐桓公设淫乐场所女闾三百。演员奉祀唐玄宗,是因为他设梨园教习歌舞弟子。这都是著名的典故。官府小吏奉祀萧何、曹参,木工奉祀鲁班,这还是有道理的。至于靴工奉祀孙膑,铁工奉祀老君之类,则是荒诞不可问了。长班所奉祀的叫钟三郎,关着门夜里祭奠,隐讳得很深,竟不知道是什么神。

曲阜颜介子说:"一定是中山狼的转音。"先父姚安公说:"这个不一定如此,也不一定不如此。郢书燕说——穿凿附会,曲解原意,固然未必没有益处。"

妇挞夫

先叔父仪庵公,有个当铺在西城中。一座小楼被狐精所占据,夜里经常听到它们的说话声。但是不害人,时间久了也就相安。一天夜里,楼上传出一片很响的责骂鞭打的声音,大家前往倾听。忽然听到有人忍痛高呼道:“楼下的诸位都应当明理,世上有妻子打丈夫的吗?”恰巧其中一人刚被妻子打了,脸上的抓痕还没有痊愈。众人哄然一笑说:“这固然是有的,不足为怪。”楼上这群狐精也哄然一笑,它们的争斗才解开了。

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绝倒。仪庵公说:“这狐精以一笑收敛威风怒火,还可以用善意来对待它。”

徐四让产

田村的徐四是个农夫。父亲死后,继母生的弟弟极为凶横不近人情。家里有一百多亩田地,分家时,弟弟以养活母亲为由,分去了十分之八。徐四委屈相从。弟弟又选了比较肥沃的田地,他也承认了。后来弟弟分的家产都挥霍一空,又来向哥哥索要。徐四便把自己分得的一份全部给了弟弟,自己则租田耕种,而且像没事一样。

一天夜里,从邻村喝酒回来,路过枣林时,一群鬼向他抛掷泥土,吓得他不敢走。鬼嗷嗷叫着,渐渐逼近,等双方见面后,鬼惊慌向后退去说:“原来是谦让家产的徐四兄,我等有眼不识泰山。”于是,这些鬼化作黑烟散去了。

五台僧

白衣庵和尚明玉说:过去五台山有一个和尚,夜里经常做梦到了地狱里,看见种种像图绘中见过的恐怖的形象。

有个年高有德的和尚教他精心诚意地念经,但是梦做得更厉害,渐渐到了疲困不起。又一个年高有德的和尚说:"这一定是你没有出家以前,制造过恶业,出家以后,逐渐明白了因果,知道自己死后一定会下地狱,生出恐怖心,因为恐怖心,造成各种形象。所念经愈是虔诚,幻象愈是增多。要知道佛法广大,容许人忏悔。一切恶业,随着念头的改变,都可以消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没有听说过吗?"

这个和尚听了这话,就对着佛发愿,勇猛地锐意求进,从此太平无事,不再做这种梦了。

不忘旧情

沈观察夫妇都死了,将小儿子寄养在亲戚家,穷得没个人样。沈观察的妾嫁到史太常家,听闻此事后,萌生恻隐之心,暗地里常叫婢女、老妈子送些衣物去。后来太常知道了,说:"这是人之常情。"也没有禁止她。

钱塘人李沧洲说有个寡妇卧病不起,不能做饭,哀求邻居老太太给做点饭,但老太太也不能常来。忽然有位少女推门而入,说:"我是新来邻居的女儿,听说姐姐困苦吃不上饭,心里不忍,今天我征得父母的同意,愿意为姐姐做饭,并且侍奉你。"

从此,少女天天来。过了三四个月,寡妇的病有所好转,打算登门感谢少女的父母。少女流着泪说:"实不相瞒,其实我是狐狸。你丈夫在的

时候,我很爱他。如今我思念旧情,又同情姐姐辛苦守节,因此冒名而来。”然后将几块银子放在床上,呜咽着走了。

这两件事很相似。改嫁之后便翻脸不认人的女人,不但不如这个妾,而且连这个狐狸也不如。

两妻争座

侍读吴颉云说,有位前辈癸丑年登第,忘了姓什么,好像是王言敷先生,记不太清了。他租住在海丰寺街,房后三间破屋,说是有鬼,不可以住人。但鬼并不出来作怪,只是偶然听见有声音而已。

一天晚上,破屋里有吵骂声,前辈趴在墙角听,原来是两个妻子争座位。一个说自己先来,另一个说自己年纪大,争吵不止。前辈不觉叹息道:“死了还吵闹不休吗?”再听吵闹声就安静了。

妻妾住在一起,彼此忍耐相安无事的,十个里可能有一个;关系融洽的,千百个中难得有一个。因为妻妾之间毕竟还有名分约束着。至于两个妻子并立,则从来没有一对相处和谐的,也从来没有一对平安无事的。没有名分约束,则两人不相上下,争论高低,这是人之常情。因此两个鬼妻相争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卷五　滦阳消夏录(五)

郑五妻

郑五,不知道是哪里的人。他带着自己的母亲、妻子寄居到河间府,以做木工来维持生计。当他患病将死时,嘱咐妻子说:“我穷得没什么财产,你又不大会做女红,我担心母亲有可能因受冻挨饿而死。今天我与你约定,如果有人愿意替代我赡养母亲,你就嫁给他。我也死而无憾了。”

妻子照着他的话做,母亲因此活下来。有时赡养母亲稍微怠慢,房屋里便有像是摔碎了瓷器、折断了竹子的声音传出。有一年,没有做完棉衣,母亲哭喊着叫冷,忽然房屋里发出如敲钟击鼓一般的大声音,撼动墙壁。就这样过了七八年,母亲逝世后,才安静下来。

背德之狱

有个佃户名叫曹自立,粗识文字,但所识不多。偶尔因感受寒邪致病,昏沉糊涂中被一个差役从家中带走。路上碰到另一个差役,一看是抓错了人。两个差役互相对骂了很久,便送他回去。

经过一个地方,四面是石头筑成的墙,周围有一里光景,里面浓烟涌出,紫色的火焰照耀,门额上有六个像斗大的字。曹自立不能全认识,只是记住字的笔画写法。清醒过来以后,人们根据他所记的偏旁推测,像是

"负心背德之狱"。

债　　鬼

世人认为夭折的儿子是讨债鬼,这种事情还真的有。卢南石说,朱元亭的一个儿子病重,临死前呻吟着自言自语:"还欠我十九两银子。"不一会儿有人把医生开的人参煎好,孩子没有来得及喝就死去。而人参的价值恰好是十九两银子。这是不久以前的事。

有人说:"一天之内,天下不知有多少孩子夭折,前生欠了债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按生死轮回,因果循环,是恒河的沙粒,无法测算出到底有多少;就好像是天空的云彩,变幻莫测,不可捉摸,这一切实在难以一概而论。但是总起来看,冤怨纠结,多是由于财物的缘故。老子说:天下的人纷纷乱乱,都为了利而往;天下的人拥拥挤挤,都为了利而来。人的一生,没有哪个不是被利所左右的。可是天地间生出的财物,只有这么多。你得到了他便失去了;这边满足了那里便亏空了。因此而生狡诈,因此而萌生恩仇。因果报应,连累三生。看看谋利的人如此多,就可以晓得讨债的人肯定不少。司马迁讲过,人的怨毒之心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君子宁可相信有讨债这回事,也许能够令人深思自省呢。

强　　鬼

乡里有位女人新近守寡,一个行动轻狂的人,贿赂了相邻的老妇人挑动她。夜里进入她的房内,关上门将要睡觉。忽然灯光发绿暗淡,缩小如豆。一会儿爆的一声,红色的火焰四射,圆圆的有两尺光景,像一面大镜,中间现出人的面孔,竟是她原来的丈夫。男女一起发出嗷的叫声扑倒在

床榻下。家里人吃惊地起来一看,那事情于是败露出来。

有人怀疑寡妇失节的很多,为什么这个鬼独独有灵?

我说鬼有强弱,人有盛衰。这本来是个强鬼。又适逢二人的运数衰败,所以能够成为灾祸了。其他饮恨于黄泉之下,冤魂纠缠几世的,不知道有多少,并非全是神随形而消灭的。有人又怀疑妖物有所凭依,做出这个变化怪异,这或许是有的。但是妖不会自己兴起,而是因为人而兴起。也是幽魂怨愤仇恨之气,暗暗相感召,妖邪鬼魅才乘机而假借于人。要不然在贞节的鲁国陶婴的房里,为什么没听说有黎丘的奇鬼呢?

前因后果

罗仰山在礼部任通政使时,被同僚们所排挤,做事总是受到束缚,每走一步都好似在荆棘丛中。他本来就性格迂腐内向,渐渐地愤郁成疾。

有一天,他闷闷不乐地呆坐着,忽然做梦到了一座山中,这里花开水清,风和日丽,使他觉得心旷神怡,不快之感顿消。他沿着溪水散步,发现一座茅舍,有一位老人请他进屋休息,他们极为融洽地谈论起来。老人问他为什么满脸病容?罗仰山将苦恼一一道出。

老人叹息说:“这里有前世的恩怨,你不知道。你七百年以前是宋代的黄筌,排挤你的同僚前世是南唐的徐熙。徐熙的画艺要高于黄筌,黄筌担心他夺去自己供奉宫廷的恩宠,便在皇帝面前花言巧语地诬陷徐熙,令他坎坷困顿,含恨而死。后来两个人辗转轮回,几世都没有机会相遇。今生巧合,他才得以报宿仇,他所施加于你的,正是你曾经施加于他的。你又有什么值得怨恨呢?一般说来,无往不复,是天道;有仇必报,是人情。既然已经种下了因,最后会结果。气机的感应,好像磁铁吸针,不靠近则罢了,一旦靠近便吸引而不舍。怨毒的纠结,好比燧石含着火,不接触则罢了,一旦接触就有火星激发。它一般情况下不会自行消释,仿佛疾病潜伏着,必定会有发作的时候。它们最终会相遇,就仿佛日日旋转,必然会有相交之时一样。所以种种害人之术,不过是自己害自己罢了。我在前

生中,与你有段旧交情。由于你没有醒悟,因此给你讲解前因后果。你与那位同僚已经结了果,从此便告一段落。从今以后呢,谨慎着不要再制造冤仇了。"

罗仰山恍然醒悟过来,争强好胜之心立即消失。几日之内,病体康复。

这是我十几岁时,听霍易书先生谈的。有的人说,这是卫延璞的事,先生偶然记错了。不知谁对谁错,于是都记在此处。

鬼　讼

田白岩说,康熙年间,江南发生了运输漕粮的案件,官吏中有好几个人伏法。几年之后伏法的鬼魂之一降乩到他的朋友家里,自称正在地府里告某公。朋友惊讶道:"某公是遵纪守法的好官,况且他总督两江漕运时,是在这个案子发生前的十多年,无缘无故为何要告他呢?"鬼魂又在乩上写出:"这件案子不是一天就能发生呀,在刚刚出现苗头时,只要革除一个官员,放逐一两个小吏,就能够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可是某公为了博取忠厚的好名声,眼瞧着脓肿而不去治疗,时间一久,自然导致溃烂,我们最终碰到这种祸事。我们害民害国,不能怨恨现在的执法者。追根究底后,不去告他还去告谁?"写到这里,乩也不动了。也不知道在九泉之下,是如何了结案件的。

《金人铭》说:"不堵住涓涓细流,最终将成为江河;不拔出细小的树苗,将来就必须寻找斧子来砍伐。"古代圣人是看得可谓长远。这个鬼魂讲的,不能说没有道理。

毁　　容

我家乡有位姓姜的人,临死时嘱咐他的妻子不要改嫁。她哭泣着答应了。后来,有一个人贪恋她的姿色,出了大价钱买她当妾。那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正要上车,家里养的狗猛然似人状直立起来,怒声嚎叫,两只前爪抱着她的脸猛咬,咬裂鼻子,并且弄瞎了一只眼睛。她的容貌既然被毁坏,买者便不再要她,后来更是没有人打主意。这是康熙五十三、五十四年间的事情,老人之中还有亲眼看见过这件事的。

人们都夸赞这条狗真的是义气,忠心耿耿地报答主人;这条狗真的是够聪明,能够进攻要害处。我认为狗是绝对不可能想到这种做法的,这是姜某的厉鬼附在它的身上才干出来的。

布施之报

爱堂先生一次夜里喝酒后归来,马忽然受惊奔逃,草树茂盛障蔽四周,沟渠田埂凹凸不平,有三四次几乎摔下马来。忽而有人从道旁伸出一只手挽住辔头,另一只手扶他下来,说:“老母过去承蒙拯救接济,现在来救您,让您避免断骨的危险。”问他的姓名,转眼之间已经消失了。

先生自己回忆生平没有这样的事,不知道鬼为什么这样说。这也许就是佛经所说的无心布施,才是最大的功德吧?

张　福

张福,杜林镇人,以担货贩卖为职业。一天,他和镇上一个土豪相遇争路,土豪指挥仆人把张福推坠到石桥下面。当时河水正结冰,冰的棱角像锋利的刀刃,张福被撞得颅骨破裂,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里正一向怀恨那土豪,马上向官府报告。官员也想借此在土豪身上捞一把,因此案子办理得很急。

张福暗中叫母亲去对土豪传话:"你偿我的命,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你能为我养活老母和幼子,则趁我未死,我可到官府说明是自己失足跌落桥下的。"土豪答应了。张福粗略识些字,还能够忍着疼痛自行写了状词。活着的受害人的供词确确凿凿,官吏也无可奈何了。

张福死后,土豪竟违背诺言。张福的母亲多次向官府控告,但因有张福生前证供为据,始终不能平反。后来,土豪醉中骑马夜行,因马失蹄跌落桥下而死。人们都说:"这是他对不起张福的报应呀!"

先父姚安公说:"审判案件的确很难呀,而人命案尤其难:有顶替凶手的,甘愿代别人受死刑,有用钱疏通私自了结的,甘愿出卖其亲人,这些已经是仓促间不易审清的了。至于被杀的人亲手写下供词,说明自己不是那个人所杀,这事就算叫皋陶来审理,也不能判那凶手有罪呀。要不是凶手违约不付钱,以致遭到鬼神的诛杀,则竟可以用钱财逃脱罪责了。诉讼的情况千变万化,什么花样没有?掌管刑律的官员能只据事理来轻率判决吗?"

守 财 奴

姚安公说,有个人叫孙天球,嗜财如命。他白手起家积累了千金资产,哪怕是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受冻挨饿,他也视作路人一般。即使自己同样地受冻挨饿,也不肯轻易用一文钱。在病重的时候,他把积累的所有钱全部摆在枕头前,逐一地用手抚摸着讲:“你最后还是不归我所有吗?”他呜咽着死去了。孙天球没有病死以前,狐狸常常戏弄他,将他的钱财偷去,让他焦急得要寻死觅活。然后再让他在其他的地方找到,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还有一位刘某,也把钱财当作命根子,并且也被狐狸戏弄过。有一年除夕,刘某亲朋好友中凡是贫困的都得到刘某的馈赠,每个人有好几两银子。大家很奇怪,这不像他平时的行事。不久之后听说刘某床前的箱子里面的银子被狐狸偷去了二百多两,却出现了几十张感谢信。

这是因为孙天球的钱财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狐狸嫌他太吝啬,只是戏弄他一番罢了。刘某的钱财都是靠投机取巧剥削得来的,所以狐狸把这不义之财分散发给别人。这种处置方法例也比较妥帖。

鬼 语

我在福建任学政的时候,听暮僚钟忻湖说,他的朋友从前在某公幕府中,由于去调查一件公事而在古庙里留宿。

月色朦胧,这位朋友看见有个人影在某公窗下,徘徊良久,然后飘飘荡荡地上了钟楼。他知道这是鬼怪,但是他一向大胆,竟然跟踪着上去。到了那儿却瞧楼门紧锁,楼上似乎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说:“你怎么白

跑了一趟?”另一个回答:“这个地方极少有官员来,今天庆幸有两位官员一同在这儿过夜,本来打算等待夜深人静后向他们讲述我的冤情。可是,刚才我偷听他们的谈话,不是揣摩迎合的手段,就是商量涂抹稀泥的办法,他们不能够办理我的事情,所以白跑了一趟。”说完,好像有叹息的声音。听下去,就静悄悄了。

第二天,这位朋友偷偷地告诉了公公昨夜的见闻,某公果然脸色大变,连忙摇手,要他不要多事。因此至今依旧不知道那个鬼怪有何冤情。

我认为,这位朋友可能对某公产生不满情绪,才编出这样一段故事,来借以形容某公擅长于趋利避祸,结果被鬼怪嘲弄罢了。假如就这件事情而论,则某公既没有亲眼目睹鬼怪,也没有听见鬼怪喊冤,恍恍惚惚地没有真凭实据,即使是阎王、包公,也会无从下手,我们又怎可去责备某公呢?

狐戏学究

平原董秋原说,海丰有座佛寺,向来多狐,常常抛掷瓦片石块戏弄人。一个迂阔的学究借东厢房三间教授生徒,听说有这种事,自己到佛殿上呵斥责它。几个晚上寂然无声,学究表现出自以为高明的得意神色。一天,东家过来谈话,学究拱手作揖的时候,忽然袖子里一个卷子掉到地上,拿来一看,是男女淫亵的秘戏图。东家默默地离去。第二天,学生们不来了。

狐没有触犯人,人却去触犯狐,竟然反而被狐所中伤。君子对于小人,谨慎防备他而已:无缘无故触犯他的锋芒,很少有不失败的。

周　仓

关帝庙内,都塑着周仓将军的人像,但是在史书中并不见周仓的姓名。根据考证,元代人鲁贞的《汉寿亭侯庙碑》的碑文之中,已经有了"乘赤龟马呵周仓随着"的句子,可见周仓的传说由来挺久。

周仓最爱显灵。村里有一个老妇女名叫刘破军,说她的丈夫曾经喝醉酒卧眠于关帝的香案前。梦见周仓将军把他踢了起来,左大腿被踢伤的青痕,一直等到半个月之后才逐渐消去。

冥吏语

若说鬼不能够轮回转生,那么从古至今,鬼天天都有增加,大地必然会容纳不下。若说鬼可以轮回转生,那么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又生了,转眼之间变换形貌而去,那么,世界上就不应该有鬼了。不管是做买卖的人还是种地的人,也同样会转生,就好像没有轮回转生一样。而在荒野老坟里,常常遇到鬼,又好像有不轮回转生的魂灵。

表兄安天石曾经卧病在床,魂灵来到了阴司,就这件事情问管籍册的冥吏。官员回答道:"有轮回的,有不轮回的。轮回的有三种——有福气的要受报应,有罪恶的要受报应,有恩有怨的也要受报应。不轮回的也有三种——圣贤和仙佛,不在轮回之数;堕落到无间地狱的,不可以轮回;无罪恶也无福气的人,则任凭它在坟墓之间游逛,余气未尽就还存在着,余气渐渐消除就会灭掉,仿佛露珠水泡,忽有忽无,又仿佛闲花野草,自荣自枯,这样的鬼是没有什么轮回的。有些无依无靠的鬼魂,依附在人身上孕育,这叫做偷生。德行高尚的和尚、道士,借助于别人的形体转世,这叫做

夺舍。这些情况都是偶然的变化,不在正常的轮回范围之内。至于神灵下凡人世间,辅生圣明的朝代;妖魔鬼怪转世,横行霸道地打杀抢劫,则是由于人世的气数所决定的,不可以用轮回来加以解释。”

天石本来是不相信轮回的,病好之后,却经常拿出这件事情告诉别人:“根据这个冥吏说的话看,轮回确实有道理。”

司禄神语

算命先生虞春潭,给人家测命,往往很灵验。有一次他去襄阳、汉阳一带游历,与一位书生同乘一只船,两人谈话非常投机。时间一长发现这个书生不睡不吃,便怀疑他是仙鬼之类。

深夜里,虞春潭偷偷地问他,书生回答道:“我既非神仙也非鬼怪,而是天上的文曲星,掌管人间的仕禄。由于有事要到南岳去,因为和你有一段缘分,所以能够有几天时间和你交往。”虞春潭于是问他:“我对于算命,自认为造诣很深,但是推测某某应当大贵却不灵验。你掌管功名、禄位,理该知道缘故。”书生说:“这个人的命运本来应当大贵,无奈他太热衷于做官,以至于被减去了十分之七。”

虞春潭说:“热衷于做官,也是人之常情。为何阴司要这么重地惩罚他呢?”书生答:“热衷于做官,那些强悍的人肯定会凭借权力作威作福。这种人必然凶狠毒辣而且刚愎自用;那些软弱的人必然要想法保护自己的官位,这种人必然要狡诈多变而且深藏不露。况且,不管是持权作恶,还是拼命地保住官位,是一定要争宠斗胜,进而相互倾轧、排挤。到了这个地步,则不论人贤或者不贤,只论你是否与我同党。不论事情是否该办理,只论对我是否有好处,它的弊端就讲不完了。这种罪恶比贪婪残酷更加严重,甚至要减短寿命,又何止于减少福禄呢?”

虞春潭暗暗地牢记书生的话,过了两年多,某某果然死去。

狐　妾

张铉耳先生的同族人中,有以狐女做妾的,另外营建僻静的居室给她住。床榻帷帐日用器具同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自己有婢女仆妇,不用张的奴仆罢了。室内没有一点灰尘,只是坐久了感觉阴气森森,也时常听到室内说笑的声音,而看不见说笑者的形体。

张本来是个大族,每当亲戚宴会,来宾多请求见她一面,都没有得到允许。一天,张一定要勉强她,她就说:"某家的某娘子还可以,别的人一律不见。"某娘子进入室内和她会晤,见她举止娴静优雅,相貌好像三十来岁的人。问到她室中寒冷的缘故,回答说:"娘子自己心中害怕罢了,这屋子原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后来,张问起她单单见这个娘子的缘故,回答说:"人是阳类,鬼是阴类,狐介于人鬼之间,但也是阴类。所以出来经常是在夜间,白天阳气盛的时候,不敢轻易同人接触。这个娘子阳气已经衰微,所以我能够见。"张惶恐地说:"你每天和我同寝共处,我恐怕衰弱了吧?"回答说:"这个别有缘故。凡是狐诱惑人,有两条路:一叫蛊惑,一叫夙因。蛊惑的,阳气被阴气所侵蚀,侵蚀完了就死去;夙因则与人本来有缘分,气味相感应,阴阳调和,所以可以长久而相安。但是蛊惑的占十分之九,夙因的只占十分之一。那些蛊惑的也必然自称是夙因,但用伤害人不伤害人可以知道它的真假罢了。"

后来,见到她的那个妇人,果然不久就去世。

从　善

罗某和贾某是邻居,罗某富裕而贾某贫穷。罗某想要收买贾某的房子却极力降低价钱。贾某另外寻找买主时,而罗某又想方设法地暗中阻挠。时间一长,贾某越来越窘迫了,迫不得已,把房子减价卖给罗某。罗某重新加以改造,使它焕然一新。

新屋落成的那一天,罗某大摆筵席来祭祀鬼神。他刚刚点燃纸钱,便被狂风卷到了房梁上,于是燃起熊熊烈火,火星灰尘四处飘落,犹如下雨一般;弹指之间,房子化为一片灰烬,并且连他原先的旧住房也烧得干净。

火刚起来时,大家正要一块儿灭火,罗某却捶胸顿足加以制止,他说:"刚才在火光之中,我恍恍惚惚地看见了贾某死去的父亲。这是他因为怨恨我的所作所为而进行的报复,就是救火也没有用处;我真是追悔莫及啊。"罗某急忙找到贾某,亲自送给他二十亩良田,并且书写了契约赠给他。从此之后,罗某弃恶从善,竟然得以长寿善终。

某　官

一次沧州的樊某正在扶乩,当时主管治河的某位官员在场。降下来的神灵是关帝,他忽然大字书写道:"某官过来,你所写的忏悔书,很多话语都是在为自己辩护。你对神灵都是这个样子,对人可想而知。不小心伤害了别人是过错,而为自己的过错辩护就是罪恶了。天道可以原谅过错却要严厉惩罚罪恶,哪能够听你花言巧语地狡辩?"这位官员被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出声,汗水淋漓犹如雨水。

从此之后他便神态恍惚地若有所失,过了几个月就抱病而亡。直到

最后，人们也不晓得他到底为什么事而忏悔。

代死封神

褚寺有一个农家媳妇和她的婆婆在一间房子里睡觉。夜晚下雨，墙壁将要倒塌，泥土簌簌地往下掉。媳妇听见声音急忙起来，以背顶住墙壁而尽力喊叫醒婆婆。她的婆婆躬着身子掉到炕下，媳妇却被墙壁压死，尸体正巧倒在婆婆躺卧的地方。这真是一个孝妇，可是由于她出身低贱而没有人报告给官府，时间一长，就连她的姓名也忘记了。

相传在她死后，她的婆婆悲痛万分。有一天，邻居告诉她的婆婆："夜里，梦见你的媳妇戴冠披帔而来，说道：'请转告我的婆婆，不要再为我哭泣。因为我代替婆婆死去的缘故，如今已经被封为神灵了。'"村里的父老们也都说："我也在深夜里做了同样的梦。"有的人便说："这个媳妇如果真的成了神灵，她为何不托梦给她的婆婆呢？可见这是乡亲们为了安慰她不要痛哭，而编造出这么一段故事来。"

我认为，忠孝节义的人，死后必定会封为神灵。天道光明公正，这一点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证实。因此，这种事是可以相信的。就算是由一个人编造出来的，大家却众声附和，也没有什么不对。《书・泰誓》中说：天所见即是民所见，天所听即是民所听。人们都从心里认为这个媳妇是神灵，那么上天也必定认为她是神灵。这样又有什么必要去怀疑这个故事呢。

交　　心

聂松岩，长山人，游历京城时以篆刻技艺来谋生。他曾在我家借宿，

说他的家乡有一个人与狐狸交友,每当宾客朋友们聚会宴饮时,就叫它出来同坐。它饮食说话,都和人类没有什么异样,但是,人们只可以听见它的声音而见不到它的身形。有的人执意叫它现形相见,说:“面对面却不能相见,这如何能够相交结为好友呢?”

狐狸回答道:“结交朋友要交的是心,而不是相貌。人心难以测量,比山川还要险恶,万种狡诈的手段,无不隐藏于心。各位都不是以心来交友,只是以貌取人,反而认为关系亲密;对于没有看见相貌的人,反而认为关系疏远。这难道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田白岩感慨万分地说:“这只狐狸对世人认识得太深刻了。”

见　鬼

肃宁的老儒王德安,是康熙四十五年的进士,先父姚安公曾经拜他为师。有一年的夏天,他到朋友家去做客,喜欢园子里的亭子宽敞凉爽,便执意要睡在这里。朋友说深夜这里会闹鬼,便劝阻他。

于是,王德安讲述了亲眼目睹的一件事情:“江南有一位姓岑的书生,曾经在沧州的张蝶庄家借宿。一幅一人高的钟馗像挂在房屋里的墙壁上。一台自鸣钟摆在画像前面。岑某醉酒后很快入睡,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半夜酒醒后,月光明亮如同白昼,他听见自鸣钟的齿轮子发出一阵格格的响声,感到十分惊讶;忽然又看见画像,以为是一个奇鬼,拿起桌子上的端砚,迎面打去。砰然一声,震动了门窗。书童仆从们都闯进来查看,却见岑某的身上墨汁淋漓,脸上黑乎乎的一片;画像前面的自鸣钟和玉瓶瓷鼎,全部破裂开了。听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人们动不动就嚷有鬼,无非都是自己胆子小罢了,鬼到底在何处呢?”

他的话音刚落,忽然在墙角有一个声音搭腔:“鬼就在这里,夜里自然会来拜访你,但愿不要用砚台砸我。”王德安默不作声地走了出去。

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门生,说:“鬼没有大白天与人对答谈话的道理,这肯定是狐狸。我的德行恐怕是制服不了妖狐,因此只有避开它。”也

就是说，他自始至终还是一再坚信无鬼。

冥　器

冥器，是古代丧葬用的礼器，后世又造纸车纸马。孟云卿《古挽歌》说：“冥冥何所须，尽我生人意。”大概是说姑且用来缓解悲痛罢了。但是长子汝佶病危时，她的女儿替他焚烧一只纸马。

汝佶气绝以后又重新苏醒过来说：“我的魂出了门，茫茫然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碰到老仆王连升牵一匹马来送我回家，但它的脚是跛的，颠簸得很不适意。”焚烧纸马的奴仆流着眼泪说：“这是奴才的罪过。点火时，确是忙中出错折断了它的脚。”

六堂舅母常氏病重临死时，喃喃地自言自语说：“刚才去看新宅很好，但东面墙壁损坏，可怎么办？”侍奉疾病的人前去看她的棺材，果然在左侧烂穿一个小洞，工匠和督工们还都没有发觉。

穷与达

李又聃先生说，从前有一个穷困的读书人应考落榜，就烧了试卷的底稿，告状到了文昌祠。深夜后他梦见神灵告诫：“你读了半辈子的书，怎么还不明白贫穷或者发达都是命中注定的呢？”

有一次，我陪伴着先父姚安公坐在一块儿闲谈，偶然讲起这一件事情。先父姚安公不高兴地说道：“又聃是一个应考的读书人，传一传这句话还没有什么关系，你等做主考官的，传这句话就不对了。聚奎堂的柱子上面，有孝感人熊相国题写的一副对联，说的是：‘赫赫科条，袖里常存惟自简；明明案牍，帘前何处有朱衣。’你没有看见吗？”

李玉典言

李玉典,海洋人,其前辈说有两个书生在佛寺里面读书,夜晚正在狎戏,忽然一个直径一丈多的大圆镜子呈现在墙壁上,把屋内照得如同白昼,连头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只听见有人在房檐处说话:"佛法无边,自然不会去嗔怪你们,但是你们自己看一看镜子,是何等丑态?"

我认为,两个人偷偷地约会,旁边肯定不会有别人,那么又有谁看到了?这两个书生没有自己张扬丑事的道理,别人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件事呢?但是,从道理上来讲,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因此不可以把它看作是无稽之谈。

李玉典又说,有一个老儒生在一个荒废了的园子里讲学,一天深夜,他听见有人在墙外吟诵,不一会儿又听到辩论之声,紧接着听见争吵、相骂的声音,最后还听到打斗的声音。这个园子的后面空旷没有人居住,他心里明白是撞了鬼。

正在吓得发抖的时候,外面打斗的声音已经来到窗外。其中一个气呼呼地大叫大嚷:"这个家伙批驳我做的文章,实在是让人难平。现在请先生来指正。"于是,朗诵了几句,一边还用手打着节拍。另一个则一边呻吟着喊痛,一边冷嘲热讽。老儒生吓得屏住呼吸不敢说话。朗诵的那个鬼厉声说:"先生认为我做的文章到底如何呢?"老儒生嘴唇哆嗦了半天,在枕头上叩头说:"我这块老骨头可架不住您的一拳头。"其中一个鬼大笑着走了。另一个徘徊在窗外不肯走,气得嗷嗷直叫。一直到鸡叫,那鬼才安静下来。

李玉典说这个故事是从胶州人法黄裳那儿听来的。我认为这不过是法黄裳编的寓言罢了。

绝代佳人

天津有个书生叫孟文熺，有聪俊的才能，张石粼先生最喜爱他。一天，张扫墓回来，在路旁的酒店里碰到孟，看见他在墙壁上新写的一首诗说："东风翦翦漾春衣，信步寻芳信步归。红映桃花人一笑，绿遮杨柳燕双飞。徘徊曲径怜香草，惆怅乔林挂落晖。记取今朝延伫处，酒楼西畔是柴扉。"问他所写何意，隐讳不说。张一定要追问，他才说刚刚在路旁见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的容貌冠绝当代，所以坐在这里，希望她再出来。张问她的住处，孟用手指点。张大惊说："这是某家的坟院，荒废长久了。怎能够有美女呢？"二人一起前往寻觅，果然坟头上蓬草丛生，幽暗没有人迹。

冥之罚

我在乌鲁木齐供职时，有一天，下属报告，军校王某奉命出差伊犁押运兵器，他妻子一人在家，今天中午已过门依然紧闭，叫了几次，无人应，恐怕出事了。于是，我命令乌鲁木齐同知木金泰去查看。

破门而入，发现两个赤身裸体的男女，同床相抱，剖腹而死。无人知晓此男子来自何方，也无一人认识他。到左邻右舍打听，也毫无结果，只好准备当作一桩疑案了结。当天晚上，女尸的嘴里突然发出呻吟声。看守吃惊一看，原来女人又活了过来。第二天，她竟能开口说话了。

她供认与那个男人从小青梅竹马，结婚后两人还常有来往。后来，她跟随丈夫驻防西域，那个男人仍念念不忘，追寻而来。他刚到，她就把他藏在屋里，所以，邻居们始终没有发现。两人想到相聚是暂时的而分别是永久的，于是相约殉情。自杀时，痛苦不堪，昏迷过去。忽然就像梦醒，灵

魂脱离躯体而去,急忙寻找那个男人,而他踪影全无。她只好独自站在沙漠中,只见绿草白云,四周渺无边际。正在彷徨间,一个鬼把她绑到了一个官府,受了百般凌辱。最后,长官说她虽然恬不知耻,却命不该绝,喝令打她一百大板,赶回原籍。那铁铸的板子,打在身子上,真是痛不欲生,又昏死过去。等慢慢苏醒过来,才发现自己又死而复生了。查验了她的腿,果然有被板子打过的痕迹。驻防大臣巴公说:"地府已经惩罚了她,我们就不必从重处罚了。"

我的《乌鲁木齐》杂诗中写道:"鸳鸯终究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梓,一生肠断华山畿。"正是咏唱此事。

鬼有理

朱青云说他曾与高西园散步于河边,当时,冰雪刚化,碧草青青,高西园说:"记得晚唐有一句'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绿'的诗,此句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春水,然而春水的清波碧玉的情态却历历在目,只可惜不记得作者是谁了。"朱青云沉思了良久也没记起来。

这时,一棵老柳树后有人说:"这是初唐刘希夷的诗,不是晚唐。"两人循声来到树后,却空无一人。朱青云惊诧地说:"大白天见了鬼了!"高西园微笑道:"这种学识渊博的鬼,见一见倒也不错,只怕他不肯见我们。"然后向树作了三个揖离去了。回来翻检刘希夷的诗集,果然有这两句。

一次,我向戴东原说起此事,于是他说,有两个书生在灯下讨论《春秋》中所采用的历法是周代的还是夏代的,两人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窗外忽然有人叹息道:"左丘明是周代的人,不会不知周代的历法。两位先生何必徒费这么多口舌。"推开窗,只见一个正在呼呼大睡的小童。

由这两件事来看,儒学家们天天谈考证,讲解"日若稽古",动不动就用了十四万言,哪里知道冥冥之中,却有人在一边嘲笑呢?

驴　语

聂松岩说,即墨于生骑一头驴子到京城去,半路里在高岗上歇息,把驴子系在树上,自己倚靠着石头打盹。忽然,驴子抬头四面张望,长叹道:“不到这里几十年,青山还是原来的样子,村落已经不是旧时的路径了。”

于生本来好奇,听到驴子说话以后,迅速地跳起来说:“这是宋处宗的长鸣鸡,天天骑着它一起谈天,不怕长途寂寞了。”就作着揖同它说话,驴子吃草不答。

于生反复地开导,相约同它做忘形之交,驴子也像没有听见。发怒而痛打它,驴子上下跳跃狂叫,始终不能说请,最后竟打断了一条驴腿,只好把驴卖到了屠宰市场,自己步行着回来。

这件事极可笑,大概是睡梦之中错听了吧?或者是这匹驴子前世的冤孽罪责,有什么东西凭借着它,来激起于的怒火杀了它吧?

狐　斗

三叔仪南公有个叫毕四的仆人,很健壮。他善于打猎,十石拉力的弓亦能拉开。他常常捕鹌鹑。捕鹌鹑必须在夜里,先在地上插上稻秸,做成禾垄状,然后在上面张网。再用牛角做成曲管,模仿鹌鹑的叫声。鹌鹑飞来之后,先轻轻地吓它们,使它们陆续躲进稻秸丛里,然后再大声惊吓,突然惊飞它们,这样就全都触到网上。吹牛角时,声音凄切,常常害怕将鬼怪也引了出来,因此必须建一座茅棚自卫并带武器防身。

一天夜里,恍如白昼,一个老人来行礼说:“我是狐狸,儿孙们和北村的狐狸结下了冤仇,全族都参加械斗。混战中,我的一个女儿被对方捉

去,每次械斗时就把她反绑了拉出来羞辱我。我方也捉了他们的一个妾,用同样的办法予以报复。因此双方的结仇越来越深,约定今晚在这儿决一死战。听说你是位行侠仗义之人,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我将一辈子感激不尽。对方以铁尺做武器,我用的是刀。"毕四本来就好事,于是爽快地跟着老人前往,躲藏在灌木丛中。

待两方交兵之后,两个狐狸血战在一起,以致相抱搏斗起来。毕四瞄准目标,一箭射去,北村的狐狸被射倒。谁想弓刀太猛,箭头太利,竟穿透北村狐狸的腹部,射入老人的腋下,两狐都死了。双方各自惶恐地抢夺尸体,扔下俘虏逃走了。毕四给狐妾和狐女解了绑绳,告诉她们:"转告你们的家族,两家胜负相当,从此可以解除冤仇了。"

以前北村的人每到夜里就听见杀声连天,从此以后就安静下来了。

这事近似于李冰之事。不过李冰斗江神,是为了防灾除害造福人民,这些狐狸械斗却只为了泄私愤而已,终于两败俱伤。这种事难道不应该停止吗?

鬼魅淳良

姚安公在云南时,师爷说衙署中香橼树下,月夜有红衣裳的女子浓妆艳抹而立,见了人就渐渐地隐没入土中,众人议论挖出来看看。姚安公拿来一盏酒浇在树下,亲自祝祷说:"你见了人就隐去,是无意于兴祸作祟了,又何必多次现出你的形体,自取暴露尸骨之祸呢?"从此以后那红衣女子就不再出现了。

姚安公有一个书斋很是宽敞明亮,长久没有人居住。舅父安公五章当时相从在云南,偶尔夏天裸身在里面睡觉,梦见一人作揖开言说:"我们同您虽然有阴间阳世的不同,但是我们家属居住在这里,也有男女的分别,您为什么不能自己注意礼节呢?"舅父惊惧地醒来,于是不敢再去。

姚安公曾经说:"树下的鬼,可以用道理来晓谕她;书斋的精魅,能够用道理来晓谕人。这个偏僻的州郡地处万山之中,风俗质朴,就像神话中

的混沌七窍还没有凿开，所以异于人类的鬼魅也像这样的淳朴善良。”

泥 孩 儿

我两三岁的时候，曾经看见四五个小儿，穿着彩衣，戴着金钏，跟着我一起玩耍，都叫我做弟弟，看上去对我很是亲密。我稍长大时，那些小儿就都不见了。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先父姚安公。公沉思了很久，豁然想起说：“你的前母恨没有儿子，时常叫老尼姑用彩色丝线拴神庙里的泥孩回来，放在卧室里，每一个都起一个小名，每天都用糖果饼饵来供给它们，同喂养儿子一样。你前母死了以后，我叫人把这些泥孩埋在楼后面的空院子里，你见到的必定就是这些物件了。”先父恐怕日后它们兴妖作怪，打算把它们掘出来，但是年深月久，已经找不到埋它们的地方了。前母就是张太夫人的姐姐。

有一年前母的忌日，家里祭祀以后，张太夫人白天睡觉，梦见前母用手推她说：“三妹太不懂事了，锋利的刀怎么可以给儿子玩?”她奇怪地惊醒过来，见我正坐在身旁，已把挑宏公皮带上的佩刀扯出刀鞘了。这才知道魂归来受祭奠，是确有其事的。所以，古人事奉死去的人同事奉活着的人一样。

回 煞

我表叔王碧伯的妻子去世，占卦的人说某天子时回煞，于是全家的人都外出避开。这时有个贼人伪装成煞神，翻墙入屋，正在打开箱子抓取首饰，恰巧又有另一贼伪装成煞神来了，发出呜呜的鬼声渐渐逼近。前一贼

仓皇逃出去,和后一贼人在院子里相遇。彼此以为对方是真煞神,都惊得掉了魂魄,面对面地跌倒在地上。

黎明时,王家的人哭着入屋,突然见到他俩,大惊,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贼人。于是用姜汤把两人灌醒,就让他们穿着鬼装,捆送官府。沿路聚集观看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

根据这件事来看,回煞的说法应该是荒谬的了。但是,回煞的形迹,我实在是多次亲眼见过的。鬼神的事,幽暗不明,实在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妓书绝句

益都朱天门说,乾隆九年夏天,同几个友人夜里在明湖畔宴集,召唤妓女陪侍饮酒。

正在畅饮的时候,一个妓女素来不识字,忽然拿起笔来书写一首绝句道:“一夜潇潇雨,高楼怯晓寒。桃花零落否?呼婢卷帘看。”抛在一个友人的面前。那人看完,立刻变了脸色扑倒地上,妓女也扑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妓女苏醒过来,而那人始终没有苏醒。

后来,遍问他所亲近的人,始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扶乩作书画

乾隆三十八、三十九年间,有位扶乩的从正定县来。他不谈吉凶,只作书画;我很怀疑他是假借书画另有所图。但看他为曹慕堂画的一轴着色山水画和醉后的钟馗的像,笔墨皆高洁脱俗。另外看见他赠给董曲江一副对联:“黄金结客心犹热,白首还乡梦更游。”对联也把董曲江的为人

描写得淋漓尽致。

悍 妇

佃户二曹的媳妇很泼辣,动不动就指天骂地,甚至辱骂鬼神。她和邻里乡亲稍有不和,便挽起袖子,拿持两根捣衣棒,像头母老虎一样咆哮跳跃。

有一天,她借着阴雨天的掩护去偷麦子,忽然风雷大作,冰雹劈天盖地从空而降,有鹅蛋那么大,她被砸伤而倒地。这时,忽然大风又卷来一个能装五斗粮的栲栳,掉在她面前,她忙将栲栳顶在头上才幸免一死。莫非上天也害怕她的蛮横?

有人说:“她虽然生性凶暴,但非常孝敬婆婆,每当她和别人计较时,婆婆一呵斥,她便老实了,不敢造次。婆婆打她的嘴巴,还跪着忍受。”可见大难不死是有缘故。孔子说:“孝道是天经地义之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天雨与龙雨

乾隆八年夏天,高川的北边莫名其妙掉下一条龙,当地很多人都看到了。姚安公听说后,马上叫下人驾了车去看,龙却乘着风雨离去了。听现场目击者说,龙掉下来后,挣扎折腾,乱滚乱爬,毁坏了两亩左右的禾苗庄稼,痕迹历历可见。

龙是神物,为什么会掉下来呢?有人说:“龙乱下雨,害了老百姓的收成,有错,所以遭到上天的处罚。”人们说龙会兴云弄雨,而宋儒则说雨是天地之气,并非由龙掌管。我认为,《礼记》中说天按时令下雨,乌云生于

山川。所以,《公羊传》中认为云接触到山石而生,阴云密布,不用一个早晨便能把雨洒向大地的,只有泰山之云。这是宋儒上述观点的根据。《易·文言传》中说"云从龙",所以,董仲舒的求雨法便需召唤土龙。这是世俗观点的依据。

一般说来,有天雨,也有龙雨。云彩油然而生,雨潇潇而下的是天雨。风猛雷响,不久又雨过天晴的是龙雨。因为有人触犯了龙潭,风雨立刻便来了。天地的气能这么快就相合吗?把石头放在水里念梵咒,也能立即呼风唤雨。天地之气能这么准时吗?所以必须将两种说法结合起来解释才更全面。非得死板地咬定一种说法不变,是不是有点儿太不灵活了呢?

白日见鬼

同乡人王驴在田野里耕作,疲倦了,就枕着土块睡着。忽然看见一顶轿子从西面而来,仆从马匹很多。轿中坐着的,是我已故的叔父仪南公。王驴奇怪仪南公正在卧病,为什么出门?急忙走近前面问候。仪南公同他谈了很久,才向东北方而去。

王驴回来时,听到仪南公已经逝世了。估计所见到的仆从马匹,正符合所焚烧的纸制冥器的数目。仆人沈崇贵的妻子亲耳听到王驴说的。后来过了一个多月,王驴也病死了。

因此可知白天遇到鬼,终究是因为气衰了。

第三女与洋钟

我的三女儿年幼便许配给太仆戈仙舟的儿子为妻,可惜的是,她十岁那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夏至那天,她得病死了。记得她临死前一天,

她的病已经严重得快要不行了。当时我因公事在方泽出差。女儿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今天初八,我将在明天辰刻走,还来得及见上父亲一面。”问她怎么知道,她闭口不说。我在初九那天祭礼之后回家,果然没错过见她一面。

她死时,墙上挂的洋钟恰好当当地敲打了八下。这真是怪极了。

“義”与“义”

厨子杨義(“义”的繁体字),粗略地知道文字,跟随姚安公在云南时,忽然梦见两个鬼拿了朱笔写的传票来拘捕,票上写的名字是“杨义”,杨羲争辩说:“我名叫杨義,不叫杨义,你一定是错抓了。”二鬼都说:“‘义’字上还有一点,是省笔的‘義’字。”杨‘義’又争辩说:“从来没有见到‘義’字这样写法,应当仍是‘义’字,错滴了一滴墨点。”二鬼不能勉强他而去。同睡的人听到他说梦话,很是清楚。

不久,姚安公辞官归家奉养父母,杨義跟随到了平彝,又梦见二鬼拿了票来,上面竟明明白白用楷书写着“杨義”字样。杨義仍旧不服说:“我已经回到北方,应当属于直隶城隍管辖;你们是云南城隍所派,怎么能拘捕我?”喧嚷辱骂了很久,同睡的人呼唤他才醒。杨说二鬼很是气愤,好像誓不罢休的样子。第二天。走到滇南胜境坊下,杨義果然因马颠仆而坠落地上摔死了。

义犬四儿

我在乌鲁木齐时养了几只狗。乾隆三十六年,我奉旨赦还归朝,有只黑狗叫四儿的,依依不舍地跟着我,赶也赶不走,这样,一直跟到了京城。

黑狗在途中守护行李箱子非常负责严格,我要是不在跟前,连我的随身奴仆也休想从里面拿出一件东西。只要人稍稍走近箱子,它便直立起来,大声吼叫。

有一天,经过辟展七达坂山时,总共四辆车,天已黑下去了,却有一半车马在岭北,另一半在岭南,恐怕另两辆车过不了岭了。这黑狗便独自卧在山顶上,左右看护,十分警惕,只要看见人影,便风一样冲过去查看。为此,我曾经写了两首诗:"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予。夜深奴子酣眠后,为首东行数辆车。"另一首是:"空山日日忍饥行,冰雪崎岖百廿程,我已无官何所恋,可怜汝亦太痴生。"这是纪实之作。到京城后一年多,一天晚上,它却忽然中毒死了。

有人说,奴仆们恨它在夜里护院太严厉,他们不便行动,所以想方设法弄死了它,却把责任推到盗贼身上。这是想当然,没有证据。不管怎么说,我把它安葬了,打算堆个坟头,树碑写道:"义犬四儿墓",再用石头雕四个随我出塞的奴才,跪在狗的墓旁。并在石像的胸部分别刻上他们的名字:赵长明、于禄、刘成功、齐来旺。有人说:"把这四个奴才放在狗的身边,恐怕狗也不屑一顾和他们在一起。"我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但还是在这几个奴才的住处题写了"师犬堂"的匾额。

记得当初翟举人送我这只狗的前一天,我梦见了已死的仆人宋遇来叩头说:"顾念主人从军于万里之外,今天,我特来服役,为主人效劳。"第二天,我便得到了这只狗。我知道这是宋遇转生变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宋遇活着的时候,阴险狡猾,是仆人的头儿,为什么转生为狗反而忠心耿耿呢?莫非自知因罪孽深重而堕落变狗,从而后悔向善吗?这也可以说是善于补过啊。

幻　化

神能变化形体,所以通灵的狐狸能通过一条小缝隙钻来钻去,但是它也只能变化自己的形体而已。

宋蒙泉说,他家里有个女仆,被狐狸魅惑,一到夜里就赤身裸体,狐狸把她从窗棂间抬出去放在走廊下,一起来玩弄她。女仆的丈夫持刀想冲出去救她,但门早已闩死,打不开。有时,他虚掩着门等着,那门却自动紧紧地关死。气得他只能在屋里骂娘。有一天,他偷偷地藏了一支鸟铳,打算隔着窗户射击。到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鸟铳。第二天却发现鸟铳在钱柜里。鸟铳有五尺长.而柜口只有一尺多,不知鸟铳是怎么放进去的。

由此看来,狐狸不但能变化自己的形体,而且能变化其他的人或物。宋儒动不动说:"穷究事物的原理。"像这类事物又怎样以理来推断呢?

姚安公曾说,狐狸将所住的坟墓变化成屋宇的模样,人看着像真的一样,不知它自己看是什么样子?狐狸身上长皮毛,却化为美女,人们看了像真的一般,不知它自己看了是什么样?不知狐狸幻化之后,其他的狐狸来看又是什么样子?这些事情都是没办法推究的。

第一奇事

乌鲁木齐把总蔡良栋说,该地区刚刚平定时,他曾到南山深处巡察。当时夕阳西下,看见好像有人在山涧对面走动,以为是盗匪,便躲在灌木丛中观察。只见有个人坐在磐石上身着戎装,几个面目狰狞可怕的士卒侍立一旁。因隔得远听不清说话声,只见坐着的人指挥一个士卒从石洞里叫出六个女子。这些女子个个皮肤白皙、容貌娇丽,穿着绫罗绸缎。她们两手反绑,低头跪着瑟瑟发抖。按顺序被带到坐着的人面前,剥光下衣按倒在地,被鞭笞得流血,凄惨呼叫,响彻山谷。打完后,那人便走了。这六个女人战战兢兢地跪在原地不敢动,直到那人的影子消失,这才呜咽着回到洞里。

涧对岸离这边只有一箭之遥,但涧深崖陡,无路可通。当时把总命令弓力强的士兵射对岸的一棵树。有射中两箭,作为标记。第二天迂回盘旋了几十里找到那儿,洞口却布满了灰尘。于是,点了火把进洞,曲曲折折走了约有四丈多,却没有发现任何走过的痕迹。不知昨天遇见了什么

神,鞭打的是什么物。平生所见过的,这算是第一件怪事。

据《太平广记》记载,一个老僧看见天人追捕飞天夜叉,夜叉正是一个美女,蔡把总所见的莫非是夜叉一类的东西?

羊报冤

猪狗畜生供人们食用,这是常理,但如果屠宰过分,屠夫就有罪过。不该屠宰的人来屠宰,也会招冤。

乌鲁木齐把总茹大业说,吉木萨的游击派仆人进山寻找雪莲,仆人迷路,没有回来。一天夜里,游击梦见仆人浑身是血地来说在某座山遇见了强盗,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吃了,残骸还留在桥南第几棵松树下,请去查找一下。第二天,游击派军士找到那棵树,果然见一片血污狼藉,但细看却都是羊骨头。原来是管牲畜的士兵们偷了一只官家的羊,在这儿杀了。游击仍怀疑仆人可能死在别处。过了两天,仆人由一个打猎的带回来,这才知道是羊假借仆人的魂来揭发士卒的罪过。

牛 怪

李老太太是青县人。乾隆二三年间,她在我家当仆人,专管做饭,她说在她的老家有户农家,挨着古墓居住。农家养了两头牛,经常跑到古墓上吃草,践踏了古墓。

一天夜里,这户农家的主人梦见有人来斥责他,但他糊里糊涂没当回事。不久家中闹起妖来。夜里有两个怪物,有牛那么大,在院子里狂奔乱跳、任意践踏,把屋里的瓦盆瓮罐之类的器具都弄碎了。这样持续闹腾了好几个晚上,甚至把碌碡也搬到了房顶上,然后轰隆一声滚落下来,火焰

飞天,把地下的捣衣砧砸成了好几块。

主人恼羞成怒,便借了几支鸟枪,请了几个人,等怪物来了便集中火力射击。两个怪物应声倒地,只听见“扑通”一声。主人大喜,急忙点着火把出来巡视,打死的却是他养的两头牛。从此,院里风平浪静,不再作怪;可是,家境也渐渐衰落下去。

妖鬼依附在牛身上作恶,骗主人亲自杀了自己的牛,真不愧用心良苦、安排巧妙啊。同时,妖鬼利用了农家主人凶悍粗鲁的个性,才得以借他的手杀了他的牛。

粟县令断案

献县城东的双塔村的寺庙里,住了两个和尚。有天晚上,两个老道士敲门借宿。起初和尚不同意,道士说:“释、道虽为两派,但同样都是出家之人,师父的见识为何不广?”和尚这才留下他们。第二天一整天,庙门始终没开,叫也没人答应。邻居爬墙进去,四个人早已踪影全无。查看一下,和尚的东西样样俱在,道士行李袋中的几十两银子,也原封不动。众人大惊,急忙报官。

县令粟千钟来查验,一个牧童说村南十多里外的枯井里好像有死人。粟千钟赶来一看,果然在井中有四具重叠的尸体,但尸体上都不见伤痕。粟公说:“东西一件也不少,可以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四人都已衰老,也绝非奸杀,双方因借宿偶然相逢,这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性,最后,四人身上毫无伤痕,不可能是被杀死的。四个人为什么死在一块儿?四具尸体怎么会跑到这儿?门插着没开,又是如何出来的?离井这么远,又是如何来的?这件案子出乎意料,我只能审理人,不能审理鬼。既然无人可审,就得作疑案处理了。”于是报告了上司,上司无法驳回他的意见,于是批准了粟县令的报告。

应山人明晟是位很能干的县令,他曾说:“我到过献县也听说过此案,思考了好几年也无果而终,真是一头雾水。遇到这种案子,不该强作释疑

之人。万一自作聪明,就会弄出差错。有人说粟公糊涂,我还是佩服他的这种糊涂。”

吸 毒 石

《左传》上说:“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小奴仆玉保,是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人的儿子。起初,隶属特纳格尔驻屯的军队,他曾经进入山谷追赶逃亡的羊,碰见到一条大蛇,粗大得像柱子,盘在高岗的顶上,向着太阳晒鳞片。全身五色斑斓,像用锦绣堆成。头顶上一只角,长有一尺光景。有一群雉鸡飞过,相距四五丈,被蛇张口一吸,都迅疾地跌落,像箭似的投入壶中。他心里知道羊被蛇吞了,趁蛇没有看见,沿着溪涧逃回,恐惧得几乎失去魂魄。

军中佐吏邬图麟因而说起,这蛇极毒,而它的角能解毒,就是所谓的吸毒石。见到这蛇的,携带几斤雄黄,在上风头焚烧起来,蛇就疲困不能动了。取下它的角锯成块,毒疮刚起来时,用一块放在疮的顶部,就像磁的吸铁,相粘不能解脱。等到毒气吸出,才自动脱落。放在人奶中,浸出它的毒,仍旧可以再用。毒轻的奶变绿色,稍重的变暗青色,极重的变黑紫色。变黑紫色的,吸四五次,毒才可以尽,其余的一两次就痊愈了。

我记得堂兄懋园家里有吸毒石,治毒疮颇为灵验。它的质地既不像木头又不像石头,至此才知道是蛇角了。

难产之鬼

正乙真人会制作催生符,许多人家都有这种符。生孩子又不是求雨驱妖,关真人什么事呢? 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有人说:“道书中记载有二鬼,一叫语忘,一叫敬遗,能使妇女难产。如果知道了这二鬼的名字,把它写在纸上,它们就离去了。催生符可能就是牵制这二鬼之用吧?”按理说,普天之下,人海茫茫,睡在产床上的妇女,几乎与恒河的沙子一样,难以计数,难道只有这语忘、敬遗两个鬼存在于天地之间吗?还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都有两个鬼,每一家各有两个鬼名字都叫语忘、敬遗。如果天下只有这两个鬼,岂不是要四处奔波,鬼也未免太累。如果每个地方都有两个鬼,每一个家都有两个鬼,那么,妇女生育的时候占少数时间,而不生育的时间占多数,而成千上万个鬼拥挤不堪,无所事事,一心只等人生育的那个时刻来临,这不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吗?

又有人说,难产的原因多种多样,语忘、敬遗作祟是原因之一。不能绝对地说都是语忘、敬遗捣的鬼,也不能片面地说绝对不是语忘、敬遗捣的鬼,那么,究竟何去何从呢?所以用符召神将,也许会有作用。这又是一种解释。对这种“万一的偶然”的事,天天召神将一一查验,如果神将来了并且有鬼,神将就驱鬼了,万一神将来了并没有鬼,神将白跑一趟,这不是侮辱、亵渎了神将吗?即便神将不怪罪于人,那么一道符召一个神将就得配备无数的神将以等待召唤。另外,上帝也要为真人的每一道符增设一个神。如果这些符共用一个神将,那么这个神即使有千手万眼,也一定要疲于奔命。上帝为了真人的这些符,也得特意派大量化身的神去应付这些捕风捉影的差使了,到底,能不能呢?

然而,赵鹿泉前辈有一张明代传下来的符。据说是高行真人精炼刚气之后画下来的。试了一下,果真立竿见影。赵鹿泉不是信口开河的人,如此一来,我就没法推测了。

雷　神

俗传张真人的奴仆都是鬼神。张曾经同客人对谈,管理茶水的,是雷神。客人无礼,归去时霹雳也就随之而来,差一点不能幸免。这是无稽之

谈。记得有一天,张和我一起陪同祭祀,将要进去而遗忘了他的朝珠,向我借。我开玩笑说:“雷神的捷鬼律令跑得最快,为什么不派遣他去取呢?”真人为主齱然而笑。

我在福州学使任上时,老仆魏成夜夜被狐鬼作祟所困扰,有一夜乘着醉意愤怒地呵斥说:“我的主人向来同天师友好,明天寄一封信去,雷神立刻就到了。”随着话声,狐鬼就消失了。这样说起来,狐鬼也惯常地听到这话的了。

木工制树妖

一天夜里,奴仆王廷佐骑马从沧州回来,走到常家砖河,马忽然惊恐不前。黑暗中,看见前面有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这条路以前并没有这棵大树。王廷佐勒马想从旁边绕过去,这棵树也忽然四面旋转挡在马的面前。就这样在他面前绕来绕去,转了几刻钟,马疲惫不堪了,人也迷迷糊糊。

过了一会儿,从东边走来两个木工,一个姓国,一个姓韩,两个他都认识,二人见王廷佐呆立在那儿,颇为奇怪。王廷佐指着大树说明原委,这两个人已喝得酩酊大醉,便齐声叫道:“佛殿上正缺少一根大梁,正在找这么一棵大树。今日可算找到了,不能再失去了。”于是两人手持斧锯奔过来,树突然化为一阵旋风跑了。

《阴符经》说:“勇气是制服敌人的关键。”树妖怕木匠,正如狐怪怕猎户一样。在积威的压迫之下,以气势足以慑服对方,而大可不必用蛮力治服对方。

聪明之神

宁津人苏子庚说,乾隆十二年,张家婆媳俩一起收割麦子,刚把麦子搬到一起,便从西面吹来一阵旋风,把麦子吹得到处乱飞。媳妇盛怒之下把镰刀扔了过去,却见地上多了几滴血。

两人正在拾捡四处散乱的麦子时,媳妇背靠着树好像忽然昏了过去,她的魂被绑到一个神祠中。神生气吼道:“大胆泼妇,竟敢伤害本神的手下,赶快接受杖责。”媳妇性情泼辣,大声地说:“穷苦人家全靠种几亩麦子活命。烈日炎类,我和婆婆辛辛苦苦刚把几亩麦子收割完,却被一阵怪风吹散,我以为是邪怪作恶,就把镰刀扔了过去,没想到伤了大王的使者。但是,使者来往,也应遵守官道,为何横穿老百姓的麦地,弄乱人家的麦子?今天我因此挨打,实在心有不甘。”神低头说道:“此话有道理,把她送回去吧。”媳妇醒后,又刮来一阵旋风,把麦子吹在一块儿。

在讲述此事时,吴桥上王仁趾说:“这不知是什么神?不枉法包庇自己的人,可以说是正直的了。他先听了手下人的诬告,差点儿让媳妇受到处罚,若说这个神聪明,那也未必。”景州人戈荔田说:“媳妇诉说了冤情,神就能明察,这就是聪明了,倘若诉冤的很悲伤,听的人却稀里糊涂,你会怎么说!”苏子庚说:“王仁趾要求人过严,荔田说得有道理。”

鳖　宝

先祖母的堂弟是四川布政使张宝南先生。张宝南的太夫人爱吃鳖羹。有一天,厨子买了一只大鳖,刚砍掉鳖头,便从鳖的脖腔里蹦出一个小人,仅有四五尺长,绕着鳖跑来跑去。厨子吓得昏倒在地。大家把他救

醒,小人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等剖开鳖腹,发现小人在鳖腹之中,已经死了。

先祖母曾拿小人看过,先母当时还小,也在一旁观看。小人的装饰像职贡图里的回回人:黄色的帽子,蓝色的夹袍,红色的腰带,黑色的靴子,衣着纹理分明,像画的一样,容貌手脚犹如雕刻的一般。

馆师岑某认识这种人,他说:"这个叫鳖宝,如果能将它活捉,剖开人的胳膊,将它放在肉里,它就能靠喝人血为生。人的胳膊里有这种宝物,那么隔着土就能看见地里的金银珠宝之物。人的血被它喝光了就死了,子孙又可以割开胳膊把它放进去,这样,就可以永世富裕了。"

厨子听了极为懊悔。每当想到此事,就打自己的嘴巴。外祖母曹太夫人说:"据岑馆师说,这是以命换财。人既然愿意不惜性命,那发财的道儿就多了,何必割开胳膊来养鳖?"厨子终究不能醒悟,竟抑郁而死。

野狐听经

孤树上人,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明朝崇祯末年,他居住在景城的破寺里面。已故高祖厚斋公,曾经写诗赠给他。

一天夜里,孤树上人灯下念诵经书,窗外有窸窣的声音,好像是有人来往。他便责问是谁,只听见外面朗声回答说:"我是野狐,为了听经来到这里。"问:"某佛寺讲经说法的集会最为盛大,为什么不去听?"狐回答说:"他们是在有人处念经,师父是在无人处念经的啊。"

孤树上人后来对厚斋公讲述这事。厚斋公说:"师父把这话告诉我,也是在有人处念经了。"孤树怅然失意有好长时间。

巨笔吐焰

唐代大诗人李白梦见过笔上开了花，这不过是睡梦中的幻景罢了。福建陆路提督马负书先生酷爱书法，一有工夫就练习。

有一天，他所用的大笔悬在笔架上，忽然又吐出火焰来，焰长达数尺。火焰从笔毫倒垂向地上，又反卷而上，光芒蓬蓬勃勃地，亮了一刻多钟才消失。这一幕，衙门里的役卒们都看见了。

马公将当时的情景画了一幅小照，我还给他题了一首小诗。马公后来竟死在任上，可见，他所见到的是妖而不是吉祥物。

暮年得子

兵部侍郎史抑堂，是相国文靖公的次子。在家里闲住时，忽然无缘无故头昏眼花，感觉魂灵出窍到了门外，有人扶着他登上轿子，行走几里路后，又有轿子从后面追来，大叫且住。停下一看，则是文靖公。抑堂下轿拜见，文靖公对他说道："你还有子孙没有出世，这时候怎么可以前往？"挥手命抬轿的送他回来。抑堂霍然而醒，这一年他已七十四岁。第二年，生下一个儿子；过了两年，又生下一个儿子，果然如文靖公所说的那样。

这是抑堂七十八岁时到京城，亲口对我说的。

卷六　　滦阳消夏录(六)

阔面巨人

乌什的回族部落在将要发生叛乱的时候,城西有一个高岗,说是他们始祖的坟墓。每天太阳将要落下时,就能看见有个巨人站在坟墓上,他的脸部有一尺多宽,头向东昂着,好像在望什么。叛乱被镇压之后,巨人就再也没见到了。

有的人说是回人始祖知道厄运将到,在等待接收他的子孙的灵魂。有的人说,向东边望是告诉子孙军队将从东边来,要早做准备。有的人说,回部是在西域,面向东方,是面向京城,暗示他的子孙不要叛乱。众说纷纭,不知哪种说法对。但这个巨人是乌什将要灭亡的妖兆,则是无可置疑的。

老僧入冥

宏恩寺明心和尚说,上天竺寺中有一个曾经到过阴间的老和尚,说看见一群丑陋凶恶的鬼兵,把数千人驱赶到一个大官署外面,这些人都被扒光了衣服反绑着。有个面朝南坐着的官员,冥吏手拿点名簿念着名字,依次来选择胖瘦高矮,好像屠宰场上卖猪羊的一般。老和尚非常奇怪。

看见一个远离那位官员的冥吏,而且是曾经的施主,便过去合掌询问

这都是些什么人。

冥吏答道:“诸天的众多魔鬼都以人为粮食。如来佛施展大法力,降伏了魔王,使他们遵守五戒。但是众魔鬼聚集起来反抗,说自开天辟地以来,魔鬼就吃人,如同人吃五谷一样。若如来佛能让人不吃五谷,他们就不吃人。如此吵闹不休,就是连魔王也难以制服他们。如来佛认为一些罪犯罪孽滔天,已沉沦下去而无可救药,无间地狱里也容纳不了他们,于是给阎罗王下了一道命令,想把这些囚犯让那些魔鬼食用,他们吃饱了,就可避免再涂炭生灵。阎罗殿的十个大王一起商议,认为与老百姓的命运相关的,无非是太守、县令。这些人如能造福于民最为容易,造恶于民也极其深重。只是他们所犯的种种罪孽,大多不是自己干的。阴间的司法明镜高照,谁犯了罪由谁来抵。

“为害人民最深的,一是小吏,一是杂役,一是官僚的亲属,一是官僚的奴仆。这四种人没有当官的责任,却有当官者的权力,当官的有时还要顾及上级来考查成绩,而这四种人只知道牟取暴利,他们像蔓藤攀附着草木,仗势欺人,作威作福,足以将老百姓脊髓吸干,老百姓也只能忍气吞声。四大洲内,唯有这四种人罪孽最重。因此要清理一下地狱中的囚犯,供魔鬼们吃。将长得白嫩、软脆、肥美的作为魔王的粮食;而把剩下的那些粗糙的作为众魔鬼的粮食,所以先要加以区分,然后再进行分配。其中罪孽稍微轻一点的,一经切开烹煮煎熬,便化为乌有,罪孽较深的,将其吃剩下的骨头抛到空中,经风一吹,又可还他本来面目,然后再一次加以屠宰。如此重复二三次至于百次不等。罪孽极为深重的,甚至在一天之内几次恢复原形,屠割烧烤,没完没了。”

老和尚把手放到额头上说:“还不如削发为僧,可以免除这一忧虑。”小吏说:“话不能这样说,他的权力可以害人,但也可以帮助人,在灵山大会上,原来就有县令;在这四种人中,也不是没有逍遥莲界的。”说完老和尚忽然醒来。

他有一个在县里当县令的侄儿,于是急急忙忙送信叫侄子回来,劝他改行。老和尚将此事告诉了他的侄子,而明心就是在寺庙听到的。这件事听起来颇为荒诞,好像是出自寓言,然而利用神道来设置教化措施,使人有所畏惧,也是出自一番警世的苦心,不可以用妄语之名来责怪它。

林鬼遇鬼

沧州盲人刘君瑞,曾经以弹唱来往于我家。说他的同伴有一个姓林的,一天傍晚,有人上门来呼唤说:"某官的船停泊在河岸,听说你擅长弹词,邀请前去一试,当会有优厚的赏赐。"立即催促他抱上琵琶,牵着他的竹杖,引导他前往。

大约走了四五里,到了船的旁边。问候完毕,听到主人指挥说:"船里面炎热,坐在岸上演奏技艺,我靠着船窗听好了。"林贪他的赏赐,竭力弹唱。约略接近三更天,手指痛喉咙干,求一滴水都不可得。侧着耳朵听去,四周男女杂坐,笑语喧哗,感觉不像是官宦之家,又觉得不像是在水边,就停止弹奏,要想起身。众人发怒说:"瞎贼,你是什么东西?敢于不听使唤!"众人纷纷用手捶打他,他痛得不可忍受,于是哀声求饶,再次演奏。长久之后,听到人声渐渐散去,还不敢停息……忽然听到耳边呼喊道:"林先生为什么缘故太阳还没有出来,坐在乱坟间演奏,是贪图树下面早晨凉爽吗?"林听了,吃惊地询问,原来是他的邻人早起贩卖经过这里,才知道是被鬼所戏弄,狼狈而归。

姓林的向来多心计,号称"林鬼",听到这事的都笑起来说:"今天鬼碰到鬼了。"

白 以 忠

先父姚安公说,家乡有位名叫白以忠的,一次偶然买到一本可以役使鬼的符咒。希望借助其中的搬运法,来维持生计。于是按照书中的要求,购置了作法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穿上道士服,到

荒坟中试验。

他坐在几案前对着书念着咒语，果然听见四周有惨啾啾的叫声。突然刮来一阵暴风，卷走了这本书，落到了草丛中，被一个鬼跳起来抢走了。于是许多鬼们吵吵闹闹地出来说："你想依仗咒符操纵我们，现在咒符已丢，不怕你了。"于是白以忠就被鬼痛打了一顿。白以忠跌跌撞撞地逃走了，背后的瓦块石头如骤雨般落下，他总算回到了家中。这天夜里，他害起疟疾，卧病在床一个多月，怀疑这是鬼在作祟。

有一天，他惭愧又恼怒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姚安公。姚安公说："幸亏你没学成法术，只不过留下一个笑柄罢了，倘若不幸你学成了法术，谁知会不会因此而招致祸患呢？这是你的福气，你又何必责怪呢？"

乾隆四年，我与东光人李云举、霍养仲，一同就读于生云精舍。一天晚上，三人偶然谈论起鬼神来，云举认为鬼是存在的，而养仲认为没有。

鬼求公论

堂侄虞惇所居的住宅，是本村南边的旧园地。未曾建造住宅时，四面没有居民。一天晚上，浇园地的田大睡在井旁的小屋里，听到墙外争骂的声音，怀疑是村里的人，隔墙问道："你们是谁？夜深无缘无故地来打扰我。"其中一个叫道："有一件事情求大哥的公论，不知道哪里来的外地鬼，强行进入我家，调戏我的妻子，天下有这种道理吗？"另一个叫道："我本是自己带着钱到闻家庙去，这个女人看见我就嬉笑，邀请我进入房间。这人突然进来，抢夺我的钱，天下又有这种道理吗？"

田知道是鬼，闭口不敢回答。二鬼一起说："这里不能了却这件事，当告到土地那里去罢了。"吵吵闹闹地向东北方而去。由第二天到土地祠问管香火的庙祝，竟然没有听见什么，都疑心是田乱说。

临清李名儒说："这不足为怪，想来是这个女人使他们和解了。"众人都笑了起来。

经　　历

正在辩论不休时,突然云举的仆人说:“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奇闻逸事,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也不会相信。我曾经经过城隍祠前面的荒冢,一不小心踩破了一具棺材。夜里做梦就被抓到城隍去,说有人控告我毁了他的屋子。我心里知道是踩破棺材一事,仍与他争辩道:‘本来你的屋子就不该挡路,我并非有意侵犯你。’鬼又争辩说:‘是路通到我屋子上,而不是我的屋子故意挡在路中间。’城隍微笑着回头对我说:‘这条路人人都走,不能怪你;但是别人都没把它踩破,为何偏偏就你踩破了?不能就这样放你回去,你应当用冥钱来赔偿。一会儿又说:‘鬼自己无法修葺棺材,你在上面盖上木板,铺上土就行了。’第二天,我按照城隍的指示办了,烧了纸钱,有一股旋风把灰卷走了。有一天夜里又路经此地,听见有人招呼我坐一会儿,知道是原来那个鬼,慌慌张张跑了回来。那个鬼大笑,磔磔的笑声像是夜枭在叫。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

养仲对云举说:“你的仆人帮你,我一张嘴说不过两张嘴。但是终究不能把别人所见到的作为我自己所见到的。”云举说:“假如叫你审案,你是亲眼看见了每件事后才相信呢,还是从众人的证词中提取证明呢?每件事都亲眼看到,这是不可能的。从众人证词中取证,不就是以别人所见的作为自己所见到的吗?你要怎么办呢?”

大家相互一笑,才结束了这个话题。

粤东和尚

府学教授莆田林清标说,郑成功占据台湾时,粤东有个奇异的和尚航

海而来,搏斗的武艺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袒露手臂端坐着,任你用刀砍去,就像砍在铁石之上。他又兼通六壬、遁甲、风角这些占卜吉凶的方术。同他谈论兵法,他也能娓娓说来,有条有理,成功正在招聘延请豪杰之士,很是敬重礼遇他。时间稍久,他渐渐傲慢无礼,成功不能忍受,而且怀疑他是间谍,要想杀了他,又害怕不能得手。

成功的大将刘国轩说:"一定要除掉他,这事包在我身上。"于是到和尚那里去亲近,忽然请求说:"师父是佛一般地位的人,但不知道碰到摩登伽女还能被摄召去吗?"和尚说:"如同参寥和尚,长久以来心就像沾泥的柳絮,沉寂不再波动了。"刘因而开玩笑说:"要想用南汉刘王集体宣淫的'大体双'方式验证一下您的道行功力,更坚定众人的信仰之心,可以吗?"于是选择娈童妓女美丽善淫的,设置褥子枕头,在他的旁边恣意地淫亵狎玩,柔情腻态,极尽天下的妖冶媚惑,和尚说笑自如,好像没看到听见的一般,过了好久,忽然闭上眼睛不看。国轩拔出剑来一挥,头已经忽然落了下来。

国轩说:"这一技术不是有鬼神,只是炼气自己固守罢了。心定就气聚,心一动那么气就散了。这个和尚心开始不动,所以敢于纵目观看,等到闭住眼睛不看,知道他已经动心而勉强克制,所以刀一下就不能抵御了。"刘所议论的颇能深入精微之处,但不知他这种杀人抢掠、品行恶劣的年轻人,怎么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肆意横行大海深处十多年,想来也不是偶然的了。

崔寅谈学

朱晦庵先生和五公山人曾经到城南散步,顺势坐在树下谈论《易》。忽然听见背后有个声音在说:"二位所谈论的,是术家的《易》,而不是儒家的《易》。"两人甚为奇怪,不知此人刚才从何而来。那人说:"我早就坐在这里,只是二位没有看见罢了。"问他的姓名,他说:"我是江南的崔寅。今日在城外的旅舍住宿,天色还不太迟,随便出来散散步。"

五公山人对这人的文雅颇为欣赏,因此和他促膝而坐,细细探究术家和儒家的学说。崔寅说:“圣人创作的《易》,说的是人事,而并非天道;是为了众人而说,而并非为了圣人而说。圣人处世随心所欲而不会超越常规,本来就没什么可疑惑的,又何必依赖于占卜?只是众人没有认清事物的道理,碰到矛盾就不知如何解决。所以圣人用阴阳的消长盛衰来指示人事的进展或失利,以使人们知道去追求与逃避罢了。这是儒家学说的本义。

“纵观万事万物,都不外乎阴阳。后人进一步推广和阐发,各自发明一个方面的学说,杨简、王宗传阐发了心学,这是佛家的《易》,起源于王弼。陈抟、邵康节论说的是道家的《易》,起源于魏伯阳。术家的《易》,由管辂、郭璞繁衍而来,起源于焦延寿和京房,这就是刚才二位所谈论的《易》。《易》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阔,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义理和原理一脉相承。但后人渐渐忘记了它的本源,反而以旁枝的义理为正宗。要是这样的话,圣人创造《易》,岂不是只给几个大智大勇的人所用,而不是教育千代万世而用的书,也不要千万人都需要明白它的道理吗。所谓‘经’,就是‘常’的意思,说的是普通的道理;‘经’也是‘径’的意思,说的是所有的人都要经过。《易》曾经是六经之首,怎么可以使其学说神秘化,使人们对它不理解吗?”

朱晦庵和五公山人都很欣赏这个人的谈吐措词,一直谈到月亮升起还没尽兴。二人问起崔寅的行踪经历,所回答的多为避世隐居的情况。二人又问:“先生是隐居的儒者吗?”崔寅略带讽刺说:“如果真的是隐士,要收敛锋芒,隐藏踪迹都来不及,怎会把他的名字告诉别人?如果真为儒者,修身养性都来不及,怎会出来讲学?世上所谓的隐士儒士,都是些无事忙。我就是厌恶这些人才避开他们。先生不要说了,以免弄脏了我的耳朵。”他长啸一声,震得枝颤叶飞,人已经不见了。他们二人才知道原来不是人。

许 南 金

南皮人许南金先生,最有胆量。他在僧寺读书的时候,和朋友共睡一张床。半夜里,见北边墙上点着两支火把。他们仔细一看,却是个人脸从墙壁里出来,它像簸箕那样大,两支火把是它的眼光。朋友两腿发抖,怕得要死。许南金先生披上衣服慢慢起来,说道:"我正想读书,苦于蜡烛烧尽了,你来得正好。"于是拿起一本书背朝人脸坐着,诵读之声,清朗响亮。他读了没几页,那目光渐渐隐灭,拍墙叫它,它也不出来了。

又一夜,许南金上茅房,一个小童拿着蜡烛跟随。那怪脸突然从地里涌出来,对着许南金笑。童子惊得丢了蜡烛跌倒在地。许南金即把蜡烛拾起放在怪脸头顶,说道:"蜡烛正缺烛台,你来得又正好呀!"怪脸仰望着他,一动也不动。许南金先生说道:"你哪里不好去,却来到这里?海上有专门追逐臭味的人,你大概就是这类人吧?那么,不可辜负你的来意。"说完就以用过的脏手纸揩它的口。怪脸大呕大吐起来,狂吼了几声,把蜡烛弄灭,就隐没了。从此,怪脸不再出现。

许南金先生曾说过:"鬼魅都是真有的,有时还能见到它们,只是检查自己平生言行,如果没有不可面对鬼魅的事,那么这颗心自然不会动摇了。"

鬼 隐

戴东原讲了这样一件事;明代末年有个姓宋的人,为选择墓地,来到安徽歙县的深山中。黄昏,风雨将要袭来,他见山岩下有个洞,便钻进去暂避。

听到洞内有人说道:“这里面有鬼,您不要进来。”宋某问道:“那你为什么进来?”答道:“我就是鬼呀。”宋某要求和他见面,鬼答道:“如果和您相见,那么您的阳气和我的阴气便会相斗,您必定会忽寒忽热地有点不舒服。不如您烧起堆火来自卫,我们远远地隔开座位交谈吧。”

宋某问道:“您必定有墓地的,为什么却住在这里?”答道:“我在明朝神宗时做知县,因为厌恶官宦互相侵夺财产地位,为求升官而互相倾轧的行为,于是弃官回家乡了。我死后向阎罗王请求,不要再轮回到人间。于是便按我来世应享的官职和俸禄的标准,改任为阴间的官。没想到阴间的互相争夺倾轧,也和人世一样,于是我又弃官回到墓里。我的坟墓处在许多鬼魂的墓穴之间,他们往来嘈杂,弄得我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到这里。这里虽然凄风苦雨,寂寞冷落得使人难受,但是和宦海风波,人世道路上的陷阱相比,我就如生活在天堂里一样了。在这空山里寂寞度日,我都忘掉了岁月。和群鬼相隔绝,不知有多少年,和人相隔绝,则更不知有多少年了。自己庆幸解脱了种种因果的缠绕,潜心于寻找大自然的奥秘,想不到又接触了人的踪迹,明天我应该立即迁居。您也无须做武陵渔人,再访寻桃花源了。”说完,不再对答。

宋某问他的姓名,也不答。宋某带有笔砚,于是便蘸满墨汁,写了“鬼隐”两个大字在洞口,便回家了。

巧　对

阳曲人王近光说,冀宁道的赵孙英有两个幕僚,一个姓乔,一个姓车,两人合伙雇了一辆骡轿回家乡。赵孙英开玩笑,以他们两人的姓作了一副上联说:“乔、车二幕发,备乘半轿而行。”两人的姓恰好是“轿”字的各一半。

当时官署里正在扶乩,于是列出这个对子,请求对出下联。神批道:“这是真人真事,不可勉强凑合。”又过半年,官署里又扶乩,神忽然批道:“上次的对子我已对出来了:卢、马两书生,共引一驴而走。”接着又批道:

"四天之后,辰时、巳时之间,在南门外等着。"到时派遣一小杂役去察看,果然有卢、马两个书生,共用一头驴子载着新科考卷到省城去出售。赵孙英笑道:"这个下联极为巧妙,可这两个书生受侮辱了。"

这正是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便是神仙也忍不住开个玩笑。

狐精戏汉

我的先祖有个庄园,叫厂里,现在分给了堂弟东白家。听说没有分家时,庄园场院有一堆柴草,已有好多年了。有的人说里面住了一只狐狸,人不敢去触犯它。

偶尔有一次,一个佃户喝醉了躺在柴堆旁。同伴们劝他不要触犯狐仙让它发怒。这个佃户不听,反而破口大骂。忽然听到有人说:"你喝醉了,我不计较,你还是回家睡吧!"第二天,这个佃户奉命到园里去看守瓜。他妻子挑着担子来给他送饭,远远地看见瓜棚里,有一个红衣女子和她的丈夫坐在一起,那红衣女子一看到佃户的妻子来了,仓促地翻墙逃走了。

这个佃户的妻子本来就妒忌凶悍,以为丈夫有了外遇,怒不可忍,拿起扁担就痛打丈夫。这个佃户即使有一百张口也不能为自己辩解清白,挨了一顿重打。他妻子手打累了歇了下来稍稍休息,口里还喋喋不休骂一些刻毒的话。忽然听到树枝上有人大笑,才知道是狐狸精在戏弄他以图报复。

夙世冤愆

吴惠叔说,他的家乡有户世家大族,只有一个儿子,遭受疾病折磨很厉害。叶天士给他诊断说:"脉象显现鬼的征候,不是药物所能够治疗的

了。”于是请上方山道士建坛打醮,到了半夜里,阴风飒飒,坛上的烛光都暗淡发绿。

道士横剑闭目,好像见到了什么,不久之后竟撩衣而出;说:“妖精作祟,我的法术能够除去,至于前世的夙仇罪过,虽然有解脱的办法,但肯不肯解脱,仍旧在于受冤者本人。如果关系到人伦纲纪,事情干犯天条,即使拜本上奏,也不能到达于天庭。这个祸祟乃是你的父亲遗留下你一个幼年的弟弟,你的哥哥遗留下两个孤苦的侄儿,你像蚕食桑叶、鲸吞食物,几乎没剩下一点汁水,又把孤苦无依的孩童,看得像陌路人。以至于饥饱寒热,没有人可以告诉,疾病痛痒,听凭他呼叫。你的父亲含痛积恨于九泉之下,诉之于阴间官府。阴司的官员颁发公文,让拿你的儿子来偿还冤仇。我虽然有法术,只能够替人驱赶鬼物,不能够替儿子驱赶父亲。”

果然他的儿子不久就死了。后来终于没有儿子,只好以他的侄儿作为后嗣。

二牛斗盗

在河间以东四十里就是护持寺。有一个姓于的农夫,家境勉强过得去。一天晚上,于某外出了,有几个强盗从屋檐上跃下,挥动大斧头砍门,声音叮当作响。家中仅有妇女小孩,只能趴在枕头上战战栗栗,任凭强盗砍门。忽然于某所喂养的两头牛,愤怒地吼叫着跳了出来,用牛角奋力地与强盗们搏斗,强盗用棍棒、刀斧一齐向牛进攻,牛斗得更加来劲。后来强盗受了伤,狼狈逃走。

这大概是在乾隆八年,河间闹大饥荒,人们没有草料用来喂牛,大多只好牵到屠场上卖掉。这两头牛被赶到屠场门前,趴在地上哀伤地叫唤,不肯前行。于某见了这种情景,心中怜悯,典当了衣服将这两头牛赎走,自己忍着寒冷回家了。牛为主人拼死效力也是理所当然,只是强盗在内室,而牛在外面棚子里,牛又是如何知道出了事?而且牛又并非是很灵敏的动物,院子门关得死死的,怎么能一下子跃过墙呢?这里面肯定有指使

者,不是鬼神指使的又能是谁呢?

乾隆十年冬天,我在河间主持岁试,刘东堂告诉我这件事。他就是护持寺的人,说亲眼见过这两头牛,各自身上有几处刀疤。

瑞草不瑞

灵芝号称瑞草,但不一定就祥瑞。静海人元中丞在甘肃时,衙署中生了九个灵芝,因此自号九芝。然而不久就被罢官了。

我的舅舅安五占的灵柩停在屋里时,忽然灵柩上生出一棵灵芝,从此以后他的子孙衰微,如今已没有后代了。大概祸和福将要发生的时候,气机先有所变化。按理说来,反常的兆头不会凭空产生,只是这兆头产生祸还是产生福,是不可预测的。

我已死去的哥哥晴湖曾说:"人们都知道兆头是由神灵发生的,而用人事加以验证;不知这兆头实际上是由人事发生,而由鬼神加以验证。这样看来,祸福也不是不可预测的。"

梵字大悲咒

大学士伍弥泰说,以前在西藏,看见悬崖上无路可通之处,石头上有天然形成的用梵文写的《大悲咒》,字句分明。这绝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也不是人所能上去的地方。当时他说了那座山的名字,只因为梵音难记,现在已忘记了。伍公一生不信口开河,相信他是不会虚构的。

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宋代的儒士常常以没有道理,即判定绝对没有,却不知无所不有本身就是道理。

黄教和红教

喇嘛教有两种,一叫黄教,一叫红教,各自以他们的衣服来区别。黄教讲究道德,阐明因果,和佛家派有别而源相同。红教就只擅长于幻术。理藩院尚书留公保住说:驻扎在西藏时,曾经触犯了一个红教喇嘛,有人就说登山时,他一定要来报复。留公让轿子喝道前行,而暗地里乘马跟随在它的后面。到了半山,果然一匹马跳出来压在轿子上,把轿子完全压毁了。这是留公自己说的。

过去在乌鲁木齐时,有人走失了马,一个红教喇嘛拿张小木凳,念咒念了很久,凳子忽然反复折转,就好像打水的桔槔。让失马的人跟着走,到了一个山谷,他的马就在那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考证西域吞刀吞火变幻术的人,从西汉时已经有了。这个大概是他们相传遗留下来的法术,不是佛家的根本之法。所以黄教说红教是魔,有的说:“这就是波罗门,佛经所谓的邪师外道。”这一说法大概是接近事实的。

狐不为祟

巴里坤、辟展、乌鲁木齐等地的山中,都有很多狐狸,但从未听说害过人。只是在根克忒有个少年夜晚出去捉狐狸,被一个黑影扑倒,坠落到山崖下伤了脚,人们都说是狐狸做的妖法。这可能是由于胆怯头晕而出现幻觉,而不一定是狐狸所为。

大概从突厥、回鹘那时以来,人们就一直以打猎为主业,如今则有流放守边的,开辟荒地的,到塞外谋生的纷纷到山中搜寻穴洞,采集捕措,狐狸常常被伤害或死亡不能长寿,所以就不能变为鬼魅吗?或者因为这些

地方地处偏僻荒凉，人们不懂得引导炼形术，所以狐狸也不知道。由此可见，风俗一定要有人开创，不开创就不会有人学习；风土人情渊源于学习，不学习就不能形成风土人情。道家的所谓教化人性而导致虚伪的学说，并不是没有见地。姚安公说滇南是个偏僻的郡，那里的鬼也敦睦善良，也是这个道理。

托名求食

副都统刘公鉴说，过去在伊犁，有个善于扶乩的，他所请的神自称是唐燕国公张说。同人唱和的诗文，记录下来成册。生性嗜好饮酒，每次降临乩坛，必定焚烧纸钱，而用大酒杯来祭奉。岂不知白龙堆、葱岭，雪山的沙漠荒僻之地，燕国公怎么会来？

刘公诵读了神的几篇诗文，词意都浅近鄙陋，恐怕是张打油、胡钉铰一类，死于冰天雪地的异乡，游魂不能归去，托名张说来骗取祭奉酒食的吧！

秃 顶 马

村中有个姓张的人，阴险狡诈，就算是至亲骨内，也不能得到他的一句真话。而他又口尖舌利，被他欺骗过的人很多，人们给他一个外号叫“秃顶马”。马秃顶就是没有马鬃，鬃和踪同音，意思是说他说话不着边际，无迹可循。

一天，张某和父亲走夜路迷路了，隔着田垄看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便大声叫喊他应当向哪个方向行走。那几个人都说：“往北。”于是张某陷入深潭泥沼中。于是又远远地问那几个人该住哪方走，那几个人都应

答说:"往东。"又差点儿淹死。他困在泥淖中无法出来,只听见这几个人拍手大笑道:"秃顶马,你现在知道胡言乱语害人不浅了吗?"这声音近在耳边,却不能看见人影,才知道是被鬼戏弄了。

人兴妖

妖怪由人而生,这是常有的情况。李云举说,有个人胆子特别小,另一个人就想戏弄他。这个人的仆人的手黑如墨汁一般,便使唤他藏在屋中,和他约定:"我和他坐到月光下,突然我就惊叫有鬼,你就从窗缝中伸出一只手。"当这人一呼叫的时候,突然从窗缝里伸出一只手来,大如簸箕,五个大手指像舂杵那样直直地挺立。主客都大吃一惊,仆人都惊奇的喧嚷道:"这真是鬼啊!"于是拿着火把操着木棍进入房子,则只见那个奴仆昏睡在墙角。把他救醒后,他说黑暗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用气吹他,当即就昏迷过去了。

我的族叔棨庵说,有两个人一同在寺庙里读书,一个人在灯下装作吊死鬼形状,站到另一个人面前,他见这人被吓得要昏死过去,急忙大叫:"是我,你不要怕。"另一个人说:"我当然知道是你,但你身后是什么东西?"这个人回头一看真有一个吊死鬼。

大概巧诈心一动,鬼便以巧诈心来响应。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呀。

环环相报

我八九岁的时候,在堂舅安实斋家听苏东皋老人说,交河的一县令派仆从将他侵吞的数千公款护送回家。奴仆走到半路,回来报告说船在黄

河里翻了,而私下里却叫亲戚送到自己家中。亲戚又偷了这些钱北上,到了兖州,遇强盗被杀了。堂舅咂舌说:“可怕啊！这是人的所为,而不是鬼神干的。鬼神不一定非得在大白天现形,左手拿着业镜,右手拿着阴间的籍册,指挥着芸芸众生,在六道中轮回,然后才体现出善恶报应来。这种行为完全可以列到阎王殿的铁榜上。”

苏老说:“县令如果不贪污,又何至于被奴仆吞没了钱？奴仆不吞没钱,又何至于被亲戚效法？亲戚如不效法奴仆,又何至于被盗贼屠杀？这仍然是人杀的,而不是鬼神干的,如你所说的,这个县令应当受到报应,所以打发奴仆吞没他的钱;这个奴仆应当受到报应,所以又派遣手下去效法;手下应当受到报应,所以又派遣强盗劫杀了他。鬼神派遣了去报应的人又对这个人施行报应,这不是颠倒了吗?”堂舅说:“你这个人口才相当不错,只是不是正理。不过把你的说法作为参考,整个随波逐流的世风中,也足以劝人自立。”

鬼怕倔

刘乙斋廷尉在当御史时,曾在河边租借了一所宅子。每晚都有几个人敲梆子,声音从晚上一直响到早上,他们转更时的梆子和鼓楼一一相应。去看却什么也看不到,吵闹时刻不停无法入睡。刘乙斋本来脾气就倔,便亲自写了一篇指责对方罪状的文章,大写特写贴在墙壁上以驱赶那个吵闹者。

这天晚上,很安静。刘乙斋感到十分奇怪,觉得这事不亚于韩昌黎驱走了鳄鱼。我说:“你的文章德行,似乎还不及韩昌黎。但是你生来性刚气盛,平生还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强悍而不怕鬼。又因为经济拮据而迁居到此,已没有余力再迁徙了,没有办法,只好与鬼相争。这在你,可以说是绝地反击,在鬼,则可以说是穷寇勿追。你不记得《太平广记》中载有周书记和鬼争地宅,鬼害怕周书记倔强而被迫离去的故事吗?”刘乙斋笑着拍我的背说:“你真像魏收一样轻薄啊,不过你了解我。”

笔 捧 楼

我任福建的督学时,衙署里有一座笔捧楼,该楼以左右有两座佛塔挟着它而得名。下层住着仆役,上层的墙壁重叠曲折,不到正午就难能看得清东西。过去这里被山魈占住了,虽然没有看到独足向后的样子,但常听到他在夜里叫。

偶尔记起杜工部的“山精白日藏”的诗句,才悟出鬼魅都是避光趋暗的。由于房间曲折阴隐,因此其中潜藏着鬼魅。于是将四面墙壁全部拆除,使四面都有明亮的窗子,三山的翠色雾霭,好像就在眼前。我为之题了一块名为“浮青阁”的匾。并写了一副对联:地回不遮双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

从此,以后山魈迁到衙署东南角的会经堂。这座堂因为年久荒废。山魈既对人无害,也就任凭它在那里销声匿迹,不要逼得太过分了。

山鬼作祟

徐景熹在福建任盐政史时,衙署中的箱子里常常会往外喷火,而锁却依旧锁着。又有一天晚上,他的侍姬的头发也被山魈偷偷地剪掉了,这作祟也太过分了。不久徐景熹被罢官回去,还没来得及动身就死了。

山鬼能预知一年中要发生的事,所以趁他将离开时肆意侮辱。徐景熹官运亨通时,山鬼销声匿迹,霉运一来,它便肆无忌惮地欺侮起人来。这就是邪魅之所以是邪魅的原因吧。

青 苗 神

我的家乡在青苗遍野时，每天晚上田垄里总有一种东西：分辨不出头和足，倒着跟头走路，落地的声音就好像用杵捣衣登登作响。农家人经常见到，不以为怪，把它称作青苗神，说常常为农家驱赶鬼神。这青苗神一出来，其他的鬼怪都各自回到各自的地方，不敢在田野中闲游。

这种神没有被载入古书，然而的确不是邪魔。堂兄懋园曾经在李家洼见过这青苗神。在月亮下仔细地看，发现它的形状像一个布袋，每翻一次跟头，就有一头着地，行动看起来很笨。

陈太夫人

已故祖父宠予公，原配陈大夫人早死，续娶的张大夫人出嫁的那天，独自坐在房间里，看见一个少妇揭起门帘进来，径自坐到床边，穿黑色的披肩，黄色的衣衫，淡绿的裙子，举止有大家风度。新娘不便表达问候的意思，心想是堂妯娌、姑表姊妹罢了。那人不断地细说家务事的得失，婢女仆妇的善恶，细致而又详尽。好久之后，仆妇捧茶进来，那人就直接出去了。

后来，过了几天，张奇怪家里没有这个人。仔细地向家里人描述她的衣服装饰，原来就是陈太夫人入殓时穿的衣服。死者和生者互相妒忌，见于书上记载的多了。陈太夫人已经掩埋于黄泉，还担心新人不熟悉照管家务，现身指点示明，不因阴阳而隔，这是何等样的居心啊！现今子孙得登科第、历任官职的，都是陈太夫人所生的这一脉。

文 仪

伯高祖爱堂公在明朝很有声望,他专攻郑孔之学,无论冬夏,总是读书读到半夜。一天晚上,他梦见到了一个官署,匾额上写着“文仪”两字。里面有大约十来个人在伏案读书,一个个恍恍惚惚都是旧时相识,见到爱堂公,都惊讶地说:“你应当再过七年才来,现在太早了。”爱堂突然从梦中惊醒,自知活不长了,于是天天在外游玩。偶然他遇到了一个道士,谈论得很融洽,便留下道士一起喝酒。道士告别后,在路途中碰到了奴仆胡门德,便说:“刚才有一本书忘记给你主人了,你可以把它带回去。”爱堂公只见里面都是一些驱神役鬼的咒语,于是闭门学习,精通了符咒术,时时用来演习,以消磨时光。

过了七年,到了崇祯十年,爱堂公果然病死了。死了半天后又醒过来了,说:“我因为乱用五雷法,遭到阴间的批评,阴间要追还这本书,应该赶紧烧掉。”烧了书后又死了。半天后又醒过来了,说:“经过阴间查检,还缺三页,责令我回来取。”仔细看灰烬中果然有三页没烧完,于是重烧。这之后又死了。

这件事姚安公把它记载在家谱中。他是听曾祖父说的,而曾祖父是听高祖父说的,高祖父就是亲手烧书的人。谁说没有鬼神呢?

故 城

我本族的人所居住的地力叫景城,是宋朝的旧县城,城址还仿佛可以辨识。有时偶然在天刚亮时,远远望见烟雾当中现出一个城的影子,城楼女墙看上去很真切,类似于海市蜃楼。这事情别的书上多有记载,但是不

明白它的道理。

我说凡是有形的东西,必然有精气。土地的厚实之处,就是地的精气所聚集的地方,就像是人有魂魄一样。这城四周回绕数里,它的形可算是巨大了。从汉代到宋代一千多年,成为精气所聚集地已经很久,就像人的获取多、用途广,他的魂魄就特别强大了。所以它的形虽然化去,而精气所盘旋集结的,不是一天的积蓄,就不是一天所能散尽。偶然现出形象,仍旧作城的形状,正像人死后鬼留存,鬼仍旧作人的形状一样。但是古代的城郭不都现形,现形的又不常见,那是什么缘故呢?人的死,或者有鬼,或者没有鬼,鬼的存在,或者看见,或者看不见,也是像这样罢了。

随俗与否

南宫人鲍敬之先生说,他的家乡有一个书生姓陈,在神祠里读书。在夏天的夜晚,在房廊下光着身子睡觉,他梦见神将他召到座前,非常严厉地责骂训斥。陈生辩白说:"有几个小贩睡在殿上,我就避到廊郭下睡觉,为何反而受到责骂?"神说:"那些贩子可以睡,你就不可。他们那些人比鹿和猪还要愚蠢,你怎么可以和他们相比呢?你读书难道不懂得礼仪吗?"

大概《春秋》中责怪贤者,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君子处世,可以随俗的就随俗,不必强求相异,不可以随俗的就不随,也不必强求相同。对于那些违背常规道理的事,世俗动辄就说过这件事某某曾干过。若是不论事情的对与错,只论事情的有和无,那么自古以来,所有事都有人做过,都可以用来作为借口吗?

著书存理

张巡的妾转世后索命的事情是由渔洋山人记载的,我认为并非如此。索命的理由是:“你是国家的忠臣,但我又何罪之有,要被杀死给士兵们吃?”孤城将被攻破,张巡为国捐躯的决心已定。张巡应当殉国,他的妾难道就不该殉主人吗?自古以来忠臣良将为了尽忠而被诛灭九族,妻子儿女被杀的,难以计数,倘若每个含冤而死的人都来索命,那么天地间就没有什么天理可讲了。

王经的母亲,面对刑罚微笑从容,相比之下,转世索命的张巡之妾又是怎样的人呢?这件事可能是妖魔鬼怪从中作祟,假托一件古代的事情以求得祭祀和施舍,这也是无法确定的;或者是明代的各位大臣,因为顾及到自己的性命和家庭而苟且偷生,捏造了这么一件事来自我解脱,这也是有可能的。儒家学于著书立说,应当致力于风土人情的教化,即使是笔记小说收录怪事,也不能纳入违背常理的内容。

冯道墓妖

同族的叔叔紫说,景城的南边,经常在太阳将要出来时,看见一个东西驾着旋风向东飞驰。人们看不见它的身子,只见有昂起的头,高一丈多,长长的鬣毛下垂着,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有的说:“冯道坟墓前的石马,年岁久了成为妖怪。”考证冯道住宅所在地,现在叫相国庄,他妻子的家,现在叫夫人庄。都同景城相近。所以已故高祖父有诗道:“青史空留字数行,书生终是让侯王。刘光伯墓无寻处,相国夫人各有庄。”他的坟墓所在县志已经不能明确指出。北村的南

面,有个地力叫石人洼,残缺的石像,还有存留的。本地人指说是冯道的坟墓,想来或者有所传承吧。

董空如曾经乘着醉意夜里行走,走到冯道墓前,在它的旁边小便。忽然阴风横卷过来,黄沙碎石乱飞,好像隐隐地有愤怒的声音。空如呵斥说:"长乐老失节无耻,七八百年之后,难道还有神灵?这个肯定是妖邪鬼魅依托罢了。胆敢再猖狂,将天天用小便来浇你!"话刚说完,风就停止了。

董天士

有个董天士是南村人,是明朝末年的生员,但不知其名,是我已去世的高祖父的朋友,在《花王阁剩稿》中有四首诗是悼念董天士的,诗写道:"事事知心自古难,平生二老对相看。飞来遗札惊投著。哭到荒村欲盖棺。残稿未收新画册,余赀惟卖破儒冠。布衾两幅无妨敛,在日黔娄不畏寒。""五岳填胸气不平,谈锋一触便纵横。不逢黄祖真天幸,曾怪嵇康太世情。开牖有时邀月入,杖藜到处避人行。抖应尘海无堪语,且试参鸾向紫清。""百结悬鹑两鬓霜,自餐冰雪润空肠。一生惟得秋冬气,到死不知罗绮香。寒贳村醪馋破戒,老栖僧舍是还乡。只今一暝无余事,未要青蝇作吊忙。""廿年相约谢风尘,天地无情殒此人。乱世逃禅聊解脱,衰年哭友倍酸辛。关河诀漭连兵气,齿发沧浪寄病身。泉下有灵应念我,白杨孤冢亦伤神。"

由这几首诗可以想象得出董天士的生平。县志中没有为他立传,大概是因为没有看到我高祖父的诗。

据传董天士死后,有人见他骑着一头驴子上了泰山,在后面叫他也不回答。一会儿就被老树遮挡住了,于是就消失了。是他死后灵魂从尸体中解脱出来成了仙呢?还是偶然有人的相貌与他相像呢?他那孤僻的性格,似乎说他成仙比较合乎情理。

身后示罚

日故高祖父集子里有《快哉行》一篇道:“一笑天地惊,此乐古未有。平生不解饮,满引亦一斗。老革昔媚挡,正士皆碎首。宁知时势移,人事反覆手。当年金谷花,今日章台柳。巧哉造物心,此罚胜枷扭。酒酣谈旧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挥酢墨,神鬼运吾肘。姓名讳不书,聊以存忠厚。时皇帝十载,太岁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观者六人,题者河间叟。”原是为许显纯的诸多姬妾流落妓院而作的。起初,那些姬妾隶属妓女的名册时,有发誓宁死不从的。夜里梦见显纯满身是血而来说:“我死了也不能掩盖罪恶,所以拿你们来显示身后的惩罚。你如果不依从,我的罪更加重。”那些姬妾往往举出这事告诉客人,所以有“因果信非偶”的句子。

因果速报

已故的四叔栗甫公某天到河城去拜访朋友,看见一人一骑向东北方向飞驰而去,突然被柳枝挂住了而从马背上掉下来。人们跑过去看时,他已气绝身亡了。

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一个妇女嚎啕大哭着走来,说:“婆婆病了没有药饵,我步行了一天一夜,才从娘家借了几件衣物首饰,谁想被一个骑马贼抢走了。”于是大家带着她去看那个从马背上摔下来的人,这时他业已苏醒过来了。妇女大叫道:“就是他。”那个包袱就丢在路边,问他包袱中有多少衣物首饰,他不能作答,而这妇女所说的,在打开包袱看后与之吻合。骑马人这时才认罪。

大家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罪当绞死,于是要把他送官。骑马人叩头请求饶命,并且愿意将身上所带的几十两银子送给妇人用来抵罪。妇人因为婆婆病情危急,也不愿意到官府去告状,于是取了银子放他走了。

叔父说:“因果报应没有比这件事更迅速的,每次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鬼神到处存在。”

擒齐舜庭

齐舜庭,是前面所记大盗齐大的同族。最为凶狠蛮横,能够用绳系着刀柄,在两三丈以外抛掷伤人,他的党羽称之为“飞刀”。他的邻居叫张七,舜庭原本把张看成是奴仆,强买张的住屋以扩充马舍,并且让他的党羽恐吓张说:“不赶快搬迁,灾祸立刻到了。”张不得已,携带妻女仓促惊惶地出走,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到神祠里祷告说:“小人不幸被大盗逼迫,困窘无路,恭敬地把棍棒立在神前,我将顺它所倒的方向逃难。”棍棒倒向东北方,于是慢慢地一路行乞到了天津,把女儿嫁给了煮盐工,自己帮助他晒盐,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三四年后,舜庭打劫粮饷钧事情暴露,官兵包围捕捉,他黑夜里趁着风雨得以脱身免祸。他的党羽有在商船亡的,齐想要投奔他们航海出逃,就白昼潜伏,夜里行走,偷窃瓜果作为食物,幸而没有被人发觉。

一天晚上,又饥饿,又口渴,他远远地望见一盏灯发出微弱的亮光。试着敲敲门,一个少妇开门凝视他好久,忽然叫道:“齐舜庭在这里。”原来追捕的文书,已经急速递送到了天津,立出赏格招募人捕捉他了。众兵丁听到声音全部聚集,舜庭一件武器也没有,于是低头就擒。少妇就是张七的女儿。

假使不逼迫驱逐张七到这里,那么齐舜庭已经改变服色,人们没有认识他的,这地方距离出海口只有几里路,齐就已经扬帆逃出海外了。

王兰洲之忏

王兰洲在航船的时候曾经买过一个十三四岁左右的儿童,长相十分清秀文雅,还略微懂得几个字。他说他父亲已去世了,家道衰落,和母亲、哥哥去投靠亲戚,却没碰上,只好搭船回到南方去。行李都已典卖净尽,只好把他卖了给母亲和哥哥凑点路费。

王兰洲和他讲话的时候,他羞羞答答如新娘子一般,王兰洲甚为奇怪。等到睡觉之时,竟然脱光了衣服躺在王兰洲面前。王兰洲买他是用来供使唤的,没有别的想法,然而这小孩如此主动,王兰洲也就有点把持不住了。完事后,这个儿童趴在枕头上暗自哭泣。王兰洲问她是不是不愿意,她点头称是。王兰洲就又问既然你不愿意为何主动献身于我。这儿童说:"我父亲在世时,养了几个小奴仆,都是用来陪他睡觉,有的人刚来时拒绝不干,父亲就用鞭子揍他们说:'想想买你来是为什么?这样蠢笨!'由此我就知道奴仆侍候主人,就应当如此,不这样就该挨打,所以不敢不主动献身。"

王兰洲猛地推开枕头说:"太可怕了!"于是急忙叫船夫划船,一夜之后,追上了这儿童的母亲和哥哥。王兰洲把这儿童还给他们,并且还赠了五十两银子。后来想起此事他心里就不安稳,又在悯忠寺祭祀神灵面前做忏悔。在梦中他梦见护法神伽蓝对他说:"你做过错事但是能在短期改过,阴司还没有把它记载到籍册里,所以你不必担心亵渎了神灵。"

魂　　幻

戈东长前辈在翰林院任职时,他的祖父傅斋先生在市上买了一件浅

绿色的袍子。一天，傅斋先生锁了门出去，回来时丢失了钥匙。他恐怕不小心遗落在床上了，隔窗看去，竟然见到这件袍子直挺挺地像人一样站立着，听到惊叫的声音才扑倒。

众人建议烧掉它，刘啸谷前辈当时在同一个寓所，说："这必定是死人的衣服，魂灵附着它罢了。鬼是阴气，见到阳光就散去。"放在烈日中反复晒了几天，再放回房间里，秘密地观察它，它不再作祟了。

又，东长头早秃，经常用假发接续辫子。在他被罢官之前，假发忽然舒展开来，曲折宛转就像蛇摆动尾巴。东长不久就罢官回乡了。这也是死人的头发感染了衰败之气而产生的变幻。

狐应举

德清人徐开厚编修，也是乾隆七年考中进士的前辈。在他刚入翰林院的时候，每天夜晚一读书，后面宅子的空房子里便有读书声，琅琅地和他相对应。他仔细地听后面所背诵的内容，也是翰林院里的律赋。打开门去看又没发现什么。

一天晚上，他蹑手蹑脚，屏住呼吸，偷偷地去看，只见一个少年身穿青色的背心，蓝色的绫衫，正手捧一本书背着月光坐着，摇头晃脑地在吟诵，好像很有意思，根本不像是妖怪在作怪。后来也没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唐代的小说中记载有天狐高中异科，写了两篇策问，用的都是四言韵语，文法很有点古雅深奥。也许这狐狸也是来应考的？这件事是戈东长前辈说的，他和徐开厚是同一年中的进士。

七千钱

乌鲁木齐的八蜡祠有个已经八十多岁的道士。一天晚上,他把七千钱铺在床上,然后躺在上面死了。众人议论说用这些钱来安葬他。夜里老道士托梦给工房的官吏邬玉麟说:"我为官府守庙,应该由官府提供棺材。这钱是我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请把它放在我的棺材中,等到来生我自己来取。"邬玉麟可怜他,就听从了。

这个老道士被安葬之后,邬玉麟深深地叹息说:"把钱放入棺材,埋在空旷的田野里,就像把美玉埋在土里一样,必定会有人来盗墓。"我说:"用他的钱买棺材,他尚且能托梦给你,如果打开棺材抢钱,肯定会狠狠地报复,谁愿意为了这七千钱拿性命来和鬼相争呢?"众人都笑了起来,然而邬玉麟说的是正理。

埋骨

乾隆三十六年春,我从乌鲁木齐回京。到达八里坤的时候,老仆人成宁伏在马鞍上睡着了,大雾中离开了队伍。他沿着野马的足迹,误入乱山中。迷路了不能出来,他自己感觉到肯定要死在这山里了。

偶然,他在山崖上面看见一具尸体伏在地上,这是流亡的人在逃亡路中被冻死的。尸体背上扎个布袋,里面还装有干粮。成宁就用来充饥,并且拜跪着祷告说:"我埋了你的尸骨,你若在天有灵,就引导我的马前行。"于是把尸体放到岩石洞中,搬来一些乱石紧紧封闭。茫茫然地听凭马走,走了十多里,忽然发现了路。出了山,就是哈密的境内了。

哈密游击官徐某,在乌鲁木齐我们是老相识,成宁就投到他的府上等

我。我迟了两天才到,相见后听他一说,恍如隔世。

这件事不知是果真鬼有灵,引导他出山,还是神因他的一念善心,保佑他使他能够出来,也或者是偶然碰巧侥幸出来的?徐某说:“我宁愿把这件事归功于鬼神,以鼓励那些掩埋寒骨的人。”

鬼好名

董曲江前辈说,顾侠君刻完《元诗选》以后,家里有一个五六岁的童子,忽然手指着外面说:“有数百个绅士对着门下跪。”怪哉!难道鬼神还热衷于名声吗?

我认为精选埋没的,搜集散失的,以保存表彰鲜为人知的精华,使黄泉之下的人也感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相互联系,号召门徒,滥刻滥印,相互吹捧,不只是明代末期的滥造,彼此标榜,大多不合实情,即使是月泉吟社中的几个人,也有尚未脱俗的弊端。因为结党的人私心多,争名夺利相互倾轧。即使是人死后,也难以盖棺定论,更何况是在一起嗜酒论文,彼此吟唱诗词的时候呢?而昭明太子编纂《文选》时,因为何逊还活着,就没收录何逊的一个字。

驴吃人

我的第二个女儿嫁给长山袁家,所住的地方叫焦家桥。今年女儿回娘家,说离开所住处二三里光景,有个农家女回娘家过了一阵,父亲送她回婆家去。

半路上,她进入坟地的树丛里小便,过了很久才出来。她的父亲奇怪她的模样神色有些不对,听她的语言也和以前不同,心里暗暗地有疑惑,

但是无从说起。到了家里以后,她的丈夫私下告诉自己的父母说:“我和新娘子平安地相处已经很久了,今天见了她心里惊跳,这是什么缘故?”父母斥责他瞎说,硬叫他回去睡觉。

儿子所住的房间同父母隔一道墙,夜里忽然听到翻跌扑倒和发出膈膈的声音。父母惊起偷听,就听到他们的儿子大声地号叫,家里众人破门而入,只见有个东西像匹黑驴冲开人群出来,火光迸射,一跳就消失了。再看他们的儿子,只留下一点残余的血迹。天明前往寻找他的妻子,竟然找不到,疑心也被它吃掉了。

这同《太平广记》所记载的罗刹鬼的事全然相似,恐怕也是鬼吧?从这件事看,知道佛家经典不全是欺诳,小说稗官也不全出自虚构。

丑　妇

河间有一个妇女,性格放荡。然而相貌非常丑陋。每天化着浓妆,穿得很漂亮靠着门站着,然而没人去光顾她。后来她的丈夫跟随着高叶飞在天长做了官,很受器重,巧取豪夺,每年都寄了很多金钱财物回家。这个妇人就借这些钱财来诱惑招骗少年,于是门庭若市。

等到高叶飞被罢官后,她的丈夫也回来了,然而钱财全空了,甚至连家用器具都差不多被卖光了。仅仅留下了一个丑妇人,通身布满了淫疮。有人说假如他没有这么多钱财,这个妇人也不可能这样堕落。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魇　术

伯祖父湛元公、堂伯君章公、堂兄旭升,三代都因为心里惊跳不能入

睡而死。旭升的儿子汝允,也患上这个疾病。一天修缮住宅,工匠斜视着楼角而笑说:“这里面有东西。”拆了开来,则砖砌得像小佛龛,一个旧的灯架在里面。听人说这个东西能使人不能入睡,是当时泥瓦匠的魇魔术。汝允从此以后病就好了。

乾隆五十二年春天,堂侄汝伦给我说的这件事。

这是什么道理呢?但是,看到这一件东西藏在墙壁中,就能够掌握主人的生死,那么住宅的有吉有凶,这种说法应当是确实的了。

户部郎中

户曹戴临,因字法好而任职于宫廷。曾经做梦到了阴间,碰到一个冥吏,是他的旧友。因此这小官吏把他留下来聊天。他偶尔翻开一本名册,正好看见自己的名字,下面有一个红色的草书字,好像是一个“犀”字。冥吏急忙抢过去并把它合上,好像有点生气,问他也不回答。这时戴临惶惶地醒过来了,不知是如何一回事。

有次,他把此事告诉了裘文达公。裘文达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可能是阴间的简便名册,就像各部院的简报。‘户中’这两个字,连起来写很像个‘犀’字,莫非你做官只能做到户部郎中?”后来裘文达所说的果真应验了。

祈梦得诗

霍易书先生是东七人,在雍正二年考中了举人。逗留京城,没什么成就,就来到吕仙祠中祈梦。神托梦给他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六瓣梅花插满头,谁人肯向死前休。君看矫矫云中鹤,飞上三台阅九秋。”到了雍正

五年的时候,朝廷确定帽子顶戴为六瓣铜盘,像一朵梅花,这时才明白了第一句的意思。霍易书认为仙鹤是一品官的服饰,三台是指宰相,这一句既然应验了,那么末尾的两句也一定会被验证。

后来霍易书由中书舍人升为奉天府尹,接着又被贬谪到军台,那个地方叫葵苏图,实际就是第三台。官文为了省笔画,就把台都写成了台,正好符合诗的语句。果然他过了九年才回来。在塞外的日子里,他为自己署了个别名叫"云中鹤",用的就是诗中的语句。

后来,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姚安公,姚安公说:"'霍'字上面是云字头,下面一部分是'鹤'字的一半,正隐含了你的姓氏,所以'云中鹤'也并非是凭空而来。"霍易书先生叹口气说:"岂止如此,早年心强气盛,锐于进取,自认为很快就可以做到卿相之类的官职,然而终于受尽挫折。其实第二句诗是神灵在警告我,只可惜当时没有想到。"

签与题

古人用龟占卜。孔子整理《易》,极力推崇用蓍草占卜,于是用龟占卜的方式渐渐荒废。《火珠林》中开始用钱代替蓍草占卜,但要掷六次仍然很麻烦。《灵棋经》中开始出现一次投掷就能成卦,但排列起来有些麻烦。至于神祠里的签,抽一次就能得到封词,更简单了。

神祠中都有签,而最灵的要数关帝祠中的签。关帝祠中的签,最灵的又是正阳门边上的祠里的签。一年当中,从元旦到除夕,一天之中,从清晨到黄昏,摇筒的琅琅声不绝于耳。一个筒不够用,就备置了好几个筒。纷繁芜杂,瞬息万变,非但没有工夫去检查核对,而且又没时间去思考。纵然有一千双手一千只眼,也不能一一回答。然而所得到的签,都灵验得好像是当面说出来的,这是何故呢?

其中最为奇怪的要数乾隆十七年的乡试,在三月一日那天,一位南方人斋戒沐浴后开始祈祷,乞求指示考试试题,他得到了一个签,上面写着:"阴里相看怪尔曹,舟中敌国笑中刀。藩篱剖破浑无事,一种天生惜羽

毛。”这一次的考试题目中,《孟子》中题目是:“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到“汤九尺。”这应了签的第一句。《论语》的题目是:“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这里应了第二句。《中庸》的题目是:“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应了第四句。这件事真的是无法预料。

某　公

孙虚船先生说他的朋友曾经得了寒病,昏迷中只觉得灵魂飞了出去,随风到处飘荡。他来到了一个官府前,细心查看,发现门里面都是一些鬼神,就知道这是阴司。

他看见有人从侧门进去,他也试着跟他们走,没人阻拦他。他又跟众人坐在廊下,也没人责问他。他偷偷地看了一眼公堂上,告状的人川流不息。阎王左手拿着案卷,右手命笔,有的案件一两句话就判决了,有的讲了十几句或几百句才决断,这与人间审理案件没什么两样。判决后,罪犯们被戴上脚镣手铐给带下去,都服服帖帖毫无二话。

忽然,他看见一位穿戴整齐的前辈进来了,阎王请他坐下,问他要告何人何事,他就说他的门生和旧时的小官吏忘恩负义,所列举的有几十个人,一副很气愤的样子。

阎王的脸色似乎不以为然,等他说完了之后,便拱拱手说:“这些人到处奔走,互相排挤,狡诈万端,天下的道理是很鲜明的,他们终究要受到阴司的惩罚。但是鬼神可以惩罚他们,而先生就不能责骂他们。种植桃李者得到果实,种植蒺藜的得到它的刺,难道先生没听说过吗?先生所赏识的,大都是一些趋炎附势之人,大势已去后,又责怪他们,并且是用道义的原则,这就好像是凿冰求火。先生错了,为何还要怨恨别人呢?”某公于是怅然若失了好久,慢吞吞地退下去了。

孙虚船的朋友与他是老相识,想上去问候一下。忽然听见有人在呵斥他,他回头去看的时候,猛地惊醒了。

欠债还债

王某是董文恪公的老仆人,性情谦虚谨慎,善于应付来宾,几十年来没有得罪过一个人,人们都叫他是王和尚。他说他曾经跟随董文恪公借宿在博将军废弃的花园里,坐在大石头上乘凉,他远远地看见一个人仓皇地躲躲闪闪,另一个人拦住他,抓住他的胳膊一块儿坐在树下说:“我还以为你早就升天了呢!没想到在这里又碰上了。”于是先叙述他们密切的交情,然后责备对方做过的负心事,说:“某件事你乘我急需的时候,故意说有多难而来勒索我,中饱私囊。某件事你欺侮我不懂,虚报数量骗我,你又私吞了多少。”数了几十件像这样的事,每说一件就打对方一个耳光,非常气愤,好像要把对方吞掉一样。

一会儿一个老头子从草丛间出来,说:“现在他已堕落成饿死鬼了,你何必还如此羞辱他呢?而且欠债总是要归还的,又何必过于着急呢?”那个催债的人更加愤怒地说:“既然他已经是饿死鬼了,又用什么来还债呢?”

老头说:“孽缘期满的时候,就有还债的日子,阴间法律规定,凡是借高利贷的钱,来世如果有禄俸就偿还,没有就免了,偿还是根据各自的能力而定。假如财物是通过威胁诱惑所取得的,即使是经历了千劫万难,也必须偿还。他也许可能没有俸禄可以抵偿,那么就变成牲畜来偿还。或许一世还不完债,那么就分几世来还。今天晚上董公所吃的豚,不就是他那仆人的第十一代身吗?”那个催债的人似乎略微平静了一点,松开手各自分散了。

老头可能是土地神,他所说的那个仆人,王某还见过他,确实是最有心计的。

神　　佑

福建布政使曹绳柱说，有一年司道官员在按察使衙署里会议，献食还没有完，一个仆人携带小儿经过堂下，小儿惊慌恐怖地不肯向前，说："有无数个奇鬼，都是身长一丈多，用肩膀顶承着屋梁柱子。"众人听到呼叫的声音，刚出来询问，天花板上就掉落泥土，簌簌的声音好像在抛撒豆子。众人急忙跳跃而出，转眼间已经栋梁折断倒地了。众人都庆幸说是鬼神的护佑。

湖广总督定长，当时任巡抚，听到讲起这件事，叹息着说："既然到处有鬼神护佑，自然必定到处有鬼神在察看。"

如是我闻

以前我撰写《滦阳消夏录》时，还没定稿就被书坊偷印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但有些博学多识的文人不认为这部书稿有什么错漏，并且劝我续写一本，因此，我缀集自己的旧闻补写了四卷。记得欧阳修说过："物尝聚于所好。"这也是有道理的。一个人一旦有了偏爱，就会沉浸其中不能自已。天下的事往往如此，这是应该加以深思的。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题。



卷七　如是我闻(一)

孙公降坛诗

听太原书生折遇兰说,在他的家乡有个人正在扶乩,一个神仙降临,写了一首诗,诗云:“一代英雄付逝波,壮怀空握鲁阳戈。庙堂有策军书急,天地无情战骨多。故垒春滋新草木,游魂夜览阳山河。陈涛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最后署名“柿园败将”。大家都为之惊恐,知道这是孙传庭的魂灵。柿园一战之所以失败,是原因皇上催战,孙传庭本人并无过错。而这首诗却自比唐代的房琯的陈涛之战,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种正人君子的用心,跟王化贞等人误国殃民,却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别人要强得多了,真可谓是天壤之别。

大同书生杜宜滋也记下了这首诗,只是把“空握”、“春滋”、“意若何”分别写为“辜负”、“春添”、“竟若何”罢了,大概是传抄中偶然笔误,大意则没有区别。

烈　妇

听许南金先生说,康熙五十四年,他路经阜城县的漫河。当时夏雨连绵,泥稀路滑,马疲惫不堪难以前进,于是他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停了下来休息。

正当他坐在那里打瞌睡,恍惚间看到一个女子走过来,拜见之后说:“我是汤氏黄保宁的妻子,在此遭到强盗的暴力,因为我以死抗争,最终被他们害死。后来他们虽然全部被官府捕杀了,但因为我被玷污,也就没有给我旌表。后来到阴间后,阴曹官吏同情我的贞烈,就让我居住在这里,作为横死的魂灵之长,到今天有四十多年了。当时,我是一个来自他乡的要饭人,独自一人走到这里,却被三个强健的男子捆绑在树上,他们肆意奸污。当时,我除了痛骂强盗之外,毫无他法,只求速死。我敌不过强盗的暴力,这并不意味我节操不坚贞。但掌管断案的官员对我太苛求,这不是太冤枉了我吗?现在我看您相貌好像一位儒者,想必能明察是非,因此我恳求您为我伸冤。”在梦里,许先生还想询问女子的住处,却忽然醒来了。

后来,他询问了阜城县的士大夫们,但他们都说不知道此事。向原来的老吏打听,他们也没有找到这事的档案,大概是当时没有人把她当作烈妇,因此早已被人忘了。

狐　　嘲

京城里某道观,原来有狐。道士建坛打醮,聚敛了很多银两。事完以后,道士同他的徒弟在神座的灯前,计算出入账目,还缺少几两银子。师父说徒弟吞没,徒弟说师父错算,算盘珠子格格地响,到三更天还没有完。

忽然屋梁上说话道:“新秋凉爽,我疲倦了要想睡觉,你何必在这里烦扰?这几两银子,不是你要想买春药,放在怀中,经过后巷刘二姐家,二姐索要金戒指,你趁着醉意掏出给了她吗?为什么竟然忘了呢?”徒弟转过脸去掩住口,道士才默默地收起簿子出来。

剃头匠魏福当时居住在道观内,亲耳听到的。它的声音咿咿呦呦,就像小儿女的说话。

旱　魃

旱魃作祟之事《诗・云汉》中有记载，可见经典中也记载这种事。《山海经》里也有女魃的记载，它可能是根据《诗经》中的描绘加以附会的。但所有这些记载，旱魃仅是一个妖神罢了，而现在所说的旱魃却都说是一具僵尸。从地下把它挖出来再去焚烧，然后天就会下雨。雨是天地之气相结合而产生的。一具僵尸的气焰，就能弥漫天地之间，使天地隔绝不通吗？也有雨是因为龙的腾飞而造成的。一具僵尸的伎俩，竟能驱逐神灵，使他们畏惧而回避不前吗？应该如何去解释呢？

另外，自宋代以来，在小说、杂记中有许多关于狐狸躲避雷劫的传说。如果那些狐狸无罪，雷霆却按期击杀它们，那就是乱施刑罚，天道不会如此；如果狐狸有罪，什么时间不可以诛杀？非得限定在特定时刻，使它们预先知道而提前躲避起来呢？即使一时逃脱，也还可以随时击杀，现在却说过了规定时间，就不再追究，这是惩罚失当，天道也不该如此吧！这又如何去解释呢？

偶然中阅读近人所著的《夜谈丛录》，看到一则记载焚烧旱魃的故事、两则狐狸避雷的故事。于是把疑问记下来，等待能够格物究理的人来解释清楚。

井　水

北京虎坊桥西有一幢住宅，是南皮张子畏先生的故居，现在由左副都御使刘云房住着。宅中有一口井，在子时、午时两个时辰打水，水是甜的，其他时间则不甜。不知是什么缘故。

有人说:“这是由于阴气正午生起,阳气在夜里十二点时生起,阴阳二气与地气感应的缘故。”然而元气混沌,充满天地之间,为什么其他并不与地气感应,唯独这口井与地气相感应呢?记得西洋人最讲究格物学的。

在《职方外纪》中记载:某地的水一天之内十二次涨潮,其时间与十二时辰分秒不差。有个人想要探究其中的道理,就在水边筑房,日夜观测,始终未能明白。他怨愤之极就投水而死。这口井或许也属于这一类吧!

煞　　神

张读《宣室志》说,俗传人死后几天,应当有飞禽从棺材中出来,叫做煞。太和年中,有一个郑生,用网捉住一只大鸟,毛色青苍,高五尺多,忽然不见了。寻访里中的百姓询问,有人回答说:“里中有人死去已有几天,占卜的人说今天煞应当出去。他家里的人等候观察它,有大鸟颜色青苍,从棺材中出来。您所捕获的果然是它吧?”这就是现今所谓的煞神。

徐铉《稽神录》说,彭虎子少年强壮有气力,曾经说没有鬼神。母亲死去,民间巫师告诫他说:“某天祸煞应当回来,还有所杀戮,还是出去回避为宜。”全家妻小都出去逃避隐匿,虎子单独留下不去。夜里有人推门而入,虎子慌张焦急无计,幸好原先有一只大瓮,于是钻了进去,用板盖在头上。虎子感觉母亲在板上,有人间:“板下没有人吗?”母亲说:“没有。”这就是现今所谓的回煞。

俗谈夭折而死的孩子还没有生牙齿的没有煞,有牙齿的就有煞。巫师能够预先算定它的日期。家奴孙文举、宋文都通晓这个法术。我曾经索取观看其书,不过是用年月日时天干地支来推算,没有什么别的神奇深奥。那某一天逢某凶煞,应当用某符祈求消灾,则是用欺诈的言词来骗取钱财而已。或者有屋室狭窄,没有地方避煞的,又有压制的方法,使它伏而不出,叫做斩殃,这尤其荒诞。但是家奴宋遇的妻子死去,遇召唤巫师来斩殃,至今所居住的房间里,夜里经常作响,小儿女也多见到她的形状,

似乎又不全是虚假的了。

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阴间和阳间之理,无法加以穷尽。不必曲意为之解释,也不必极力批驳它的说法。

外国鬼呢

人死后,魂灵归属于阴曹籍簿。然而,地球周长九万里,直径三万里,国家不可数尽,那里的人口是中国人口的百倍,鬼也是中国的百倍了。为什么到过阴曹的人看到的都是中国的鬼,而没有一个外国的鬼?难道各国有各国的阎罗王?就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郎中兼阴曹的官吏——顾德懋,他也回答不了。

不死的人,名字列入到了仙籍,像赤松子、广成子等人,他们的名字便属于上古时代。为什么后代人所遇到的仙人,都属于近代呢?难道刘向以来所记载的人,都无声无息了?或者是仙人都没有了,正像朱熹说的世上难以再出现魏伯阳这样的人一样吗?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道教的领袖——真人娄近垣,他也不能回答。

鬼神默佑

同乡人阎勋,怀疑他的妻子同表弟私通,于是携带火铳射杀他的表弟,又回来杀他的妻子,用刀刺胸部,格格地好像刺中铁石,始终不能杀伤。

有的说:“这是鬼神怜悯她枉死,暗中在佑助她。”但是世上枉死的很多,鬼神为什么不能尽行暗中佑助他们呢?应当是其妻另外有善行,所以暗中受到护佑罢了。

唠叨神

申谦居先生的儿子是景州的申学坤。他为人纯朴厚道,保持着家里的作风,并且笃信道学。

他曾经对堂兄懋园说:“从前,在某座寺庙中,我看见一个僧人用劝人从善以种福田的办法诱骗财物,以此来喝酒吃肉,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劝诫别人不要施舍给僧人。谁知夜里梦见一位神仙,像是佛教中所说的伽蓝。

“神仙侃侃而谈,说:‘您不要这样。用佛法来说,佛门慈悲为怀,能使万物平等,那些僧人尼姑不也是万物中的一种吗?你们给鸟类施舍食物,对虫鼠加以保护,是为了让它们生存下来。现在僧尼们凭借别人的施舍生存下来,您却一定要让她们饥饿至死,不是视他们连鸟、兽、虫、鼠都不如了吗?诚然,僧尼中破坏戒律、自我堕落的比比皆是,但是因为有枭鸟吃自己的母亲,而杀尽所有的鸟,因为有破獍吃自己的父亲,而杀尽所有的兽类,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就世上的法律而言,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足够的田亩,这样不得不让百姓自谋生路。而那些僧尼也是百姓的一分子,他们募捐化缘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果你非得认为僧尼不耕不织就是祸国殃民的话,那么不耕不织而祸国殃民的又何止僧尼呢?您又为何不一一写文章来加以禁止呢?并且天下这么大,这类人岂止数十万,一旦断了他们衣食的来源,那些身体羸弱的将会填埋沟壑之中,这暂且不说;狡猾凶恶的人会铤而走险,您又如何去收拾这个局面呢?韩愈排斥佛教,但还是说要供养年老残疾,孤寡小孩。而您没有办法去养民,却只会剥夺他们的生路,这不仅不符合佛义,也不符合孔孟之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您反复思考吧!’我在梦中想要跟他争辩,忽然醒来,但那人的话却说得清清楚楚。您认为这番议论如何?”

懋园想了好久,说:“您理正,而他的见解博大。然而人情世态正如《诗经》所说的‘匪今斯今’,难道您的一番议论就能制止吗?我看,这个

神喋喋不休更是多此一举了。"

妒 妇

吴县人金门高和我是同年进士。他曾经泊船在淮河之间,看到岸上有两位老人相遇,坐在岸边的草亭中。一位老人说:"最近您做什么啊?"另一位说:"我的主人在园林避暑,我每天进入水阁去看活的秘戏图。那真是百媚尽收,极为有意思。那位五姨太特别妖艳。她与主人剪发为誓,相约来生在燕子楼当关盼盼,成为他的美姬;又约定像玉箫那样转世再侍奉韦皋。主人被她感动得流泪。然而偶然间听到她与她母亲私下议论时说:'主人已老,应当早些储备金银布帛,做好改嫁的准备。'您说这种人可靠吗?"说完后两位老人叹息了好久。

后来一位问道:"听说您主人的妻子非常贤惠,是真的吗?"另一位老人调转头来说:"那是天底下妒忌心最重的妇人,还说什么贤惠呢?因为妒忌,而与妾争吵不休,就像为渊驱鱼。这个妇人对新来的妾妇,稍微施加恩惠,放纵她们放荡,不加限制,使她们淫乱荒靡。使她丈夫感到羞愧就打发她们走。对于强者就以礼相待,表面上让她们和自己平起平坐,暗中让她们与主人对抗,使她们日益骄横;主人因受不了就会赶走她们。这两种手段如果不能得逞的话,就暗地里离间她们,使她们两败俱伤,这类事经常发生。即使有幸没有两败俱伤者,但在同一个房子里吵骂之声不绝于耳,使得主人进入妾室,见到的尽是怨语愁颜,而进入妻室里时,听到的却是柔声细语,这样主人常去哪里就不言而喻了。这样的妇人是天下最善于妒忌的,还有什么贤惠可言呢?"

金门高听到这里,佩服他们言之有理,但不明白那老人为什么每日都要到水阁去。

正在此时,有条官船鸣锣驶来,要收帆停泊。两位老人转眼不见了,这时他才明白他们并非人类。

狐　方

已故兄长晴湖说:"喝盐卤的,血液凝固而死,无药可以医治。乡里有妇人喝了这东西,家人正在慌张没有办法,突然一个老妇推门进来说:'可以赶紧取隔壁卖豆腐家所磨的豆浆灌下去,卤遇到豆浆就凝浆成为豆腐而不凝血了。我是前村的老狐,曾经听到仙人说过这个方子。'讲完就不见了。试了一下,果然得以复活。刘涓子有鬼遗留的方子,这个可以称为狐遗留的方子。"

求食鬼

雇工秦尔严,曾经驾车从李家洼前往淮镇,碰到拿火铳打乌鹊的,马都受惊奔逃。尔严慌张中坠落车下,横躺在车辙中,自料没有活的道理,而马忽然不走了。到晚上回家,买酒自己庆贺,灯下和同伴谈起这事的奇异。听到窗外有人说话道:"你说马自己不走吗?是我两人扯住它的辔头啊。"开门出去观看,寂然没有人迹。第二天于是带着酒肉,到坠落的地方祭祀。

先父姚安公听到这件事,说:"鬼像这样求食,那鬼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狐之教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老私塾先生叫王五贤，他曾经夜间路过一个古墓，听到有扑打的声音，并且听到责怪声："你不读书认字，就不能明理，将来什么事都做不成。等到你触犯了天规时，你再后悔也就晚了。"

王五贤心想：是谁在深夜的旷野中教训子弟呢！他仔细一听，原来这声音发自狐窟。王五贤感叹地说："没想到在这儿听到这些话。"

恶作剧

先叔父仪南公在西城开有一个当铺。佣人陈忠负责购买蔬菜。他的同伴们说他最近赚了不少外快，应该请客。陈忠死不承认。

第二天，陈忠发现，钱箱没有打开，而积蓄的千钱仅剩九百。楼上住着一个狐仙，经常和人隔窗说话，陈忠怀疑是它所为，就去敲门询问它。狐仙果然高声回答说："箱中的那九百钱是你应得的工钱，我不敢拿，其余的钱都是你每天采购私吞的，原本就不是你的。今天是端午节，我已替你买了若干粽子，若干酒、肉、鸡、鱼及瓜果蔬菜，另外还买了雄黄酒，都放在楼下那间空房里，你还是早点弄来给同伴吃吧，迟了会因天热而变质的。"

陈忠打开空房子门一看，果然有一堆堆的食物。他一个人吃不完，最后还是和大家一起吃了。

这个狐仙真会恶作剧，不过倒也大快人心。

拆　字

“亥”字以“二”为字首,以“六”为字身,这是拆字法的开始。汉代的图谶,大多是拆开或合并笔画,直到宋代谢石等人,才专门用这种方法占卜,时常会有特别灵验的时候。

乾隆十九年,我参加殿试出榜之前,在董文恪先生家里,碰到一个浙江人能测字。开始我写了一个“墨”字,那人说:“状元不会属于您。‘里’字拆开是‘二甲’,下边是四点,您是二甲第四名吧?不过您一定会进入翰林院。四点是‘庶’字脚,‘士’字是‘吉’字头,您要做庶吉士了。”后来果真应验。

乾隆三十三年秋季,我因泄露消息而获罪,案情很严重,每天都有一个军官来看守我。其中有一个姓董的军官说能拆字。我写了一个“董”字让他拆。他说:“您将被发配到远方去,因这‘董’是千里万里的意思啊。”我又写了一个“名”字。他说:“下边是‘口’,上边是‘外’字偏旁,这次发配是在口外。‘夕’字又是太阳偏西之意,莫非是西域?”我又问他将来是否能回来。他说:‘名’字与‘君’字相像,也像‘召’字,一定会召您回来的。”我问在何时,他说:“‘口’字是‘四’字的外围,而中间缺少两笔。大概四年之内吧。今年是戊子年,四年后是辛卯年,‘夕’字是‘卯’字的偏旁,也相符合。”果然如他说的那样,在辛卯年六月回京师。

精神有所动,鬼神便知道;气机萌发,便有了预兆之相吧。这与分蓍草、烧龟甲来定凶吉一样有道理,如此看来神奇但又不神奇。

胡宫山

有位医生叫胡宫山,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有人说他本来姓金,实际上是吴三桂的奸细,吴三桂失败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姓名。这种说法没有旁证,也无法加以考免。

我六七岁时看见过他,当时他有八十多岁,但动作像猿猴一样敏捷,搏击的功夫很好。他曾经夜里乘船遇到强盗。他手无寸铁就将一只烟锅劁提在手中,挥舞起来,发出霍雷的声音。那七八个强盗都被他击中鼻子,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但他平生最怕鬼,一生中不敢独自睡觉。他说在少年时曾经碰到过一具僵尸,挥拳打去,就像打中树木和石头。而自己几乎被僵尸扑住,幸亏跳到一棵高高的树顶上,那僵尸绕着树跳来跳去,到了拂晓才抱住树干不动了。直到一支响着铃声的骆驼队经过这里,他才敢往下看:只见那僵尸浑身长满白毛,眼睛红如丹砂,指甲如钩,牙齿像利剑一样露在露唇外,他吓得几乎丢了魂。

还有一次,他住宿在山中的一个客栈,深夜时觉得被子里有东西在蠕动,他怀疑是蛇鼠。一会儿之后,这东西像树枝一样撑了起来,越长越大,最后从被窝里钻出来同他共枕,原来是一个裸体妇人,她双臂抱住他,就像根巨大的绳子捆绑着他一样,与他接吻,血腥味冲鼻。他不久就晕了过去。第二天,他被人灌了药汤救醒。从此以后他吓破了胆,每到黄昏之后,只要有点风吹草动都会吓得后缩,不敢前进一步。

居铉罢官

南皮的县令居铉,在州县做了二十年幕僚,他替人起草文书、包揽诉讼,年年进项颇多。这样下来,他积累了许多钱财,便照旧例,花钱买了官职。在未上任前,他自认为是轻车熟路。

但等到上任后,他却呆若木鸡。每当诉讼双方争辩不休时,他却面红耳赤,说不出一句话。他看到上司时更是进退无章,答非所问。过了一年多,就因"才力不及"的理由被人弹劾。

去职的那一天,他梦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向他作揖说:"您已经罢了官,从此我也与您分手了。"他忽然惊醒,觉得心境顿时开阔。但因穷得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他只得重操旧业,于是他又像先前一样精明果决,判断如流了。

难道梦中的人是他前生的冤家?或者是韩昌黎送给他的穷鬼?

缢鬼与溺鬼

裘文达公说,他担任詹事官职的时候,轮到值日,五更天时去圆明园。途中,他看见路旁高高的柳树下,灯火围绕,好像有异常情况。到了那里,只见是一个护军在树上上吊,众人解下救他。过了好久,那护军苏醒过来,说自己经过这里暂时歇息,看见路旁小屋中有灯光,一个少妇坐在圆窗里招引他,他就越窗而入,刚一低头,颈项已经被挂住了。

这是吊死鬼变形求人替代。这样的事到处都有,只是这个鬼却能够变出屋子、设置绳索,确是值得惊奇的了。

又,先农坛西北面,文昌阁的南面(文昌阁俗称高庙),汇聚有积水,

也往往有溺死鬼引诱人,我十三四岁时,看见一个人无缘无故进入水中,已经淹没半个身子,众人呼叫着拉他,才勉强地回来;痴痴地坐了好久,渐渐有点苏醒的样子。众人问他:“有什么苦恼而投水自尽?”答:“实在没有什么苦恼,但口渴得厉害,看见一个茶店,跑去求喝水,还记得它的门上悬挂着匾额,粉白的板青色的字,叫‘对瀛馆’。”命名颇有点文雅的含义,谁题名谁书写的呢?这个鬼更奇了。

刘鬼谷

山东有个叫刘善谟的先生,是乾隆十二年同我一起中试的。由于他黠谲机智,人们都戏称他为“刘鬼谷”。刘先生本来就诙谐,再加上自己常以“刘鬼谷”自称,于是“鬼谷”的声名远扬。而他的真名倒不为人所知了。

乾隆十六年,他在珠市口南校尉营租了一座小宅院。田白岩偶尔也到那儿去闲聊,等他看了四周后,慨叹地说:“这原是凤眼张三的住宅啊!门庭虽如旧,但那位美女却已死了二十多年了。”刘善谟惊骇地说:“自从我居住到这里,我多次梦见一位漂亮的妇女在屋檐下走动,难道就是她?”等到白岩询问了那位妇人的外貌后,得知果然是她。

刘善谟沉思良久,摸着案几说:“那淫鬼是什么东西,竟敢冒犯我刘鬼谷。等她现了形,我一定要痛打她一顿。”白岩告诉他说:“这个美妇在世时,真可算得是个鬼谷子,手段高明,被她的妖冶所颠倒的不知有多少,你这个假鬼谷子岂在她话下?京城这么大,你还另找一处吧,何必一定要与鬼同住呢?”

我曾经也到过刘善谟那里。记得斜对戈芥舟的宅院有六七家,但现在不能指出确切的地点了。

盗贼与呼声

太常寺卿史松涛说,起初担任户部主事时,住在安南营,同一个寡妇相邻。一天晚上,盗贼进入寡妇家,在墙壁上凿洞已经凿穿了,忽然大声呼叫道:"有鬼!"狼狈地跳过墙头而去。至今不知道他见到了什么。难道神也哀怜她的孤独无依,暗中佑助她吗?

又戈东长前辈有一天吃完饭,坐在阶下赏看菊花。忽然听到大声呼叫道:"有贼!"它的声音悲咽,就像牛在瓮中鸣叫,全家惊异。一会儿,连叫不停,仔细一听,是在廊屋下的炉坑甲。赶紧叫巡逻的人来,打开一看,则是疲困的一个饿夫,抬头长跪,自己说前两天乘暗私自闯入,伏藏在这个坑里,企图夜深的时候出来偷窃。不料二更天微雨,夫人命令搬两瓮掩菜放在圹板上,于是不能出来。还希望雨过天晴搬下去,竟然两天不搬,饥饿不能忍耐。自己寻思:出来而被抓住,罪不过遭棒打;不出来,则最后要成为饿鬼。所以反而出声自己呼叫罢了。

这事情极奇,而事实上为情理所必有。记录下来,也足以供人一笑。

案例若干

河间府有个叫刘启新的小吏,他略通史理。有一天,他问别人:"枭鸟、破獍是何物?"有人回答说:"枭鸟吃它母亲,破獍吃它父亲,都是不孝之物。"刘启新拍手说:"那就是了,我患了伤寒,在昏迷中灵魂到了阴司,看见两位冥官并排坐着。一个小吏手持案卷请示说:'有个狐狸被它的孙子咬死了。但禽兽没有知识,很难用做人的道理去要求它。现在只能考虑到抵命一法,而不能用不孝治罪于它。'左边的官员说:'狐狸异于其他

兽类,已修炼成人形的狐狸,应当按人的律法加以判决,未修炼成人形的,自然应当按禽兽类断案。'右边的官员却说:'不可如此。禽兽在其他方面异于人,但亲近父母却是所有动物的天性,与人一样。先王杀枭鸟、破獍时,并不因为他们是禽兽就宽恕它们。因此应该给以不孝之罪,把狐孙打进地狱。'左边的官员点头称是。小吏马上抱着案卷退下,看我偷听,就打了我一耳光。我惊吓得醒来。他们讲的话却记得清晰明了,只是不明白枭鸟、破獍是什么意思。我猜测它们是不孝的鸟兽,果然没错。"

像这样新奇的事,到阴间都费人斟酌。可见各种案情变化无端,不能偏执一端。

在我所见的当中,还有超出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范围之外的。如有一个人离家在外,讹传他已经死了。于是他的父母把儿媳妇卖给别人做妾。等到她丈夫回家后,才知道是父母卖了自己的妻子,但又无法上诉,于是偷着进入了娶了自己妻子的那个人家里,找个机会见了一面,最后带着妻子逃跑了,一年后又被抓获。如果认为此事不是通奸吧,而女方已另嫁他人,定为通奸吧,男方本就是女方原来的丈夫,官府也没有可以援引的法律。

又如劫盗之中,有一种称"赶蛋"的,即不抢劫别人而专抢盗贼的那种。他们每每等到盗贼外出抢劫的时候,或者去袭击盗贼的剿穴,或者在路上抢夺了盗贼劫来的财物。有一天他们互相打了起来,又都被官府抓了起来。如果官府认为他们不是强盗吧,他们又确实抢了他人的财物;如果把它们定为强盗吧,他们抢的又是盗贼的赃物。官府也没有法律条文用来援引。

又比如一个女人因通奸而有身孕,断案处罚之后,官府依法将私生子判给奸夫。等到孩子出生后,她的丈夫愤恨难忍杀了这个小孩。于是奸夫控告他故意杀害了自己的孩子,虽然官府有法可依,但总觉得奸夫所控告的有理而无情,丈夫所做的有情而无理,难以做到公平合理。不知那些阴曹地府的官员碰到这样的事情,又如何判决呢?

园古松

在京城丰宜门外的风家园中有棵古松,前辈们对此树题过许多诗。钱香树先生还亲眼见过,只可惜如今已被砍掉当柴火烧了。听何华峰说:相传松树在未枯死时,每到风静月明的时候,有时能听到音乐声。

有一个富翁偶然到这里来游玩,在一个夜里他同他的宾朋好友去观看。二更以后,好像从树干,又像从树梢上传来了琵琶声。演奏了许久,就有细小的声音慢慢地唱着:“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绣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晓。”富翁听后,大声骂道:“你是什么妖精,竟敢同我唱靡靡之音!”这时那声音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琴弦登登又响起来,又唱道:“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树。桃李花易残,松柏常如故。”富翁这才点着头说:“这还比较接近文雅之调。”

余音摇曳的时候,模模糊糊中听到树外有人小声地说:“这个人很容易对付,只唱这种内容的歌便能叫他喜欢。”

这时,只听拨剌一声,好像是断了弦,再听下去时,便没有一点声音了。

继妻

佃户卞晋宝,耕作时,在田陇边歇息,头枕土块暂时睡一会儿,蒙眬当中听到人说话道:“昨天官府当中有什么事?”回答说:“昨天勘查某人续娶的妻子,给了一百铁杖。虽然是一脸的病容,尚且眉目如画,肌肤白如凝脂。每受一杖,哀叫宛转,如同风引洞箫,使人心碎。我手发颤打不下去,几乎反而受鞭打。”问的人叹息说:“正因为像这样的艳丽妩媚,所以

迷惑她的丈夫,残害前妻的儿女,造作种种的恶业。”

晋宝想琢磨一下是什么官府用铁杖行刑?要想起来问讯,打哈欠伸懒腰,擦擦眼睛,竟是荒烟蔓草,四面观望,寂静无声。

养与教

故城人贾汉恒说,张二酉和张三辰是两弟兄。张二酉死后,弟弟张三辰抚养自己的侄儿如同自己的亲生骨肉,为他治理田产,办理婚事,竭尽全力。当侄子身患痨病时,他请医生替他看病取药,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侄子死去后,三辰常常精神萎靡,若有所失。人们都称赞他的友爱之情。

过了几年,三辰也得了重病,在昏迷中自言自语说:“真是怪事,刚才我到阴间,二哥向阎王爷控告我杀了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这不是冤枉我吗?”从此他常常喃喃自语,但听不清他说的话。

有一天,他稍稍清醒,说:“是我的错啊!二哥对阎王爷数落我说:‘这孩子不是不可以教。你作为叔父,该和父亲相差无几,你却只知道抚养而不懂得教育,任凭他为所欲为,只恐违背了他的意愿,使他沉溺于烟花妓院,导致恶病而死,不是你害死了他,又是谁呢?’我哑口无言,后悔也晚了。”说着反手捶着自己就死去了。

张三辰的所作所为,在这种社会风气中也算是难能可贵的。说他杀侄,这也该属于《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但不能认为张二酉太苛刻。

平定人王执信是我己卯年所取的进士,他请我为他的继母写一篇墓志铭。他说继母生了两个弟弟叫执蒲和执璧。平时三兄弟吃饭穿衣都一样,碰到做了错事时,责骂捶打也都一样,这继母确实贤良,上面这几句话就足以概括了。

达　　观

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中记载：赵清常死后，他的子孙变卖光了他的藏书，武康山中白天能听见鬼哭。有聚就有散，为何不达观一些呢？明代寿宁侯张峦的老宅坐落在青县兴济，他的遗产差不多都卖完了，只存留下一个大厅。后来又把大厅的木料卖给了我的先祖。在拆大厅的那天，工匠们也听到柱子里有哭泣声。历代痴魂，几乎如出一辙。

我曾经对董曲江说："佛门把大地山河都视为一团泡影，更不用说像这类东西了。如果我死后，图书、器皿、字画、珍玩散落人间，让赏鉴家们说：这是纪晓岚的遗物，这也是文坛佳话了。有什么可遗恨的呢？"

曲江回答说："您说这样的话，仍然有名利之想。我却认为，这些玩物只能供自己把玩来消磨时光。到了我死后，我还拥有什么呢？就让这些东西去喂虫鼠，埋入泥土中罢。所以我写字不加印章，石砚不做标志，正如花好月圆、名山胜水偶然间同我相遇，便归我所有，等到时过境迁就不再管它属于谁的了。又怎么能刻字题名，为后人打算呢？"曲江的想法比我显得更洒脱了。

阴　　谴

官员奸污了仆人的妻子，最多不过取消他的俸禄作为处罚罢了。这是因为主仆生活，难免亲昵，直至关系暧昧难以判明是非。法律从细微深远处着想，就是防止产生诬陷或者反咬一口的风气。但是如果是强逼奸污，阴曹的处罚是很重的。

戴遂堂先生说，康熙末年，有一个世家子弟要挟奸污了仆人的妻子。

仆人因此事怨气郁结,得了噎膈症。当时仆人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仆人在临死前抚摸着妻子的腹部说:“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以后能为我报仇吗?”后来妻子生下一个女儿,长大之后既聪明又漂亮,世家子弟又把她纳为妾,生了一个儿子。不久,世家子得了消渴病,一命呜呼。而他的这个妾却肆意淫乱,最终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世家名声因此败坏。

在这十几年中,仆人的妻子身披素服,扶棺送葬,仆人的女儿身穿青衫,对簿公堂,这些都是戴先生亲眼所见。这难道不是那个被侮辱的仆人积聚了怨愤,因而生出了这么一个女儿来为她复仇的吗?

缢　后

遂堂先生还说:“从前有个仆人的妻子拒绝主人对她的调戏。主人生气地说:‘你如果敢拒绝,我就打死你!’女人哭着跑去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正好丈夫喝醉了酒,愤怒地对她说:‘你如果敢失节的话,我一刀就捅死你,’她听了之后,悲愤地说:‘不管是服从还是不服从,反正得死,不如死个清白。’于是她上吊自杀了。官府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尸体完好无损,原来所说的话又没有谁作证,并且又死在丈夫自己的身边,无法去判罪,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从这以后,在女人自杀的那间屋子里,即使是天气晴朗,那里也是阴森森;到了夜里便发出撕扯布帛的声响;灯前月下,常常可看到一团像人影的黑气在那里摇荡,但查询起来什么也没有。就这样过了几十年,主人死后那种现象才停止。在主人没死之前,白天黑夜都派人在床前看护,我怀疑他看到了什么,不然不会这样。”

鬼求衣

乌鲁木齐的军吏邬图麟说，一次他的表兄到泾县去拜访朋友。在路上遇上了夜雨，于是借宿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这座废寺已经倒塌，野草丛生，四周没有一个人住，他只能在山门口歇息，等雨停了继续赶路。

这时，乌云密布，只听到昏暗中有一个女子的声音："我这怨鬼给您叩头，请求您烧一件纸衣给我，我会感恩报德的。"表兄吓得动都不敢动，又没法躲避，便壮着胆子询问她的身世。

女鬼哭泣道："我本是个乡下姑娘，有一次偶然路经此地，不料被寺里的和尚拦住要我留下来，我宁死不从，又哭又骂。寺里的和尚一怒之下把我杀了，当时这群畜生扒光了我的衣服，埋的时候也是一丝不挂，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了。虽然我在地府，但还是有廉耻之心，现在赤裸全身，觉得愧见神明。所以我只得怀抱冤屈，不敢出来。今天有幸能遇到君子，如果您能给我找几张彩纸剪成衣服，在寺门前焚烧，使我能遮住身体，我就可以到地府中去喊冤了，希望能转世投胎，重新做人。只希望您能哀怜我，救救我吧。"等表兄战战兢兢答应了她，她的哭声才停止。

后来，表兄没有机会再去那里，一直没有焚烧纸衣，他说没有实现诺言，辜负了这个女鬼，让她含冤于黄泉之下，因此一直耿耿于怀，心里难以安宁。

业镜与心镜

于道光说，有一个书生，晚上路经一座岳帝庙，只见那庙紧闭朱门，有人却能从庙中出来，他想这必定是神仙，于是跪拜，高呼"圣上"。那人伸

手将他扶起，说："我并非是什么高贵的神灵，只是右台司镜的一个小吏，现送文簿到这里。"书生问他"司镜"是何意，就是业镜吗。

司镜吏说："差不多，但是另外一种。业镜能照的是人们所做的好事和坏事，但是人们内心的细微感触，感情的真假，都是深藏不露的，幽深隐秘无法照见，有些人外表漂亮如麒麟、凤凰一般，但内心却像鬼怪那样深藏不露，这些都是业镜难以照出来的。到南北宋之后，这种伪装之术越来越精熟，有些人将自己的缺点掩饰了一生，始终没有败露。所以上天诸神商议，把业镜移到左台，去照真小人；在右台增设心镜，去照伪君子。两个镜子的光左右对照，人们的内心就看得一清二楚：有的执拗不顺，有的偏颇不正，有的漆黑一片，有的弯曲如钩，有的脏脏如粪便，有的如泥泞般浑浊，有的城府很深，遮掩，有的多方结营，有的脉络纠缠，有的像荆棘，有的像刀剑，有的呈现出金银宝器的气象，但有的隐隐约约显现出秘戏图上的影像，不一而足，但是如果你回头看他们的外形，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

"心灵圆润晶莹如玉，澈澈如水晶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二。像这些情况，我都一一记下。三个月去一次岳帝庙，让岳帝加以判定。名位越高的惩罚越严，手段越巧妙的惩罚就越重。自《春秋》记载鲁国二百四十年的历史以来，其中可憎恶的人物极多，上天只雷轰夷伯的庙，特别体现对展禽的惩罚，是因为他们后来隐藏了坏心思。你要记住。"

读书人拜谢教诲，回家后请于道光为他写了一块匾额，把自己的居室取名为"观心"。

盗　　诗

有一个歌童扇子上画着鸡冠，在筵席上请求李露园题诗。露园戏写了一首绝句道："紫紫红红胜晚霞，临风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飞千遍，此种原来不是花。"都赞叹他运意双关的巧妙。

露园赴任湖南去后，有扶乩的，有人用鸡冠请求题写，乩就大书这首

诗。我吃惊地说:“这不是李露园的诗吗?”乩忽然不动,扶乩的狼狈而去。颜介子叹息说:“仙人也偷盗诗句。”有的说:“这个扶乩的本来是假托的,已经多次因为偷盗诗句败露了。”

狐 报 德

我的堂兄坦居曾经听过刘馨亭讲过两个故事。一个讲的是有位农家子弟,因为被狐仙媚惑,就请来一个道士捉拿。狐仙被捉住后,道士正打发把她放到油锅里煎死。农家子弟叩头请他把狐仙放了,道士听从了他的。但是后来,由于他想念狐仙得了病,医治无效。

一天,狐仙又来了,农家子弟悲喜交集,但狐仙态度冷漠。它对农家子说:“您对我苦苦相思,图的只是我的容貌,但不知这容貌是我的幻相。如果您看见我的本来面貌的话,害怕得躲避都来不及。”只见它突然扑倒在地,一条长尾巴、苍灰色毛的狐狸出现在他的面前,鼻孔气息咻咻,一双眼睛像燃烧着火,跳动不定。它跳到屋顶上,长叫了数声就离去了。农家子弟从此病也好了。这个狐仙可算是能够以德报德的。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也是一位农家子被狐仙所魅惑,于是,延请术士惩治,而法术不灵,连符箓都被狐仙弄破了。狐仙正要上按坛去殴打术士,一个像狐母的老妇人制止了它,说:“动物要保护自己的同伴,人也庇护他们的同类。这位术士法术虽浅,如果对他伤害过分,恐怕其他术士要来报复,你不如暂且到你夫婿那里睡一觉,让术士逃了吧。”这个狐仙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瑞杏轩

康熙五十二年,我父亲姚安公在屋里读书。偶然折了一枝杏花插在水中,等到花落了后,结出二枚杏子,像豆子一样大。越长越大,成熟后与树上结的没有区别。

这一年,正好是万寿悬科,于是经乡试考中了举人。王德安先生当时正好与先父同住,替先父居室题字为“瑞杏轩”。这住宅后来分属给堂弟东白。

乾隆二十九年,我从福建回来,询问那匾,但已经不存在了。我打算请刘石庵补写,并修缮一下这所住宅,并写一篇文章刻在石头上,悬放到壁龛上,用来保存先人的遗迹,但一直没有实现,不知这个愿望何日才能实现。

邻叟

先父姚安公说,雍正初年,李家洼有个佃户姓董,他的父亲死后,留下一头牛又老又跛,他准备把它卖给屠宰场。但那头牛逃到董某父亲的墓前,伏倒在地,任他牵拉鞭打都不起来,只是摇尾长嘶。

村里人听到此事后,都陆续跑去观看。忽然邻居刘老头愤然走上前,用拐杖打牛,说:“他父亲掉入河里,与你有何关系?假如让他随波流去,充当鱼鳖的食物,这不是很好吗?你无缘无故,牵引他上岸,让他多活十几年,致使他儿子在父亲活着时要奉养,生病时要请人医治,死了又要送葬,而且还留下了一座坟墓,每年又要去扫墓祭祀,为董氏子孙留下无穷牵累的祸根。你的罪过太大了,死是应当的,为何还要乱叫?”

原来当年董某的父亲掉进深水里,牛跟着跳进去,董父拉着牛尾巴才得以上岸。董某不知道这些,听到这件事后惭愧异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说:“我真不是人。”于是急忙拉着牛回了家。几个月之后,这头牛病死,董某哭着把它埋了。

这老头也真够滑稽,十分类似于东方朔救汉武帝乳母的故事。

衰　　气

姨父王公紫府,是文安旧对的大族,家道没有中落时,屠宰店铺架上一个猪头,忽然脱钩落地,上下跳跃而前行,街上的人喧闹着追逐它,猪头一直跳进他家的门而止。从此,他家一天天衰败,甚至于到了连厚粥都吃不上的地步。现今子孙已没有遗留的了。这是王氏姨母自己说的。

又姚安公说,表亲某氏家(年岁长久忘了他的姓氏,只记得姚安公说这件事时,称呼说“你的表伯”),清晨开门,有一只兔慢慢走了进来,绝不怕人,一直到了里面寝室的床上躺卧着,于是把它煮吃了。几年之中,家里的人差不多死光了,住宅也拆为平地了。这都是衰气导致的。

遇鬼说鬼

王菊庄说,有位书生夜里在鄱阳湖泊船。他散步纳凉于月光下。在一家酒店碰到了几个人,他们作了自我介绍,才知道彼此都是同乡,于是他们买酒一起小饮,谈笑融洽,不久就讲起鬼来,他们各自搜罗奇闻怪事,多数都在意料之外。

一个人说:“这些事情固然都很新奇,然而没有哪件比我所见的更奇怪了。从前,我在京师的时候,因避免吵闹寄住在丰台的一个花匠家里,

偶然碰到一位读书人,彼此闲谈起来。我说:‘这里花养得很好,只是坟墓间有鬼,太令人恐怖了。’读书人说:‘鬼也有雅俗之分,不可一概而论。以前我游西山时,碰到一个人正在谈诗论文,见解精辟。他吟诵自己的诗,如,深山迟见日,古寺早生秋;钟声散墟落,灯火见人家;猿声临水断,人语入烟深;林梢明远水,楼角挂斜阳;苔痕侵病榻,雨气入昏灯;鸺鹠岁久能人语,魍魉山深每昼行;空江照影芙蓉泪,废苑寻春蛱蝶魂等诗句,都颇有情致。我正想问他住在哪里,忽然听到驮铃之声,这人忽然消失。这鬼还可憎恶吗?’我就喜欢这位读书人的洒脱,想留他一起喝酒,那人站了起来说:‘能令您不憎恶已是大幸了,怎敢劳您下厨呢?’说着一笑就消失了。我才知道那个说鬼的人原来也是鬼。”

书生听了后开玩笑说:“这些奇异的事闻所未闻,然而,正如阳羡的鹅笼,幻中生幻,能辗转相生,怎知道说鬼的人不是鬼呢?”

这几个人都脸色突变,突然间起了一阵风,灯光也变得昏暗,那些人化作薄雾轻烟,一下子就消失了。

遗　　言

乾隆十五年四月,我的先母张太夫人处于病危之际。她对子孙们说:“以前我听说过,人临死时能够同已死的亲人一一见面,现在果然这样。所幸我平生还没有愧待别人,也就不要紧了。你们活在世上,骨肉之间要能相让,为死后相见留下余地。”

先父姚安公也说:“聪明绝顶的人事事都能知道,但唯独不知人死后的事;治国济世的人事事都能计划,唯独不能谋划自身的后事。如果能知道死后之事,一切作为都必然索然无味;假使人能为死时考虑,一切作为也就会因畏惧而中止了。可惜的是想获取天地之外的,就不得不放弃眼前的利益,也是这个道理。”

鬼　盗

有一位南方的文士,通过文章交游于大官中间。他偶然得到一块汉玉璜,它的质地纹理晶莹洁白,血色的斑纹深入到玉石的脉理中,文士曾用它来镇纸。

一天,文土借住在某老先生家里。他正在灯下构思一篇文章,听见窗缝发出声响,忽见一只手伸进来。他怀疑是贼,便拿起铁如意想打;但见这手纤细得像春葱,便缩手停止。他把窗纸弄了个洞偷看,却是个青面罗刹鬼,惊得他跌倒在地。及至醒过来,那玉璜已不见了。他怀疑那鬼是狐魅变幻出来的形象,便不再追查。

后来,这文士在市场上偶然见到那块玉璜,问起它的来历,但它已辗转经过几个主人的手,终于无法查得头绪。过了许久,才知是某老先生的家奴装作鬼偷去的。

董曲江开玩笑说:“他知道先生是惜花御史,所以敢露出那嫩白的手。如果遇着我们这些粗鲁的人,他必不敢自冒断腕的危险。”

我认为这些奴仆假扮成鬼的装束,其目的一方面是使人不敢抓他,一方面是使人不再去追查。另外,在灯下一掌击穿纸窗,怕会遭到捶击,所以伪装成女人的手,使别人以为这不是盗贼,而且引诱人家窥见其凶恶的形状,使以为并不是人,他运用的计谋也算十分周密了,这些人替主人做事,往往是愚蠢迟钝,到了去作奸犯科,便会奇谋诡计环生,如鬼似蜮。他们大抵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这个人和这件事呀。

朱竹坪说

朱竹坪御史，曾经在阎梨村尚书的家里参加一个小聚会。饮宴中间，竹坪感慨地讲："清廉耿介是君子的分内事，倘若倚仗他的清廉耿介而欺凌人和物，就太嫌虚骄之气不能除去了。以前某公做御史的时候，居住这所房屋，座上有人谈到狐精，某公痛骂了它一番。几天之后，月下见到一个盗贼跳过墙垣而入。内外搜捕，都没有踪迹，忙乱了一整夜。等到天亮，忽然看见厅堂上躺卧着一个老人，打哈欠伸懒腰而起说：'长夏潮湿暑热（"长夏"一词出于黄帝《素问》，是说六月份。王太仆注："读上亩。"杜工部"长夏江村事事幽"句，都读平声，大概注家偶然失考），偶然投奔这里纳凉，以致主人通夜不安，实在深深地感到惭愧。'一笑而消逝。这是因为无缘无故地侵犯狐精，狐精用这个来戏弄他。岂不是自取侮辱吗？"

戏 狂 生

朱天门的家里正在扶乩求神，许多人跑去观看。其中有个狂生以自己的书画自负，态度非常傲慢，旁若无人，以致大庭广众之下，脱袜搓脚上的泥垢，并嘲笑神人说："请把你的神诗拿给我看看。"

乩神题笔写道："回头岁月去骎骎，几度沧桑又到今。曾见会稽王内史，亲携宾客到山阴。"大家议论说："如此说来您看见过王羲之啦？"乩神写道："不仅见过王羲之，还见过顾恺之呢！"狂生听到这里，站起来说："王羲之、顾恺之两位先生的风采，既然您说曾亲眼看见了，那么当着现在有众多贤人在场，您就说说古今贤人相差多少吧！"乩神又写道："两位先生虽然技艺超凡入圣，但却极为谦虚温和，大有雅人风度，见到他们的人

都会收敛意气,同骂座的灌夫相比,根本就不是同等人物。”

大家听到这番话,知道他有所指,相互间笑了笑。回头再去看狂士,已经穿好袜子准备溜走。这不知是哪方神灵,如此戏弄他。

惠安舍人陈云亭曾为这位狂士的《寒山老木图》题过诗,诗是这样写的:“憔悴人间老画师,平生有恨似徐熙。无端自写荒寒署,皴出秋山鬓已丝。”“使酒淋漓礼数疏,谁知侠气属狂奴。他年倘续宣和谱,画师如今有灌夫。”原来乩神所说的“骂座灌夫”就是出自这首诗。只是不知这灵鬼是如何知道这首诗的。

太 学 生

我舅舅张梦征说,在小时候他就听说过,一个沧州太学生居住在河边。一天晚上,有个官吏持着名帖到太学生家去敲门,说新太守要路过此地,并且听说大学生是此地的豪族,就想邀这位大学生到船上相见。恰好这位太学生因参加一个葬礼住在他亲戚家里,距离那里有十多里路。看门人手持这位官吏的名帖跑去通报。等太学生驾车急忙赶到的时候,官人的船已经开走了。于是太学生叫人准备车马礼物,沿河岸去追这位新太守。他昼夜不停跑了二百多里路,最后来到了山东德州的地界。他逢人便问,人们不但不知道这个新太守,连船也没看到经过。这样他只得狼狈回家,好几天都是迷迷糊糊的就像做梦一般。

有人怀疑,太学生家里钱财无数,是不是有盗贼想诱他出来劫持他?又有人怀疑是不是他视穷亲友如路人,而不惜花大本钱结交权贵,村里的狐仙厌恶这一点才戏弄它?这些都没有证据。然而乡亲们都传言,大学生遇到了鬼。外祖父雪峰先生说既不是狐也不是鬼,更不是强盗,而是贫穷的亲友们干的,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实际。

点　　穴

相传鹊蛇相斗的地方埋人,能使他的后人大富大贵,人们把这样的地方称之为“龙凤地”。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舅舅安实斋先生在淮镇孔氏田地里亲眼看见过此事。但孔家把鹊蛇相斗的地方作为墓地并没有使他的后代大富大贵。

我认为,鹊鸟是以虫蚁为食的,有时它看到小蛇就去啄,蛇就弯弯曲曲同它拼斗,这也是动物中的常事。肯定是有风水先生在为他人占卜葬地时,把蛇鹊争斗的地方作为了墓地,正如陶侃葬母时,仙人指给他牛睡觉的地方作为墓地一样,后来有人看到显灵,于是以讹传讹,把鹊蛇相斗的地方作为吉祥地,难道能因陶侃在牛睡觉过的地方埋葬母亲,就一定认为凡是牛睡过的地方都是吉祥之地吗?

绳 还 绳

庆云、盐山之间,有个人夜里经过墓地,为群狐所阻拦,把他裸体反绑双手,倒挂在树梢上。天亮了,人们才见到,拿了梯子,把他解下来,看到背上大书三今字,是“绳还绳”。不明白它的意思,过了很久,才记起二十年前,他曾经捕获一狐把它倒挂起来,如今是来报宿怨了。

胡厚庵先生模仿李西涯新乐府,其中有《绳还绳》一篇道:“斜柯三丈不可登,谁蹑其杪如猱升?谛而视之儿倒绷,背题字曰绳还绳,问何以故心懵腾,恍然忽省蹶然兴,束缚阿紫当年曾。旧事过眼如风灯,谁期狭路遭其朋。吁嗟乎!人妖异路炭与冰,尔胡肆暴先侵陵?使衔怨毒伺隙乘。吁嗟乎!无为祸首兹可惩。”说的就是这件事。

塾师劝狐

听刘香畹说,沧州近海有一个牧童十四五岁。虽然是农家子弟,却生得白白净净。有一天,他在河边午睡,醒来之后觉得背上压着一个什么东西,即看不到又摸不着的物体,问又问不应。非常恐惧,连忙跑回家,告诉了父母,父母也没有办法。许多天以后,牧童渐渐觉得有个怪物在拥抱他,抚摸他,渐渐地好像在做噩梦,最后被那个怪物玷污了。从此以后,怪物经常来调戏牧童,但仍然是来无影去无踪。有时怪物将一些钱物给牧童,但数量不多。

邻居是一个私塾先生,他对牧童的父亲说:“恐怕这是狐狸精,应当在家里藏条猎狗,只要听到媚声,就让狗破门而入抓住她。”牧童的父亲按照他教的做了。而狐狸精大叫一声,从窗户飞了出去,在屋上跳着大骂牧童为负心汉。

私塾先生对狐狸精说:“你既然能幻化通灵,一定懂得人情世故。男欢女爱,本来是以情所动。有些人山盟海誓,晚上却琴瑟别抱,不知有多少这种人。至于那些男童,本不是女性,却与人同床共枕,只不过是出卖色相罢了。当他傅粉施香,含娇流盼,缠头万锦,千金买笑时,没有不像碧玉那样多情的,拥入他人怀里,但是当富人财尽贵人失官时,便会转身逃跑,甚至有的反戈一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古都是如此。像记入史册的有萧韶对待庾信、慕容冲对待苻坚,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庾信、苻坚所施恩惠那么大,尚且得到这种回报,那么与这种人讲交情,就好像抟沙做饭了。况且你所赠予的,还不及五陵豪贵的万分之一,却想让这位牧童心坚如金石,你是发疯了吧!”说完,狐狸精没有声息了。

过了良久,它才顿足说:“先生您就别再讲了,我现在才知道是我太痴心了。”狐狸精长叹几声之后,远离而去。

桐柏山神

姜白岩说，有个士人在桐柏山中行走，碰到一伙仪仗队在前面引导，衣冠形状像是鬼神。他就暂时躲避在树林里。车中的贵官已经见到他，叫他出来，同他谈话，意思很是亲切融洽。于是，他拜问那贵官所封的官爵。回答说："我就是这山的神。"又拜问；"神生于哪一个朝代，希望能够传播于人世，用来扩大人们的见闻。"答："您所问的是人和鬼，我则是地神。自从天地混沌之气剖分，融结成万种形体，形成聚气，气聚藏精，精凝孕育质地，质立蕴含神灵。所以神灵同天地并生，只有圣人通晓造化的本原，所以祭天时的燔柴、祭山时的瘗玉，记载在《六经》里。自从稗官野史杂记，创造鄙俚之词，说刘，说张，以为天帝也有废兴，说吕、说冯，以为河伯也有夫妇，儒家学者批评这种说法。朱熹崛起，于是以理来解释天，连皇天上帝的下临也斥责为乌有。而鬼神的特性，就归之于阴阳二气的屈伸了。木石的精气，还生出夔和罔两这样山林中的精怪，雨土的精气，还生出羵羊这样土地中的精怪。岂有乾坤运转，元气弥漫无际，反而不能聚而上升，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看您的衣冠，应当是文士，试着传播我的话，使得儒者知道圣人为报功德而祭飨的缘由。"

士人一拜再拜而退。但是他每次把这告诉别人，对方每每疑心以为是虚妄。

我说这番话推论鬼神的本原，立意很精辟。但这自然是白岩的寓言，借托于神的语言罢了。赫赫神灵，难道耐烦同讲学家争论是非吗？

老　狐

翰林院编修裘超然说,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几间破屋,封锁关闭已经很久,说是其中有狐精。刚巧江西一个举人同几个朋友过夏(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落第以后,读书等待再次考试,叫做“过夏”),看中这个地方幽雅僻静,在旁边租了房屋。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少妇站立在屋檐下,神态很是妩媚,心里知道是狐狸精,因少年豪气旺盛,意下并不惧怕,黄昏以后,他走到门前行礼,用轻薄的言词问候。当天夜里,他听到床前有窸窣的声音,心里知道狐狸精到了,暗中举起手拉她上来。她就纵身投入怀抱,二人立即互相亲昵嬉戏,万般淫荡。举人疲于应付,弄得疲惫不堪。等到月上窗明,仔细一看,竟是一个白发老妇,黑丑可憎。举人吃惊地问:“你是谁?”她并不羞愧,自己说:“本是城楼上的老狐,娘子怪我贪吃懒做,斥逐居住这所房屋,寂寞已经数年。感念您的见爱,所以冒着羞耻自献罢了。”举人恼怒地搧她的脸颊,要想捆起来鞭打。撑持挣扎之间,同屋的人听到声音,都来帮助捕捉,忽然一脱手,已经铮的一声破窗逃走。

第二天晚上,她还自己坐在屋檐头,用温柔的语言相呼唤。举人斥责辱骂,忽然被飞来的瓦片所击中。又一天晚上,揭开帐子要想睡觉,她竟然裸体躺在床上,笑着招手。举人抽刀向她砍去,她才泣骂而去。

举人害怕她再来,只好迁移住处回避她。登上车的时候,突然见以前看到的少妇从里面走出,秘密地派遣小奴打听,才知道是寓所主人的外甥女,前几天偶尔到街上买花粉的。

猎　艳

听琴师钱某讲，有一位居住在会馆里的候补官员，有一次他从馆后墙缺口处看见一位衣着破旧但修饰得很干净的少妇，有几分姿色，他心里爱慕得很。他所住的这个会馆的主人有一个老母亲，年纪有五十多岁了，原来本是一个大家婢女，进出应答都懂得规矩。候补官想她很能干，就用钱去贿赂她，请她策划一个让他和少妇约会的机会。老妇人却说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位女人，要么是新来的，姑且让她去试试，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过了十多天，她说约好了。那个少妇本是良家妇女，因家境贫穷，只能忍辱干这件事。但她怕别人知道，要等到夜深月黑才会来。要他不要点灯，也不要说笑，更不能让仆人及同馆人听到声音，并且钟声响了就要让她走。每夜给她二两银子就够了。候补官按她的一切去做了，这样他们来往了一个多月。

一天晚上，隔壁的邻居家不小心引起了火灾，候补官员慌忙中起了床，仆人跑进来抢救行囊书箧。有一个仆人急忙中去拉开蚊帐，拖主人的被褥，只听"嘭"的一声，一个赤身妇人掉到了床下。原来她是馆中的老母，这一下大家都笑弯了腰。

京师里的媒婆最奸诈狡黠，每次碰到候补官员想纳妾时，就多用美女相见，到时候再暗中调换丑女。有的发觉后还去打官司。这些丑女人有的蒙头入门，背着灯光或者用扇子挡住，等你完事后再看见她真面貌，你也只好委曲求全了。这个老妇人习惯了这种风俗，并且用自己去代替。等到这件事发生后，再去问周围的邻居，他们说墙缺口根本没有什么少妇，有人说是狐仙。而裘文达先生却说，这是老妇人招来的妓女，用来诱惑候补官员的。

鬼报冤

安氏堂舅善于打鸟铳,到郊外原野里追逐兔子,信早而发,兔子没有能够逃脱的,所射杀的兔子可以用千百来计数。一天,碰到一只兔子像人一样地站立而打拱,眼睛炯炯发光像是愤怒。他举起镜要想打去,忽然枪膛爆炸而伤了手指,兔子已经没有了踪迹。心里知道是兔鬼报冤,于是停止了这件事。

又曾经打猎晚归,天已经渐渐昏黑,看见小旋风卷起一个物件,火光荧荧,旋转着像车轮。他举起铳打中了,只见落下的竟是秃笔一枝,笔管上微敞有血渍。明朝人小说中记载牛天锡供状的事情,说凡是器物在庚申这一天得到人血,都能够成精怪。这个也许就是吧!

敝帚精

奴仆王廷佑的母亲说,青县有户农家,除夕那天有一个卖草花的人叩门大喊:"我站了这么长时间,为何不给我钱?"主人听到后,问家中人是否有人去买过花。全家人都说没有。卖花人却执意说有一个垂着发髻的女子拿走了花。

正在争吵时,只听到一个老妇人大喊:"真是怪事,有几朵花插在厕所中的破扫帚把上。"等拿来一检验,果然是从卖花人那里取来的花。于是主人把扫帚锉断后烧掉,只听到这扫帚发出呦呦的声音,时时还冒出缕缕血迹。

这鬼怪能变化形态,就应潜养灵气,为什么要发生变异而引人发觉进而消灭它呢?这不是自取灭亡吗?唉,天下那些未有所成,却要妄自炫耀

的人就像这把破扫帚啊！

黑 狐 说

外祖父张雪峰先生家里有个叫王玉的仆人，他非常擅长射箭。有一次，他从新河随身带着盐租钱回来，在路上碰到了三个强盗。王玉三箭就把他们射倒，然后往每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就放了他们。

有一天晚上，他身背一把弓箭赶路，看见一只黑色的狐狸立如人状，在拜月亮。王玉拉满弓射去，只见狐狸应声倒下。他回到家里后，忽热忽冷，到晚上，听到屋外有哭声，说："我正在拜月炼形，与你何干？你无缘无故杀了我，我一定要报仇，现在虽然你气数还未衰落，我还要到判官那里告你。"

几天以后，他听到窗棂上铿铿作响，王玉惊问是谁。只听到窗外回答说："王玉，我告诉你，昨天我到地府告了你，阴官查了生死簿，发现你前世中也背负了冤案，当时我作为判官，暗中庇护了被告，使得你有冤难鸣，抑郁愤怒，自杀身亡。我被罚投胎做狐狸。现在你这一箭算报了仇。因果分明，我也不怨你。只是当时我冤枉了你，并拷打了你，我还欠你百多鞭。你如果免了我，那么就到阴间销去这笔账，我来生就再感谢你的恩情。"说完，好像能听到叩头声。

王玉却大声喝道："今生的债务都无法了结，谁还去索还前生的债？妖鬼快快离去，不要打扰我的睡眠。"说完这些就寂静无声了。

世上的人看到作恶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就怀疑天理不公平。却不知道冥冥中有这样的缘故。

人兴妖

雍正十二年,我跟随父亲姚安公到京师去。我听说御史某公生性多疑。最初他在宣武门外的永光寺租了一幢房子,因为这地方空旷,他就担心有盗贼,于是派许多家奴在夜里轮流打更敲梆子。即使这样,他还怕打更的松懈,一定要亲自秉烛巡视,严寒酷暑都如此。后来,他经不住这种劳累,又到西河沿边租了一幢。

这地方店铺林立,但他又怕有火灾,便在每间房子里都预备一个水缸,自己还像以前那样夜夜亲自打更敲梆子。但他还是经不住劳苦,又在离我家很近的虎坊桥东租了一幢。他看到房屋幽静深邃,又怀疑有鬼。他先是请了僧人来诵经,放焰口超度亡灵,钹鼓当当响了好几天,说这是超度鬼魂。后来又清道士设坛做法,招来神将,念咒挂符,又是好几天,说这是驱除狐招。本来这座屋宅什么都没有的,自从他这样以后真的闹起鬼来。扔砖瓦啦、偷窃器皿啦,闹得整夜难以安宁。仆人们借此大做手脚,他所损失的钱财不计其数。人们议论纷纷,说这鬼怪都是因为人才引起的。

住了还没到一年,他又另外租了绳匠胡同中的一幢宅子住下。自从他离开后,没有了音信,不知他又搞了些什么防范措施。

我父亲姚安公说:“天下本来没有事,都是庸人自扰罢了。”说的就是这种人吧。

梦中梦

听钱塘人陈乾纬说,他过去同许多朋友在西湖上坐船游玩,当时刚好

是秋雨初晴，他们一同登上寺楼远望。有一个诗友偶然念了一联诗："举世尽从忙里老，谁人肯向死前休。"大家感慨不已，只有一个和尚用略带嘲弄的口气说："依我所见所闻，大概死了还不罢休的也有。记得几年前，正秋月当照，我坐在这座寺楼上，听到桥边有吵骂声。不知吵了多久，只听到越吵越凶。我心想，这里没有人家住，肯定是鬼。只因吵得太凶，听都听不清楚，好像是在争夺墓田的边界。随即听到有一个大声喊：'你们二位不要吵了，听老僧一句话好吗？人生在世，无不忙忙碌碌，这是因为他们不知人生如梦。现在你们二位梦已醒了。又千方百计地追求荣华富贵，富贵现在又在哪儿呢？机谋万端地想去求报答恩怨，恩怨又在哪儿呢？青山未改，白骨未枯，只剩下孤单单的一个魂灵。那个做黄粱美梦的人尚且能醒悟过来，为什么你们这些过来人反倒不懂得万事皆空的道理？况且除了真正的佛、仙之外，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人；除了大圣大贤之外，没有一个不灭的鬼。即使像你们这些孤单单的魂灵，不久也会消亡。你们却要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大动干戈，不是梦中之梦吗？'说完之后，只听到有呜咽的哭泣声。后来又听到一声长叹说：'怪不得你们没有抛掉人间的哀乐，还有这么多牵挂，我也不能解脱了。'于是不再说话。估计两个争墓地的鬼还在没完没了的争吧！"

陈乾纬说，这只不过是寺僧的妙论，不过体察世俗之情，也确实有这种事。

狐哀女奴

陈竹吟曾经在一个富人家里教私塾。有个小女仆听说自己的母亲在街上讨饭，快要饿死了。于是她从富人家偷了三千钱给她的母亲。这件事被其他的奴仆们揭发，她被狠狠地鞭打了一顿。

有一个狐仙住在这个富人家的楼上，住了几十年都没有作祟，正当女仆挨鞭打时，只听到楼上哭声大作。主人感到奇怪，抬头问她。狐仙回答说："我虽然不属于人类，但还存有良心；这位女孩只有十几岁，却因为救

母亲而受鞭打,我为她而悲伤,不料失声痛哭,不是有意要打扰你。”

主人听到这里,把鞭子扔到地上,好几天都脸无颜色。

识 伪

陈竹吟和朱青雷一同去长椿寺游玩,在一个卖画处看见了一卷条幅,上面这样写道:“梅予流酸溅齿牙,芭蕉万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落款人为山谷道人。

正在他们俩议论这条幅的真假时,一个乞丐在旁边斜眼微笑说:“黄庭坚竟写杨诚斋的诗,真是奇闻啊!”说完就甩手走了。

朱青雷听到这话,吃惊地说:“能说这样的话,怎会是一个要饭的呢?”陈竹吟叹息说:“能说出这样的话,又如何不去要饭?”

我认为陈竹吟是愤激之词,这也是所谓的名士习气。聪明过人的学士,他们有的恃才傲物,久而久之,他们就变得悖谬常理,使别人无法接近他,如此一来,到了最后只得去要饭;另外有一些虽有文才却品德卑鄙,时间长了就会变得形迹污秽,身败名裂,使人不屑与之为伍,这种人到最后也势必沦落为乞丐。像这两类情况怎么配作《感士不遇赋》呢!

咎由自取

有一个官宦子弟,家财万贯。一些无赖就故意同他亲近,并诱引他留恋于青楼妓院,喝酒赌博,迷恋歌舞。没过几年,他就把家境搞得衰败,穷得揭不开锅了。他临死之前,对妻子说:“我受人迷惑到了这样的地步,到地府后,一定要去控告他们。”

半年后,他托梦给他的妻子,说他败诉了。判官对他说:“那些妖童娼

女，本来就是恬不知耻的人，他们依靠声色来求取生存，他们靠取媚他人来获取钱财，就像吃人的虎豹、吞舟的鲸鲵那样。然而，人不进入山中，虎豹怎会吃你？不到海中去航行，又怎会被鲸鲵吞掉呢？你自己要去找他们，与他们何干呢？那些狐朋狗友，事先为你设下了陷阱，直到你落入他们的圈套为止，这就像悬饵钓鱼，鱼不上钩是不罢休的。因此阳间有明确的刑律，阴间有因果循环，这些人逃是逃不脱的。”

又听说有一个书生因为非常喜欢一个狐女，最后得了重病而死。有一次清明，他家人去给他上坟，看见一个少妇在坟上浇酒祭奠，焚烧纸钱，趴在坟上痛哭。他的妻子认出就是那个狐女，站在远处骂她：“你这个死鬼，害人精，雷公会劈死你的，你还在这里扮假慈悲呀！”

狐女整整衣服，慢慢地说：“我们这些狐女去追求男子，都是为了采补阳气；如果杀人过多的话，就天理难容。而男子来追求女子，为的是情感，因纵欲过度而伤害了自己的性命，就好像夫妻沉溺于房事而养成病，咎由自取，鬼神不追究其妻子，你又何必责备我呢？”

这两件事足以互相照应。

走 无 常

干宝的《搜神记》记载马势的妻子蒋氏的事情，就是现今所谓的走无常。武清王庆诧曹家，有个老仆妇充任这个差使。先母太夫人曾经问起阴司追捕，哪会缺乏鬼卒，为什么还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回答说：“病人的床榻必定有人四面守护，阳气炽烈，鬼卒难以接近；又或者有真正的贵人，他的气旺，有真正的君子，他的气刚，鬼卒尤其不敢接近；又或者是带兵主刑的官，有严峻酷烈之气，强横凶猛的人，有凶残暴戾之气，鬼卒也不能接近。只有生人的魂灵身体是阴的而阳气却旺盛，不用顾虑这些事，所以一定要携带他们以备不时之需。”

话说得颇近情理，好像不是乡村老妇所能够杜撰出来的。

鸟　　鸣

河间一个世家的住宅上,忽然有十几只鸟哀鸣盘旋,它的声音很是悲哀,好像是说“可惜! 可惜!”知道不是好兆头,而无法猜测预兆着什么事情。几天后,才知道是他家的儿子出卖住宅偿还赌债,鸟啼叫的时候,就是写契约的时刻。难道是他父祖的魂灵所凭借的吗?

作为人的子孙的,听到这件事,应当警惕深思了。

游　　士

有一位游食四方的文人,借住在万柳堂。夏天,他的住处陈设着湘帘桊几,摆放着古砚七八个,古玉器、铜器、瓷器等十多件,古书古画卷又十多件,笔床、水注、酒盏、茶碗、纸扇、棕拂之类,都是十分精致的,墙上贴的,也都是名士的笔迹。他焚香闲坐,琴声铿锵,人们望见他就像神仙一样。如果不是乘坐四马拉的高大车子的人,是不能够进入他的厅堂的。

一天,有两个道士一同来万柳堂游览,偶然走过他的住处,他们一边走一边说道:“前辈中有见过杜甫的,说杜甫的状貌像是个乡村老头子。我从前在汴京,见到黄庭坚和苏轼,也都像是贫寒读书人的风度。他们都不及近来的名流,有这许多家私用具。”朱导江偶然和道士同行,听了觉得奇怪,便偷偷地跟在他们后面。到了车马多而杂的地方,红尘弥漫,忽然不见了他们的踪影,竟不知道他们是鬼还是神仙。

游　　魂

犯人刘刚，骁健无比，被遣送到乌鲁木齐后，因不能忍耐耕作的劳苦，伺机潜逃了。等他逃到根克忒，马上就要越过国境。那天晚上，他刚好碰到一个老头，这个老头说："你是不是刚逃出来呀？前面有个哨所，恐怕无法逃过去。不如暂时藏在我的屋子，等到黎明时，混杂到耕田的人中逃走吧！"刘刚接受了他的建议。

天刚亮时，他却发现自己坐在一棵老树里，再看那个老头，也不再是昨天所看到的那个模样，再仔细一看，发觉是他以前杀死并抛尸深渊的那个人。刘刚吓得站了起来想要逃跑，发现巡逻的士兵已经赶到面前，只好乖乖就擒。

按军屯法规定：被遣送来的犯人私逃，二十天之内自首者可以免除一死。刘刚刚好就是在第二十天的拂晓被抓到的，正处于两者的中间，而屯田官想迁就一下免他一死。但刘刚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于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部告诉了屯田官，最后被送到辕门行刑了。

七八年前他杀了人，一直没被发觉，而那个游魂终于在两万里以外寻到他，并索取性命，这听起来真可怕啊！

追　　魂

京师日南的防守栅兵王十，曾是先父的一个仆人。在乾隆六年夏的一天夜里，他正坐在高庙前乘凉，他看见佛阁下坐着两个人。怀疑是盗贼，就悄悄地盯住他们。

当时，一个绍兴会馆的放债的人正出资演赛神戏，咚咚的锣鼓声响个

不停,他听到有一个人说:“你看这些人真会享乐,但这都是剥削和做坏事得来的。只怕是罪孽深重啊。”另一个却说:“这中间也有差别。过去听判案官也议论过此事。凡是等候多年的候选官员,等到最后都缺衣少食;有的要到远方去赴任,连路费都不够,这些人没有办法只得去借款,其中的苦衷,一言难尽。如果放债者乘人之危,大肆勒索,使得他们进退维谷,只得忍痛签押,这种罪恶无异于劫盗啊。按阳间法律只不过鞭打杖责,按阴间法律却要判入地狱。

“至于那些淫荡成性,惯于骄奢之人,并且估计不久官职即可到手,可以从百姓那里剥削钱财来偿债,于是就大胆告贷,肆意挥霍;甚至已经负债如山,仍然挥金如土。他们的资财渐渐变少,每天被人逼债,一旦被授予了官职,逃也逃不了;不得不吞声饮恨,成为别人案板上的肉,任凭放债者宰割。他所欠的越多,偿还起来就越难,这样在高利贷者那里借款势所必然,对于借贷者来说是咎由自取。阳世官员断案虽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鬼神却不怎么责备他们。”

王十听到这番话,觉得这两个人不像活人,一会儿歌舞停了,只见二人起了身,不等开锁,已经越过栅栏而去。不久后听到路上传来喧闹声,说有个人中暑暴死了。这时候,王十才知道这两个人是追摄魂灵的鬼。

县令得报

莆田书生林霈说,福建有一县令,罢官后寓居在馆舍里。有一天晚上,盗贼破门而入,一个老妈子惊叫了一声,就被刀砍中脑袋,倒在地上。仆人们不敢出来,巡逻的人也不满县令平时的为人,也都袖手旁观。因此盗贼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个县令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这时他躺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强盗拉开被子一看,见他长得姣丽如美女,便嘻笑着去抚摸,好像要去奸污他。这时那个被砍伤的老妈子突然跳了起来,夺过强盗的刀,背起这个小孩夺门而逃。追赶她的强盗都被她砍伤,只好捆上抢劫到的财物离开。

县令感到诧异，这个老妈子有六十多岁了，平时又没听说她擅长武术，这次却如此勇敢？他赶忙跑去找她。只见那位老妈子站起来大声说："我是某城某甲。曾经蒙受您的再生之恩，死后到土神祠当差。刚听说您家遭劫，特意来观看。这些财物是您断案时勒索所得，判官就判定让强盗抢去。我不敢去阻止。至于您的公子遭到侵犯，那是强盗的罪过，他们本应被杀死，于是我附形在这位老妈子身上跟他们相斗。以后您还是努力行善吧，我走了。"说完这些后，那个老妈子像喝醉了酒，慢慢地倒下去。等到把她救醒再问她时，她却一点也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事。

听说这位县令以前碰到穷人之间打官司时，断案还是很公道的，这叫做"善有善报"啊！

长　随

州县官的长随，谈到自己的姓名、籍贯时都没有定准，大概是预防奸谋贪赃败露后，使人们无法追踪拘捕他们。

我父亲姚安公曾见过房师陈石窗先生的一名长随，他自称是山东人朱文。后来在高淳县知县梁润堂先生家再见到他时，则自称是河南人李定。梁对他颇为倚重和信任。临到梁知县要动身时，这个人忽然生了怪病，于是将他暂时托付给姚安公留在家中，约定病好后继续前往。那长随的病是从两脚脚趾寸寸烂起，逐渐向上发展，直至胸膈穿漏而死。

死后，人们翻检他的袋子箱子，发现一本小册，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记载着他总共跟随过十七位官员。每个官员名下都分条列出他们的隐私，详细记载事情发生在何时何地，某人知晓，某人在旁目睹，以及该官员的往来书信、审案的判决书和文件，无不一一记录下来。

他的同行有了解其人的说道："这个人曾经用这种方法挟制过几个官员了。他的妻子原来也是某官员的侍婢，被他勾搭上私逃，走时留了一封信在桌上，那官员竟不敢追查。现在他得了这病，岂不是天意报应吗？"霍易书老先生说："这类人投靠人家门户，本是为了营私舞弊的目的而来。

比如养鹰吧,它本吃肉,绝不能强求它吃谷物,问题在于主人能否善于驾驭他们罢了。如果主人喜欢他们的机灵,托付以亲信的重任,这就像倒拿着刀、戈,让刀把子给人抓住一样,反受其害。这个长随不值得责备,我要责备的是那十七位官员哩!"

姚安公说:"这话还未抓住根本问题。倘若那十七位官员,都绝对没有见不得人的隐私可记,就是长随天天带着笔等着,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

献县之事

按理讲不可能有的事实,有时竟发生了。但只要深入探究下去,毕竟还有它的道理,讲道理的人太过于迂腐罢了。最近献县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韩守立的妻子俞氏尽心尽力地伺候自己的叔奶奶。不料,到乾隆二十五年,叔奶奶的双目失明了。俞氏想方设法地为她请人医治,替她祈祷,都没有效果。有个狡黠的人欺骗她,说只要割她自己的肉去点灯,请求神灵保佑,就能很快康复。俞氏不知这是在欺骗,竟信以为真。更怪的是,十多天后,叔奶奶的双眼竟然复明了。本来受欺哄就够愚蠢的了,然而只因为愚蠢所以才真诚,因真诚,鬼神才被感动。这看上去是没道理。却又是最有道理的。

另外一件事是讲一个叫王希圣的乞丐,他的双足蜷曲,只能用股代替脚,以肘撑地而行。有一天,他在路上捡到别人丢失的二百两银子,把钱袋藏在草丛中,坐在那里等失主来认领。过了一会儿,有个叫张际飞的商人慌慌张张地跑来,问王希圣是否看到了那个钱袋,王希圣问得钱数相符,便把钱还给了他。张际飞要把银子分他一半,王希圣坚决不要。商人又要请他到他家中以便养老送终。王希圣说:"我身体残废,已是上天对我的惩罚了。现在要违背天意去吃闲饭,将会有更大的祸害发生。"说完后毅然离去。后来他困倦了,躺在裴圣公祠里,忽然一个醉酒之人拉了一

下他的脚,痛得他不得了。等那个醉人离开以后,他发觉自己的腿能伸直了,从此就能直立走路了。直到乾隆二十四年,王希圣才死去。

那个商人张际飞我也见过,他是我先祖的一个门客,他自己也详细地讲过这件事。王希圣做善事本应得好报,却能安身知命,不受别人回报,所以神灵才代人报答他,这不看似无理而实际又很有道理吗?

这两件事前辈戈芥舟曾经在县志中也记载过。当时道学家们都责备他记载怪事。我却认为芥舟修的那本县志,应删掉的只有乩仙联句和王生亡予两条。全书的体例严谨,颇有史学家的笔法。而书中记载的这两件事足以表明:平民百姓的行为是足以感动神明的。记载这种事可以激发善心,抵制薄情,完全不同于小说家的那种胡编乱造。汉代建安年间,河间太守刘照的妻子的葳蕤锁的故事,已载入《录异传》,晋武帝时,河间女子开棺复活的事,也载入了《搜神记》。这些都是献县的故事,不是也没删除而留传下来了吗?

老猴学书

外叔祖张紫衡家中的小花园里筑有一座假山,山上有个洞叫“泄云”。洞前种了些菊花,山后养了几只仙鹤。王吴庐先生把欧阳修、唐彦谦的两句诗集成一联:“秋花不比春花落,尘梦那如鹤梦长。”看起来颇为工整贴切。

有一天,我外叔祖发现,洞中的笔砚被移动了,满墙上都摹写着这十四个字,字写得扭曲歪斜,不成点画。有的自下而上,有的自右而左,有的应连笔的却中断了,有的应中断的却又连笔,像是个不认字的人写成的。他怀疑这是儿童涂画的,就重新刷了一下墙,并锁上了门。

过了几天,当他打开门一看,跟上次一模一样,他这才明白是鬼怪所为。又过了几天,我外叔祖又听到格格的磨墨声,他持刀迅速冲了进去。只见一只老猴子跳起来逃走了。从此再没出现。不知它学写字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小说家记载怪物能通晓笔墨,只有鬼和狐狸还可能。因为鬼本就是人,狐狸又与人相似。至于其他草木禽兽怎么会知道诗词声律呢?说浑家门客、苍蝇、扫帚能作诗,那纯属寓言,而且也不该如此荒诞。只是这只猴子年纪大了通灵性,学人涂抹,正是它顽劣的本性,所以不一定有什么寓意。

卷八　　如是我闻(二)

解　冤

已故叔父仪南公说,有王某、曾某,一向是好朋友。王艳羡曾的妻子,趁着曾某被强盗所诬告作为由头,暗中贿赂狱吏把他弄死在牢狱里。王正在谋求媒人说合,心里忽然自己感到后悔,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打算作功德来解除冤仇。继而一想,佛法有无尚不可确知,于是他迎请曾的父母妻子到家里,奉养十分周到。

像这样过了好几年,耗费了他家财的一半。曾的父母意下觉得自己不能安心,要把媳妇给王。王竭力推辞,奉养得更加小心。又过了几年,曾的母亲病了,王侍奉汤药,衣不解带。曾的母亲临死时,说:"长久承受厚恩,来世用什么来报答呢?'王于是叩头流血,具体陈述了实情,恳求她到阴间见到曾的时候,代为解释。曾的母亲慷慨地答应了。曾的父亲也手写了一封信,纳入曾母的袖子里说:"死后果然见到了儿子,把这个交给他。如果再要结怨,黄泉之下就不要相见了。"

后来,王替曾的母亲经营丧葬,督工辛劳困倦,在墓穴的旁边打盹,忽然听到耳边大声说:"你我的冤仇固然已解,但你有一个女儿,忘记了吗?"一惊而醒,于是就把女儿许嫁给了曾的儿子。后来王竟然得到善终。以必然不能解开的冤仇,而用不能不解开的情意来感动他,真是一个狡诈的人啊!但是像这样的冤仇尚且可以解开,可知没有不可以解开的冤仇了,这也足以用来劝勉那些能悔罪的人。

丐　　妇

堂兄旭升说,有一个对婆婆非常孝顺的女乞丐,曾经饿倒在路旁,但手里捧着一碗饭,不肯放手。旁人问她,她说:"我婆婆还没吃呢。"她说最初婆婆与她一同讨饭吃,她只是遵照婆婆的吩咐办事。

有一天晚上,她们一起睡在古庙里,突然殿堂上有人厉声说:"你为何不避开孝妇,让她染了阴气得了病?"另一人说:"我手里拿着紧急檄文,仓促间没有看见她。"又听到那人骂道:"忠臣孝子的头顶上必定有数尺高的神光照耀,难道你眼瞎了吗?"过了一会儿,听到鞭棍的击打声和人的哀嚎声,好久之后才平静下来。

第二天,她们来到村子里,听到有个女子到田里送饭时被旋风吹着了,患了头痛病。再问到她平时的行为时,果真是以孝著称。女乞丐被这件事深深感动了,从此以后侍奉婆婆。只怕照顾不周。

孝与淫

旭升又说,有个县吏叫李懋华,有一次他要到张家口办事。等他到了居庸关外时,天已黑了,他也迷了路,便歇息在山旁的一座神庙里。

过了一会儿,门外灯火辉煌,远远望见许多车马向神庙这边过来。他猜想肯定是神灵来了,于是急忙躲到殿堂的走廊后。只见几个达官贵族模样的人一起走进殿内坐下。左侧好像是城隍,中间几位不知是何方神圣。小吏们把抱来的案簿放在桌子上,众神便一一查看,李懋华偷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们正在察验某一个郡的人的善恶情况。

只听见其中有位神仙说:"有个妇人在侍奉公婆方面绝无失礼之处,

虽然礼数周到，却并非发自肺腑；另外有个妇女也能让公婆高兴，但背地里却在丈夫面前抱怨。”接着有一位神仙说：“虽然现在世风日下，但是神道还是与人为善的。按阳间法律，孝妇应延长十二年寿命，这两个妇人减半就可以了。”众仙都说好。

过了一会儿，有位神仙说：“有个妇人极孝顺却又极淫乱，该如何处置呢？”一位神仙说：“按阳间刑法，犯有淫乱之罪的只不过打顿板子，而犯有不孝之罪的是要诛杀。可见，不孝之罪比淫欲之罪要重。不孝之人罪过大，那么孝顺之人福分也就大。但轻罪不能抵消掉大福分，应该舍弃那妇人的淫乱的过错，而只论她的孝道。”而另一位神说：“侍养公婆本来就是孝道中较小的方面，而品行不端以至辱没亲朋却是大逆不道。小孝不能与大不孝相抵消。我看应该舍弃她孝顺的一面，而要苛责她的淫乱罪。”另外又有一位神仙说：“孝道是至上的德行，不是其他罪恶所能掩盖得住的；淫乱是至大的罪恶，不是其他善行所能够抵消的。对这个妇人，应该使她福罪各受其报。”旁座的一位神说：“可以福罪相抵吗？”那位神仙回头道：“假如因为淫乱便免除孝顺修来的福分，就会使人怀疑孝顺是无福的；而因为孝顺的缘故而抵消了淫乱的罪过，就会使人觉得淫乱是无罪的。因此福罪相抵是不可取的。”隔座的一位神说：“因为孝顺，即使极淫也并不得罪，这样不是可以使人懂得要孝顺吗？因为淫乱，即便孝顺也不获福，这样不是使人更懂得要戒除淫乱吗？因此福罪相抵是可以的。”有位神仙沉思了好久，说：“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请天曹去裁决吧。”说完，只见众神一同起身，驾着车马离去了。

李懋华本来是一位老官吏，案牍之串十分内行，便暗中记下那些谈话。后来他反复思考，总是难以断定。真不知天曹又是如何裁决的。

寡妇与雷

董曲江说，陵县有一个寡妇，夏天的夜里被盗贼撬窗入内，乘她睡觉时奸污了她。到惊醒呼叫，盗贼已经逃跑了。寡妇愤恨病死，竟然得不到

当事盗贼的姓名。

过了四年多,忽然村民李十被雷击死。一个老妇合掌念诵佛号说:“那妇人的冤洗清了。当她呼救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李十跳过墙头出来,我是因为怕他的强横而不敢说啊!”

雅　狐

西城将军的教场中有一处住宅,周兰坡学士曾经寄居在那里。夜里经常听到楼上有吟诗诵赋声,他知道是狐仙所为,也就不惊愕。等到他从这地方搬走后,那狐仙也就迁到别处了。

后来田白岩租下这座宅子住了下来。几个月后,那位狐仙也重新回来了。田白岩设香案,用酒肉来祭祀,并祷告说:“我听说这幢简陋的住宅里曾经住着一位仙家:后来又听说这位仙家飘然而去,像桑树下的游方和尚。我原本是一个小小的官吏,在外面游历了十年,省吃俭用才租下这座宅子。这几天夜里,略微听到些谈笑声,似乎是仙家又回来了,难道是我德行浅薄,所以您来侵犯我?或者是我们早有前缘,如今您特来相聚?既然承蒙您的照顾,我又怎敢阻挡您这位嘉宾呢?现在我只希望我们各守门庭,让阴间阳界能够相安无事,就像生在同一块崖上的不同苔藓,互不侵害。我真心实意地坦承心中的想法,请给予明察。”

第二天,一张纸帖从楼上落下,上面写道:“我虽为异类,却非常喜欢读书,不愿与俗人为伍。这座宅子里十多年来都是一些文人骚客,正合我意,所以就安心地携家眷住了下来。但自从兰坡先生走了之后,这里住进的都是些市侩,我耳朵听不惯他们的歌舞笙箫的吵闹声,鼻子受不了酒肉污浊的气味,没办法只得隐迹山林。如今,听说您是山疆先生的小儿子,文章一定有家学渊源,因此我望影而归,并不是想打扰你。从今以后,我只偶尔翻翻书稿,动动书签,或者借笔乱涂,磨砚写字。除此以外,如有丝毫冒犯,任凭先生诉诸神明。我的心愿也已表白清楚,恳请您千万不要怀疑。”篇末题“康默顿首顿首”。从此,再没听到有什么声响了。

田白岩曾拿出这张纸帖给宾客们观看过，字迹歪歪斜斜且墨迹疏淡，似乎是匆忙中写成的。有人就说："这或许是田白岩官太小，便玩世不恭，写出这等文章来冷嘲热讽。实际上都是寓言。"

然而，这件事大体类似于李庆子偶然遇到狐仙之事，都是那些文雅的鬼怪不愿同俗人为伍，并且都是发生在山东的同一个时候。难道是李庆子因田白岩之事而穿凿附会吗？还是田白岩依李庆子的事推演而成的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传闻总会有不同的说法，姑且保存它针砭时世的意旨。

报　冤

有一个世家子弟，因为骄奢纵欲触犯了法律，被处以死刑。几年后，他的亲朋好友中有一人正在扶乩召神，这位死者就降乩道出了自己的姓名，并陈述了自己的悔恨之情。过了一会儿他又写道："我家家法原本甚严，我之所以遭受杀身之祸，是因为我母亲过分溺爱我，让我养成了骄横肆意的习性，因此自投罗网，到最后还不知悔改。但即使这样，我也并不怨恨我母亲。因在前生中我就欠母亲一条命，所以母亲才用溺爱的方式把我害死了，从而偿还冤仇。这是因果报应，并非偶然。"大家听到这些话都感叹不已。

为了讨还冤债而托生为不孝子的事，古代就有，为了讨还冤债而当慈母，书上还没有过记载。可是根据这位死者所言，又确实在情理之中，不足为奇。

孤松庵

宛平的何华峰,任宝庆府同知时,在山间行走疲乏困顿,望见水边有一座草庵,就投奔前去暂时歇息。门上匾额写着"孤松庵",门联上写道:"白鸟多情留我住,青山无语看人忙。"有老和尚守门,请何进去,用茶招待,颇为清香洁净,而态度冷淡没有主人待宾客的意思。

三间房子也很朴素雅致,中间悬挂着一轴绘画的佛像,有用八分书体题字写道:"半夜钟磬寂,满庭风露清。琉璃青黯黯,静对古先生。"不署姓名,印章也模糊分辨不清。旁边一副对联写道:"花幽防引蝶,云懒怯随风。"也不题写落款。何华峰指着询问道:"这是师父自己题写的吗?"他态度淡漠,并不答应,只是用手指指耳朵而已。

归来的途中,再经过这个地方,只见波光和山中雾气的光影,四面环顾,萧条地不见以前庵堂的所在。随从的人记得遗失一支烟筒,寻找时发现还在老柏树下。竟不知道是佛祖还是鬼怪。华峰画有《佛光示现卷》,并且自己记载事情的经过很详细。华峰死后,想来已经如云烟掠过眼前一样消散了。

汲水女

族兄次辰说,有一个人与他同在康熙五十三年被举为孝廉,他们到嵩山游玩。看见一个女子正在打水,他试探着向女子讨口水喝,那个女子非常乐意地给了他一瓢,他又试着问路,她也爽快地告诉他。在他们坐在树下谈话的过程中,他发觉这位女子对诗词文章颇有修养,不像是田家女。猜测是狐媚,但因为喜欢那俏丽风雅的容貌和举止,内心爱恋她,并很

亲密。

忽然那个女子拂衣而起，说："这太危险了！我差点前功尽弃了。"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她怎么了，她红着脸说："我跟随师父学道已有一百多年了，自以为心静如水。师父却说：'你表面上邪念不生，可心里仍有邪念。你没看到你所欲望的东西，所以心里不乱，等你看到了，心也就会乱的。正如万顷平沙之中留下一粒草籽，只要有雨水它就会发芽。你的魔障就要到了，到明天你检验一下，你就会明白的。'果然今天遇到了你，在问答交往的过程中，心神也微微动摇了。如果再过片刻，我恐怕就难以自持了。这真的是太危险了，我差点儿坏事。"说完便耸身一跃，直上树梢，转眼间，像鸟一样飞走了。

旧端砚

次辰又说，同族的祖父征君公——不接受朝廷征聘的隐士，名讳叫炅，康熙十八年举荐博学鸿词，因为天性放纵不受拘束，恐怕妨碍游览，称病不参加考试。他曾经到登州去观看海市蜃楼，经过一个乡村的学塾稍事休息，看见桌子上一块旧的端砚，背面刻有连笔草书十六个字道："万木萧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间，写《上堵吟》。"旁边书写"惜哉此叟"四个字，大概是他的别号了。族祖问是从哪里得来，塾师说："村子南面树林中有恶鬼，夜里走路的碰到它就生病。一天，众人等候他出来，拿了兵器攻打它，追到一座坟墓边就消失了。于是众人一起发掘，在坟墓里得到这块砚台。我用一斗小米换来的。"

按，《上堵吟》是孟达所作。这个必定是前朝的旧臣，投降而后重新叛变，失败逃窜入山而死的。活着的时候既然进退无所凭依，死了又不深自潜藏，自取暴露骸骨的灾祸。真是顽固不知应变的鬼啊！

海 夜 叉

传说海里有夜叉,其实就像山上有山魈,并不是什么鬼怪,只是自成一类罢了,它们介于人与动物之间。听官居参知的刘石庵说,在诸城县海边,常有些人搭起窝棚,以捕鱼为业。

有一天,众人划船出海后,有个夜叉趁机跑到某个屋子里,偷喝了整整一大缸酒,然后醉倒在地上。等到众人回来后,把它逮住,并狠狠地打了一顿,也未见他有什么灵异之处,最后竟被人们弄死了。

铳 与 影

同族的侄儿贻孙说,过去在潼关,住宿在一个驿站里。当夜月色洒满了窗户,贻孙看见有两个人影映在窗子上,怀疑是盗贼,仔细看去,则腰肢纤细柔弱,头上发髻依稀可见,像是一个女子带着一个婢女。他在窗纸上捅一个洞暗中探看,却不见它们的形体,知道是妖精,用佩刀隔着窗格砍去,只见有两道黑烟,声音像响箭,越过屋脊而去。贻孙担心它们第二夜再来,告诫仆人借来打鸟的火铳守候。夜半的时候,果然又见到影子,竟是两只老虎相对蹲伏着。他和仆人一起发铳打去,虎影应声而消失,从此不再来。

疑心本来是游荡魂魄,所以没有形状实体,碰到闪光震动照耀,就消散不能聚拢了。

天掷钱

献县的书生王相御，生了一个儿子，有抱他的，空中就会掷下几十文钱。知县杨某亲自前往观看，竟掷下白银五钱。这个儿子随即短命而死，也没有别的奇异。

有的说："是王生让变戏法的搬运得来，是要借这个收敛财物。"有的说："这是狐精所做的。"这都不可知了。

做官的碰到这类事情，即使确实有鬼凭依着，也应当整治禁止，使它不要惑乱民众的听闻，更不必判断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妄的。

示兆

听李又聃先生说，雍正末年，有一个晚上，东光城内的狗都狂叫起来，那声音好似汹涌澎湃的海潮。人们感到奇怪都跑出屋来观看，只见月光下站着一个人，头发披散到了腰间，全身穿着孝服，腰间还系着麻带，手里拿着一个大口袋，从里面发出千百只鹅鸭的叫声。这个人站在屋脊好久，再移到另外一家人的屋脊上。等到第二天，凡是他先天晚上呆过的地方，都有两三只鹅或鸭从屋檐上掉下来。有些人把这些鹅鸭煮熟吃掉，觉得味道跟平常家里养的家禽差不多，不知这是什么怪物。等到再后来，凡是那些得到过鸭鹅的人家都有了丧事，人们这才知道，原来那怪物是凶煞现身。

我岳父周篆家在那天夜里也得到过两只鸭。在这一年里，他的兄弟、任靖逆县同知的庚长公也亡故了。可见李又聃的话没错。自古以来，遭受死丧之祸的如同恒河沙粒一般多，为什么只有在这个夜里才显示出征

兆呢？这个黑夜之中,为什么只给这几家显示征兆呢？用投鸭鹅来显示征兆,其中又有什么深刻含义呢？鬼神行事的缘由,有些可以知道,有些就不能知道,姑且把这些疑难放到一旁,不去管它吧！

鬼　趣

道士王昆霞说,他游玩于嘉禾,当时秋高气爽,他便在湖边散步。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官宦人家的园子里。里面长着一丛丛的翠竹和参天的老树,荒寂无人,在散步的时候,不觉感到困倦,便坐在那里打起盹来。

他梦见一个身穿古装的人向他作揖说:“荒山野岭很难遇到嘉客,看到您心情真是高兴。请不要因为我是异类就摈弃我。”王昆霞知道自己碰到鬼了,于是就问他的来历。那鬼说:“我是耒阳的张泥,在元朝末年流落到此,死后也就葬在这里。由于我深爱此地的风土人情,就不想回去了。虽然这园林先后换过十几位主人,我仍迟迟不愿离去。”王昆霞问道:“人都是怕死而乐生的,你却怎么喜爱鬼界呢?”他回答说:“生死虽不同,但性情却不会改变,境界也不会改变。山川风月,人看得见,鬼也看得见;登高远望吟诗诵词,人可以,鬼也可以,鬼哪方面不如人呢？况且幽深险阻的胜境,人到不了,但鬼却可以去游;寂寥清绝的佳景,人看不到,而鬼却可以深夜赏玩。这样看来,有时人还不如鬼呢！那些,怕死乐生的人,因为嗜欲而乱了心神。并且又眷恋着自己的妻儿子女,一旦抛舍这些进入鬼界,便如同做官的被免职,隐居山林,心中就势必感到凄凉。而他们不知道,本来住在山林中的人,平素耕田凿井,安然自得,哪里有什么凄惨之情?”

王昆霞又问:“鬼都要转世轮回,这都有神主管,你怎会如此逍遥自在呢?”他回答说:“求生就像求官,只能听从他人的要求。不求生的就像逃名,可以听凭自己。假如真不求生的话,神明也不会去强求的。”王昆霞又问:“既然您的胸怀是如此高远,那诗也一定作得很多啦?”他回答说:“有兴趣的时候,就写它一联半句的,但大都不能成为篇章。时过境迁,也就

不再刻意去回忆了。偶然记得有三五章供您品评。”接着他吟诵起来：“残照下空山，暝色苍然合。”王昆霞击掌称赞。

他又吟道：“黄叶……”刚吟到这两个字，忽然听到吆喝声，王昆霞被惊醒了。起来一看，原来是渔父们互相呼唤的声音。等到他再靠着柱子闭眼打盹时，却再也不能入梦了。

占术

昆霞又说，他的师傅精通六壬占术，而不替人占卜。昆霞少年时，一天早起，师傅把一封短信交给他说：“拿了这个去某家借书，规定申刻到，早了晚了都要打你。”

某家与此地相距有七八十里，昆霞竭尽全力，刚刚在指定时刻赶到，只见某家兄弟正在争斗，打开那封信，只有小字一行道：“借晋书王祥传一阅。”兄弟互相看着默默无语，争斗于是平息了。原来他家的弟弟正是继母所生。

地水风火

嘉峪关外有一块长达一百二十里的戈壁滩，没有寸土，积沙一望无际。只有正中有座大土山名叫“天生墩”。戍边的将士就驻守在这里。冬积冰，夏积水，以供往来的驿使使用。当初，威信公岳钟琪西征时，看到这座山冈便推断这原本必是一座大山，只因飞沙掩盖，如今只露出顶部。既然有山，必定有水。于是命士卒去开凿水井。打到十多丈深时，拿铁锹的兵士突然纷纷掉了下去。到洞口边一听，里面有雷鸣般的风声，于是停止开凿。这个洞已经坍塌，等我出关时，但还能隐约看出它的遗迹。

按佛教有地水风火之说,我也听说陕西有人迁葬,当打开墓穴时,棺材已有一半被烤焦的情况,千总菇大业就亲眼目睹过此事,这是地火烧灼所致。

我还听说,献县有个刘氏,母亲死后替父母合葬。等他启开墓穴却找不到父亲的棺材。后来他在七八步外,发现那副棺材倒插在土中,先父姚安公亲眼见过此事。官居参知的彭芸楣也说:在他家乡有个迁葬的人,他发现棺木中的骸骨都攒聚在一角,好像堆起的柴垛,那是地风的缘故。

因此可知,大气在地中旋转时,阴气化成水,阳气化为风和火。水土同为阴类,本是一气相生,因此无处不在。而阳气包含在阴气中,阳气交弱者,烁动之性被阴所解;稍为强壮的,则聚合成硫磺、丹砂、矾石等物,最强盛的阳气,则化为风火。所以地风地火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并不是哪里都有的。

井与城

伊犁城中没有水井,需要到城外河中去打。有位佐领说:"戈壁的积沙中没有水,所以不生寸草。可现在城中却有许多老树,假如地下没水,树木怎可能生长呢?"于是把树拔起,在树根处凿井,果然挖到了泉水,只是要用很长的绳子。

古人说,维州土厚水深,果然如此。舍人徐蒸远曾经亲自参与了这个工程,他跟我说这个佐领会分析事物,并说了那个佐领的名字,只可惜现在我忘了。

后来,在乌鲁木齐修筑城池时,以伊犁无水的情况为前车之鉴,便选择有水源之地开挖河道。我为此作过一首杂诗,写道:"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用处,随心引取到花畦。"以记载当时的实况。然而冰雪一融化,河水就会上涨,城南门就不能打开了。

在北山有一条支脉,距谯楼很近,登上山顶的关帝祠戏楼,就可一览城中景象。我有首诗说:"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

歌舞处，绿毡毹上看棋枰。”以前巴彦弼公镇守这里时，参将海起云就请求在山麓上修一个城堡，以便与城池呈掎角之势。巴公说：“你只擅长于野战，并不知道兵法。在这山上虽然能俯视城中，但假如敌人结栏筑寨，我们就可以筑起炮台仰头攻击。火是向上烧的，因此地势对我方有利；并且距离又近，不难瞄准，即使敌人很多，也无法屯聚在那里。如果在上面修筑城堡，兵多却因地方狭窄容纳不下，兵少就会因力量薄弱守不住。被敌人占据了，反而为他们提供了据点。”众将听了无不称赞。

因为记载伊犁凿井的事，就一起把此事附录下来，以供参考。

瑞　　兆

乌鲁木齐泉水甘甜土地肥沃，即便是花草也都繁茂兴盛。江西蜡五色都具备，花朵像大的杯子，花瓣艳丽像洋菊。虞美人花大得像芍药。大学士温公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出来镇守时，阶前的一丛虞美人忽然变成异样的颜色，花瓣深红像朱砂，花心则浓绿像鹦鹉，映着日色灼灼有光，就像金星的隐约闪耀，即使是画工着色也不能及。温公随即升任福建巡抚而去。

我用彩线系在花梗作记号，秋天收它的籽。第二年种下去，仍然是平常的花卉罢了。才知道这花是祥瑞的兆头，就像扬州的芍药偶尔开出金带围一样。

青　　骡

康熙六十年，辛彤甫先生在我家学馆里写了一首记异诗，诗是这样写的：“六道谁言事杳冥，人羊转毂迅无停。三弦弹出边关调，亲见青驴侧耳

听。"事情是这样的:

当初,乡里有个货郎,拖欠先祖很多钱,没还却说了许多负心话,但我先祖由于性情豁达,一笑了之。有个中午,先祖睡起后,对先父说:"很奇怪,我刚才梦中碰到那个死了很久的货郎,这是为什么呢?"

过了不久,马夫来报说马生了一头青骡。众人就说:"这肯定是货郎变的,他来偿还以前的欠账来了。"先祖说:"欠我账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他来偿还呢?并且那货郎欠了其他人许多债,又为何单单只归还给我呢?万事都有巧合,你们还是不要乱说,以免让他的子孙听了蒙受耻辱。"然而,每当马夫开玩笑用那货郎的名字来叫那青骡的时候,它就会仰起头,露出一副生气的样子;每当有人对青骡吟唱边关曲调时,它却耸起耳朵倾听,正好那个货郎生前就好弹三弦,吟唱边关曲调的。

刀 笔

古代写字用竹简,错了就用刀削去改正,所以叫"刀笔"。黄山谷把他的尺牍取名"刀笔",已经不是本义,现今写诉讼状纸的称"刀笔",则是说笔像刀而已,又是一个意义了。我任福建提督学政时,一个书生因替人写状词诬告充军边疆,听说他将要败露时,正替人构思讼词,手中的笔"爆"的一声,中间裂开像刀劈一样。他仍笃笃定定不知道警惕,终于遭受灾祸。

又,文安的王岳芳说,他的家乡有捏造罪名陷害好人的,一次正在起草讼词,惊奇发现写的字都是赤色,一看,竟是血从笔端出来,他丢掉笔站起身来。从此洗手再也不干这种事,竟然得到善终。

我也看见一个善于诉讼的,替人出谋划策,诬告一个富有的人引诱藏匿他的妻子,弄得那个富有的人几乎破了家。案子还没有了结,而善于诉讼的人的妻子,真的被人所引诱逃跑。他不知道案犯的姓名,竟然无法使用他善于诉讼的本领。

巧　应

天道乘除消长，不能完全估量。善恶的报应，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有时立即应验，有时慢慢地应验，也有时显示出巧妙的应验。

我在乌鲁木齐时，吉木萨报告发遣来的犯人刘允成因为欠债过多，被迫而上吊自杀。我命令胥吏在名册中注销他的姓名，看见原来案卷中有注语道："为重利盘剥，逼歼人命事。"

无头鬼

乌鲁木齐巡检官驻防的地方叫呼图壁。呼图译为鬼，呼图壁译为有鬼。曾经有位商人夜里走到呼图壁的时候，只见黑暗的树下有个人影，他怀疑是鬼，就高声呼喝问他。

那个人影说："我天黑走到这里，正害怕有鬼，我才不敢前进，让我们结伴同行吧。"两人便一同上了路，渐渐地，他们交谈得很融洽起来。那人就问："您冒着寒冷的黑夜赶路，有什么急事吗？"商人说："从前我欠了一个朋友四千钱，现在听说他们夫妇都病了，我想他们饮食医药恐怕都不能自给了，所以我去还钱。"只见那个人退到树后面说："本来我是想作祟迷惑您的，以便求得一点小小的祭祀。现在听了您这样说，我才知道您是一位有德之人。我再也不敢冒犯您了，并愿意为您在前面带路，可以吗？"

商人听到这些话吓了一跳。但他又没有办法，只得跟着他走。每到路途险阻的地方，那个鬼都预先告诉了他。走了一段时间，残月初露，略微可以看见眼前的景物。商人再细看时，发觉这是一个无头人，他惊吓得直往后退，那个鬼也消失了。

老　翁

冯巨源任赤城教谕时,听说有个元代的老翁居住在赤城山上,他亲自去拜访,并称之为仙人。老翁说:“我并非神仙,仅懂得些吐纳导引之术罢了,才没有死。”巨源询问是怎样的道术,老翁说:“以《丹经》基础,但又不完全依靠《丹经》,其中的分寸把握极为微妙,如果没有口诀真传,只依法运用,就会像靠棋谱对弈,必败无疑;如同拘泥于药方治病,病人必会危险。因为其中的先后缓急,稍一失调,或者郁结成痈瘟,或者凝滞痉挛,甚至会精气紊乱,神不守舍,以致癫痫。这就不只是无益的问题了。”

巨源又问:“容晟、彭祖之术,可以延年益寿吗?”老翁说:“那是邪道,不得其法的人修炼,祸患立生。得其法的人,也仅能使自己更强壮。强壮到了极点,会有决裂崩溃的危险。就像悖逆天理地聚敛钱财,不是说不能迅速致富,但最终绝不会长久。您千万不要为此所迷惑。”巨源又问:“用服食丹药的办法又如何呢?”老翁说:“丹药是用来治疗疾病调补气血的,并不是用来养生的。方士们用来服食的,不过是些草木金石。草木会腐朽,金石会销熔,它们自己都难以长存,又怎能依靠它们而长存呢?”

巨源又问道:“成仙的人真的不会死吗?”老翁说:“神仙可以不死,但也随时会死。有生必有死,这是万物之理。修炼精气保存精神,是逆向控制死亡的办法。如果控制不松懈,那么精气就会凝聚,神也能凝聚,控制一旦松懈,那么精气就会消散,神也就会消散。神气消散了,人也就死了。正好像有钱人家,勤俭便会长久富裕下去,奢侈便会逐渐贫困,如果再加上骄纵放荡,马上就会一贫如洗。那些神仙也是这样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自保,而并不是内丹一经炼成,就万劫不坏了。”

巨源请求老翁收他做弟子。老翁说:“您与这一道没有缘分,又何必荒废了自己的本业呢?您还是不学的好。”巨源听了,扫兴而归。

景州的戈鲁斋对我讲了此事,并说那位老翁话说得很实在,不像一般方士们那样喜欢炫耀迷惑。

乩仙论医

先父姚安公说，有个人用扶乩的方式来治病，仙人自称为“芦中人”，有人就问：“莫非您就是伍相国吗?”这位仙人说：“那是他的隐语，而我就是以此为号。”仙人的药方，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有一天，这位仙人降坛到牛希英家，有人向他乞求医治虚亏的药方。他说：“你的病不是医药所能够医治的，只要您能遏制色欲，比服用草根树皮都要好。”还有一人为孩子乞求种痘的药方。仙人说：“给孩子种痘的药方自然有，并能见神效。然而有无药方并无区别，有无神效也是一样的。胎儿本就是精血所化而成，其中就包含有欲火，假如毒上升而生为痘，十有一二要夭折。何况您还要用热药相助，使之抟结成胎，其中所包含的毒物就会增加数倍。所以每碰到生天花的，百人中无一人能幸存。人们只知道在孩子夭折时，痛惜命短，却不知道在他未生之时，就留下了必然要死的根子，生下来还不如不出生，又何必如此重视种痘呢？这道理很简单，可惜过去的贤人们都不知道。我立志普度众生，也不忍心用此术去蒙骗别人。”这番话颇有道理，是许多医学家不肯明说的，或许真有神灵，依凭在乩坛上！

我又听说刘李箴先生曾经与他谈论过医道。这仙人说：“您喜欢用人参来补虚亏，却不知虚亏之症有许多种，而人参只能治某一方面的虚亏，并不能通治各症。就肝脏而言，人参的力量可以达到上焦、中焦，却不能达到下焦。以荣卫而言，人参药力只能到达气分，而达不到血分。那些是肾虚和阴亏的人，用人参去补，怎有益处呢？它不但没有帮助，阳气过盛就更受煎烁之苦了。况且，古时药方中又分为生参和熟参。如今采参之人采到后就马上蒸熟，哪里还有生参呢？古时候人参产在上党，秉具中央的土气，所以药性温厚，先入中宫。如今上党的土气已经衰弱，只好用辽参。而辽参秉具东方的春气，因此药性先到上部。即使以药而论，也是各有所用的。希望您能谨慎对待。”李箴却不以为然。

我不懂医道,就一同记录了下来,让那些精通此道的人去讨论吧!

解 毒 方

歙县有个叫蒋紫垣的人,流落到献县程家庄后,就以医为业。他的解砒霜中毒的药方,特别有效。但他要价很高,如果病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便袖手旁观,直到病人死去。

有一天,他忽然得暴病死去。后来他托梦给他的房主,说:"因为我贪财,送了九条人命。这样死者到阴间判官那里告我的状,因此判官判我服砒霜死九次。如今我是赶去投胎的,因为贿赂了鬼吏才见您一面,并把药方奉献给您,如果您用这药方去救活一个人,便能让我少受一世的报应。我拜托您了。"说完痛哭离去,并且说:"我后悔太晚了!"那药方是用一两防风磨成碎末,再用水调和服下。此外就没有其他什么神奇之处了。

房主沈公一生从来不说胡话,那药方应该灵验吧!

鬼 求 助

老儒刘挺生说,东城有个打猎的,半夜睡醒过来,听到窗纸发出"淅淅"的响声。一会儿,又听到窗下有窸窣的声音。他披上衣服呵斥询问,忽然听见回答说:"我是鬼,有事情求您,您不用害怕。"问它什么事情,答:"狐同鬼从古以来不一起居住,狐所掘洞做窝的墓,都是无鬼的坟墓,我的坟墓在村北三里光景,狐趁我到别的地方去了,聚集家族占据了它,反而驱逐我,使我不得进入。要想同它争斗,可我本来是文士,必定不能得胜,要想到土地神那里去告状,即便幸而得到洗雪,它终究也要报复,又必定不能得胜。只有依靠您到打猎时,能够绕道半里路,一次次经过那个

地方,那么它们必定恐惧而搬到别处去了。然而倘使有所遇的时候,不要立即捕获杀戮,恐怕事情的机密或许会泄露出去,它又要同我结怨了。”打猎的如它所说的做了,后来梦见它来道谢。

喜鹊的巢被斑鸠所占据,喜鹊讨回自己的巢,理由本来是正当的。然而力量不足以战胜斑鸠,就避而不争;力量足以战胜它,又深虑远思而不能尽它的全力。不求侥幸的胜利,不求过度的胜利,这就是它之所以终于得到胜利的原因吧!衰弱的人碰到强暴,像这个鬼一样做就可以了。

生魂离体

听舅父张健亭说,沧州牧王某有个心爱的女儿得了重病,昏迷不起。有一天晚上,有个家人正走进书房,忽然看见小姐正面对着月亮站在花荫下,吓得他赶紧跑回去,心想小姐正躺在床上昏睡不醒,这肯定是狐鬼假冒小姐的形貌。

他放出一只狗去扑咬她,小姐倏然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卧房里的小姐突然起来了,说:“刚才我梦见自己在书斋中赏月,正感到非常爽快,不料有只狗跑来,差点儿被它咬死了,现在我身上还是一身冷汗呀!”仆人听到这话,知道刚才书斋里赏月的是小姐的魂。他告诉了医生,医生说:“这说明形神已经分离了,即使是卢城的神医扁鹊,也会束手无策的。”不久果然这位小姐死了。

黄 金 印

福建有方竹,燕山的柿子形状稍微带方,这各是一个物种。山东益都有方柏,大概是偶尔见到的一株,其他的柏树就都不方。我八九岁时,见

到外祖父家介祉堂中有菊四盆,开的花都是正方形,瓣瓣整齐如同裁剪的一样。据说是得之于天津查氏,名叫黄金印。先父姚安公求取它的根回来,移植在家里,第二年花渐渐变圆,再一年就全圆了。

有人说:“花本是平常的菊花,只是种的人别有方法。如同用靛蓝浸莲子,则花色青;用墨揉搓玉簪的根,则花色黑。”这或者也是一种说法吧!

信程朱

我家有个家奴名叫宋遇,正在他病危时,忽然睁开眼说:“你们兄弟都来了吗?我的期限是哪一天啊?”随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十八号也可以。”

当时,有一个道学先生在我家讲学,听了这件事,就讥笑地说:“那是一派胡言。”但宋遇真的在十八号死了。道学先生又讥笑地说:“这还是偶然碰到的。”当时申铁蟾正和他一同进餐,他丢下筷子说:“您可真的算得是朱程理学的信徒了。”

节烈女

被湮没了姓名的贞洁女性,数不胜数啊!

先父姚安公听云台公讲:在明末,有对夫妇躲避战乱,一起出逃。有一个恶贼看见那位丈夫似乎颇有资财,于是拔刀紧追这对夫妇。正追赶间,妻子突然转身站立不动了。等恶贼来到跟前,她突然抱住了他的腰,恶贼用手中的刀猛劈这位妇人,只见妇人血涌如泉,却死不松手。直等她气绝倒地,这样她的丈夫早已逃走很久了。可惜的是这位妇人的姓名都无法得知。

另外，听镇番公讲：明代末年，河北五省都闹大饥荒，以致到了杀人卖肉，官吏也无法禁止的地步。有位来往于德州景州的生意人，走到一家饭店吃饭时，看到一位裸体的少妇正趴在肉案上，手脚都被捆绑起来。有人正在打水冲洗着她。再看她那恐惧战栗的样子，令人惨不忍睹。这位旅客动了恻隐之心，用双倍的价钱赎了她。

旅客替她解开绳索，帮她穿上衣服，手碰了她的乳房，少妇气愤地对他说："我承蒙您让我再生，我终身做您的贱奴也毫不悔恨。但是做奴婢可以，做妾却不行。我就是因为不肯做妾，才被卖到了这儿。您怎么能轻薄我呢?"她解开衣服，把它扔在地上，仍裸露着身体伏在案桌上，闭着眼睛等人宰割。屠夫十分恨她，首先从她大腿上活生生地割了一块肉，她只是哀叫，一点也不后悔。这样的一名贞节烈妇也没有留下姓名，真是可惜！

某　医

肃宁王太夫人，是姚安公的姨母，说她的家乡有个寡妇，同年老的婆婆抚养着孤子，有七八岁了。妇人原有美色，媒人多次前来说媒，她坚不肯嫁。恰巧碰到她的儿子出痘很是危险，延请某医生来看病。某医生派遣邻居老妇秘密地来说："这个病症我能够医治，但不是妇人侍寝，我决不去诊治。"妇人同婆婆都愤怒责骂。

过后，儿子病得将要死了，妇人和婆婆都因为溺爱所牵缠，私下商议了个通宵，竟然吞声曲意顺从了。不料实施治疗为时已晚，到底还是不能救，妇人悔恨上吊而死。人们只以为她是哀痛儿子的缘故，不疑心有别的。婆婆也深深地隐讳这件事，不敢明白地说出。不久某医生死去，又不久他的儿子也死去。家里不小心失了火，没有留下一丝一缕。他的妻子流落到了妓院，才偶尔告诉她的相好而传出来的。

萧客好古

平民余萧客说,有个书生露宿于会稽山中,在夜间听到隔涧有讲习诵读之声。等他侧耳细听时,似乎是在训诂经文。第二天,他越过山涧去找,却一无所获。他这样徘徊了好几天,总希望能碰到他们。

忽然听到树梢上有人对他说:"您这么爱好古文,请在这儿相见吧!"等他回过头来,石室的门开了,里面坐着几十个人,都放下书来起身,出来以礼相应。只见桌案上放的都是些经文注疏,坐在首座的人向他拱手说:"从前孔子精深的文义靠经师们传下来。虽然旧注本现在还有,文章没有遗失,但是新的观点层出不穷,而爱好古学的人却少之又少。先贤们担心长此以往古学会逐渐绝迹,于是征召幽灵们,凡是历代精通儒术,灵魂尚存的都被聚集到这里,一同考证遗文。然后依次投胎,使古学重现人世。希望借此逐渐研修古学,延续孔子的教义。你应当记下今天的所见所闻,告诉你的同道,让他们知道研究孔孟所依凭的是古学而不是今学。"

读书人还想询问他一些问题,却忽然醒来了,发现自己倚靠在一株老松树下。

余萧客听说了此事,于是他带着干粮赶到那里。他攀山越岭,寻找了一个多月,却一无所获,最后只得回来。

这件事与朱子颖所讲的经香阁的大意相同。有人说:"萧客好谈古义,曾经撰有《古经解钩沉》,所以那人投其所好,编了这段故事去戏弄他。"还有人说:"萧客编造出这些话,是想证明自己是贤儒降生的。"等等,这些都意旨相同。

治 狱 戒

姚安公在刑部做官时，同僚王公守坤说："我夜里梦见一人混身是血站立着，而我并不认识他，他为什么前来呢？"陈公作梅说："这是您经常恐怕错杀了人，心里惴惴不安地像是有所愧疚，所以由心里造出幻象罢了。本来没有这个鬼，从何处识得他是谁呢？而且七八个人同时审定一件狱讼的案卷，为什么独独显示在您的梦中？您不要自己多疑。"

佛公伦说："不对。大家同事就是同一个整体，显示梦境于一个人，就是显示梦境于每一个人。我辈治理天下的狱讼，而不能审察讯问天下所有的囚犯，根据纸上的供词，用来决断生和死，何从认识那个人呢？您理应自己警戒，我辈都理应自己警戒。"姚安公说："我以为佛公的议论是对的。"

新 婚 缢

太常寺卿吕含辉说，京城里有富家娶妻的，新郎新娘都美好秀丽，亲戚们都看他们像神仙中人物。看他们的意思神态，夫妻也很互相爱悦。第二天天亮，门不开，呼叫他们也不应。众人在窗纸上捅一个洞向里探看，发现两人左右相对上了吊。看他们的被子，已经同床合欢了。婢女仆妇都说："昨天晚上已经卸了妆，为什么又穿着齐整的服饰而死呢？"

奇怪啊，这个案件即使是虞舜时的司法官皋陶也是不能审察的了。

报　应

有个人称“东乡太岁”的里胥宋某。他喜欢邻居家一个秀丽的孩子,便想方设法诱奸了他。孩子的父亲发觉此事后,便逼迫自己的孩子自杀,这件事干得很隐秘,无人知晓。

一天晚上,这位“东乡太岁”梦见自己被拘捕到了地府,据说是那孩子在阴官那里告了状。宋某分辩说:“当时我是出于怜爱你,并无加害你的意思。你的死完全是你父亲造成的,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孩子说:“如果你不引诱我,我又怎会变得淫乱呢?我不淫乱,怎会招致死亡呢?追根究底,仍然是你害的。”宋某又说:“引诱的确实是我,可顺从的都是你呀。回眸一笑,纵身相投的又是谁呢?我又没有强迫你,按理也难以追究到我身上。”阴官听了,大怒道:“孩子无知,才会陷入你的圈套。这就像钓鱼时用了上好的诱饵,鱼咬钩怪不得鱼啊!”于是拍案而起,宋某吓得惊醒过来。

后来,当地的长官因受贿而被罢官,宋某也因此受牵连,祸患难以预料。他知道报应将至,便将梦告诉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后来判他戍边,他私下以为梦里的事没有应验。等到他服了三年刑释放回家时,才得知邻居因为自己污辱了他的儿子怀恨在心,已趁他妻子独居,用重金作诱饵,让她做出了不忠于自己丈夫的事。宋某怕人闲言碎语,竟惭愧地上吊自尽。

可见,前一次的灾祸幸免了,则报应可能留在后面,恶有恶报,真可以说是如影随形啊!

牙　　像

旧仆邹明说,过去在丹阳县的衙署里,半夜里上厕所,经过一间空屋,听到其中有男女淫戏的声音,以为是内衙的童仆婢女在这里幽会。他害怕受到牵累,就隐蔽踪迹而返。

后来,在一个月夜里,又听到了那种声音。他从窗子的缝隙里偷看,发现内衙没有这样的人,当时又正值天寒地冻,里面的人竟赤裸身体不着一丝一缕。他疑心是妖精,在窗外轻声咳嗽,忽然就没有了形迹。他偶尔和同伴们谈到这事,一个伙夫说:"这是前官的师爷某人所居住。师爷有象牙雕刻的男女秘戏像一盒,腹中有机器轮盘,自己能够运动,他经常放在枕头匣子里,时常拿出来戏玩。后来找不到了,怀疑被同事的人所隐藏,后来始终没有找到。难道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吗?"众人在房中到处搜索,始终没有找到,因为对人没有什么害处,众人也就不再追寻求索。

这大概是经常在褥垫之间,得到人的精气,时间长久而幻化的吧!

不俗之狐

正当外祖父张雪峰家的牡丹怒放的时候,家奴李桂在晚上看见两个女子靠在栏杆上。其中有一个说:"今晚的月色真美。"另一个却说:"像这样的花实在太少了,仅仅佟氏家的花园和这里有几株罢了。"李桂听到这里,知道这是两个狐狸精,就用瓦片打去,两个女子突然消失。

过了一会儿,只见砖石乱飞,窗棂都被破损了。雪峰公亲自去察看,并施礼说:"赏花本是风流雅事,月下散步也是高雅行为,又何必同奴才小人一般见识,以致大煞风景呢?"说完,四周就寂静下来。雪峰公说:"这

狐仙不俗!”

受伤之狐

听佃户张九宝说,有一个夏天的下午,他锄完地,天也快黑了,于是他和大家一同坐在田埂上谈天说地。正在这时,他看见一道像赤练般的火光从西南飞来,突然堕落到地上,却是一只苍白色的狐狸。它明显受了伤,鲜血直流,正在喘息着,他急忙举起锄头要去打,只见那狐狸又努力地跳跃起来,化作一团火光向东北方向去了。

后来,佃户张九宝拉车到枣强去卖货,听人说某家的女子被狐狸所迷了,请来道士驱治,本来把狐狸逮住封在缸里,却不料孩子偷偷地揭开符封,想去看看狐狸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狐狸竟然打破缸,飞走了。询问时间,他发觉正是那只狐狸堕落的时候。

自古以来,像这样的故事有好多。有人竭尽全力,眼看一件事就要成功了,却不料被无知者搞得一败涂地,事情往往这样。

多事之鬼

老仆刘琪说,他妻子的弟弟曾经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床榻在北窗下。半夜里,觉得有手在摸索,他疑心是盗贼。吃惊地起身仔细观看,那条手臂竟是从南窗探入,长度差不多有一丈光景。他很有胆量,立即抓住它。忽然一条手臂又破窗格而入,径直打他的耳光,他痛得不可忍受。正在回手撑拒,所抓住的手臂已经撤回去了。只听见窗外大声说:“你现在害怕了吗?”他方才回想起昨天晚上在树林下乘凉,向同伴们自称不怕鬼。

鬼何必要想人害怕?能使人害怕,鬼又有什么光荣?因为一句话的

缘故,寻隙挑衅以求胜,这个鬼可以说是多事了。裘文达公曾经说:“使人家畏惧我,不如使人家尊敬我。尊敬发自人的本心,不可以强求。”可惜这个鬼没有听到这话。

两　狐

皇族瑶华道人说,蒙古某驸马曾经射得一只狐狸,它后面的两只脚穿着红鞋,纤瘦弯曲,和女子所穿的没有什么差别。又听吏部侍郎沈云椒说:太仆寺卿李敬堂年少时同一个狐女来往,他的父亲怀疑是邻家的女子,在所经过的路中撒上灰。院子里的脚印显示是野兽的形迹,到了书斋门外脚印就变成女子秀足的印迹了。

某驸马所射得的狐狸,全然没有别的异样。敬堂所眷恋的狐女,居住了几年分别而去。敬堂问:“什么时候当再相见?”回答说:“您官到了三品,当来相迎。”

这话许多人都知道,后来果然应验。

大　盗

外叔祖张雪堂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许多好友在月光下聚会。当时秋蟹刚刚长肥,新酒也已经酿熟,正喝得酣畅,忽然有个人来到了席前。只见他身披草笠,身穿石蓝色衣衫,脚蹬镶云靴,他向众人施礼说:“我虽然庸俗陋贱,但极爱饮酒吃蟹,能让我坐到末座吗?”众人都甚感诧异,姑且还礼让他坐下。问他的姓名,他微笑不答,只是痛饮大嚼,始终不说一句话。等他酒足饭饱后,他忽然站起来,说:“今日能与众位相聚,也是我的缘分,只是后会之期茫茫,不知与各位何日才能再相会,以报答这番友

谊。”话一刚说完,他耸身一跃,跳上屋顶没有发出一丝声响,转瞬不知所往。众人发现椅子上有个闪闪发亮的东西,原来是一锭银子,与今夜这顿花费相当。

众人中有人说是仙人,有人说是术士,有人说是大盗。我认为大盗的说法较为贴切。因为我小时候见到的李金梁等人,他们的技艺可以达到这个程度。

我还听说献县大盗窦二东的同伙每天夜里潜入民宅,窥伺妇女就寝后,就威胁她们不出声,连同被子一同卷起来,挟着越过数十座房屋而去。到第二天晚上,仍用被卷着送回来。被盗的妇人还迷迷糊糊好像在梦中一样。

一天晚上,有一家丢失了妇女,他们埋伏在屋子里,等那盗贼送还那个妇女的时候,突然出来跟他搏斗。强盗用一手挥刀与他们相搏,另一只手把妇人扔到床上后,风驰电掣般地跑得无影无踪了。这大概是唐代剑客的支流吧!

奇门法

虽然奇门遁甲的书现在有很多,真传却很少。真传的仅是几句口诀,绝不会写在纸上去。

德州的宋清远先生说,他曾经去拜访他的一位朋友,朋友留他住了一晚,说:“今夜的月光真好,我们去看戏剧如何?”宋清远先生欣然接受这个建议。于是,他朋友取出十几个凳子,纵横地排放在院中,然后他们在堂上秉烛饮酒。到二更后,他们看见一个人翻墙而进,在阶前旋转,他每遇到一条凳子,脚就蹒跚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才跨了过去。开始他是顺走,每转一二百个圈子才跨过一条凳子;后来就逆行,又每转一二百个圈子才能跨过一个凳子,到最后,他弄得筋疲力尽,跌倒在地,这时天已快亮了。

友人把他带到堂上,审问他来来历。那人磕着头说:“我是一个窃贼,

入宅后只看见重重叠叠的矮墙,越跳越没尽头;我窘迫不堪想退出去,也是越跳越没尽头,这样搞得精疲力尽,只得随您处置了。”友人笑了笑,打发他走了。

朋友对清远说:“昨天我就算准这个小偷要来,因此用小术戏弄了他。”清远又问:“这是何法术呢?”他回答说:“奇门术。别人学去恐怕会招祸,你是个端正谨慎的人,如果愿意学的话,我一定会传授给你的。”清远谢绝了。朋友叹息说:“愿学的人不能传,能传的人不愿学,这法术岂不是要灭绝了?”朋友十分失望,茫然若失地送清远回去了。

减　　禄

有一个世家子弟,算命先生说他是大富大贵之命,看相的人也说他是大贵之命,可是,到他年老时,官职仅到六品。

一天,他扶乩问为何官场坎坷不得志。乩仙判道:“算命的没算错,看相的也没相错,只因你母亲偏爱你,以至于你的官运官禄被削减到此地步。”他拜问道:“母亲对儿子的偏爱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但又为何削减官禄呢?”乩仙判道:“《周礼》说继母应如生母,也就是说,应把前妻生的儿子当作是自己亲生的,庶子为嫡母守孝三年,也应当把庶子当作亲生儿子。但人情险恶,相互间划出道道坎坎,这样,亲生与非亲生就像水火难以相容。私心一起,就会产生出许多隔阂来。小到饮食起居,大到分家产田宅,无一不是亲生子所得占绝大一部分,非亲生子所分极为微薄,这就触犯了上天仁义的禁忌。

“不仅如此,他们还离间进谗,暗地里算计别人,责骂吵闹,尔虞我诈,违背礼仪法度,受荼毒者忍气吞声,旁观者咬牙切齿,却还喋喋不休地说亲生子受了委屈。对这种情况,鬼神怒视,祖先怨恨,不把灾祸降到她儿子身上,如何能显示天道的公平呢?况且,人所能享受的,有一个定数。一边增多,另一边必然减少,这是自然之理。你既然已在家中享福甚多,自然在仕途上就会削减。现在,你已从你兄弟那儿获利甚丰,凡事不可两

全,你又何必为仕途坎坷而感到遗憾呢?”那人听了,便悚然退了回来。

亲戚中有个妇人听了此事就讲:“这乩仙可错了!前妻的孩子依仗年老,没有哪一个不私占弟弟利益的;妾生的儿子依仗母亲的宠爱,没有不欺凌兄长的。没有母亲为他撑腰,不就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吗?”姚安公说:“这虽为妒忌的话,但也是有道理的。世情万变,治家之人一定要公平处理。”

甲与乙

族祖黄图公说,顺治、康熙年间,天下初定,人心还没统一。某甲暗中为吴三桂刺探军情。因为某乙剽悍而又工于心计,便招其作为同谋。不久乱党都被诛杀,甲、乙也洗心革面,不敢再有叛逆的想法。

两人秘密往来的信件大部分还留在乙处。书信中没有留下乙的姓名,于是,乙便威胁甲说要告发甲。甲无奈,只得把女儿嫁给了他,招他为上门女婿。乙得志便猖狂,不顾伦理道德,几乎奸淫了甲家全部妇女,甚至连岳母也不放过。女儿的妹妹还只有十三四岁,也不能幸免。甲全家都惶惑不安唯恐得罪了乙,忍辱偷生,让乙任意玩弄。

甲总是郁郁寡欢,时常躲在外面。一日,甲散步于田间遇到一位老人,两人便谈了起来。甲心里奇怪,附近村庄没有这个老人。老人说:“不瞒你说,我是天狐。你虽然有罪,但乙却逼人太甚,老夫我也愤愤不平。如今,我将秘信偷来奉还给你。他从此就没有东西可以要挟你,他一定会不驱自去。”说着拿出十几张纸交给甲。甲查阅了一下,果然是以前他写的那些信件,便立刻将信撕毁吞下肚去。回来后,他把实情告诉了乙,乙听后便带妻子离开。甲女与乙天天吵架,不久两人就离婚了。

后来这个事情逐渐败露,两家都不为乡党所容,各自携家眷逃走了。

魍　魉

姚安公曾在舅父陈德音家读书。一天早起，听见人声沸腾，有人说："有个叫张珉的长工，昨夜在村外看守瓜田，今早已昏迷不醒。"经过千方百计地救治，晚上才苏醒。据他说："二更后，我远远看见树林外有火光，越移离我越近。等我到了瓜园，才发现是一个巨人，有十多丈高，他手提灯笼，如同一间屋那么大。它站在窝棚前，俯视了好久。我惊恐万分，当时便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有人说是魍魉，有人说是主夜之神，一时难以成定论。据考证，《博物志》记载有主夜神的咒语是"婆珊婆寅底"。吟诵它就可以避免噩梦，不再恐惧。因此主夜之神不应当一反常态，现出凶恶之怪相来吓唬人。我估计是魍魉。

鼓　妖

姚安公又说，一天夜里，和几个亲友一起住宿在舅舅的书斋里。都已经吹灭蜡烛就寝了，忽然听到大声如同巨炮在床前发射，屋上的瓦片都震动了。满堂的人颤抖着，闭口不能说话，有耳聋好几天的。

当时是冬天十月，不应该有暴雷；又没有火光冲击，也不像暴雷。姚安公同榜取中的高老丈尔沼说："这是鼓妖，不是吉祥的兆头。主人应当修养德行来禳解。"德音公也整天戒惧，没有一件事情不谨慎的。这一年家里有吊死的，别无另外的事故，大概是戒惧的效力吧！

姜三莽

我的父亲姚安公听先曾祖润生公讲过这样一件事:景城有个叫姜三莽的人,性情勇敢而又戆直。一天,他听人说起宋定伯卖鬼得钱的故事,很高兴地说道:“我今天才知道鬼是可以捉的。如果每晚捉一个鬼,吐唾沫使它变成羊,天明牵到屠宰场卖掉,就足够我一天饮酒吃肉的花费了。”于是每晚扛着棍棒、拿着绳子,潜身行走在废墟和坟墓间,像猎手守候狐狸兔子一样。但他始终没遇到过鬼,即使素来被人们说是有鬼的地方,他假装醉后睡着以引诱鬼出来,也寂然见不到鬼影。

一天晚上,他见隔着树丛的地方有几点磷火,便跳跃奔向那里,还未到达时,那些磷火便已星散了,他只好懊丧地走回来。就这样闹了一个多月,仍是一无所获,他只好罢手。大概鬼之所以能侵害人,往往是趁着人们畏惧时动手。姜三莽确信鬼是可以捕捉的,心中已把鬼看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气焰足以能镇住鬼,所以鬼反而要避开他了。

杏　　精

益都的朱天门说,有个书生租住京都的云居寺,看见一个小童年纪十四五岁,时常来往寺中。书生原是一个浪荡子,就引诱童子同他狎戏,于是留着睡在一起。

天亮,有客人推门进来,书生窘困惭愧,而客人像是没有见到什么。一会儿和尚送茶进来,也好像没有见到什么。书生怀疑有什么怪异,等客人离去,拥抱着小童定要问个明白。小童说:“您不要害怕,我实在是杏花的精怪。”书生吃惊说:“你要魅惑我吗?”小童说:“精怪同妖魅不同。山

魈、恶鬼，依附草木而作祸祟，这叫做魅。老树千年，精华内聚，积蓄长久而成形，就像道家的结圣胎，这叫做精。魅为害于人，精则不为害于人。”问：“花妖多是女子，你为什么独独是男的?”答：“杏有雌雄，我原是雄杏。”又问：“为什么像女子一样受人狎弄呢?”答：“这是前缘。”又问：“人同草木怎能有缘?”童子羞惭沮丧了很久说：“因为不是借人的精气，就不能够修炼形体。”书生说：“这样说你仍然是魅惑我了。”推开枕头立刻起身，小童也恼怒地离去。

书生悬崖勒马，可以说大智慧了。那人原是天门的弟子，天门不肯说出他的名字。

申铁蟾

申铁蟾名兆定，阳由县人。乾隆二十五年他中举后任为知县，在我家主事最久。乾隆五十五年秋，他在陕西试用时，忽然给我寄来一封信与我诀别。信中的言词恍惚迷离，不知他在说什么。申铁蟾本来不是不得志，我不知是怎么回事。

时间不久，死讯果真到了。我见到赞善邵二云后，才知道他在西安病了几个月。病好后，进山打猎，回来后就觉得眼前有两个像球的东西，风轮般旋转着，即使闭上眼睛也没用。这样过了几天，忽然两个圆球从中间爆裂开，一分为二，走出两个婢女，说仙女邀请他。他的魂魄便不知不觉跟她们去了。

后来，他来到一座琼楼玉宇中，只见有一倾国倾城之貌的女子，说要嫁给他。铁蟾坚决谢绝，托词说这种房子住不惯。女子气愤地挥手让他走了。他突然醒过来。过了一个多月，眼前又出现像从前一样的两个圆物，爆裂后又出来原来的那两个婢女，邀请他去。这次到的是另外一座宅院，幽深静谧。他问：“这是何地?”婢女说：“这是佛桑。”并请他题写匾额。于是他用隶书写了“佛桑香界”四字，那女子再次提出要嫁给他，铁蟾难以自己，控制不住，于是与女子定了情。从此，他常常梦游到女子那

里。后来那女子白天也来,而且不许他与亲友来往。这样,他的病渐渐加重。后来,方士李某让他吃下一粒红色药丸,便呕吐而死了。

这事很怪异,我这才知道那封信是他得心病时写成的。

铁蟾绝顶聪明,善作诗歌,又精通隶书,因此驰名儒林官场,颇以风流自负。他交游甚广,信札遍天下。到了中年,却忽然倾慕神仙,却得了这样一个魔障,迷迷糊糊死掉了,鬼妖因人而生,幻象由心而造。铁蟾才气非凡,却因喜好奇异而丧生,真是可惜。

旧宅精怪

崔庄旧宅厅堂的西面,有南北屋各三间,花竹茂密,颇为幽雅僻静。已故祖父在世时,奴仆张云会夜里前往取茶具,看见垂着发髻的女子隐藏在树下,背向外站在墙角。张心中以为是宅中的小婢在这里幽会,立即捉住她的手臂,要想有所挟制。女子突然回转她的面孔,白得像涂了粉,而没有口鼻耳目,张大声呼叫扑倒在地上。众人拿着灯烛到来,则看不见什么了。

有的说:“原就有这个妖怪。”有的说:“张云会一时眼花。”有的说:“实际上是一个狡黠的婢女,突然被人所拦阻,不能逃脱,用白色的头巾盖住面孔,假装是鬼的样子用来使自己脱身。”都不能知道它真实的情况。但是从此众人的疑惑没有解开,住宿在这个院子里的,经常感到惊恐畏惧,夜里也往往听见有声音。大概是人回避不去居住,于是狐鬼就进入到里面罢了。

又,宅子东面一栋楼房,是明朝隆庆初年建造的。右侧一间小屋,据说也有精怪.虽然没有什么祸害,但是婢女仆扫有时见到。姚安公有一天翻看废旧的书,在竹筐下面捉到两只貛,都说:“这是精怪了。”姚安公说“貛低头被童子所捆缚,必然不能作怪了。但是房间没有人迹,以致使得野兽据为巢穴,那么有精怪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都是乘虚而入的意思。”

后来,西厅分给了堂兄坦居,现在归堂侄汝闸。楼房分给了已故兄长

晴湖，现在归侄子汝份。子孙日日繁多，家里没有空地，精怪都不用赶而自己离去了。

百顺之忧

甲同乙很要好，甲请乙来管理家务。后来甲当上巡抚，并请乙协助政务，凡事都听从乙的意见。日久，甲的资财都被乙侵吞了，甲这才省悟到乙的奸计，渐渐开始责备他。但乙抓住甲的隐私，突然反咬一口。甲气愤不过，便递诉状向城隍投诉。夜里梦见城隍对他说："乙这么险恶阴毒，您为什么对他信任不疑？"甲答道："因为他每件事都合我的心意呀。"神叹息道："假如有人事事都合自己的心意，这就十分可怕了。您不怕这种人，反而喜欢他，那么，他不骗您还骗谁呢？他作恶多端，最后必定遭到恶报。至于您，则是自己招来的烦恼，可以不必控告了。"

这是甲亲自告诉我父亲姚安公的。事情发生在雍正末年。甲是云南人，乙是浙江人。

香　　玉

《杜阳杂编》记载李辅国香玉辟邪的事情，很是怪异，多怀疑是小说荒唐。但是世间确实有香玉。

已故外祖母有一块青玉的扇坠，说是曹化淳的旧物，从明朝皇室的仓库里，偷出的。做工朴素简略，就着它原来的天然形状做成两条螭龙互相缠结的样子。上面有几点血斑，颜色像熔化的蜡。用手将它抚摩到发热，闻闻它有一股沉香的气味，如果不抚摩到发热，就不香。

我疑心李辅国的玉也不过如此，记事的人只不过渲染他的说法罢了。

已故太夫人曾经暗中向外祖母乞求,外祖母说:"我死了就传给你。"后来外祖母去世,舅父怀疑在太夫人这里,太夫人又怀疑在舅父那里。卫家姨母说:"母亲在时佩戴这个不离身,大概带归黄泉了。"侍候疾病的婢女们都说入殓时没有见到,因此又怀疑在卫家姨母那里。现今姨母亡故已久,卫家衰败得很厉害,家里的古玩珍宝,典当出卖将尽,始终没有看见这个物件出卖,竟不知道它流落到哪里去了。

柴窑瓷片

有个人拿着一片柴窑瓷片,开价就卖几百两银子,他说将这块瓷片嵌在甲胄中,打仗的时候可以避火器和子弹,但却无从考证。我说:"为何不把它悬挂起来,用火铳射击它,如果真能避火器,它肯定不会碎掉,真要如此几百两银子也不为多;如果碎了,那避火的说法就是假的了,要价几百两银子就没道理了。"那人不肯,说:"你是个外行,这话真是太可笑。"说完拿起瓷片走了。后来,听说卖给了一个军人,竟得了一百两银子。

君子可能被堂堂正正的方式所欺骗,却不会被没有道理的事情所欺骗。炮火横冲如雷霆,这岂是区区瓦片就能够抵御的吗?柴窑雨过天晴的色彩,不过是着色精妙而已,但终究是人造的,并非出自神功,又为何在断裂之后,反而有了这般威力呢?我作了一首《旧瓦砚歌》,说:"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倒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

石　碑

嘉峪关外有阔石图岭,属哈密巴尔库尔界内。阔石图翻译出来就是碑,有唐太宗时候君集《平高昌碑》,在山脊上。守将用砖石砌起来,不让

人来读。说是读了它风雪就立刻来到，多次试验都很灵验。这是因为山有山神，木石有精怪，显示怪异以求取祭品，从情理上说固然是有的。

巴尔库尔又有汉顺帝时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城西边十里的湖泊上，则是随便人们拓取摹印，全无其他的异样。只是说湖泊为冷龙所居住，城中不得放夜炮，放夜炮则冷龙震动，天必定会奇寒，这就不可以拿常理来推求了。

李老人

李老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称年纪已经几百岁，无法可以考证了。他的话吞吞吐吐虚妄不着边际，大概是以前明朝醒冲一类人。过去寄居在已故老师钱文敏公的家里，我曾经见到过他。他用符咒药物给人治病，也常有小小的效验。

文敏拘第二个儿子寓居在京城水月庵，夜里喝醉了酒回来，看见几十个恶鬼拦路，因而发狂切割自己的腹部。我同陈裕斋、倪余疆前往探看，血肉淋漓，只存一口气，好像万万没有活的道理。李忽然自己来把他抬了去，治疗半个月创口就愈合了，人们颇以为奇异。但是文敏公误信了用符咒治病的祝由科，割去手指上的痈疽疮毒，创伤发作病死了，李为他治疗过竟然没有效验。大概符咒烧炼之类的方术，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已故老师刘文正公说："神仙必定是有的，但必然不是今天的卖药道士；佛菩萨必定是有的，但必然不是今天的说法和尚。"这真是千古不偏不倚的评论了。

相　术

主事杨蘐,是我在乾隆二十四年主考时录取的一个举人。他懂相命法和算八字,而且灵验得很。在刑部任职时,他与阮吾山共事。有一天,他对旁人说:“依我推算,阮吾山在半月内应该上任刑部侍郎,按理应该这样,可是现在刑部侍郎并不缺位,是什么缘故呢?”

第二天,刑部开会后,他偷偷对同僚说:“杜公的位置一定会空下来。”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侍郎杜凝台被贬,充军到新疆伊犁去了。又有一天,他突然仓皇地请假回来,并向我辞别,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急于回家呢?”他说:“我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在服侍老父,我推算儿子会在某月死去,恐怕老父哀伤过度,于是想急忙回去。”说这话时,他儿子的死期还没有到。后来,我问了他家乡的人,果然同他说的一样,而且日期分毫不差,这真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我曾问过他:“星命家说命有定数,而风水家却说命可以转移,究竟谁是谁非?”他回答说:“能得吉地星命,误葬凶地也是命,道理是一样的。”这话可以说是深得要旨。

彭　女

发遣到昌吉的一个犯人彭杞,有一个女儿年十七岁,和他的妻子都生痨病。妻子先死,女儿也将死去,彭有官府分派的田地需要耕作,不能够照顾女儿,就把她抛弃在树林里,听天由命了。女儿呻吟声十分凄惨,看见的人都心怀怜悯。同被发遣的杨熺对彭说:“您太残忍,世上哪有这种事?我愿意把她抬回去治疗,死了就由我来埋葬,活了就做我的妻子。”彭说:“很好。”就写了字据交给他。

过了半年,女儿病重终于不起。临死,她对杨说:“承蒙您的大恩人德,感激之情深入心脾。因为有夫妻的盟誓,老父已慷慨地答应,所以饮食睡觉,不怕嫌疑,爬搔抚摸,都不回避忌讳。但是病体憔悴,一直没有能在床榻上侍寝,实在感到十分惭愧内疚。如果死而无鬼,又有什么话可说;如果魂魄有知,当必定有所报答。”说完低声悲泣而死。杨哭泣着埋了她。

埋葬以后,杨夜夜梦见女子来,亲昵欢好,全像是活人,醒来就看不到什么。夜里呼叫她,始终不出来,才一合眼,就见她脱去衣服躺着了。来往既已很久,梦中也知道是梦,就追问不肯现形的缘由,她回答说:“我从鬼那里听说了:人是阳而鬼是阴,用阴来侵阳,必然成为人的祸害。人只有睡觉时才收敛阳而进入阴,可以同鬼相见。神虽然相遇而形不相接,就没有害处了。”这是丁亥年春天的事情,到辛卯年春天已经四年了。我回来之后,不知道后来究竟怎么样。

卢充金碗,在古代曾经听说过;宋玉瑶姬,偶然见到一次。至于天天会面,都在梦里,则是书籍记载中所少见到的了。

托　　形

有一个老妇孟氏,清明上坟回来,口渴了到人家讨口茶,看见一个女子站立在树下,体态很是柔媚。女子取水让老妇喝完,还邀请一起坐坐,态度十分亲切。老妇问她的父母兄弟,对答得都有条有理。老妇因而开玩笑地询问:“已经许嫁没有?我为你做媒。”女子红了面孔回避进去,叫她她也不肯出来。这时已经天晚,老妇就不别而声了。

过了半年,有为老妇的儿子商议婚事的,问知就是前次所遇的女子,大喜过于所望,立即促成这件事。嫁过来之后,老妇抚摸着她的肩膀说:“几个月不见,你长得更出挑了。”女子仓促间感到惊愕,不知道怎么回答。仔细询问事情的始末,才知道女子十岁失去母亲,在外祖父母家抚养了五六年,下聘礼后才迎接回来。老妇上坟时,她原本还未曾回过家。女

家本是门第低微的人家,又颇为窘困贫乏,不是老妇亲自见到她的聪慧,婚姻未必成功。

不知道是什么鬼怪精魅,托形使他们联姻;又不知鬼怪精魅取的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托形以促成他们的好事。有些事不可以用情理来推中的,这一类就是了。

七品降八品

雍正十一年,交河的苏斗南应试归来,走到白沟河,在酒肆里与一友人相遇。友人刚被免去官职,酒酣之后,诉说牢骚,抱怨善恶不分。恰好有个身穿紧身衣裤的人,把马拴在树上,坐在他们对面。

倾听他们的谈话后,那人向友人抱拳施礼道:“你对因果报应抱怀疑态度吗?好色之徒必生病,好赌之徒必失败,这是大势所趋,自然之理。劫财者被诛,杀人者偿命,这也是公理。同是好色,禀性有强弱之分,同是好赌,技巧又有优劣之分,这样,结果便有区别。同是劫财,有首犯有从犯,同是杀人,则有误杀和蓄意杀人的区别,按理应该根据情形定罪量刑,此中的差别十分细微。其中有的功过相抵,以不报应作为报应。罪责未了结的,也许有报应但不一定立即报应。将这些细微之处加以比较,也是极其微妙的。你只凭眼睛所见,就怀疑天道不明,岂不是痴癫了吗?况且,你也不应该抱怨天道,你原本流外出身,该升为七品官,因为你诡计多端,善于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而且深谙排挤之术,故此才被削弱为八品。你迁至八品时,自以为心计巧密,才由九品升至八品,殊不知,正因为你心计巧妙,才由七品降至八品。”这人又附在友人的耳边密语。说完后,大声说:“你忘了吗?”友人汗流浃背,问道:“你怎么知道?”那人微笑道:“岂止我知道,三界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说完掉头上马,只见黄尘滚滚,一会儿就不见了。

熟　虑

乾隆七八年间,某村落的男女都得了一种怪病。男子尾股后都长有尾巴,又像珊瑚枝,又像鹿角。女子的阴部都长有瘤子,又像葡萄,又像灵芝菌。有人能医治,只要一割就痊愈了,不治就会死掉。有传闻说,是妖人在井里投了药,人们饮用后才生出这种病症,趁机牟取暴利。

内阁学士永公当时任河间太守,有人请他逮捕医病之人加以审问。永公说:"这事确实可疑,但并无真凭实据。一村中不过两三口井,只要严加守护,自然就无法施加邪术。倘若逮捕查问,就没有敢治病之人,会有更多人死掉。凡事应当考虑后果,不要太仓促。"永公没有答应,怪病不久也就平息了。郡中有人认为他处事稳健,有人认为他姑息养奸。

后来我在乌鲁木齐时,因为牛少价贵,农人非常焦虑。于是,官府下令禁止杀牛,牛价果然下降了。但牛贩子听说牛贱都不肯来了。第二年牛价涨了一倍,禁令解除后,价格才渐趋平稳。又大约有几百人在深山中盗采金矿,逮捕他们怕激起叛乱,放任他们又怕养虎为患。于是设计断了他们的粮道,盗企者挨不过饥饿,只得都散去了。但他们散去之后又都因穷困当起了强盗。巡查缉拿,竟日趋增多。整治了半年才得以安定。

由此可知,天下事如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会收得一时的效果,而留下日后的祸患。我这才佩服永公"凡事应当考虑后果"这一句话,真是高屋建瓴之言。

卷九　　如是我闻(三)

忠　犬

王征君名载扬,他说,有天晚上住在朋友的菜园子里,听到窗外有人说:"风雪交加,天太冷了,还是到空屋子里避避吧。"又听到另外一个人说:"后墙毁了一半,如果有小偷闯进来怎么办?吃人家的饭,不能不管人家的事。"载扬以为是仆人来守夜的。天亮后打开门,却没有在雪地上发现人的足迹,只有两只狗卧在墙的缺口下面,雪已经厚得没过了肚子。嘉祥人曾映华说,这只是载扬编的寓言,让那些不负责任的仆人感到惭愧。我觉得狗这种动物,从不因为主人的使唤而感到厌烦,并且夜间警戒从不失职,宁可忍受着饥饿和寒冷,也要眷恋主人,不投奔到别的地方去。世上当仆人的,实在万万比不上它。它足以使人感到惭愧,尽管它不能开口说话。

显　灵

侄孙翰清说,南皮赵氏的儿子被狐精所媚惑,狐精附在他身上,常在衣服的襟袖里和人说话。有一次,赵氏偶沪在墙壁上挂了钟馗的像,夜里听到房内蹦跳投掷的声音,以为狐精被驱走了。第二天,还是听到狐精在和人说话。赵氏就问狐精:"你有没有看到钟馗的像?"狐精答道:"钟馗

很可怕,幸亏他身材才一尺多高,他的剑只有几寸。他上床我就下床,他下床我就上床,最终还是打不到我。”

这样看来,画像真能显灵?画像显的灵,其身材真的都和画的一样吗?假如画的是一寸长的像,也能拿着针尖一样的剑,像蠕动着的小虫一样去斩妖吗?这真是难以理解啊!

辛　五

乾隆三年的夏天,献县修筑城墙。数百名役夫拆下旧城墙垛口的砖扔到城下,城墙下面的数百名役夫再用荆条筐把旧砖运走。饭做好了就敲木梆子,招呼大家聚拢来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有个叫辛五的役夫说:“刚才运转时,我忽然听到有人在耳旁大声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知道这个道理吗?’我回头看是谁说话,却什么也没看到。这件事真是很奇怪。”饭后大家又一起扔砖,砖头像冰雹般落下。有一块砖正好砸在辛五头上。辛五的脑袋被砸破而亡。大家惊慌失措地叫喊着,吵吵嚷嚷,竟然查不出扔砖的人是谁。案子难以判断,县官只能判罚役夫长出十千文钱,把辛五装了棺材埋掉。

这才知道,辛五欠打死他的那个人的命,而役夫长则欠辛五的钱,因果报应互相牵连,终于互相偿还了。假如不是鬼神事先通告一声,会以为这事纯属偶然吧。

雅　鬼

诸桐屿说:他的家乡某大户人家有一书楼,经常锁着门。每次打开,都会看到积尘上有女子足迹,纤细瘦削,才二寸多长,知道屋里有鬼怪。

但几十年来从未现形出声,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电怪。

村里人有个刘生,为人轻佻放达,妄想有王轩那样的际遇。他向主人请求,独自住在书楼上,备好茶果酒菜,焚香祷告,然后不熄灯烛就躺下,屏着呼吸等鬼来。但他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什么,只是渐渐觉得有阴森之气直刺肌骨,目能视,耳能听,但口不能说话,四肢不能动。时间长了,觉得寒气渗透肺腑,好像躺在层冰积雪之中,痛苦得难以忍受。直到天亮,才能说话,但已像冻僵了一般。从此就再没有人敢在书楼睡觉了。

这个鬼的行踪称得上是幽雅含蓄,从她不动声色地"照料"刘生看,还真有雅人的风致啊!

再　生

顾非熊再生的故事,见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又见于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他父亲顾况的集子中,也有记载这件事的诗,应当不是虚构的。

近来沈云椒侍郎撰写他母亲陆太夫人的墓志,说太夫人刚嫁过来一年,丈夫就去世了。丢下的遗腹子,刚满三岁也死了。太夫人哭着说:"我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有你。现在你死了,我怎么忍心我们家的宗庙从此断绝啊。"于是在死者的手臂上点了一块红迹,祈祷说:"上天不绝我家的后代,你若再生就以此做标记。"当时是雍正七年十二月。这个月,同族的人生了一个儿子,手臂上的红迹很明显。太夫人过继他为后嗣,这就是沈侍郎。我在礼部做尚书时,和沈侍郎是同事。他向我详细说了这件事。

佛书中有荒诞的事,佛教徒对因果报应夸大其词,诱使人们施舍,而诈骗作假的就更多了。唯独轮回转世的说法,有确凿的证据,司命之神常借一人一事。偶尔显示一下,来表彰人间的道德教化。侍郎这件事就是神灵通过转生得到验证,来说明辛苦守节的孀妇可以感动上天。儒士们说无鬼,又哪里知道这些?

梦与真

艺人方俊官,年轻时因容貌和演技而闻名,非常受士大夫的欣赏。年老后,贩卖古玩器具,时常来往于京师。他曾顾影自怜说:“方俊官竟然成了此等模样！谁能相信当年他曾舞衫歌扇,倾倒一时呢!”倪余疆感旧诗说:“落拓江湖鬓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就是为方俊官所作。

俊官说他本是儒家子弟,十三四岁时在乡塾读书,忽然梦见自己在笙歌花烛中被拥入洞房。一看自己穿绣裙披锦帔,满头珠翠;低头一看两只脚,也是纤细得如弯弓一样,俨然是一个新婚少妇。他惊讶错愕不知如何才好。但被许多人挟持着,不能自已,竟然被扶进了帷帐里,和一个男子并肩而坐。他又怕又愧,出了一身冷汗,醒了过来。后来他被轻狂之徒引诱,竟然失身于歌舞场中。这才悟出事情都早已注定。

倪余疆说:“卫玠问乐广梦是怎么回事。乐广说是心中有所想而成的。你大概本来有这种想法,所以才有这个梦,才会有堕落如此。结果产生于原因,原因是由心而生,怎么可以推诿给命呢?”我说:“这种人沉沦下贱,也是前生罪孽的报应;今生受罪,不能说是全没有冥数。余疆所说只不过是正本清源的观点而已。”

后来,苏杏村听说此事,说:“纪晓岚以三生论因果报应,以警戒未来。余疆以一念来论因果报应,以警戒现在。虽然各自阐明一方面的道理,但我还是认为余疆的论点可以使人自我约束。”

淫　　狐

族祖父黄图公说,他曾因访友到北峰,盛夏之夜,漫步走到村外,不知不觉走得较远了。听到高粱地里传出呻吟声,就循着声音走过去一看,见一少年裸体躺在地上。问他为何如此,说是傍晚对路过此地,遇到一个美艳的少女,主动向他招手搭腔。少年见她年轻貌美,就靠上前与她调笑。少女说父母都出去了,请他到家中坐一会儿。

来到高粱茂密的地方,见有三间房子,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少女关好门,拿出瓜果和他一起吃。两人说笑一阵之后,就脱衣上床。当他拥抱她躺下时,那少女忽然变形成了男子,相貌狰狞,对他横施强暴。少年吓得不敢抵抗,就这样被污辱了。少年惨遭蹂躏淫毒,以致昏死过去。过了很久才渐渐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荒僻的杂草丛中,刚才的房屋都不见了。

大概那个妖怪贪图这少年的姿色,就变成女子来诱惑他。见有好处就上,反而被利所诱而中圈套,这少年自投罗网也是理所当然的。

狐　　鬼

先师赵横山,少年时就读于西湖。因为那里寺楼幽静,便在楼上安置好床铺。夜里听到屋中有窸窣声,好像有人在走。于是便喝问道:“你是鬼还是狐,为何来打扰我?”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既是鬼也是狐。”赵又问:“鬼就是鬼,狐就是狐,为何说是鬼又是狐呢?”

过了许久,又回答说:“我本是百岁的狐狸,已炼成内丹,不幸被同类勒死,盗了我的内丹。我的魂灵沉滞停留,如今成了狐鬼。”赵问为何不告

到阴曹。对方回答:“内丹凡是靠吐纳导引炼成的,就好像血肉附在形体上一样,不是从外界获取的,外人不可能盗走。那些由采补而炼成的,就像抢劫来的财物,本来就不是自己的,所以别人也可以将他杀死吸取去。我以魅惑人而取得精气,伤害的人多了。杀人者死,我本来就罪该死,即使上诉到神灵那儿,神也不会理睬。所以我宁愿在这里孤单单住下去。”赵又问:“你为何要占据这座楼?”回答说:“本来想躲在这儿修炼太阴炼形法,因为您阳气太盛,使我这阴魂不得安宁,所以出来乞求您,不要相互打扰。”说完,听到有叩头声,问他也不再回答了。赵先生第二天便搬了出去。

他曾举这件事告诫学生,夺取不是自己的东西,最终不能占有它,反而会自受其害。可怕啊!

驴 之 报

我的堂兄万周说,交河县有位农妇,每次回娘家都骑一头驴子。驴子健壮又驯服,自己知道路途。有时她丈夫没空,她便自己骑驴子回来,也没有出过什么事。

一天她回娘家稍稍晚了。天色阴沉,不见月亮,无法辨别方向。驴子忽然乱跑,载着农妇跑到高粱地里。半夜,到了一个破庙,只有两个乞丐躺在檐下过夜。她进退无计,不得已,留下来和他们一起过夜。第二天,乞丐把她送回家。她丈夫觉得面上无光,便要把驴子卖到屠宰场去。

夜里梦见有人和他说:“这头驴子前世做人时偷了你的钱,你急忙抓他,让他侥幸逃跑了。你吩咐捕吏抓起他的媳妇,拘禁了一晚,现在他变为驴子,是盗你钱的报应;把你的媳妇载到破庙,是你拘禁他媳妇的报应。你又何必为来世结怨仇呢?”他猛醒过来,忏悔不已。驴子在这一晚忽然死了。

牛　吼

家奴任玉病重时,守护的人夜里听到窗外有牛的吼叫声,任玉大惊而死。第二天,大家都谈起这件怪事。他妻子哭着说:“他在少年时曾经偷杀过几头牛,这事从没有人知道。”

梦　惩

余某非常熟悉幕府之事,负责刑律四十多年。后来患病,在濒临死亡时,灯前月下,恍惚中好像有厉鬼作怪。余某感慨地说:“我一生心存忠厚,不敢乱杀一人,这鬼为何来呢?”

夜里他梦到好几个浑身是血的人哭道:“你只知道刻毒严酷能积怨,却不知道存心忠厚也能积怨。那些孤单孱弱的人,凄惨地被人杀害,死的时候痛苦不已。孤魂吞下眼泪,无处申诉,含恨九泉,只希望处死凶手,才能一雪积冤。而你只见到活着的人可怜,没看到死了的人的可悲。舞文弄墨,极力为凶手开脱。于是凶手漏网,死者含冤。你设想一下,如果你无缘无故地被人屠杀,魂魄有知,看到断案的人改重为轻,改多为少,改曲为直,改有心为无心,你恨之入骨的仇人轻易地逃脱惩罚,仍然横行于世,你是感激呢还是怨恨呢?你不仅不这么想,反而欣欣然以放纵恶人作为阴间功德。那些冤死的鬼魂,不仇恨你又仇恨谁?”

余某惊恐地醒来,把梦中的事详细告诉了儿子,打自己的耳光说:“我的观点错了!我的观点错了!”还没躺稳就死了。

刘 果 实

沧州刘果实翰林,胸怀旷达,有晋人风度。和饴山老人、莲洋山人都是好朋友,但性格兴趣却各不相同。晚年住在家里,靠教授学生养活自己。但一定要孤苦贫穷的人,才肯收做学生,学生送来的学费、礼物都不多,连最清贫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但他却安然处之。

他曾经买了一斗多米,藏在坛子里,吃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吃光,觉得非常奇怪。忽然听到屋檐上有声音说道:“我是天狐,尊敬您高尚的品德,就每天偷偷地加了一些米,您不必惊讶。”刘反问道:“你的用意是好的。但你肯定不会耕作,这米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不能饮盗泉之水,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那狐感叹而去。

诗 谶

亡侄汝备,字理含。曾梦见有人向他读诗,醒来记得其中一联说:“草草莺花春似梦,沈沈风雨夜如年。”他告诉了我,我很惊异,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的兆头。他果然在乾隆十三年闰七月过早地去世了。

后来,他的妻子武强人张氏,抚养他弟弟的儿子作为嗣子,终身守节,三十多年里,没有一个夜里是解开衣服睡觉的。至今婢女老妇们都还说着这事。我才悟到那两句诗正是遗孀闺房独宿的预兆。

破镜重圆

雍正四五年间,有一对流民夫妇讨饭经过崔庄,同时得了重病。临死,两人拿着契约在集市上哀求,愿意将幼女卖为婢女,用卖得的钱来购买两口棺材。

我的先祖母张太夫人为了埋葬他们夫妇,而收养了他们的女儿,给她起名叫连贵。她的契约上写着父亲的名字张立,母亲黄氏,却没有写明籍贯。问他们,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连贵自己说,她的家在山东,住在官路边,路上时常有大官的车马往来。从此地出发,要行一个月左右。但连贵不能说出她居住的那个县的名称。她又说去年曾经接受过对门胡家的聘礼,如今胡家也在外讨饭,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过了十多年,也不见有亲戚来寻访问讯。于是便把连贵许配给了马倌刘登。刘登自称是山东新泰人,本来姓胡,因为父母双亡,被姓刘的人收养,所以便随了刘姓。他记得小时候父母曾为他聘过一个女子,但不知道她姓什么。刘登既然本来姓胡,新泰又在官道所经过的地方,外出流浪讨饭到这里,行程总共也需一个月左右,与连贵所说都相符合。很让人怀疑他们是破镜重圆,但没有明显的证据。

先叔粟甫公说:“如果把这件事稍加润色,便可以成为传奇。只可惜这个女子太蠢笨了,只知道饱食熟睡,当不起如此润色,真是遗憾啊。”边随园征君说:“秦人不死,信符生之受诬;蜀老犹存,知诸葛之多枉。史传都不免要经过修饰润色,何况传奇呢?《西楼记》说穆素晖美貌如仙,吴林塘说他祖父小时候见过她,身材矮小而肥胖,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女子罢了。既然如此,那么传奇中所说的佳人,大半都是夸大之说,这个婢女虽然粗鄙,如果有好事的人按谱填词,然后登场演唱,在舞台上,何尝不是莺娇花媚呢?先生所言,未免太过分相信书了。”

孤 独 鬼

聂松岩说,胶州有一所寺院,经楼后面有个菜园子,一天晚上,和尚打开窗户纳凉,明月照得像白昼一样,看到一个人在老树下走来走去,怀疑是偷菜的,就大声问是谁。

那人弯腰行礼,回答道:"师父不必惊慌,我是个鬼。"和尚问道:"是鬼为什么不回到自己墓里去?"鬼答道:"鬼有朋友,各以类聚。我原来是书生,不幸被葬在乱坟堆中间,我不能和兽医农夫在一起,他们也因为我不是他们的同类而嫌弃我。我很孤独,因此宁愿到这里求个清静。"说完,就慢慢地消失了。后来常能远远看到他,但叫他却不回答。

姚安公言

福州学使公署,本来是明代掌管税收的公署。宦官横征暴敛,悄悄地杀害了许多无辜的人,所以直到现在,这儿还经常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我在福建做督学的时候,家中的奴仆们每晚都因此而受到惊吓。

乾隆二十九年夏天,先父姚安公到达公署,听说某个屋子闹鬼,就下榻在那儿,竟然一个晚上都没发生什么事情。我曾经抓住这个机会劝谏他,希望他不要拿着自己宝贵的身体去和鬼怪计较。

他却因此而教诲我说:"儒家认为没有鬼怪,这是很迂腐的观点,也是强词夺理。然而鬼怪必定怕人,因为阴不胜阳。如果有鬼侵害人,那必定是因为人的阳气不能胜过鬼的阴气。但所谓的阳气旺盛,难道仅仅是因为血气壮和性情的强悍吗?人的心地,慈祥的为阳,惨毒的为阴,真诚坦白的为阳,阴险狡诈的为阴,公平正直的为阳,徇私枉法的为阴。所以易

像上把君子作为阳,把小人作为阴。如果一个人的心地正直无私,光明磊落,那么他的气也就纯然阳刚,即使有邪妖鬼怪,也如同在幽闭的小屋里烧铁炉,烈焰滚滚,冰冻自然会消除。你读的书也很多,什么时候看见史传中记载过品行端正的人被鬼怪所侵害?”

我再次拜受他的教诲。至今想起他的教诲,还恍惚觉得他就在我身边,因而肃然起敬。

邵家子

東州邵家的儿子,为人轻佻放荡。听说淮镇古墓里有个狐女很美丽,就常常去等她。一天,看到她坐在田埂上,他正要上前搭腔,狐女表情严肃地讲:“我服气炼形,已有二百多年,发誓不魅惑一人,你不要痴心妄想。况且那些媚人的狐精,哪里是真的喜欢人,只是为摄取其精气罢了。精气枯竭人就死,碰上这样的狐精无人能够幸免。你又何必自投罗网呢?”将袖子一挥,顿时冷风瑟瑟,尘土飞扬,迷住了他双眼,狐女已不知去向。

先父姚安公听了此事后说:“这狐女竟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断定她以后一定能升天。”

盗亦有道

献县李金梁、李金桂两兄弟都是大盗。一天晚上,金梁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做强盗的人有的失败,有的没有失败,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凡是贪官污吏通过刑罚威逼得来的钱财,老奸巨猾的人通过巧取豪夺得来的钱财,父子兄弟通过隐瞒藏匿得来的钱财,亲朋好友之间通过强求诈骗得来的钱财,狡猾的奴仆役官通过侵吞渔利得来的钱财,大商人和富足人

家通过加重利息剥削得来的钱财,以及一切刻毒薄恩,斤斤计较,损人利己得来的钱财,都可以夺取而没有后患。那些万恶不赦之人,即使杀了他们也没有祸害,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上天所厌恶的人。如果一个原本善良的人,钱财也是通过正当的方法而得来的,是上天所保佑的。如果你侵犯了他,就冒犯了上天,冒犯上天一定会失败。你们兄弟前不久抢劫了一个节妇,使得她们母子不停冤哭,鬼怪震怒,如不思悔改,那么灾祸不久便会降临。"

一年之后,他们兄弟二人果然被捕了。金梁被捕时,自知不能被赦免,于是将这件事对刑房吏史真儒讲述了。

余真儒是同乡人,曾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姚安公,说强盗也有强盗的道义。又讲述了大盗李志鸿的话:"我当响马三十年,所抢劫的东西算多的,我抢劫的人也算多的,看见别人抢劫也算多的。失败的大概有十分之二三,成功的有十分之七八。假若污辱了妇女,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常用此来训诫他的手下,大概上天也惩罚淫乱之人,这种道理实现起来没有差错。

凶　宅

乾隆三十六年夏天,我从乌鲁木齐从军归来,在珠巢街路东租了一所房子居住,与按察使龙承祖相邻。

第二重房子有五间,最南的一间房子,门帘常常鼓起一尺多高,就像风把它吹起来似的。我们所居住的其他四间房子的门帘却不这样。我不知这是为什么。小孩子进入最南的那间屋子。就会被吓哭,说床上坐着一个肥胖的和尚,对着他嬉笑。僧人厉鬼,为什么占据着人家的住宅,我更加感到不可理解。三更过后,常常听到龙家屋里传来女子的哭声,龙家也听到了,但认为哭声是从我们的屋里传出的。我心里充满了疑团,但不明白,知道这确实不是一个好地方。于是便搬到柘南先生的双树斋居住。

后来居住在先前那两座宅子里的,都不吉利。白环九司寇没生一点

病突然死了,就是发生在龙家的宅里。凶宅的说法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先师陈包崖先生说,居住在吉宅的人,未必能吉利,但居住在凶宅的人,却一定凶险。就像和风煦暖,不一定能使人除去疾病,但严寒厉风,却一接触就会使人生病。良药滋补,不一定会使人马上健康,但用大剂量药急攻,一喝便会使人精气大泄。这些确实有道理,不能以定论和他争辩。孟子说:知道天命的人从不站在危墙之下。

呼　　天

洛阳郭石洲说,他们邻县有公公、婆婆收了财主二百两银子,把守寡的儿媳卖给财主做小老婆的。到了出嫁那天,硬是给儿媳披上嫁衣,把她塞进车里。儿媳不肯,就用红布把她的手反绑起来,让媒婆抱着坐在车上,旁观的人大多感叹不平。但那儿媳娘家已没有人了,不能事先去告发。当马夫拉着缰绳要出发时,儿媳大嚎一声,突然刮起旋风,三匹马都受惊狂奔,拉也拉不住。那马不跑向财主家,而是直向县城跑去。飞奔过泥泞的沼地,好像跑在康庄大道上一般,即使通过很窄的路和桥,也都没有翻车。一直跑到县衙门,才昂然停立。

此事就这样败露了。由此可知,民女呼天,雷电下击,并不是书本上的空话。

索　　命

我的堂舅姚介然说,厉鬼报冤索命的事情,典籍中能够见到不少,传闻中也听过不少。

乾隆二十八年五月,我从盐山耿家庵回崔庄,就亲眼见到过这种事。

那人大约五十多岁,戴着草帽,穿着麻衣,用一头驴子驮着被褥。把驴系在河边柳树下,他倚靠着树坐下。我也把马拴好,稍微休息一下。忽然看见那人一下子跳起来,双手做出支撑的样子说:“害了你的命,还你一条命得了,何必这么殴打我呢?”支撑了很久,说话的声音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忽然他纵身一跳,就淹没在滚滚的波涛之中了。

同时看见这一情景的人有十多个,都双手合掌念佛,虽然不知道厉鬼是报什么样的冤仇,然而害人偿命,却是那人自己说的。

纸　　钱

乾隆三十三年夏天,小丫环玉儿病死了。不久又苏醒过来说,阴间的仆吏打发她回来要钱。于是便买了些纸钱烧了,她才死去。不久又苏醒过来说,银子成色不足,阴间的仆役不接受。于是再买了金银箔纸折叠的元宝焚烧,她才死去再没有苏醒过来。

我因此而回想起雍正十年,我死去的弟弟在临死的时候,也同上述情形一样。那么,纸钱果然真的有用吗?阴间的仆役像这样索求,阴间的官员又是掌管什么事情的?

轮　　回

胡牧亭侍御说,他家乡有个活着而做阴司官的人,讲述阴司的事情很详细,虽无法全部回忆起来,但大致和书本的记载相同。只是讲到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六道轮回”,并不需要遣送,都是根据各人平生的善恶,就像水先流向潮湿处,火先烧向干燥处一样,气息相感,以类而分,自然会到他该去的地方。

这话很有道理,是讲鬼神的人从来没有谈到过的。

渔色之狐

狐精魅惑人,本来是为了取阳补阴,并不是为了获取美色。但偶尔也有为获取美色而魅惑人的。

我的表兄安滹北说,有人晚上睡在深林中,听到草丛间有人说:"你爱某家的少年,事情成功了吗?这种事情要受亢阳之气的侵伐,消蚀你的真阴,很有可能会败坏你苦苦修炼的道行。你怎么会突然起这种念头呢?"另外一人回答说:"烦劳你劝诫我,我实在是因为爱他的美貌清秀,不能忘情于他,但是这位少年虽然容貌艳丽,然而心无邪念,我于是在他梦中变幻多种淫态来诱惑他,无奈他始终不曾动心,竟然让我不知拿他怎么办。我已经断绝了这个念头。"

那人觉得很奇怪,便偷偷地去窥看,只见两只狐狸跳着跑走了。

任子田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学问渊博,尤其擅长于三《礼》注疏、六《书》训诂。乾隆三十四年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宦海沉浮,一直做小京官,直到晚年才被授为御史,但没有上任就死了。从开国以来,二甲第一名进士而不入翰林院的只有三人,子田就是其中一个。他自称十五六岁时,偶然为堂叔的侍妾将一首宫词写在扇上,受到堂叔的猜疑,致使那侍妾上吊自杀,侍妾的鬼魂到阴司告状,子田生了重病躺在床上,灵魂被勾到阴司审问,一直过了四五年,阴司官开庭审理了七八次,才辨明是出于无心,但最终以过失杀人定罪,被削减官禄。因此,他的仕途才这般坎坷。

贾钝夫舍人说："审理此案的就是顾德懋郎中。两人原来不认识，有一天相遇，彼此却好像老相识一样。当时在场的人亲眼看到他们追忆阴司的事，子田答话时，也还是心惊胆战的样子。"

隔 世 报

即墨人杨槐亭前辈说，济宁有一少年被狐精所钟爱，每晚都同他一起睡觉。到现在这少年已长到二十多岁了，仍然每天晚上被狐精缠绕而无空闲。有人让他留胡须，胡须稍微长长一点，便在睡觉时被狐精剃去，还给他涂脂抹粉。屡次用符咒驱逐狐精，都没能制住它。

后来，正乙真人乘船路过济宁，少年便写信给他，请求正乙真人镇治狐精。于是真人给城隍发了一纸公文，狐精找到真人来述说原委。人们看不到它的形体，但旁边的人都能听到它的话语。它说它的前生为一名女子，这位少年的前生是一位僧人。有一天晚上，女子路过寺院的时候，被僧人所劫持，幽闭在窟室之中，忍受污辱达十七年之久，终于忧郁而死。于是在阴间上告，判官判定这位僧人在地狱受完罪后，来生还要偿还欠债。以后，这个女子因为其他罪而投生为狐狸，在山林中生活了一百多年，没有遇到僧人。现在修炼成道，恰好碰上僧人投生为这位少年，因此来报仇。十七年的期限满了以后，自然会离开。真人也不知该拿它怎么办。

后来，不知道期限满了以后，狐精离开了没有。然而根据它所说的，就足以知道，人如果对别人有所亏欠，即使隔了几代也同样要偿还。

某翰林

与我同科取中的项廷模说:从前曾在某位翰林家教读,翰林和他一见面就大谈理学。一天,翰林一位在外地做官的同乡,送来一些礼物,翰林说自己平生节俭朴素,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人见翰林清高严峻,便很尴尬地把礼物拿回去了。

翰林送走客人之后,在厅堂里走来走去,满脸失意的表情,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家里人请他入内用午餐,被他怒声叱骂。这时忽然听到有几个人在吃吃地偷笑,环视无人,听那声音是在天花板上,大概是狐精吧。

假　魅

少廷尉陈耕岩在翰林院做官的时候,被鬼魅所骚扰。他为了逃避骚扰而迁居,但是鬼魅总是随着前去。这些鬼魅常是投掷小字条揭他的隐私,说的都是些外人所不能知道的事。陈耕岩更加害怕了,常常虔诚地拜祭祷告。

有一天,鬼魅又丢下一张字条,内容是责备陈耕岩待侄儿太刻薄,并且警告说:“如果不重重地资助侄儿,灾祸将会降临。”大家由此怀疑是他的侄儿在捣鬼,暗中相约守候侦察。一天夜里,听到砸坏器皿物件的声音,大家突然出来围捕,果然是耕岩的侄儿。耕岩天性温和厚道,尤其对骨肉之亲感情深厚,只是说:“你需要钱可告诉我,何必这样做呢?”笑着叫他回去睡觉,从此就安然无事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吴朴园家突然遭到火灾,不知道火是从哪里冒出来

的。他再迁居又再次被火焚。我猜想这也必定是像陈耕岩那样的事。朴园说:“我本也怀疑是这样。”但当他第三次迁居泉州会馆的时候,一天正与客人坐在大厅中,忽然烈火从天花板内向下射出。那地方不是人所能上得去,也不是人所能躲得进的,这大概真是鬼魅所做的了。

《兰亭》逸事

中书舍人程也园住在曹竹虚的旧宅里。一天晚上,因不小心而失火,家中的书画古董大多被烧毁,其中有褚遂良临的《兰亭集序》一卷。这是人家借去五百两银子用作抵押的,正担心来赎还时要发生纠葛,忽然在灰烬中捡到了,匣子和包袱都被烧毁,而书卷却一个字也没有损坏。

表弟张桂岩在也园家教读,亲眼目睹了这件事。这难道是应了白居易所说的“到处都有神明的保护”的话吗?还是因为成和毁都是命定的,这个书卷就不该毁在这场火灾中呢?不过这事确实很离奇,将来也可作为鉴赏家们很好的谈资。

鸭　　鸣

我的同年柯禺峰任御史时,曾经借宿在内城的朋友家。书房有三间,东边的一间用纱橱隔着;锁着不敢打开。柯禺峰把床移到外面屋子的南面的窗子下,睡到半夜,听到东边的屋子里有声音,像鸭子的叫声,他觉得很奇怪,就过去观看。

当时天空一轮明月,月光洒满了窗子,只见千道黑烟从东边屋子的门缝里飘出,沿着地面向前延伸,长一丈左右,蜿蜒曲折像一条巨大的蟒蛇。它的头是一个女子的头,梳着女子的发式,昂着头仰视,在地上盘旋,不停

地发出像鸭子般的叫声。柯禺峰素来很有胆量,他拍着床,大声呵斥它。怪物慢慢地后退,仍然从缝里进去了。天亮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主人说:“原有就有这怪物存在。有时几年才出来一次,它不伤害人,也不预兆吉凶之事。”

有人说,没有买这所宅以前,旧房主有个侍姬死在这间屋子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前愚后智

有个擅长赌钱的官府班头,赢别人的钱犹如探囊取物,如同不用兵器而进行抢劫。他和同党互相勾结,在赌场使出各种手段,配合得天衣无缝,犹如呼吸般通畅。那些呆头笨脑而家财万贯的富人,遇上他就像鱼吞食诱饵、野鸡遇上雉媒。就这样,他一直干了将近十年,积下资金千万。

他派儿子到长芦做买卖,谋取利润。他的儿子也很狡猾,然而生性喜好美色。有人被他陷入圈套而倾家荡产,恨他入骨,于是请求和他的儿子一同前往,暗地里诱使他的儿子出入妓院。他的儿子沉溺于舞衫歌扇之中,乐不思蜀,家产耗去了十之八九。他也稍微听到过一些传闻,于是亲自去查看,但已经无法收拾了。

人们议论说,这件事虽然是人做的,但也是天意。报仇的那个人有这种念头,大概是受了神的启示吧?不然,为何他以前那么笨,而以后那么聪明呢?

狐生子

故城人刁万飞说,他的家乡有个人与狐女生有一子,他因此被父母怒

骂。狐女哭着说:“公公婆婆都要赶我走,按道理我不能抗拒。但孩子还没有断奶,所以我暂时把孩子也一起带走。”两年之后,狐女忽然抱着孩子来了,她对丈夫说:“儿子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把他还给你。”她的丈夫遵从父母的教训,转过头不和她说话。狐女叹息着把孩子抱走了。

这个狐女颇有人性,但不知道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是因为人所生的仍然是人,而让他居住在房屋里,吃煮熟的食物,和人群相处呢?还是因为妖所生的仍然是妖,变幻通灵,隐迹在荒郊野外的废墟坟墓之中?或者虽然是妖,但继承了父亲的姓氏、长大后生儿育女,处于非人非妖的境界?还是虽然是人但却依恋母亲,和母亲的同类来往于洞穴,处于既是人又是妖之间的境界?只可惜这种事情只知开头,难知结尾,竟然不知如何去证实。

腹负将军

与我同利取中的蒋心余编修说,他家乡有座大户人家废弃的宅院,常常见到有美貌女子打扮得很漂亮,在墙头向外张望。有个姓王的武夫,为人粗野豪放,且有胆量,竟自带了被子一个人到宅院过夜,希望能有艳遇。

他等到半夜,还不见动静,就拍着枕头自言自语道:“别人说这房子里有狐女,现在到哪儿去了呢?”只听窗外有人小声答道:“六娘子知道你今天来,避到溪头赏月去了。”王问道:“你是谁?”又听答道:“我是六娘子的丫环。”又问:“为什么单要避我?”答道:“我也不知为什么,只听说是怕见这腹负(少谋略)将军。”

王也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经常拿这话问别人:“腹负将军是几品武官?”被问的人听后都哈哈大笑。我后来问他的同乡人,答说:“这是真人真事。但王某只是徘徊了两夜,什么也没看到。那些话却是心余虚构的。”心余生性诙谐,可能真是那么回事哩!

虎　　神

先母张太夫人曾经雇过一个做饭的老妇姓张,老妇是房山人,居住在西山深处。说她的家乡有个人因家境极端贫困而离家外出谋生,平时从来没出过门,走了半天发现迷了路,石路崎岖不平,天又黑下来了,他不知该往哪儿走。只好暂且坐在枯树下面,等天亮后再辨别方向。

忽然从山林中走来一个人,有三四个人跟随着,都长得面目狰狞,身材魁梧,异于常人。那人知道这些人不是山中的神灵,就是妖魅,估计无法隐藏躲避,于是起身叩拜,哭泣着诉说了他的难处。山林中的那人同情地说:"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你。我是虎神,今天为老虎们分配吃的食物,等老虎吃完人后,你捡起他的衣服,就可以养活自己了。"于是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虎神高声长啸,许多老虎从不同地方聚集到这里。虎神抬手指挥,语调模糊不清,不久众虎都走开了,只留一只老虎隐藏在草丛中。

不久有一个挑担的人走过树林,老虎正要跃起扑向那人,但又忽然避开退下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女子,老虎才把她捉住吃了。捡起女子的衣服,里面有几两银子,把银子取出来给了那人,并且告诉他:"老虎只吃禽兽不吃人。那些被吃的是人中的禽兽。良心不曾泯灭的人,头顶上一定有灵光老虎看见灵光,就会避开。那些已经丧尽良心的人,灵光全然消失,和禽兽没有区别,老虎便把他捉来吃了。刚才那个男子,凶残暴虐没有人性,但抢到东西,还能够用来救济他的寡嫂孤侄,使他们不至于挨冻受饿。就因为他的这一念头,使得他的灵光像弹丸大小闪闪发光,所以老虎不敢吃他。后来的那个女子,抛弃了她的丈夫而自行嫁人,还虐待丈夫前妻的孩子,把他折磨得体无完肤。又偷了后夫的银子,想把银子送给前夫的女儿,也就是她怀中所携带的那些银子。因为这些罪恶,她的灵光全消失了,在老虎看来,她已经不是人了,所以把她吃了。你今天遇到我,也是因为你能够善待继母,停了妻子和孩子的饭来养活她。你头顶的灵光有一尺多高,所以我叫虎来帮助你,并不是因为你叩头跪拜,苦苦哀求的

缘故。你如果勤勉做好事,还会有后福的。”于是向他指明了回家的路。那人走了一天一夜,回到了家。

张老妇的父亲,与那人是亲戚,所以才知道得如此详细。当时我家有一个家奴的妻子,虐待她七岁的孤侄,听到张老妇这番话,行为稍微有所收敛。圣人用神道设立教化,确实自有道理。

鬼　火

磷是鬼火,《博物志》说是战场上的血形成的,这说法不准。难道战场上的血到处都有吗?若说鬼是人的余气,鬼属于阴,而人的余气则属于阳,阳气被阴气所压抑,就会聚集而形成光,就像雨气至阴,而化为萤火,晦气至阴,而燃起阴火。

鬼火一般出现在秋冬,而隐藏于春夏,这是因为秋冬气息凝聚,而春夏气息涣散。如果在春夏见到鬼火,不是在幽房废宅,就是在深山幽谷,这些都是阴气常常凝聚之地。鬼火还常出现在平原旷野中的荒沼泽潭。这是因为阳气寄居于阴气之中,地属于阴类,水也属于阴类,物以类聚。

先兄晴湖曾经和沈丰功老伯赶夜路,看见高高的树顶上闪烁的磷火,青莹莹的如同火炬,这是从未听说过的。李长吉作诗说:“多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我怀疑他也曾见过这种奇异的景象,所以才会吟出上述诗句。先兄所见的,或许是木魅变的?

奇　砚

有位商人拿着一方巨砚出售。这砚色泽纯青,上面有点点红斑,像血渗进去一般。有人试用一下,则平滑不着墨。背部刻有长诗一首,诗云:

"祖龙奋怒鞭顽石,石上血痕胭脂赤。沧桑变幻几度经,水舂沙蚀存盈尺。飞花点点粘落红,芳草茸茸挼嫩碧。海人漉得出银涛,鲛客咨嗟龙女惜。云何强遣充砚材,如以嫱施司讲席。凝脂原不任研磨,镇肉翻成遭弃掷。(原注:有人问镇肉事,写道:"事出于《梦溪笔谈》。")音难见赏古所悲,用弗量才谁之责。案头米老玉蟾蜍,为汝伤心应泪滴。"后有题词:"康熙己未年重阳节,餐花道人降乩,偶尔拿石砚请他题写,马上就写下这首长诗,因此将诗刻在砚背,作为这桩异事的纪念。"落款是"奕祷'二字,没有写姓,不知是什么人,餐花道人也无从考证。

这首诗感慨抑郁,不像是仙人之语,大概是不得志的有才之士成鬼后作的吧。商人开价十两,还价到四两,他不肯卖。后来再去问这砚的下落,说是被四川的一位县令买走了。

不吃亏

家奴纪昌本姓魏,就像黄犊子改姓一样,随主人姓纪。纪昌从小喜欢读书,而且精通文艺,字也写得工整。他最有心计,平生没有一件事情吃过亏。晚年,他得了一种怪病,眼睛不能见,耳朵不能听,口不能说,手脚不能动,全身肌肉萎缩麻痹,没有疼痒之感。把他仰放在床上,就像木头和石块一般,只有呼吸还在继续,因而知道他没死。每天按时把饭菜放在他口中,他还能咀嚼吞咽食物,但给他诊断时,他的六脉平和,没有一点生病的脉象,名医对他也无能为力。像这样一直过了好几年,他才死去。

老僧果成说:"这种病是身体死了,而心还活着。自古以来,医书上从没有记载过这种病。难道是报应吗?"然而,这个家奴平生并没有做过很坏的事,只不过事事只求对自己有好处,计算没有漏洞罢了。看来乖巧是上天所忌恨的,的确不错。

悍　妇

家奴李福的媳妇性情暴戾凶悍，天天顶撞公公婆婆，当面咒骂，背后诅咒，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对她稍加奉劝，说不孝之人在阴间会受到处罚，她会立即转头嘲笑说："我每天吃观音斋念观音经，菩萨的法力强大无比，可以消灭所有罪过，阎罗王敢把我怎样？"

后来，她得了重病，痛苦异常，仍然说："这是因为我没有漱口便念经，烧香用的是灶火，所以才会得到这样的报应，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愚昧至极啊！

儒佛之偏

太守蔡必昌，曾经在阴间判过案。一次中丞朱石君问他，根据佛法忏悔是否有好处。蔡说："一般的冤仇，佛能够处理得让原告之人满意。得到他所想要的，怨恨自然也就化解了，就如同平息人间的纠纷。至于那些罪孽深重的冤仇，不是人间调解可以平息的，也不是在佛祖前忏悔就能够解决的，释迦牟尼拿他也没办法。"他的话浅显易懂而有道理。

儒家认为不存在佛法，佛家认为各种罪恶都能消除，两者都有偏颇。

烧　海

我家距海仅百里,所以河间古时又叫做瀛洲。越往东,地势渐渐地增高,所以海岸非常陡峭,海潮一般难以涌入,河水也不能入海。九条河都在河间,大禹治水,没有直接把河流导入大海,而是向北疏导几百里,从碣石处入海。这是地势的缘故。

海中每隔几年或十几年,就会远远地看见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有红光照亮了天空,这就是所谓的"烧海",不久就会有折断的房梁、房柱,随着海潮飘过来。人们把它们捡回去当柴烧。过了几天,一定会有传言说某个工匠,被海神召去修建龙宫。然而没有人亲眼目睹哪个工匠,鲛人龙宫的具体形状,这些都是传闻而已。

我认为大概是远洋大船,不小心着了火,水光互相映衬,加上海阔天空,万里无碍,所以千百里外都能够看见。房梁、房柱这类东西,船上也有,不一定是宫殿的建材。

善之报

献县有个捕役曾经奉官府的命令去追捕一个大盗,他抓住了大盗。大盗的妻子颇有姿色,大盗乞求让自己妻子侍奉捕役而放走自己,捕役拒绝了。后来,这位捕役田贪污受贿,而被判处斩首。在执刑前的两天,监狱的墙壁突然倒塌,他被压死了。狱官叶某,因为没有及时修葺监狱,被重重地杖打了一顿。

在这以前,叶某曾经梦见自己站在公堂下面,听到堂上的官员议论捕役的案情。一位官员说:"一件善事难以掩盖千般罪恶,千般罪恶也无法

掩盖一件善事。免除刑罚是不可能的,减轻刑罚则可以。"不久一个他不认识的衙吏抱着文牍出来。再细看堂上的官员,也不认识。这才明白,所到之处并不是县里的公署。叶某醒来后,偷偷地向捕役祝贺,说他可以减轻刑罚而不受死刑,却不知道原来神把不用斩头作为减刑。

人们估算捕役的一生,只做过这一件好事,竟然也得到了免刑。上天公正光明,何曾不让人补救自己的过失呢?

僧人语

吴江人吴林塘说,他的表亲中有一个与狐女相好的人,虽然没有得病,但总是怅然若失,好像精神萎靡。他的父母为他担心,听说有个云游僧人能镇治狐魅,便前去祈请僧人。僧人说:"这狐女与你家公子有一段姻缘,她没有害人之意。是你家公子自己过度沉溺于玩乐罢了。恐怕即使狐女不伤害公子,公子也会自己害了自己。应当好好地把狐女送走。"于是夜里来到他们家,盘坐着念诵咒语。

他们家的人远远地看见烛光下,好像有一个身穿锦绣衣衫的女子,冉冉地下拜。僧人举起拂尘说:"留下这一段未完的姻缘,来世再结欢情,不是很好吗?"狐女于是欣然消失了,以后再没来过。

林塘知道僧人是一个奇异的人,便问神仙感遇之事。僧人说:"自古以来,传记中所记载有关神仙感遇的事,有的是寓言,有的是假冒其名,有的是借此抒发恩怨,有的是喜欢谈论一些诙谐怪异的事情而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有的是附庸风流以传为佳话,有的只是将感情寄寓在绮丽的词藻之中,就像诗人所作的一些艳丽词曲。总的来说假的占十之八九,真的只有十之一二。而且这十之一二的真事又大多数是关于才鬼灵狐,花妖木魅,没有一件是关于神仙的,那些说神仙感遇的一定在撒谎。神正直而聪明,仙谦虚而清静,难道他们能列名于丹台,身处于紫府,和一些放荡的女子搅在一起,轻易地与人去幽会吗?"林塘感叹僧人的精辟见识,是从未听过的。

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林塘没有说出僧人的名字。后来问林塘的儿子钟侨，钟侨说："我是在五六岁时见过这位僧人。当时没有听过谁称呼他的名字，现在也没有办法打听了。我只记得他的口音，听起来好像是杭州人。"

炼丹术

李芍亭家扶乩降仙，那乩仙自称是邱长春。乩仙悬笔写字，比风雨还快，字体像张旭、怀素的狂草。有人拜求丹方，乩词称："神仙有丹诀，没有丹方。丹方是烧炼金石的手段。《参同契》里提到炉鼎铅汞，都是托名，并非讲烧炼。方士们加以附会歪曲，结果贻害无穷。因为金石本身燥烈，加上火力，阳气激荡，使血脉膨胀。所以筋骨气力好像倍加强壮。但这是消耗元气，留下的祸根也深。看那些养花的人，用硫黄培在树的根部，在严寒时能吐蕊开花。但盛开之后，那树肯定枯死。因为热量在下蒸腾，其精华就从上面涌出，精华涌尽就马上枯槁了。你何必为放纵数年之欲，而抛弃千金之躯呢？"那人吓得赶紧起身。

后来芍亭将此事告诉田白岩，白岩说："乩仙大都是托名。这位仙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是邱长春吧！"

《西游记》作者

吴云岩家扶乩请仙，那位仙人也自称是邱长春。一位客人问他："《西游记》真的是仙师作的用来显示金丹的奥义吗？"乩判道："是的。"客人又问："仙师作这部书是在元朝初年，其中祭赛国的锦衣卫，朱紫国的司礼监，灭法国的东城兵马司，唐为宗的太学士，翰林院的中书科，都与明朝

的体制相同,这是为什么呢?"乩忽然不动了。再问他,也不回答。知道他已经没词回答而逃遁了。由此可知,《西游记》一定是明朝人冒名写的。

吃鸡癖

文安的王姨妈,是我母亲的第五个妹妹。她说她还没出嫁时,有一次坐在度帆楼中,远远看到河边有只船,船上有一个做官人家的中年妇人,正在伏窗哭泣,围观的人很多。

王姨妈家的奶妈开了后门出去探视,回来说是某知府夫人,在船中午睡,梦见她死去的女儿被人捆绑宰割,哭喊凄惨。她被吓得醒了过来,但女儿的哭喊声还在耳边,而且好像是从邻船传出的。知府夫人派婢女去邻船寻找,看到船上正在杀一头小猪,血正在向坛中流,还没有完。知府夫人曾在梦中看到女儿的脚被绳子绑住,手被红带绑住,而那猪的前脚,果然绑着红带,因此更加悲痛欲绝,于是就用加倍的价钱买下那头猪,用土掩埋掉。

知府家的仆人私下对人说:这女孩子十六岁时死去,生前十分柔顺,只是酷爱吃鸡,每顿饭都要有鸡吃,如果没有,就不动筷子,因此每年总要杀鸡七八百只,大概这是杀生的业报吧。

饿　鬼

交河有位书生,有天傍晚独自在田野间散步。远远地看见似乎有位女子,躲到高粱地里去了。他怀疑是放荡的女子私下约会,便走过去查看。田野寂寥,什么也没有。他怀疑荡妇躲到草丛深处去了,便不再追查。回来后忽然患上了寒热病,而且还说着胡话:"我是饿鬼,因为公子是

有福禄的人,所以不敢冒犯公子,而躲藏在草丛中。没想到公子忽然走过来查看,枉劳你寻找。既然公子有情有义,我就向你索要一点吃食,求你微微祭奠一下,从今以后便与你告辞。”书生的家人准备了一些纸钱菜肴美酒,书生便一下子痊愈了。

苏语年进士说:“这位书生本来没有什么邪心,只因为偶尔爱管闲事,便被这饿鬼乘机缠上了。小人对付君子,常常等待时机而行动。因此,说话行动都要慎重啊!”

山　　鬼

世态炎凉,转瞬即变,就是鬼怪也是如此。程鱼门编修说:“王文庄公每次遇到陪皇帝到北郊祭祀,一定要借宿在安定门外的一座坟园中。园中本来有鬼,但文庄公没有看到过。有一年,在灯下看到了鬼,过了半年,文庄公就死了。真所谓‘山鬼能知一岁事’啊!”

鬼　　诗

太原申铁蟾说:他曾经从苏州北上,因为船舵碰坏,就停船在兴济的南边。荒郊野外,空无一人,但夜晚能听到草丛中有吟诗声。申铁蟾心知是鬼,就和友人仔细地听。所吟诵的诗共数十篇,声音轻幽呜咽、断断续续,不太听得清楚。铁蟾只听出一句,是“寒星炯炯生芒角”,他的朋友听出两句,是“夜深翁仲语,月黑鬼车来”。

狐 写 字

张完质舍人租了一间房子,有人说那儿有狐精。搬入的第二天,书房里的笔砚都被人打开动用过,又丢失了一张红色的书柬。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互相询问,忽然有一枚钱币“当啷”一声落在茶几上,正好与红色书柬的价格相符。不久,又有人大声吵嚷说丢失的红色书柬,贴在宅院后面的空房子里。张完质前去观看,只见上面用正楷书写四个字“内室止步”,字体写得很端正。张完质说:“这个狐精很狡猾。”他担心狐精以后会搞恶作剧,便搬走了。

听说这所宅子在保安寺街,怀疑就是翁覃溪的宅子。

狐 劝 人

李又聃先生说,东光县某家有狐魅,一天,狐魅忽然掷砖抛瓦,砸坏一些盆罐。于是这个人破口大骂。夜晚便听到有人敲窗说:“你睡了吗?我有一句话要说,邻里乡亲住在一起,小孩子不懂事,可能会有冒犯之处,这是常有的事,请您多加体谅;不能宽恕的地方,就告诉他的父亲或者哥哥,他的父兄自然会有个处置办法。你却开口就骂,这是没有道理的。况且我们这种人是来无影去无踪,你是听不到看不到的,没办法提防。而你真要动手动脚地与我们作对,你以为会赢吗?按情形你一定斗不过我们的。你要三思而后行。”这个人连忙穿好衣服向狐仙道歉。从此以后,他们便相安无事。

正好他亲友中有人因为佣人的一点小事,酿成一场大的争斗,几乎引发出一场大官司。李又聃先生感叹道:“这件事真让人回想起那家的狐魅

所说的一番话啊!"

李 清 时

北河总督官署中,有五间楼房,被蝙蝠盘踞已有多年了。大大小小的蝙蝠不知有几万,一只白的有车轮那么大,是蝙蝠群的头领,能成精作怪。因此历任总督,都锁住楼房不住。

后来,福建的李清时请了正一真人来整治,蝙蝠果然都飞走了。不久,李公去世,蝙蝠又回来了。从此就没人敢再管了。

我认为汤文正公驱除五通神,是为民除害。而蝙蝠自居一楼,对人没有危害,李公这个举动,实在是可以不做的,但他却做了。至于他猝死在官署中,则纯属巧合,不能认为是蝙蝠作祟。寿命长短都是有定数的,妖魅岂能掌握生死之权呢?

家奴赵平

我七八岁时,家奴赵平自认为胆子大,老仆人施祥摇头说:"你不要自恃胆大。我曾经因此而吃过苦头。我年轻时气盛,听说某家有间凶宅,没人敢住,于是便径自携带被褥跑到那里睡觉。到了半夜,忽然"轰"的一声,从裂开的顶棚中间掉下一只人的手臂,跳跃不止。不久又掉下一只手臂,接着是两只脚,然后是人的身子,最后是人的头,满屋子蹦来跳去,像猿猴一样。我惊愕得不知所措。不久,这些躯体合拢成为一个人,身上布满了刀伤杖痕,鲜血淋漓,举起手来直掐我的脖子。幸好夏夜乘凉,没有关窗户,我急忙从窗户跳了出去,飞快地奔逃,这才幸免于难。从此,我的心胆都吓破了,直到现在还不敢一个人独自睡觉。你总是自恃胆大,恐怕

会像我一样。”

赵平不以为然,说:“老人家你错了,你干吗不抓住鬼的一截,使它无法凑合成形?”后来,他晚上出去喝酒,喝醉了回来,果然被群鬼拉住,推入粪坑,差点被淹死。

天理早迟

同年钟上庭说,他在宁德任职时,有一个幕僚得了重病。正在服药的时候,恍惚间看到两个鬼说:“阴间有件案子等着你去对质,药就不用吃了。”幕僚说:“这个案子已有五十多年了,为何现在还没了结?”鬼说:“阴间的司法非常严格,判案也极为慎重,只要存在疑问,即使知道确有其事,如果证人不在,也不能定案。所以往往要等几十年。”幕僚问道:“像这样办案,不是太拖延时间了吗?”回答说:“这种事情一般只占千万分之一,不是经常发生。”这天晚上,幕僚果然死了。

这么看来,有时因果报应不灵验,原因或许就在此吧?又有些小说记载,有许多活人的灵魂被拘捕到阴间受讯,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是否是根据各自情况的轻重缓急不同?总之,报应虽然早晚不同,但天理却不糊涂,这是确实可信的。

敛　　财

田氏老太婆诈称她家供奉了狐神,妇女们多前去烧香求问祸福,田氏因此很赚了一些钱。不久,群狐大量聚集她家,索取酒食,田氏把赚来的钱全赔上,还不够供奉它们。于是,群狐打破坛坛罐罐,烧坏衣物。田氏苦苦哀求它们离开,但它们不走,田氏惧怕,打算迁居到别的地方。临走

时听到屋上有人大笑道:“你还敢借别人名义来赚钱吗?”从此便安静不再闹了,田老太婆也就没再迁居,但是她原先已有的财产已因此消耗了一大半。这事,是我年少时听先母说的。

另外,有个道士自称供奉王灵官,用掷钱卜卦的办法来卜问事情,往往有些灵验,人们来求他祈祷神灵的也很多。有一次,几个恶少年携带妓女入庙,被道士所拒绝。于是恶少年们暗中向戏子借来摈王灵官和鬼卒的戏服、帽子穿上,趁着道士夜里打醮时,突然从屋脊跳下来,踞坐责骂道士妖言惑众,命令鬼卒将他捆起来,提起铁蒺藜就要拷问。道士惊惶认罪,逐一陈述弄虚作假、诈取钱财的手段。于是,恶少年们哄堂大笑,脱掉衣帽高声唱着歌走出庙门。第二天,人们找那道士,则已经溜掉了。这是雍正十二年七月间的事。我跟先父姚安公夜里投宿沙河桥时,听旅店老板说的。

误人子弟

宋半塘安邑人,曾经在鄞县做官,说鄞县有一位书生,擅长写文章。科举却总是失败。有一次他病了,梦中来到一座大官署,观察它的形状,知道是到了阴间。他碰上一个小吏,原来是以前的旧友,因此便问小吏,他得这种病,会不会死。小吏说:“你的寿命还没有到头,但你的禄运到头了,恐怕不用多久旧会来阴间。”

书生说:“我生平只以教书养家糊口,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为何禄运就到头了呢?”小吏叹息着说:“正是因为你拿了人家的学费,却不好好给人上课。阴间认为没有功劳白吃饭,就属于浪费。就削减他本来属于他的禄运,来弥补他所浪费的。所以你的寿运还没有到头,禄运就已经到头了。老师原本是三恩之一,名分是非常尊贵的,你却贪图他人的学费,而误人子弟,因此受的惩罚也最重。有官禄的就削减他的官禄,没有官禄的就削减他的食禄。一点一滴,都计算得丝毫不差。世间的人只看见有才能的士人儒生,有的陷于贫寒,有的死去得太早,动不动就说天道难以理

解,却不知道是他们自己耽误了自己一生,大多是触犯了这一条。”

书生幡然醒来,病情果然没有起色,临终之时,他说出此事以告诫亲人,人们才知道了这件事。

庞斗枢言

雄县人庞斗枢是道士,曾经在献县高鸿胪家做客。先父姚安公小时候,看见他手拿棋子排列在桌几上,中间横斜萦绕,看不太清楚,外围是八个门,却整整齐齐地数得清楚。把一只小老鼠,从生门放入。它便能曲曲折折地寻找道路出来。把它从死门放入,则它整天盘旋而无法出来。据此可以相信鱼腹阵图,一定不是虚构的。

然而庞斗枢说:“这只是变戏法而已。至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到天命;战争的成功与否,在于将领的智谋,一切术数的方法都是没用的。从古至今,哪里有靠六壬、遁甲或是占星术做成大事的?即便用符咒驱鬼神,世上这类方术多了,有很多灵验的事情。然而几千年来,在战争割据的年代,这些方术当时难道没人传授?也从未听过某个皇帝、某个王爷、某位将领、某位相国死于敌国的魇魅之术,其他也可以以此类推了。”

姚安公说:“这些话不是一个术士所能说出的,这些道理也不是术士能明白的。”

狐讽人

我的堂舅安介然说,佃户刘子明的家境稍微宽裕一些,有狐仙在他家粮仓里住了几十年,从来没打扰过他们。刘家只在每年祭祀时,给狐仙供上五杯酒,几枚鸡蛋而已。有时遇到火灾,偷盗等事,狐仙便敲击门窗,事

先通知主人。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很久。

一天,忽然听见吃吃不断的笑声,问它也不回答,只是笑得越发起劲了。刘子明气愤地呵斥起来,狐仙忽然回答说:“我笑那些厚待结义的兄弟,却厌恶亲兄弟的人;我笑那些厚待妻子和她前夫生的儿子,却厌恶自己和前妻生的儿子的人;也不知为何吵扰你,使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刘子明感到非常惭愧,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在屋上大声朗诵《论语》说:“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能不听从吗?知错就改是难能可贵的;合乎自己心意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才可贵。”又叹息了几声便寂静无声了。

刘子明从此以后稍稍改变了一下他的作风。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邵暗谷,暗谷说:“这些话即使是亲近的好朋友也难以说出口,而狐仙却能说出来;这些话如果正正经经地说出来,一定让人难以接受;而狐仙却能用诙谐的话使他明白,东方朔也未必能超过他。倘若我到刘氏的粮仓,一定要对着门作三个揖。”

割肉之苦

玛纳斯有位妻子是流放犯,到山上去拾柴,突然被玛哈沁抓住。玛哈沁是额鲁特的流浪民族。没有皇帝,没有宗族,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结集在一起,在活动于深山中。打到飞禽就吃飞禽,抓到走兽就吃走兽,抓到人就吃人。妇人被他们抓获,已经被剥去了衣服捆绑在树上,在旁边燃起了一堆火。刚割下她左腿上的一块肉,忽然听到火枪一声巨响,人声喧哗,马蹄声震动了深林幽谷。玛哈沁以为是官兵来袭击,丢下妇人落荒而逃。

原来,是军中的士兵放牧马群,用鸟枪射击雉鸡时,不小心误中了马尾。一匹马受惊跃起,群马都受惊而相互跟随着奔入万山之中,兵士一起吵嚷着去追赶马匹。如果再稍微迟到一点,那位妇人就血肉狼藉了。这难道不像是有意安排的吗?

妇人从此便长期吃斋。她曾经对人说:“我这不是求佛赐福。天下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被人宰割;而天下最恐怖的事,莫过于被捆绑着等待被宰割。每当我看见屠宰牲口,便回忆起自己所受的那些痛苦折磨。想到那些生命,它们痛苦恐怖万分,一定像我当初一样,所以实在难以下咽。”

这些话也可以转告给世上那些贪吃的人。

冤　家

家奴刘琪养了一头牛和一只狗。牛看见狗就用角抵,狗看见牛就用牙齿咬,经常斗得血流不止。但牛只用角抵这只狗,而看见其他的狗则不如此;狗也只咬这头牛,看见其他的牛也不这样。后来把它们分开,拴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管是牛听到狗的声音,还是狗听到牛的声音,都会抬头瞪眼。

后来先父姚安公在户部供职,我跟随着他一起到了京城,不知道这两头畜生后来怎样了。

有人说:“禽兽不能说话,但都能记得前生。这头牛和这只狗,大概就是佛经里所说的前世的冤家今世仍然认识吧?”我认为前世冤仇的说法是确凿无疑的。但所谓的能记起前生,则难说。

亲戚中有姑嫂二人互相厌恶的。嫂子与其他小姑子都相安无事,唯独和这个小姑子仇人一般;小姑子与其他嫂子都相安无事,唯独和这个嫂子仇人一般。难道这也是能记得前生的冤仇吗?相互厌恶怨恨的念头,根源在于各自的性情,一旦碰上,就像性质相反的药,即使是枯根朽草,本身没有知觉,彼此的气味就能激发相斗。

因果互相牵连纠缠,任何一种作为都会受到报应的。人的三生也不过眨眼间工夫,何必为一些小事而纠缠不清呢?

避 讼

堂伯君章公说,明朝清县的张公,是本家十世祖赞祁公的岳父。曾经和乡里的人相约连名上诉县衙门的小史。他骑着马去,经过自家的祖坟时,忽然有一股旋风朝马迎面扑来,马受惊跃起,张公被摔下马背,跟随他一起去的人把他抬了回来。他却发起寒热病来,有时昏迷,有时清醒,恍恍惚惚地好像看到了鬼怪。

家里人要去请巫师为他治病,他忽然坐了起来,用他死去的父亲的声音说:"你们不必祈祷,扑打你的马的人是我。凡是诉讼,都没什么好处。假使理亏,你打不赢官司;假使理直,自有公众的舆论在,人人都同情你,这就是胜了,何必要去诉讼?而且告发衙门的小吏仆役,祸害更大,如果诉讼失败,祸患就在眼前;如果侥幸胜诉,县官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这些役吏的子孙后代以后一定会报复的,祸患潜伏在以后。我因此而阻挠你前往。"说完,张公又倒在枕头上,汗如雨下,等到醒来,病一下子就好了。

不久,连名诉讼的人都失败了,这才相信那些话不是胡言乱语。

这是堂伯从伯祖湛元公处听来的,湛元公一生没有与人打过官司,就是因为恪守这一训诫的缘故。

圆光术

世上有一种圆光术:把一张白纸张开在墙壁上,然后烧符请神,让五六岁的孩子观看那张纸,孩子必会见到纸上突然出现个大圆镜;镜里的人物,历历显示着未来的事情,如同卦影一样。但卦影只暗示迹象,这圆镜则可以清楚地显现形状。

庞斗枢会这种方术。某书生向来和斗枢亲密,他曾打一位妇女的主意,于是暗中求斗枢施行圆光术,看看事情能否成功。斗枢吃惊地说道:“这样的事怎可以冒渎鬼神?”某生再三强要他做,斗枢不得已为他烧了符,请个孩子来。那孩子注视了许久,说:“见到一座亭子,亭子中间摆了一张床,三娘子和一个少年坐在上面。”三娘子是某生死了的妾,某生正在责骂小孩子胡说,斗枢大笑道:“我也看到这些。亭子里还悬有一块匾,小孩子不认识上面写的字,所以没有提到罢了。”某生怒问:“什么字?”答道:“是‘已所不欲’四个字呀。”某生无话可说,抖抖衣服生气地走了。

对于这件事,有些人说:“斗枢所烧的其实并非符,他先用糕饼哄那孩子,教他说了上面的那番话。”这种说法近乎事实。虽说这是恶作剧,但归根到底,并不违背应当规谏朋友过失的道理。

银　　船

先母说,外祖父家常在夜里看到一个怪物,在楼前跳来跳去,看见人就逃避。在月光下从窗缝中偷看,只见这怪物穿着深绿色的衣服,形状蠢笨得像个大鳖,看得见手脚而看不见头,不知是什么怪,外叔祖紫衡公派了几个健壮的仆人,拿着刀棒绳索埋伏在门外,等它出来,就突然围上去。那怪物踉踉跄跄逃到了楼梯下。举灯一照,见墙角有用绿锦包裹的一只银船,左右有四个轮子,是外祖父家鼎盛时小孩的玩具。这才知道绿衣服是包袱,手脚是四个轮子。将银船熔掉,有三十多两,一老妇说:“我做丫环时,家里丢了这东西,同伴们都被痛打了一顿。不知是谁偷了放在这里,变成了妖精。”

《搜神记》载孔子的话说:“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和龟、蛇、鱼、鳖、草、木之类,其神者都能变成妖怪,所以称之为‘五酉’。五行之内,都有这类东西。‘酉’是‘老’的意思,所以东西老了就成怪。把它杀掉就完了,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东西长久了就幻化变形,也是寻常之理了。

两世夫妇

两世都成为夫妇的,像韦皋、玉箫那样,大概还是有的。

景州人李西崖说,乾隆十年参加会试,看见贵州的一个孝廉,述说他的家乡有一村民家生了一个孩子,刚会说话,就说前生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丈夫名叫某某;死时丈夫年龄多大,现在应当多大;所居住的地方,距离村民家大约有四五天的路程。这些话渐渐地传开了。到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原来的丈夫就径自找来询问。他们两人一见面,便痛哭流涕,述说前生的事情都一致,这天晚上,竟然抱了被褥一同就寝。她的母亲不能禁止她,便疑心而偷听他们的谈话。熄灭蜡烛以后,他们俩已经在喃喃地说着一些亲热的情话了。她的母亲勃然大怒,把她原来的丈夫赶了出去。她气愤地吃不下饭,她的故夫也住在旅馆中,迟迟不肯动身。一天防范偶然疏忽,两人竟一起逃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件事真是奇怪,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这可以说是"发乎情"而不"止乎礼"了。

虐婢之报

东光的霍从占说,有个有钱人家的女孩,五六岁时,因晚上外出看戏,被人拐卖,过了五六年,拐卖她的人被捉住,招供出曾用药麻醉这女孩。官府发下布告追查,女孩才得以解救回家。归来时只见她遍体鳞伤,鞭痕、杖痕、剪痕、锥痕、烙痕、烫痕、爪痕、齿痕布满全身,就像刻上去的一样,她母亲抱着她哭了几天,一提起就泪流满襟。

女孩说那女主人残酷凶暴,毫无人性,自己年纪小,不知所措,只有胆

战心惊地等死。年纪渐大以后,实在受不了毒打,就想到自杀。一次,她夜里梦见一老人对她说:“你不要自寻短见,再被烙两次,打一百鞭,业报就满了。”果然有一天,她被绑在树上鞭打,刚打到一百鞭,县吏就拿着文书到了。原来这女孩的母亲对婢女极其残忍,那些战战兢兢侍立身边的丫头,很少有身上不带血痕的,只要她回眸一看,左右的人就吓得面无人色。所以,神明就在她女儿身上显示报应,但她竟然不思悔改,后来脖子上生毒疮而死。她的子孙现在也衰落了。

从占又说:有一位官太太,遇到婢女有过失,不加鞭打,只是脱去裤子,让她裸体躺在地上,自称这和“蒲鞭示辱”一样。后来得了癫痫病,家人如看管不严,她就要裸体跳舞。

鬼报恩

据及孺爱先生说,他的一个仆人从邻村饮酒回来,醉倒在路旁。醒来时草丛中的露水沾湿了衣服,已经到了午夜了。

他正要伸腰起来,看见一个人瑟瑟缩缩地躲立在树后。他大声问道:“是谁?”那人回答:“你不用害怕,我是鬼。这里的鬼喜欢戏弄喝醉的人,我来此为你防守。”仆人问:“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为我防护?”鬼说:“你忘了吗?我死了以后,有人造我媳妇的谣,你为她鸣不平而挺身替她辩白,所以我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你。”说完就不见了。仆人来不及问这鬼是谁,也记不得自己做过这件事。

无心的一句话,黄土之下的人也能听到,那么有意造谣的人,冥冥之中,鬼难道会放过他们吗?

献 王 墓

河间献王的墓在献县城东八里。墓前有座祠堂,祠堂前有两株柏树,相传是汉代所植,不知是否真实,也可能是后人所补种。祠堂左右有两座陪葬墓,县志上说左面葬的是毛苌,右面葬的是贯长卿,但任丘县又有毛苌墓;也搞不清哪座是真的。有人说:"毛苌在宋代被追封为乐寿伯,献县正是古代乐寿的所在地。任丘的毛公墓,是毛亨。"或许正是这样。

堂舅安五占公说,康熙年间,有一伙盗贼觊觎墓中的殉葬品,就在墓边种瓜,暗地在草屋里挖地道。快挖到墓边时,用长长的铁锥刺进去,只见一股白气随锥喷射出来,声如雷霆,把盗贼们都冲倒在地,于是就不敢再挖掘了。有人认为献王墓封闭两千年,地气长久积郁,所以一有缝隙就涌了出来,并非有神灵。

我认为献王有功于《六经》,当然应该有鬼神呵护。盗古墓的多得很,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地气郁积而涌出呢?

腹中鬼语

鬼怪在人的肚子里说话,我所看见和听到的,共有三件事。

一件是说,云南的李衣山编修,扶乩时同狐女一起唱和诗歌。孤女姐妹几个,都钻进他肚中,时常在肚中与他讲话。正一真人作法镇治,也没能把她们送走,后来他竟终生患癫痫。我在翰林院亲眼见过他。

另一件是说,宛平张文鹤的朋友,在南汝光道做官时,与一位姓史的幕僚同住在驿站。有一位客人递上自己的名片,请求同史某见面,他们促膝而谈了一个晚上。等到天亮,客人和他的仆人都不见了。忽然从史某

的肚子里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后来史某对着北斗跪拜,把他们从肚里驱逐了出去,但不久他们又回到了史某的肚里,一直到他死去。怀疑是前生的恩怨所致。这是听吏部侍郎金听涛讲的。

还有一件是说,平湖有一位尼姑,有一个鬼在她的肚子里,谈吉凶祸福,大多很灵验,施主们也就越来越多。鬼自称前生欠了这位尼姑的钱,所以用这种方式偿还。就像《北梦琐言》所记载的田布的事一样,人们在尼姑的腋下侧着耳朵倾听,可以听到鬼的说话声,怀疑是樟柳神。这是听吏部侍郎沈云椒说的。

死而复生

秦国的间谍被晋国杀了,六天后又复苏过来。也许是因为缢杀或杖杀的缘故,所以能够复活。但不知复苏以前,是怎样的情形。因注解经书受体裁的限制,不能像小说记载得那么详细。

佃户张天锡,曾经已死了七天。他的母亲突然听到敲击声从棺材传来,打开一看,他已经复活了。问他死后看到了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看到。也不知道已经过了七天,只是忽然间像熟睡过去,忽然间醒了过来。”

当时有位老儒生在我家教书,听说此事,拍着大腿高兴地说:“程子朱子真乃圣人啊! 有关鬼神的事,孔子孟子都不敢断定是否有,只有这两位先生敢断定。现在死者复活,果然像他们推断的那样,若不是圣人能如此明断吗?”我认为张天锡只是气息郁结,昏迷过去不省人事,家人误认为他死了,并不是真的死去。《史记》中记载的虢国太子假死之事,这位老先生难道没读吗?

阴吏说

帝王用刑罚奖赏来劝人向善,圣人用褒扬贬斥来劝人向善。刑罚奖赏有不足之处,褒扬贬斥也有力不能及的地方。而佛家则用因果报应的说法来劝人向善。虽然方式不同,但主旨是相同的。出家人执著于消罪求福的说法,并用它诱骗愚昧的百姓,不以人品的正直邪恶来区分善恶,而以布施的有无多少来区分善恶。所谓福田的说法兴盛,释迦牟尼的本意便被掩盖了。

听说有个去过阴间的人,拿念《血盆经》忏悔是否有好处一事来问阴间的官吏。阴间的官吏说:"没有这种事。男女结合,万物化生,这是天地间自然的气息,阴阳运动不停息的机因。化生必须经过产育,产育必然会有秽污。即使是贤妻良母也不可避免,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罪孽。如果把这也认为有罪,那么饮食就得大便拉屎,口鼻也有鼻涕唾液,这也是秽污。这也有罪吗?持这种说法的人,大概认为妇女是最容易受骗,产育是妇女不可避免的,把这也当作罪过,认为这种罪过必须忏悔,那么妇女的钱财,全都成了做功德之事的费用。你出入阴间,应当有所见闻,血池究竟在哪里,究竟是何人堕入血池?人们居然对这个怀疑而要询问!"

赵无常从阴间回来后,将这些告诉人们,迄今为止,也没有人相信他。积重不返,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心动生魔

僧人明玉说,西山有个和尚,看到游春踏青的妇女,偶动邪念。正在那里徘徊痴想,有个少妇忽然向他眉目传情,慢慢地两人攀上了话,那少

妇说:“我家离此不远,丈夫外出征长时间,今晚我用灯在林子外指引。”叮咛之后,就分别了。

和尚如约前往,果然离他不到半里地,有一盏青荧荧的灯。和尚穿树林渡溪涧,跟着灯走,但就是追不上它。随后那灯忽隐忽现,忽左忽右,和尚奔跑辗转,迷了路,累得再也走不动了,跌倒在一棵老树之下。天亮后,和尚仔细一看,却仍在原来的地方;再看树林中的青苔绿草上,布满了重重叠叠的脚印。和尚这才明白,他是整夜在绕着树跑,就像牛拉磨一样。自知是心动生魔,急忙到师父处忏悔,后来也没有什么事。

又说:山东有一和尚,常常看到藏经楼上有个美艳的女子向下窥看,心知是鬼怪,但暗想鬼怪也不妨亲近,就径自去找她,却什么也看不到,叫她也不出来。像这样总有百多次,于是神思恍惚得了心病,一直到死。临死时才把这事说了出来。这或许是前世的仇人,借此来索命的吧?但两个和尚毕竟都是自取其祸,而不是魔或鬼让他们遭殃的。

固理之弊

吴惠叔讲了这样一件事。有某医生,素来谨慎忠厚。一天晚上,有位老妇拿了金钏一双,来买堕胎药,医生大惊,坚决拒售。第二晚,老妇又加了珠花两枝来买,医生更吃惊了,极力赶走了她。

过了半年多,医生忽然梦见被阴司拘传,说是有人控告他杀了人。到了阴司,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脖子上勒着红巾,向阴官哭诉向那医生买药不成的情况。医生说道:“药物是用来救人的,我怎么敢杀人以图利?你自己因为奸情而死,能怨我吗?”女子说道:“我求药的时候,怀的胎儿还未成形,如果堕了它,我就可以不死。这样做不过毁掉一块没有知觉的血块,而保存一条等死的人命呀!既然得不到药物,我就不能不把孩子生下来,以致孩子遭到扼杀,受了种种痛苦,我也被逼而上吊了。这样一来你想保全一条生命,反而害了两条生命呀!罪过不归你承担,反要归谁承担呢?”

阴官叹息道:“你所说的,是斟酌当时事势的处理办法,他所坚持的却是‘理’呀。自从宋代以来,固执一个‘理’字而不考虑事势的利和害的人,哪里只他这个人呢? 这事你就算了吧!”说时敲着桌子发出声音,医生悚然一惊就醒过来了。

阴间富贵

惠叔又说,有个得瘟疫死的人,后来又还魂。在阴间遇到他以前的旧友,只见他戴着枷锁衣衫褴褛。他俩相见不禁悲喜交加,他握着老友的手叹息道:“你一辈子富贵,财产竟无法带到这儿来。”那人神色悲戚地说:“富贵完全可以带到这儿来,只是人不肯带罢了。如果生前做了善事,积了功德,到这儿来又怎会不富贵呢? 所以我想奉劝世人一句,早点做好把富贵带到这儿来的准备。”李南涧说:“这句话极是,远比说富贵是一场空的观点要好多了。”

卷十　如是我闻(四)

狐　说

据长山人聂松岩讲,安邱的张卯君家有一座书楼,被狐狸占了,常常和人说话。家中老少奴仆,凡有隐私之事,必定对众公布。全家人都畏若神明,谨慎地不敢有什么过错。

这也可以说是会说话的绳规和无形的监督者。可有的人狡猾,对狐狸十分恭敬,狐狸就为他护短,不肯直言了。

看来狐狸是聪明有余,正直就不足了。这就是狐狸之所以为狐狸的原因啊!

鬼为人谋

沧州插花庙的老尼董氏说,有一次她半夜睡醒,听到佛殿里有"咚!咚!'敲磬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拜佛。第二天,她把这事告诉徒弟,徒弟却说:"这大概是师父耳鸣,听错了。"但到了夜里,又是如此,她就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走过去偷看。

这时,灯烛昏暗,隐约能看清东西,只见敲磬的是她已故的师父。一少妇朝佛像跪着,嘴里轻轻地在祝祷,因为她面朝里,看不出是谁,细听她祝告的话,原来是为丈夫的病而祈祷。董氏惊慌失措,碰响了红窗格,顿

时阴气弥漫,灯光马上暗了。等到灯再亮起来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已故的外祖父张雪峰先生说:“这少妇已入黄泉,还为丈夫的病担忧,听了之后,使人加深夫妻感情。”

董氏又说:近来有一卖花老妇,夜里路过某家墓地,突然看见某夫人的鬼魂站在桐边,向她招手。因无路可逃,卖花老妇只得战战兢兢地过去拜见。某夫人说:“我天天夜间在这里,想等到一个熟识的人寄个口信,望眼欲穿,现在总算见到你了。回去告诉我女儿、女婿:一切阴谋,鬼神已全都知道了,不要再枉费心力。我在阴司,饱受鞭打,地下那些先死的人,个个把我唾骂。我无地自容,只好每天躲在这树边,凄风苦雨,历尽辛酸,还不知道要沉沦多少年,才有希望转世为人。好像听说要等到从小叔子那里侵夺的钱财全部散掉,才有希望转生,还有,女婿有几页密信,我生病时放在螺钿的小匣子中。吩咐他找出来销毁,免得将来被作为证据。”再三叮咛之后,呜咽着消失了。

老妇悄悄地去告诉某夫人的女儿,那女儿发怒道:“你是替小叔子游说吧!”等到从匣子里找到以前的密信,这才惊恐起来,后来某夫人女儿的家一天天地衰败下去。亲朋中知道这事的人,都合掌说:“某夫人转生的时候不远了。”

巴彦弼说

乌鲁木齐提督巴彦弼讲,以前他征讨乌什的时候,梦见来到一处山麓,有六七座行军帐,门口却不见有卫兵。有几十人出入帐篷,来来往往,看上去多像文官。巴公试着上前察看,遇见了已故的护军统领某公,两人握手互相寒暄。巴彦问:“您去世已久,今天因何事到此呢?”护军统领说:“阴司看我平生耿直,授予我一个官职。现在随军籍查战死者。”

巴公见几案上的册子有黄、红、紫、黑几种,便问:“是按照八旗旗籍分类的吗?”统领笑问道:“八旗中有紫、黑旗吗? 这是按甲、乙、丙、丁排列的。”巴公又问:“这次序是如何排的呢?”统领说:“赤胆忠国,奋勇直前的

人,载入黄册。恪守军令,宁死不屈的人,载入红册。随众驰骋,转战而牺牲的人,载入紫册。仓皇奔逃,被兵马踏死、被敌斩首之人,载入黑册。”

巴公问:“兵士们同时接受命令,战场上尸横遍野,如何能一一区分清楚呢?”统领答道:“这个就只有阴间的官吏能分辨。一般来说,人死后灵魂犹在,他的精气就好像活着一样。载入黄册的人,精气如烈火炽腾,蓬蓬勃勃。载入红册的人,精气如烽烟直上,风不能摇。载入紫册的人,精气如云漏电光,往来闪烁。这三等中,最上等的是神灵,最下等的也能归于善道之中。至于载入黑册的人,精气畏缩不振,暗若死灰。在朝廷表彰忠心的时候,这些阵亡者也跟着其他人受到表彰,可在阴间,他们便被当作一般的鬼看待,不会被挂在嘴边了。”

巴公侧耳恭听,悚然心服。刚想问问自己的将来命运,忽被炮声惊醒。

后来他常常用此梦告诫部下说:“我作战时一想起这番话,就觉得杀敌捐躯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

王二显灵

《夜灯丛录》记载有谢梅庄的傻儿子的事,却不知道这傻子姓卢名志仁。大概作者没见过梅庄自作的《憨子传》,仅仅根据传闻而已。

京兆尹霍易书戍守癸苏图时,他的轿夫王二与卢志仁差不多。后来王二死在塞外,霍易书哭得很悲伤。一天晚上,霍易书忽听见帐外有人说:“羊被偷了,赶快向西北追!”出来一看,果然不错。他觉得刚才听到的声音,显然是王二的亡魂发出的。

霍易书有个仆人,正准备辞别离去,那天目睹了这件怪事,就解下行装不走了。他对同伴说:“我怕冥冥之中的王二笑话我。”

狐　　说

沧州有个盲人蔡某,每次经过南山楼下,就有一老者请他弹唱,并且一起喝酒。两人渐渐熟识起来,那老者也经常到蔡家对酌。老者自称姓蒲,江西人,因贩卖瓷器来到这里。时间长了,蔡某发现他是个狐仙,但交情已很深,狐仙不隐讳,蔡某也不惧怕。

当时有人因家庭流言而打官司,舆论很不一致。蔡某偶尔与狐仙谈及此事,说:“你既然能通灵,肯定知道其实情。”狐仙不高兴地说:“我辈是修道的人,岂能干预别人的家庭琐事?内室秘地,男女幽会,本来是暧昧不明的,容易产生嫌疑,一只狗看到影子而吠,常常导致百只狗听了狗叫声而吠。即使真有其事,和外人又有什么相干?图一时之快意而说出来,使别人子孙几代蒙羞,这已经有伤天地之间的和气,并招来鬼神的忌恨了。何况杯弓蛇影,毫无凭据,却添油加醋,好像是亲眼目睹一样。使别人既无可忍受,又不能辩解,往往导致抑郁难言,含冤丧命。这怨恨之气,更是过了几辈子也难消除。如果有幽灵,难道能没有业报?恐怕刀山剑树上,不能不为这种人设一位置啊。你向来质朴诚实,听到这种事本该掩耳,却还要查问真伪,你想要干什么?难道是因为失明还觉不够,还想被割舌头吗?”狐仙说罢,扔下杯子就离去了,从此便绝迹不来。

蔡某又惭愧又悔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常讲这事以告诫别人,而没有将此事隐瞒。

义犬二则

舅舅张梦征先生说,他所住的吴家庄西面,有一个乞丐死在路上,乞

丐所养的狗守着他不离去。夜里有狼来咬他尸体,那狗猛扑上去咬狼,不让狼上前,过了一会儿,大批的狼围了上来,狗力尽倒下,和主人一起被狼吃掉,只留下一个头,还两目怒张,眼眶好像要裂开似的。有个看守瓜田的佃户,曾亲眼看到这个场面。

又,程易门在乌鲁木齐时,一天夜里,有贼进屋偷窃,已爬上墙要逃走,家中所养的狗追上去咬住贼的脚。那贼抽刀乱砍,狗至死也咬住不放,因此贼被捉住。易门有个仆人叫龚起龙,当时正在负心诬害主人。人们都说程太守家有二异:一是人面兽心,一是兽面人心。

乌鸦报警

我在乌鲁木齐时,听骁骑校萨音绰克图讲,过去他驻守豇山口哨卡。一天天将亮时,有只乌鸦对着门哑哑啼叫。他讨厌乌鸦叫不吉利,就用箭射它;乌鸦怪叫一声,从牛背上急飞而过,牛受惊吓奔跑起来。他招呼几个士兵急忙追赶。

追进一个山坳,遇见两个耕地的农夫,牛将其中一人碰倒。扶起来一看,没有大伤,只是崴了脚难以行走。农夫家离这儿不远,就一起搀扶送他回家。进了农夫家门还没坐定,就听见一个小孩连呼“有贼”。士兵们出门追捕,竟是在逃犯韩云。他跳过墙来偷瓜吃,大家一拥而上捉住了他。

假使乌鸦不对着门啼叫,则萨音绰克图不会射它;不射乌鸦,牛就不会奔逃;牛不奔逃,就不会碰倒农夫;不碰倒农夫,士兵也不会到农夫家;如果只是一个小孩看见有人偷瓜,也不可能将盗贼捉住。就这样辗转引导,终使盗贼被捕受到制裁。这只乌鸦的到来,莫非是受了什么东西引导?韩云本是一个大盗,多次劫物杀人。当时虽没有发现什么,但实际上与刘刚遇鬼的因果一样。

鬼求葬

又佐领额尔赫图说,他从前驻守吉木萨卡伦时,夜里听到草屋外有“呜呜”的声音。人出去追,声音就渐渐退去,人停声也停,人返回声音又回来。这样过了几个晚上。

有一个兵士很有胆量,竟持刀追随声音而去,曲曲折折来到山中,到一僵尸前声音就消失了。士兵细看那尸体,见有野兽咬过的齿痕,早已经干枯了。兵士回来告诉,他心知是求葬的鬼魂。就用棺材将尸体埋葬了,于是就不再有声音了。

灵魂已经离开,形体又有什么用呢?这鬼如此留恋遗体,未免也太作茧自缚了。但给蝼蚁鱼鳖为食的理论,只是庄子旷达的见解,哪里能使有生命的东西都像哲人那样洒脱忘情?从这件事看来,可知棺殓必须郑重,以体现孝子之心,尸骸必须埋藏,以体现仁者的政策。圣人是知道鬼神的情况的,他们何曾认为人死魄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呢?

董文恪训

献县县令某人临死之前,他家的看门人夜里听见书斋里有人说:“他这些年享尽奢华,禄数已被耗尽。他父亲在阴间请求预支下辈子的一年禄运,用来办未了之事。不知答应没有?”过了一会儿县令暴死。

董文恪公曾说:“凡事不可太过分,这是天理。所以,过分奢华、过分节俭都会招致祸害。然而,据多年来的验证,对过分奢华者的惩罚,对有钱者轻而对有权势者重。对过分节俭者的惩罚,对有权势者轻而对有钱者重。因为有钱者过分奢华,只是耗费自己的钱财而已;有权势者过分奢

华，势必导致贪婪财物，权势大则求取财物容易。有权势者过分节俭，只是守护自己的钱财而已；有钱者过分节俭，势必是十分刻薄，斤斤计较则必然巧取豪夺。士大夫们要时时牢记：过分利己的人必然损害他人，凡事要留有余地，这才是祈求福运的途径。”

牛　祸

家童玉保说，特纳格尔有一农家，某日忽然有一头很肥壮的牛跑入他家的牛群中。过了很久没人来追寻，问来问去也找不到丢了牛的人，就把它留下养了起来。

他家有个女儿，十三四岁，一天骑这头牛到亲戚家去。牛走到半路，就不再循着道路走，而是驮着女孩越岭渡溪，径直冲入乱山丛中。女孩一见悬崖深谷，心想掉下去一定粉身碎骨，只能抱着牛颈哭叫。砍柴放牧的人听到哭声，追过去看，只见已在高山之顶，随后又渐渐地消失在云烟之中。后来可能是喂了虎狼，或葬身溪谷，都无从知晓了。大家都怪她父亲贪心留下这头牛，结果招来大祸。

我认为这牛和这女孩，应该是前世冤家，即使将牛赶走，它也肯定会用别的方式来报仇的。

平地显字

据故城人刁飞万讲，有两位私塾先生，雨后到土神祠散步，坐在台阶上谈天，许久不离去。祠前地面平净如掌，突然他们发现地上凸起了些道道，像是字迹。二人一同起身察看，见泥土上用拐杖画出十六个字：“不趁凉爽，自课生徒。溷入书馆，不亦愧乎？”这个土神祠没有住人，狐仙盘踞

其中,嫌二人在此聒噪的时间太长了。

当时,科举考试刚增考律诗,刁飞万开玩笑说:“这随手成文,就是一首四言韵诗。我自愧不如这个狐仙。”

未死先忏

飞万又说,有一个书生,很有胆量,常想见见鬼,却不能如愿。一天夜里,雨过月明,就让家童带上一坛酒,随他到一片坟堆中。

书生环顾四周叫道:“如此美好的夜色,独自游赏,实在寂寞,地下的各位朋友,有肯来和我共饮的吗?”过了一会儿,只见鬼火闪闪,出没于草丛,再招呼他们,就“呜呜”地围上来,离他有一丈左右,都停住不上前了。数数鬼影,大约有十来个,书生就用大杯舀酒洒在地上,鬼都俯下嗅酒。有一个鬼说酒极好,请再给一点。书生就一边洒酒一边问道:“各位为什么不轮回?”鬼答道:“善良的人就转生了,恶贯满盈的人就堕落地狱了。我们十三个人,罪期未满,等待轮回的有四个,罪孽深重,不得轮回的有九个。”书生又问:“为什么不忏悔以求解脱呢?”鬼说道:“忏悔要在没死的时候,死后就无处着力了。”

书生把酒洒完了,举起坛子给鬼看,鬼就踉踉跄跄地走了。其中有一个鬼回头叮咛道:“饿鬼得以喝酒,没什么可以报答,谨以一句话奉送:忏悔要在没死的时候。”

生死之间

翰林院笔贴式伊实征讨伊犁时,在一次血战中突围,身上中了七矛,死了两天后又苏醒过来,骑马急奔一昼夜,却仍然追上了大部队。

我与博晰斋同在翰林院供职时，见到伊实身上的伤痕，便仔细询问事情的原委。伊实说受伤时觉不到丝毫疼痛，只是忽然间像沉睡过去一样，等到后来慢慢有了知觉，这时灵魂已离开了身体。四面环顾，到处风沙茫茫，方向难辨。心中明白自己已经死了。突然想到孩子尚小，家中贫寒，心酸彻骨。这时就觉得身躯如一片树叶随风飘荡欲飞。突然又想到就这样白白死去实有不甘，立誓要变成厉鬼再去杀敌，顿时觉得身躯如一根铁柱，风吹无法动摇。正在徘徊伫立的时候，想上山顶观看散兵的位置，顷刻如梦初醒，发现自己正僵卧在血泊之中。

晰斋听罢叹息说："听到这样的情形，让人觉得战死并不可怕，那么做忠臣烈士也是容易的。人们为何害怕而不去做呢？"

戒杀牛

家乡有个姓古的人家，以杀牛为业，所杀的牛不可胜数，后来古老头双目失明，他妻子临死时，全身溃烂，痛苦万状，哭着叫喊："阴司按照杀牛的办法，正一刀刀宰割我呀！"呼叫了一个多月，方才死去。侍妾的母亲沈氏，亲眼目睹了这事。

杀生的业报最重，牛有功于农事。杀牛的业报就更重。《宾祥记》载晋朝庾绍的故事，已有"应该勤勉精诚，努力上进，不可杀生，如不能都戒掉，可以不杀牛"的话，这是最早戒杀牛的记载，《宣室志》载夜叉和人杂居就会发生瘟疫，只有不吃牛肉的人可幸免，《酉阳杂俎》也有记载。如今不吃牛肉的人，遇到瘟疫确实不被传染。小说的内容其实并不都是无根之谈。

旷达是牢骚

海宁人陈文勤讲,有次在某人的家里扶乩,降坛的神是安溪人李光地。陈文勤拜问为人处世之道,李光地下判语说:“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可信口开河,这样就能永保平安。”

陈文勤终身记诵着这话。他曾教诲自己的门生说:“得意时不要忘形,稍微知道利害关系的人都可做到。失意时不要信口开河,贤者也未必能做到。信口开河不只是发发怨气牢骚。但失意时不屑一顾,故意说些旷达的话,这样招来的祸患比发牢骚更大。”

我由此回忆起先高祖在《花王阁剩稿》中记载的宋盛阳先生的赠诗:“狂奴犹故态,旷达是牢骚。”与陈文勤公所说的道理是一样。

额鲁特女

有一个额鲁特族妇女,是乌鲁木齐一个民妇,婚后几年便守了寡。这位少妇颇有姿色,天天都有媒人登门。少妇辞谢说:“嫁是肯定会嫁的。然而丈夫死去,无嗣,公公年老,我走了他依靠谁呢?等我将公公养老送终后再说吧。”有人愿意到她家入赘,替她赡养公公。少妇又辞谢说:“男人的性情是难以说定的,万一与公公不和,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也行不得。”

少妇辛苦操劳,使公公生活得温饱安乐,竟胜过以前儿子活着的时候。过了六七年,公公寿终正寝。少妇操办完丧事,在墓前痛哭辞别,然后换上鲜艳的衣服,登车改嫁去了。

议论者因她不贞节而惋惜,却不能不说她孝顺。内阁学士永公当时

镇守此地，听到此事后叹息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本质好而没有学习啊！"

侠　盗

新城人王符九说，他的一个朋友被任命为贵州的一个县令，向一个山西商人借债。山西商人趁机想着法子盘剥勒索。朋友迫于已到启程期限，委曲迁就，而山西商人愈发得寸进尺。争执到深夜，朋友无奈忍痛写了借据。借据上写的是一百两银子，实际上拿到的不足三十两。

山西商人离去后，朋友将银两收入箱内，正独自叹息。忽然听到房檐上有人说："世上竟有如此不公平的事！先生太软弱了，真让人义愤填膺。我本来准备来偷您的财物，今天且惩罚一下那个商人，为天下的穷官出口气。"朋友害怕，未敢答言。盗贼已越墙而去。第二天，听说那商人被盗，箱中新旧借据被席卷一空。

这个盗贼颇有侠义之心，而那商人做事也太过分了。他冒犯了造物主的忌讳，所以鬼神巧妙地让他付出代价。

鬼知阴事

许文木说，他的亲戚中有人新做了官，就摆了丰盛的供品祭祀祖先。有个巫师能看到鬼，偷偷地和别人说："他家祖先受祭时，都表情愁惨沮丧，好像要流下泪来，而后巷某人的鬼魂，却坐在对门的屋顶上，跷着脚在笑。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那人上任不久，就因犯法而被处死，这才知道他的祖先悲泣的原因。但后巷某人的笑，却还是不可理解。

很久以后，有知道他阴私的人说："某人的女儿有姿色，他曾让一个老

妇以金珠相诱,两人同宿了几个晚上,人不知道而鬼却知道。谁说暗地里就可做缺德的事啊!”

老　儒

单人王梅序说,交河城西有座古墓,林木丛生,据说藏有妖怪。冒犯了妖怪的人大多患寒热病,樵夫牧人都不敢接近。有位耿直而固执的老儒生,这座古墓恰好位于从他的住处到县城的途中,路过时他一定要休息一会儿。他不急不忙,傲视四方,竟然什么也没遇到。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一天,他又坐在墓旁袒胸纳凉,回去后便说胡话:“以前以为你是个君子,因此任你放肆,不敢侮辱你。你近来做了负心事,我才知道以前你也是貌是心非。如今再也不怕你了。”老儒生的家人再三拜求祷告,他还是昏沉了几天。从此以后老儒生变得怯懦胆小,每经过墓地时便低头匆匆而过。

由此可知,鬼并不可怕,只要人心中无邪念,即使傲视它,它也不计较。

同样由此可知,鬼又非常可怕,如果人的行为有污点,即使非常诡秘,鬼也是能知道的。

汪辉祖语

我的门生汪辉祖,字焕曾,是乾隆四十年的进士,现任湖南宁远县知县。没考中进士之前,他长期做幕僚,曾撰《佐治药言》二卷。其中记载最近的几条案例,可供执法者参考。

其一说:孙景溪先生名字叫尔周,任吴桥县令时,幕僚叶某一天晚上正在喝酒,忽然昏倒在地,两个时辰之后方才醒来。第二天,他闭门用黄纸书写了一篇呈文,拿到城隍庙祭拜后焚烧了。无人知晓这是何故。过了六天,叶某又跟上一次一样昏倒在地,很久方才醒来。叶某请求迁居到官署外。他说:八年前在山东馆陶县幕府,有位士子控告一个恶少调戏他妻子。叶某准备报请县令只惩治恶少,不必让士子之妻出堂对质。但另一个幕僚谢某却想看看士子之妻姿色怎样,唆使叶某传讯她。结果士子之妻上吊身亡,恶少论罪抵命。现在恶少在阴间控告说那女人若不死,他便不会以命案论罪;而女人的死是因衙门传讯而引起的。馆陶县城隍神发来文牒拘审叶某。昨天,叶某写好呈文申辩说:“那女人本就应出庭对质。况且是谢某出的主意。”很快,城隍神又来文说:“传讯那女人的目的是要看人家姿色,不是为人家伸冤。这念头虽然起于谢某,但刀笔操在你手里。谢某已经拘拿到此,叶某也不能宽恕。”叶某说他是难以逃脱了。第二天晚上叶某就死了。

其一说:浙江按察使同公讲,乾隆二十年秋复审各省死刑犯时,有天夜里,他一个人走出来暗察属下官吏们办案情况。大部分都已睡了,只有一个房间还是灯烛明亮。他向里窥视,见一官吏正在翻阅案宗,一个老翁和一个少妇站在桌前。只见官吏草签了一份判决,接着撕毁了又重新书写。那少妇恭敬地退了下去。官吏又抽出一份案卷,沉思了良久,书写了一张判决书。老翁也作揖退去。后来同公传问了这位官吏,得知先审理的是台州的强奸致死案。开始拟判缓期处决,但又考虑到奸污犯是读书人,却道德败坏致人死命,所以改判为斩立决。后审理的是宁波斗殴致死案。起初判为立斩,后考虑到杀人者去讨债,这是天经地义,打死人是由于自卫还击欠债者的无理殴打,所以改判为缓期处决。同公才知那少妇是已经死亡的烈女魂魄,那老翁是在押死刑犯的亡父。

其一说:秀水县衙有座爱日楼,楼梯板早已毁坏,每逢阴雨天就会听见鬼哭。一位老吏讲,康熙年间一位县令的母亲喜好念经,于是修建了这座楼。雍正初年,有位县令携同他的幕友胡某来上任。盛夏时节胡某不想见人,独居楼上。他所需的书籍、案卷和食物,都用绳子吊上吊下。一天,忽听楼上发出惨叫声。手下人忙搭梯而上,见胡某赤身裸体浑身是血,正拿刀刺自己的肚子,全身犹如被刀子刻画一样。胡某说:“在湖南某

县做幕僚时有一桩奸夫杀了本夫的案子。奸妇向官府自首了。我怕被上司责怪失察,就上报查访出了凶手并拘捕奸夫奸妇。于是将奸妇分尸。刚才我看见一位神领着那奸妇来此,用刀刺我。我便不省人事了。"胡某呼叫了一天一夜后死去。

其一说:吴兴县某人以善于治理钱财粮税而著名。一个同事偶然怠慢了他,他就向上司密告同事贪污盗窃,致使同事入了大狱。后来这个县吏竟咬舌自尽了。又说无锡的张某在归安县令裘鲁青府上做幕僚时。有个奸夫杀了本夫,裘县令认为奸妇并未参与谋杀而要将她释放。张某大声争辩说:"赵盾没有讨伐弑君者,就是弑君;许世子为父亲进药而没尝,就是弑父。《春秋》中有追究动机之法,因此奸妇是不能释放的。"结果奸妇被处死。后来张某梦见一披头散发女子,手持利剑,抓着他的领子说:"我本无死罪,你为何急着要我死?"说着就用刀刺他。张某惊醒,从此夜夜受此噩梦煎熬,直到死去。

其一说:萧山人韩其相先生少年时就擅长诉讼判案,但他屡屡应举落第,年长后又无子嗣,他已经失去进取之心了。雍正元年,韩先生在公安县做幕僚,梦见神对他说:"你因为笔下的罪孽太重,被剥夺了官禄和子嗣。现在你治狱办案仁义宽恕,神将赏赐你科考功名和儿子,赶快回来赴试吧。"韩不敢相信。第二天晚上又做了此梦。当时已是七月上旬,他说去赶考已来不及了。神说我能送你。醒后急忙整理行装。船行江中一帆风顺,八月初二竟然到达了杭州,作为遗才入选中举。第二年果然生了儿子。

汪辉祖为人严谨踏实颇有古人之风,所讲的事情不会是无凭无据。

他又讲《囚关绝嗣》一条说:平湖人杨研耕做虞乡县幕僚时,县令兼理临晋县,碰到一件疑案迟迟没有断案,后来弄清楚是弟弟将哥哥殴打致死。杨研耕夜办完案件,上床就寝。忽听床上帐钩发出响声,帐子微微打开。他以为是风吹的。不一会儿帐钩又响,帐子被帐钩挂起,床前有一位白胡子老人在磕头。杨研耕呵斥一声,那老人就不见了,但几案上有翻纸的声音。他急忙起身去看,翻开的正是他刚才审阅的案卷。他反复审阅,罪状并无冤情,只是这家人四代单传,到罪犯父亲辈才生了两个儿子;现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又将被处死,那么这家第五代就要绝后了。杨研耕便将判决书毁掉,存疑搁置起来。汪辉祖认为存疑是对的。

我认为，以王法论，应处死灭人伦者。以人情论，绝后者也值得怜悯。生与杀都有所违背，仁与义竟难以两全。如果定要委曲人情而求通王法，则杀人者抵命，死者之冤才能伸。死者伸了冤而使祖上绝后，他若地下有知也会不情愿。假如死者情愿如此那是没有人心的。即使不抵命也不能说是枉法。这是一种说法。有人说，人情只是一人之事，法律是天下之事。假使家中只有兄弟二人，弟杀其兄，便怜悯他们家绝后而不抵命，那么夺产杀兄者就多了，那法律又如何能起到端正人伦维持纲纪的作用呢？这又是一种说法。看来没有皋陶那样明断的官，此案确实难断，还是留着让明理的人去论定吧。

子不语怪

据姚安公说，有一次他在舅父陈德音家时遇到一场大暴雨，从上午九点直下到下午一点多。雨水都是沤麻水。

当时家塾一位老儒正在讲学，学生便问："老天下这样的雨，究竟是什么道理？"老儒掉头面向墙壁回答说："孔子不谈论怪异之事。"

老儒骂狐

刘香畹说，他以前客居山西时，听说有一位老儒者路过古墓时。同行者说里面有狐仙。老儒者听后便骂狐仙，倒也没有什么异常。

这位老儒善于持家，冬天不穿皮，夏天不穿麻，清茶淡饭，妻儿也不饱暖。他一毫一厘地日积月累，攒下了四十两银子，熔为四锭，秘密地封藏起来，却常常对他人哭穷。自从他骂了狐仙后，所储藏的四锭银子有时忽然跳倒房顶、树梢，他只得爬梯去取；有时忽然落在污泥浅水中，他只好湿

漉漉地下去捞;甚至有时忽然在粪坑里,他只好下坑去摸;有时银锭挪了地方,让他翻箱倒拒才得以找到;有时丢失几天的银淀突然从空中落下;有时他正与客人对坐,银锭忽然出现在他帽檐上;有时他正在对人作揖,银锭忽然从袖中掉出。变幻莫测,捉摸不定。有一天,四锭银子忽然飞向空中,像蝴蝶飞翔,又像打出的弹丸一样,越飞越高越远,看样子是不会飞回的。老儒不得已焚香拜求神灵,银锭才又飞回他怀中。

从此后没再发生这类烦扰之事,但他讲学的傲气已荡然无存了。

刘香畹讲这件事时,一位朋友说:“我只听说以德胜妖,没听说以咒骂胜妖的。老儒遭此烦扰也是活该。”另一位朋友说:“假使是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这样的儒学大师咒骂狐妖,狐妖必不敢作怪。而这位老儒空有古儒者的外貌却无古儒者的心灵。”又一位朋友说:“像周、张、程、朱那样的学者必不会轻易咒骂。只有那些内心空虚的人才满肚子怨气!”刘香畹表示赞成,说:“这话说出了症结所在。”

心存羞愧

刘香畹又说,有一个喜欢存钱的举人,生性吝啬。他的妹妹家非常贫困,快到过年时,已无米下锅。他妹妹冒着风雪走了几十里地来到娘家,向哥哥乞求借三五两银子,等开春丈夫拿到教书薪酬后就偿还。举人却坚决以自己拮据为由而拒绝了。他母亲流着泪帮助他妹妹请求,他依然拒绝了。母亲取下头上的簪子、耳环交给女儿去典当,举人对此却熟视无睹。

当天晚上,有盗贼破墙而入,将他所有积蓄席卷而去。害怕公众舆论,举人没敢报官。半年后,那盗贼在另一个县作案落网,供出曾盗窃举人家,所盗财物仍然还有十分之七。官府发公文寻查失主,举人仍惧怕公众舆论而没敢去认。他的妻子心疼这些财物,就让儿子前去认领。举人心中羞愧,有半年时间不敢见客。

母子之爱是天性,兄妹之间是骨肉至情。因为吝啬的缘故而视姊妹

如路人，听到这样的事真令人悲叹。盗贼趁机盗他的钱财，真令人拍手称快。丢失钱财不敢宣扬，失而复得不敢拿，又令人称快。至于他心如锥刺般痛，想掩饰自己的污点，又因妻子而败露，污点还是没掩饰住，更是大快人心。事情颠来倒去，如此之巧妙，能说不是冥冥中有谁在指使吗？然而他能因羞愧而不见客，我认为他还可以为善，就因为这一点羞愧之心，他还是可以称为孝友的。

死不忘亲

卢霁渔编修患寒症，误请读景岳全书的人看病，让他吃了人参，结果马上就死了。他母亲十分后悔，哭得极伤心。但每哭一声，就听到墙板"格格"作响。晚上在床边有人叫阿妈，很清楚地听出是霁渔的声音。大概是不愿让老人过分哀伤。可怜啊！死了还不忘亲人啊！

亡母恋子

海阳县的鞠庭和前辈说，有位官家的夫人在临终前，左手挽着幼儿，右手挽着幼女，呜咽而死；费了很大劲才掰开她的手臂，她的眼睛却仍然炯炯发光，不肯瞑目。后来，灯前月下，常常能远远望见她的身影，但叫她却不答应，问她也不说话，向她招手也不过来，走近就不见了。有时几个晚上不出来，有时一连出现好几次；有时望见她站在某人的面前，但那人却看不见；有时在此处看见她，有时又在别处看到她。就好像空花泡影，电光火石，瞬间就会失去身影，而弹指之间又出现了。

虽不为害，但人人心中都有个已亡夫人的影子。因而后母对她的子女，不敢有歧视心；婢女童仆对她的子女，也不敢有凌侮之心。等到她的

子女男婚女嫁后,便慢慢看不到她了。但过几年就会再出现一次,因此一家人总是战战兢兢,好像她就在身边。

有人怀疑是狐魅冒形作祟,这也是一种说法。只是狐魅是扰烦人的,但此鬼却不接近人。况且狐魅又为何非要辛苦十多年,时时以幻影出现呢?可能是眷恋之故,所以才魂灵不散吧。为人子女者,得知父母死后更加关切子女,以至到了如此地步,这真让人怆然感伤呀。

善　鬼

鞠庭和又说,有个人在兄长死后,侵吞了侄子的财产,几乎使他无以为生。一天晚上,他夫妇正在酣眠之中,忽然梦见兄长仓皇急呼:“快起来,快起来,火已经烧到屋里了。”醒来一看已是烟焰弥漫,无路可逃,只好破窗跳出。喘息未定,房子已经坍塌了,片刻之后,已成灰烬。第二天,他急忙把侄儿叫来,把侵吞的家产如数归还给他。

人们奇怪,他在几天之内忽而如盗跖,忽而如伯夷。他流泪自责,才知道其中的缘故。这个鬼善于保护自己的骨肉,比作祟强多了。

劝梁公

高淳县令梁钦在担任户部主事时,与姚安公同在四川司。当时六部的制度很严,凡因故不能入衙上班的人,必须先派人禀告掌印官,掌印官把情况转致司务,司务每天呈报正堂,不能无故不到。一天,梁公没有入署办公,又没有请假,大家十分疑惑。姚安公与福建的李根侯的寓所距他家很近,下班后便同去探视。

原来,梁公昨夜睡后,忽听见有砰砰的撞击声,如同怒马腾踏一般,呼

问也无人回答。他吃惊地起来探视,原来是两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在裸体相搏,打得难解难分,但都闭口不言。当时房中别无一人,梁公无可奈何,只好坐观其斗。晨钟鸣响时,三人才一同扑倒在地,破晓方才苏醒。三人伤痕累累,一个个鼻青脸肿。问他们,却不知自己干了什么。只记得那天晚上坐在后门纳凉时,望见破屋的废址上有几只狗在跑来跑去,就用砖石投掷它们,狗嗥叫着逃走了。就寝后,便打了起来。也许那些狗是狐狸,在月下看不清楚。

梁公是泰和人,与正一真人为同乡,便打算去陈诉。姚安公说:“狐狸在游戏,妨碍谁了呢?无故打它们,理屈的不是狐狸。袒护理屈的,攻击有理的,于理不通。”李公也说:“凡是仆人与他人争斗,应先克己;有理尚不可纵容他仗恃而妄为,更何况没有理呢?”梁公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人装狐

乾隆四年,己未科会试前,有一举人,路过永光寺西街,看到有个美貌女子站在门外,心里很喜欢,就托媒人牵线,用三百两银子纳为小妾,于是就住进了她家,两人过得也很融洽。等到考试结束回家,只见家里破窗灰墙,静无一人,污物堆积,好像废弃多年的样子。

有人询问邻居,邻居说:“这房子空了很久,这家住进来才个把月,有天晚上突然离开,不知到哪里去了。”有人说:“这是狐精,小说中曾有这样的事。”也有人说;“这是以女色为诱饵,骗了钱财远逃,而伪装成狐精的样子。”

狐精伪装成人,这是够狡猾的了,而人伪装成狐精,岂不是更狡猾吗?我在京城住了五六十年,这样的事见得数不胜数,这不过是其中一件罢了。

善 狐

据御史汪香泉说，布商韩某与一狐女相爱，身体一天天瘦弱起来。伙伴求得符篆加以禁止，那狐女去不多久又回来了。

一天夜晚，她与韩某共寝时，忽说："你有异心吗？为什么我觉得刚气逼人，刺得我不能安宁呢？"韩某说："我并无他念，只是邻人吴某迫于负债，将儿子卖作歌童。我不忍读书人的后代沦为下贱人，便想筹措四十两银子将他赎回来，因此辗转难眠。"狐女急忙推开枕头说："你有这样的打算就是善人。戕害善人会受大处罚。我走了。"于是她与韩某接吻，叹了好一会儿气才离去。韩某从此后身体又像原先那样健壮了。

和尚叹

据戴遂堂先生说，四月八日这一天曾见一大人物在佛寺敬佛放生。他偶然散步于花丛里，遇见一位游僧合掌问道："您因何事到此？"大人物说："行善。"游僧又说："为何选择今日？"大人物说："今日是佛祖的诞生日。"又问："佛祖诞生日才做好事，那余下的三百五十九日就不该做好事吗？您今日放生，是眼前的功德，却不知年年屠宰所杀，足够与此数相当吗？"大人物一时无以言对。知客僧代为斥责道："贵人护法，三宝增光。一个穷和尚怎可乱说话？"游僧一边走一边笑着说："紫衣和尚不说话，所以穷和尚不得不说了。"而后转身径出，不知去向。

一老僧私下叹道："这和尚太不懂事，但在我佛门之中，他的见解则如同狮吼一般。"当初五台山僧人明玉说："日日念佛，则恶意不生，并非每日念几声佛就为功德。天天吃斋，则永除杀孽，并非每月守几天斋即为功

德。烹肥炙甘，早晚食劳，而每月限在某日某日不吃肉，就称为善人，那么公堂贿赂，行为不廉，祭祀不修却每月限定某日某月不受贿赂，就可称为廉吏了吗？"这与游僧的观点十分吻合。

总宪李杏甫说："这只是他们佛教的说法而已。士大夫终身吃斋，肯定不行。能够几天守月斋，那么这几天就可以少杀生；能够几人守月斋，这几个人就可以少杀生。这总比全不守斋要好吧。"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只是不知如果明玉还在，他是否还会论辩。

三 百 钱

恒王府的长史东鄂洛因故被贬到玛纳斯，这儿归属乌鲁木齐。一天，他为避暑气而赶夜路去乌鲁木齐，在树下歇马时，遇见一人半跪着向他问好，自称是戍卒刘青。东鄂洛和他谈了好一会儿话，上马要走。刘青说："有件事烦您传句话：印房官奴喜儿欠我三百钱。如今我很穷，还望他归还。"第二天见到喜儿，东鄂洛将此事告诉了他。喜儿一听，吓得汗流如雨，面如死灰。东鄂洛很诧异，问他缘由。原来刘青很久以前就病死了。当初他死时，陈竹山惋惜他的勤劳谨慎，交给喜儿三百钱，让他买些酒肉纸钱祭奠刘青。喜儿因刘青无亲无故，就把钱私吞了。这事谁也不知，不想鬼却来索要。

竹山素来不信因果报应，到这时才惊惧地说："此事不假，这话并非是虚构。我以为人活着时作恶，特别怕别人知道；在人不知道的地方，就可以恣意妄为。如今才知道无鬼之论，竟然不足为凭。那么有隐藏祸害之心的人，应该有所忧虑吧！"

参将奇遇

昌吉被平定后,将战俘叛党的子女分赏给各位将领。乌鲁木齐的某参将,实际主管此事。他自己选了最美丽的四个人,教他们歌舞,涂脂抹粉,穿彩衣,戴珠饰,打扮得仪态万方,宛然娇女,见到的人无不倾倒。

后来,这个参将升迁为金塔寺副将,按规定日期启程。这几个美童检点衣装,忽然箱子里有四双绣鞋翩然飞出,满屋飘舞,就像一群蝴蝶。用棒扑打,它们才掉到地上,但还在那里蠕动,发出"呦呦"的声音。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这个参将出发后走到辟展这个地方,因鞭打地方官员,受到镇守大臣弹劾,被贬成伊犁,最后死在贬所。

夺　婚

在最危最急的地方,有时会忽然出现意想不到的事,发生无理无情的事情,其中或许会另有缘故。这时应当不拘常规来解决,而不能用刻板不变的方法予以判断。

我家乡有位老妇人,无缘无故带领几十个老年妇女,突然到邻村一户人家里,推门而入,把他家的女儿抢走了。人们若以为是寻仇闹事吧,这两家却一向没有往来,以为是强抢成婚吧,那老妇又并没有儿子。乡里惊怪,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女家向官府控告,官府发出公文拘捕,而老妇已带了女子先逃,无法追寻其踪迹,和那老妇一同参与此事的妇女也四散逃亡。官府拘留了许多人,经过反复审问,才有一人吐露了真实情况,他说:"老妇只有一个儿子,患上肺痨病快死了。老妇抚摸着儿子痛哭说:'你

死自是命中所注定，可惜没有留下一个孙儿，使祖父竟成为饿鬼了。’儿子呻吟着说：“孙儿不一定准能得到，但也还有希望。我和某人的女儿私下发生过关系，她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但恐怕那孩子生下来必定会被弄死罢了。’儿子死后，老妇独自嗟叹唠叨了十多天，便突然做出这件事来，大概是劫取那女子以保全其胎儿吧？”

官员怅惘地说：“既然这样就不必缉捕了，过两三个月他们会自己回来的。”到期果然老妇抱着孙儿来自首，官员也无奈她何，仅判以犯“不应为”从重的律例，处以打板子刑罚，但可以缴款赎免而已。

这事的变化像兔起鹘落般迅捷，稍放松点就过去了。这老妇也真敏捷如神啊！

安静涵说，当老妇带了那女子乘夜逃跑时，用三辆车子载上婢女和老婆子，加上自己一车，分四条路行进，所以人们无法测知她在哪一路车里。她又不走官路，而是横斜曲折地走，岔路中又有岔路，所以没人知道她的去向。而且她早行夜宿，一天也不停留，等那女子分娩后才租屋住下来，所以无法寻到她的住处。其算计是十分周密的。女子回家后，被父母所抛弃，便来同老妇一起抚养孤儿，竟没有再嫁人。因为她开头是私自相爱幽会，所以旌表节妇的典册没有记载她的名字，这里也不指明她的氏族了。

媚　药

李庆子说，曾夜宿友人家中，天快亮时，忽有两只老鼠奔跳追逐，在房间里像风轮一样旋转，像弹子一样跳跃，瓶罐炉盆，全被撞翻，砰铿碎裂的声音，使人心惊。过了很长时间，一只老鼠跳起有几尺高，又落到地上，再跳起再倒下，才死去。看它七窍流血，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急忙叫友人家的童仆收拾器物，见盘中晾着的几十粒媚药，大半被咬过了。这才明白老鼠误吞了这药，狂淫无度，雌的吃不消而逃避，雄的无处发泄，热火内烧而死。友人出来一看，又惊又笑，随后惊恐地说：“居

然会这样啊！我知道厉害了。”把藏着的药全都倒进了水中。

燥烈的药物，加以提炼，其药力很猛，而毒性也很大。我见过因服用这药而坏事的人太多了。大概像韩愈用硫黄，贤者也不免于此。庆子的这位朋友，也许是命不该绝，所以能从老鼠处得到启示而忽然悔悟吧！

替 死

唐朝的张鹜在《朝野佥载》一书中记载：唐代青州刺史刘仁轨，因海运船只失事过多被贬为平民，流放辽东，效力于地方节度使。后来他生了病，躺在平壤城下，揭开帐幕看兵士攻城。有个士兵径直来到他面前，背对他坐下，呵斥他也不离去。不久城上放箭，正中士兵心脏。若无此士兵，仁轨多半要被流箭射中。

大学士温公讨伐乌什时为领队大臣。正督兵攻城，中途口渴异常，便回帐中饮水。恰好一侍卫也来喝水，于是温公让出垫子给他坐。刚拿起碗，敌军突放大炮，一枚铅弹击穿侍卫胸膛，立刻死了。假如此人迟来片刻，那么温公就不免一死。此事是温公亲。告诉我的，与刘仁轨之事极相似。后来温公出征大金川，终于战死在木果木。

由此可知人的生死，各有各的地方，即使命中注定要阵亡的人，若那个地方不对，也是有惊无险。而那些畏敌求生的人，只是白白地多一次逃避罢了。

狐 言

人和物不同类，而狐狸介于人与物之间；阴阳不同路，而狐狸介于阴与阳之间；仙与妖非一路，狐狸介于仙与妖之间。所以说，遇到狐狸可以

说是怪异之事,也可以说是稀松平常之事。夏、商、周三代以前无可考证,《史记·陈涉世家》中说点起篝火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这肯定是当时已有狐狸作怪,陈胜才以此为假托。吴均的《西京杂记》记载广川王发掘栾书之坟,打伤了坟中的狐狸,后来梦见有老翁来报仇。可见狐狸化成人形之事汉代就有了。《朝野佥载》中记载,唐初以来拜祭狐神的百姓颇多。当时有谚语说:“无狐魅不成村。”这类传说在唐代最盛。《太平广记》中有十二卷记载狐狸精的事,而唐代就占了十分之九,这就是证据。

各书的记载不一致,而关于狐仙传说的渊源始末,则以刘师退先生所叙述的最为详细。因为旧时沧州南有位学究与一个狐精为友,师退通过学究与狐精相见。这狐精身材短小,相貌犹如五六十岁的人,衣着不古不今,类似于道士。

它接人待物也还安详谦恭。寒暄后,问找它有何事。师退说:“世上与狐族相交往的人,叙述狐族之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很多事情我不明了。听说您豁达不忌讳,因而向您请教。”狐精笑着说:“天生万物,各自都起了名字。狐狸名叫狐狸,正如人叫人。称狐为狐,正如你人为人,有何可忌讳的呢?至于我们狐狸之中的美丑不一,也如人类之中的良莠不齐。人不避讳人的恶,狐狸又何必避讳狐狸的恶呢?你就直问吧。”师退问:“狐狸之间有区别吗?”狐精说:“只要是狐狸都可以修道,而最灵的叫批狐。这就像农家读书人少,儒家读书人多一样。”师退问:“批狐都是生下来就很灵吗?”狐精说:“这与它的种类有关。还没有得道者所生的就是平常的狐狸,已经得道者所生的就自然能变化了。”

师退问:“既已修炼成道,自然能永葆青春。但小说中记载的狐精也有老翁老妇,这是什么原因呢?”狐精说:“所谓成道也就是成人道。饮食性欲、生老病死之事,也与人类一样。至于说升天成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就像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人能求得一官半职。那些经炼形服气而得道的就如同人积累学问而成名;那些魅惑采补的就如同走捷径而求功。但是要到仙岛或升天,必须炼形服气;靠魅惑采补,如果伤害人过多,则往往要触犯天条。”师退问:“由谁掌管禁令赏罚呢?”狐精说:“族长掌管小赏罚,大赏罚由天地鬼神监察。假如没有禁令,那么狐狸来无形出无踪,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师退问:“魅惑采补既然不是正道,为何不禁止,非要等到伤害人之后

才受到惩处呢?”狐精说:“这就如同诱骗别人财物,有人心甘情愿给予财物,王法就不禁止。至于夺财杀人,就要依法惩处了。《列仙传》所载酒家老妇的事情,又哪里触犯了冥府的刑律呢?”师退问:“只听说狐狸给人生了孩子,未听说人给狐狸生过孩子,为何呢?”狐精讥笑道:“这事不值得讨论。可能是狐狸有所取而没有可报答的吧。”师退问:“狐女钟情于人,不怕狐夫们妒忌吗?”狐精又讥笑道:“您说话太放肆了,根本不知道其中详情,凡是狐女,可如同季姬、郎子,自由地选择配偶。狐妇既然有固定的配偶,就不敢越轨。至于赠芍采兰之事,偶尔不遵礼法,无论从人情还是物理来说,大概也没什么不同之处,以此类推便会知道了。”师退问:“有些狐精居住人家里,有些则住在荒郊野外,为何呢?”狐精说:“没成道的还存有兽性,距人较远一些好,在山林中对它更方便一些;已成道的与人相同,距人较近一些好,在城市对它更方便些。那些道行高的,城市山林都可以居住。如同大富大贵之家,他的财力可以买来各种需要物品,荒村僻壤和通都大邑对他没什么区别。”

师退和狐精畅谈,它所谈的要旨只是劝人学道,说:“我们辛苦了一二百年,才幻化为人身,你等现在已是人身,修炼之功已到大半,却仍然悠悠忽忽地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未免可惜。”

师退精通佛教经典,便把话题引到禅学上。它辞谢说:“佛家地位极高,倘若修行不到,一入轮回之中便迷失了本来面目,不如先求得长生不死,这更有把握一些。我也屡屡碰见通达的和尚,但还是不敢见异思迁。”

师退临别时说:“今日相逢,也是天幸。您能否赠我一言呢?”狐精踌躇了片刻,说:“夏、商、周以来,怕的是人们不追求好名声,这是对下等人说的。自古以来的圣贤,却是心平气和,没有一点做作。如今洛阳、福建几位名儒,吹胡子瞪眼地生出许多事情来。希望先生好好考虑一下。”师退听了怅然若失,因为他太孤傲,言行常有过分之处。

儒之误

裘文达说，他听石东村说有个骁骑校读了很多书，喜欢谈论文义。一天夜里在宣武门城上值班，乘凉散步时走到谯楼东侧，看见二人倚靠着城堞谈话。他知道是狐精，便躲在一旁屏息观察。

其中一人指着北面说："这里原是明代的首善书院，如今成了西洋的天主教堂了。他们观察天体，推算月历，制作器物，实在是精巧绝伦。但他们的教义却变换佛经，而又以儒家学说加以解释。我从前去偷听，他们不能解释的地方，就用天主来解释，因此他们的理论至今难以推广。但只要观察他们行事，心计也十分狡猾。"另一个说："你说他狡猾，我却认为太痴迷。他们奉国王之命航海来此，不过是想用他们的教派归化中国。揣度一下事势，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但自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们源源不断地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不有点儿痴癫吗？"

另一个说："不只是这些人痴迷，就是建首善书院的那班人也是太痴迷了。奸臣宦官掌权，正在暗中窥伺君子的闪失，大肆毁谤。而那些君子却聚在一起清谈，反而给宦官诬蔑他们拉帮结派的把柄，被一网打尽，这又怨谁呢？况且收弟子三千，只有孔子还可以，孟子不及孔子，来听他讲课的不过公孙丑、万幸几个人而已。二程、朱熹等儒者没有孔子的德文，却也招收大量学生，以至于成千上万，良莠不齐，门户相争，结党营私，而国家也随之灭亡了。东林党的儒生不顾前车之鉴，追求虚名而遭受灾祸。如今凭吊遗迹，难道不可以责备贤者吗？"

两个狐精正相对叹息，忽然回头发现有人，便消失了。

石东村说："天下人趋之如鹜的事，世外的狐精都觉得不满。这究竟是人错了呢，还是狐鬼错了呢？"

冯大邦

王西园任河间太守时,传说夜间行路之人经过献县八里庄河时大多碰见了鬼;只有县役冯大邦经过时鬼才不敢出来。有些碰到鬼的人诈称自己是冯大邦,鬼也退避三舍。

王先生说:"一个能叫鬼害怕的县役,其中必定有缘故。"于是暗中察访,准备惩处冯大邦。有人为他辩解说:"本来没有这回事,只是老百姓造谣而已。"王先生说:"县役也不是只有他一人,而单单给冯大邦造谣,这也是有缘故的。"于是传檄逮捕他。冯大邦逃走了。

这是乾隆十五六年间的事。王西园离开河间几年后冯大邦仍然没回来,不知现在怎样了。

神明有断

我的家乡有个姓崔的人,与豪强打官司,他这边占理,却输了官司。他不堪愤怒,想要自杀。

夜里,梦见父亲对他说:"人可以被欺侮,神却不能被欺侮。人有朋党,神却没有朋党。在人世所受的委屈越厉害,在地下声张得就越痛快。今天骄横得志的人,十年以后必会在业镜台前对簿公堂而发抖。我是冥府的司茶吏,已看见判官为那人注了册,你何必怨愤呢?"从此,崔某怨气全消,一句话也不提了。

造物主更巧

有个善于诉讼的人,一天到晚为人写状纸,将要给很多人罗织罪名。头绪繁杂,理不清楚。为了能静心构思,他告诫家人不要见客,妻子也要到别的屋中躲避。

妻子早就和邻居暗送秋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过了一年多,两人却无法接近,到这时如愿以偿。后来每逢丈夫构思,她就弄出嘈杂的扰乱之声,丈夫必定呵斥她出去,沿袭成惯例。邻居便趁机而来,也沿袭而成惯例。丈夫一直到死也没发现奸情。

他死后一年多,妻子因为怀孕被仇家告了官。官府审讯她,她才吐出了实情。官员拍案慨叹道:"这人刀笔虽巧,谁知造物主更巧。"

难断之案

完全不能断的案,不一定在情理之外;越在情理之中的事,就越难以明察。

我的门生吴冠贤任安定县令时,我从西域从军归来,住在他的衙署中。听到有两个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一起在他车前喊冤。少男说:"她是我的童养媳。父母死后,她想抛弃我另嫁。"少女说:"我本是他的胞妹。父母死后,他想霸占我为妻。"问他们的姓名,两人还能记起来。问他们的家乡,却说他们的父母都是乞丐,四处流浪,已不记得是哪里的人。问起与他们一起行乞的人,则说:"他们几天前才到这里,父母双亡,因而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只听到他们以兄妹相称。但小家小户的童养媳,按惯例与丈夫互称兄妹,这是没法分别的。"

一个老吏说:“这事就像捕风捉影,没有证据,又不能用刑逼供,断合断离都难保不错。但如果是断离是错,仅仅是破坏了一桩婚姻,过失也较小;如果是断合是错,就会乱了人伦,那过失就大了。何不断离呢?”推敲再三,也没更好的办法,最后依从了老吏建议。

由此回忆起姚安公在刑部任职时,织造官海保家资被没收入官,官府派三个军士严守他的房宅。房宅共有数百间,夜深时风雪大作,三人插牢门,一同在幽深的寝室中点灯喝酒。

酣醉之后,偶然踢灭了灯,三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到后来相互斗殴。打到半夜,都累了,躺倒便睡。到了早晨,才发现死了一人。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戴符,一个叫七十五,伤也很重,幸而没死。审讯时,两人都说是一起将那人打死的,甘愿抵命。至于那夜在黑暗之中,觉得有人扭我就扭对方,觉得有人打我就打对方。不知是谁扭了我、打了我,也不知我扭的是谁、打的是谁。至于受伤轻重以及谁的伤是谁打的,不但这两个人无从知晓,就是死者复生,肯定也是不知道的。

既然一条命不能用两条来抵偿,那么任凭官随意判定其中一人抵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一定要审讯出是某人所为,那么就是把颈项手足上都带上刑具严刑逼供,所得到的也不过是假供词。官府竟无可奈何。这么拖了一个多月,恰巧戴符病死,便借此了结此案。

姚安公说:“把这件归罪于最先挑衅的人,也可结案。但考察当时的情况及供词,挑衅者实在是谁难下定论。如果用刑逼供,还不如随意判决。至今反复考虑,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刑官岂是那么容易当的?”

鬼　病

据文安人王岳芳说,有个女巫能看见鬼。她曾到一官宦人家;偷偷对女仆说:“你家娘子床前有一个女鬼,穿着暗绿衣衫,胸前沾满了血,脑袋倒挂在背后,样子非常恐怖。你家娘子快要生病了。”不久,夫人寒热大

作。女仆把女巫的话告诉了主人。主人便准备纸钱酒食送鬼,夫人的病便好了。

我认为风寒暑热都可能作病,何必非得说是鬼在作祟呢。一个女巫说:“风寒暑热引起的疾病,发病时是逐渐地有所感觉,病愈时也是逐渐退去。鬼作祟的病症却是突然而起,突然而止的。绝不会有错。”似乎也有些道理。

导　　引

陈石间说,有一大户人家的儿子和几个宾客在九如楼看戏,酒正喝得高兴,忽然有一客人发病倒在地上。在搀扶灌水抢救时,这位客人突然坐起,张开眼睛直视。先是捶胸痛哭,责骂那儿子放荡游乐,然后咬牙切齿,握紧拳头,责备宾客们引诱儿子。那声色俱厉的样子,好像是要和人打架。那儿子听出是父亲的声音,吓得趴在地上发抖,面无人色。客人们都躲避潜逃,有的还踉跄跌倒,摔破了额头。四座的人看了,无不叹息。这是雍正十二年的事,石间曾亲眼目睹,只是他不肯说出其姓名罢了。

我已故的老师阿文勤公说:“如果一个人家不交往宾客,那么孩子就无从接近士大夫,所见到的只有婢女家奴,就没有榜样好学习了。但一个人家宾客太多,也肯定会有好色之徒或恶人混杂其间,和他们亲近,受他们影响,会给孩子带来无穷之害。”

几十年来,用我所见闻的事来一一验证,知道阿公的话真是药石之言。

怨　毒

据五军塞的王生说,一农夫夜守枣林,看见林外好像有人影,疑心是盗贼,便暗中窥伺。不一会儿一人从东边而来,就问他:“你干什么?”那人说:“我死的时候,某人在旁幸灾乐祸,我已含恨二十多年。如今他的魂也被摄来,我在这儿等着他五花大绑着经过呢。”

怨毒之情真是太可怕了。

甲与乙

甲和乙有旧仇,乙日夜都打算搞垮甲。甲知道乙的图谋,便暗中指使其同党某人,从另外途径打入乙家,凡是为乙策划的事,他都算计周密而未失算过,凡是乙想干什么,他都用甲的钱财秘密资助其费用,花钱省而效益成倍增加。

过了一两年,某人很得乙的信任,以前被乙所依靠信任的人都被屏退,不再听他们的了。于是,某人找机会劝说乙道:“甲从前调戏过我妻子,我避忌不敢说出来,但其实恨他入骨,因为力量敌不过他,所以不敢触犯。听说您也与甲有仇,所以我来你家效犬马之劳。我所以尽心服务于您的原因,固然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也为了要对甲报仇。现在有机可乘,何不策划对他报复呢?”乙大喜过望,拿出许多钱给某人,叫他谋陷甲。

某人于是用乙的钱替甲进行贿赂,没有哪处不贿赂到。陷阱既已构成,某人便伪造甲的劣迹和证人姓名告知乙,叫他向官府呈上诉状。及至开庭审问,则所控诉的事都是不存在的,证人也全部反戈相向,乙便一败涂地,被定为诬告反坐罪判处流放。乙十分愤怒,但因为和某人长期亲

密,平日的隐私都被他掌握,不敢再控告,竟气死了。死时发誓要到阴间控告他,但过了几十年还是没有报应。

评论者认为这件事首先发难的是乙,甲已处于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铤而走险,其目的不过是使自身免遭伤害,罪过不在甲这边。某人本是为甲去实行反间计的人,是尽忠于其职责,他对乙不算负心,也不能加给他太大的罪名,所以鬼神都不理睬这件事。这事发生在康熙末年。

《越绝书》记载子贡对越王说:“但凡有谋害别人的心而让人家知道的,就危险了。”这话难道不是十分确实吗?

焰　口

和尚所诵救拔饿鬼的焰口经,语言很俚俗,但听说那些招魂施食的咒语,确实是佛祖所传。我在乌鲁木齐时,偶与同人谈论此事,有的以为可信,有的以为不可信。

印房的官奴白六,原是大盗,被流放此地的,突然说:“这是不假的。以前遇到一大户人家放焰口,我准备乘他们匆忙纷乱时行窃,但无机可乘。我趴在高楼檐角下,俯瞰和尚摇铃诵咒时,有无数黑影,高约二三尺,有的翻墙而入,有的钻洞而入,来往飘忽,凡是没有人的地方都站满了。”

真 与 伪

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的《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海子上的关帝祠中,是屯军兵士耕地时在土里挖到的。《后汉书》没有记载这件事。但碑文古朴,笔画浑厚,绝不是后人所能依托。因为西域偏远,没人摹拓,所以石刻的笔锋仍然完好无损。

乾隆三十五年游击刘存仁，摹刻了一个木本，在上面撒上火药，烧出斑驳的痕迹，与古碑极为相似。这两块碑都流传于世，鉴赏家通常把旧石碑认定为新本，把新木碑认定为旧本。和他们争辩，他们却傲慢地一点不信。

本是同时代的东西，又有目睹的人，但真假尚且颠倒到如此地步，更不用说千百年以前的东西呢？《易经》的象数之学、《诗经》的小序、《春秋》的三传，作者有的亲自得到圣人的传授，有的离古时还不远，由经师传授下来，条理很分明。宋代的儒者说："汉以前的人都不理解，我们凭借义理弄懂了。"就与这件事相似。

狮　子

康熙十四年，西洋进贡来一头狮子，前辈朝廷大臣多有赋咏。据说过了不久，这头狮子就逃走了。它跑起来像风一样快，巳时撞断锁，午时已出嘉峪关了。这是无稽之谈。康熙南巡时，从卫河回京，还用船载了这头狮子。

我外祖母曹太夫人，曾在度帆楼的窗缝中看见过它。它的身体像黄狗，尾巴像老虎而稍长，脸圆圆的像人，不像其他野兽那样瘦小。人们把它系在船头的将军柱上，缚了一头猪饲它。猪在岸上还号叫，靠近船时就吓得不敢出声了，等到放到狮子面前，狮子低下头一嗅，猪已惊恐而死了。船要离岸启航时，那狮子忽然大吼一声，就像无数铜钲突然一齐敲响。外祖父家马房里的十几匹马，隔着墙听到，都发抖着伏倒在马槽下，船开走很长时间了，还不敢动。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啊。

这狮子刚来时，当时的吏部侍郎阿礼稗先生，是当代最好的画家，曾对着狮子作了一幅写生，笔意精妙。以前藏在博晰斋前辈家，是阿礼稗送给他祖父的。后来卖给了我，曾请一位鉴赏家题签。阿礼稗原来没有署名，因为元代曾有献狮的事，鉴赏家就题为"元人狮子真形图"。晰斋说："吏部侍郎的画，原不在元人之下。这鉴赏也不能算错。"

乩仙诗

乾隆二十五年,戈芥舟前辈扶乩,乩仙自称是唐朝人张紫鸾,准备去瀛洲岛拜访刘长卿,一起游天姥山。有人向他叩问世事,乩仙写一诗答道:“身从异域来,时见瀛洲岛。日落晚风凉,一雁入云杳。”暗示其超然物外,不管人世间的是非。芥舟与他论诗,就欣然酬答,写下所游名胜《破石崖》、《天姥峰》、《庐山联句》三篇而去。

芥舟当时在修《献县志》,就把它们附录在县志后面。其中《破石崖》一篇,前面是五言律诗八韵,对偶声韵都和谐,而第九韵以下,忽然用鲍照《行路难》、李白《蜀道难》的体裁。唐朝三百年间,没有一位诗人用这种体裁的,很不符合格律。诗以东、冬、庚、青四韵通押,仿韩愈“此日足可惜”一诗,以穿鼻声七韵为一部的例。由此看来,又好像是稍稍读过古书的。大概是略通文墨的鬼,伪托唐人。

古　镜

河城西村的村民挖地时挖到一块镜子,有一丈多宽,已经碎了一半。见到的人都拿了一片回家,放在屋子中,晚上都放出光亮。好几家都是这样。

这也许像王度的神镜,能够与月亮的盈亏相应,但是它破损后的碎片还能放光,就更奇异了。有人不明白镜子怎么会这么大,我认为一定是河间王宫中的物品。陆机给他弟弟陆云的信中写道:“仁寿殿中有大方镜,有一丈多宽,能映出人影。”可见晋代还沿用这种规格。

盲目尚古

乾隆二十四五年,唐代张君平的墓志在献县被发现,是大中七年明经刘伸撰写的。书法还可以,文章却很粗俗。

我把拓片给李廉衣看,说:"您说古人事事胜过今人,这不是唐代的文章吗?世上的人往往只是看重名声而已,考查一下实际情况,说起书法必称晋代,但那时也一定有极其拙劣的字;说起诗歌必称唐朝,但那时也一定有极糟糕的诗。并非晋代的佣人役吏都是王羲之、王献之,唐代的屠夫酒保都是李白、杜甫。西施、东施,其实是一个姓;盗跖、柳下惠是同胞兄弟。哪能说美就全都跟着美、贤就全都跟着贤呢?鉴赏家得到一方宋砚,即便溜滑研不了墨,也像天球河图一样宝贵;得到一方汉印,即使文句不通,也珍爱得超过珠玉。问他们好在何处?回答说好就好在古老。苏东坡有诗说:'嗜好与俗殊酸成。'说的就是此意吧。"

狐讲理

刘君琢是交河县老儒,大名叫朴,谨慎厚道,以忠厚长者著称。他在我家教了二十年多书,堂兄懋园坦居、堂弟东白羲轩,都是他的学生。

有一次,他参加岁试回来,途中遇雨,便借宿在百姓家。主人说:"我家只有两间屋,勉强还可以休息。不过经常闹妖,不知是鬼还是狐。你如果不害怕,就请住下来。"他不得已只得住下。熄烛之后,天花板上轰轰作响,如同怒马奔腾。君琢穿戴好衣帽,作了一个长揖,仰头说:"我是个贫寒儒生,偶然借宿到此。你们想祸害我吗?而我并非你们的仇人;想戏弄我吗?而咱们之间根本没有亲热过;想赶走我吗?我今夜一定走不了,明

天我就不会再住下去,又何必来这一番骚扰呢?”随后听顶棚上好像有位老太太说:“客人的话颇有道理,你们不要过于莽撞了。”接着听见脚步声往西北角去了,转眼便静了下来。

刘君琢曾举这件事告诫门人说:“遇到意外的事,平心静气,或许还有解决的可能。假如我当时怒骂他们,说不准他们会扔砖瓦打我。”

刘景南曾租住一个宅子,搬进去的那天晚上被狐仙大肆骚扰。景南斥责道:“我自己出钱租的房子,你怎么可以鹊占鸠巢?”狐仙厉声说:“如果是你先住在这里,我来争,那么错在我。这宅子我住了五六十年了,谁人不知?你哪里不能租房,为何偏偏要和我一起住?你这是恃气欺凌我,我怎么会让你?”景南第二天便搬走了。

何励庵先生说:“君琢遇到的狐仙,能够被道理折服;景南遇到的狐仙,能够以道理折服人。”先兄晴湖说:“让狐狸屈服容易,能够向狐狸屈服就难了。”

尸与魂魄

道家有太阴炼形法,人埋葬数百年,时间到了,就能复生。但这只是传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古代用水银殓葬的人,尸体不烂,则确实是有的。董曲江说:“凡是罪当戮尸的人,虽然埋葬多年,尸体也不烂。吕留良被焚骨时,打开棺材,容貌还栩栩如生,用刀割之还有微血。大概是鬼神留着让他服罪的吧。某人(是曲江的亲戚,当时说了他的名字,现在忘记了。)当时在浙江做官,奉命参与其事,亲眼目睹此事。但这类尸体不会作怪。作怪的尸体叫僵尸。僵尸有两种:一种是刚死还没入棺的,忽然跳起打人,一种是久葬而不腐烂的,变成鬼怪的模样,夜里出游,逢人就抓。有人说‘旱魃’就是这一种,不知是否如此。

“人死后形和神就分离了,如果说神不附形,怎么能够有知觉和动作?如果说神附于形,那是复生了,为何又不成为人而成为妖?而且刚死的尸体跳起,连对其父母子女有时也紧抱不放,手指都抠进皮肉。假如没有知

觉,怎么能跳起来?假如有知觉,为什么一息刚断,就不认得他的亲人了呢?这大概是另有邪物驱使、恶气感染,而不是游魂成精变怪吧!袁子才所作的《新齐谐》中,载有南昌一书生行尸夜见其友的故事:开始时,僵尸还恭敬有礼,接着就情绪激动,然后凄惨依恋,再接着突然变形,扑上去咬人。有人认为人的魂善而魄恶,魂灵而魄愚。他刚来时,活魂还未泯灭,魄附魂而行,他将离去时,心事已经了却,魂一散而魄却留下来了。魂在则为人,魂去则不是那个人了。世上的移尸走影,都是魄。只有得道之人。才能制服魄。"

这些话也确实有精辟的道理。但依我管窥之见,总是怀疑其别有原因。

亲情之至

据任子田说,有一个人走夜路,看到墓地松柏之间有两个人并肩坐着,一个男子年纪在十六七岁,清秀可爱;另一个妇人白发垂颈,拿着拐杖,在七八十岁以上。他们相挨着谈笑,很亲热。那人十分奇怪,哪来的淫荡老太婆,和少年这么热乎。他走近了些,两人便消失了。第二天,他打听是谁家的墓地,这才知道那位少年夭折后,他的媳妇守寡五十多年,死后合葬在这里。

《诗经》中说:"生则异室,死则同穴。"这是最亲的亲情。《礼》中说:"殷人之柑也,离之;周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圣人理解阴阳间的礼仪,所以能通过人情了解鬼的情感。不近人情,又怎么知道礼义呢?

假圣假贤

族侄肇先说,有个书生在寺院读书,遇到放焰口。看见和尚威严整肃,指挥号令,好像可以驱使鬼神。书生感叹地说:“阴司敬重佛教,竟胜过儒教。”

灯影蒙眬中,有一老翁在旁边说道:“处理天下大事,只能靠圣贤,那些仙佛只是以神道来补圣贤所不及罢了。所以阴司敬重圣贤,在仙佛之上,但所敬重的是真圣贤。如果是伪圣伪贤,则触犯天怒,其罪也在伪仙伪佛之上。古代风俗淳朴,这类人很少。近四五百年以来,拘押的犯人一天比一天多,已另增一所地狱了。因为和尚道士之流,不过是巧说祸福,诱人施舍。除妖党聚众、谋为不轨外,伪称我是仙我是佛的人,千万人中没有一个。儒士中自命圣贤的人,则比比皆是。老百姓可以被迷惑,神却难以被骗。因此活着时高坐讲学,死后沉入阿鼻地狱,都是因为他贻害人心,被圣贤所嫌恶的缘故。”

书生大惊,问:“这地府的事,你怎么会知道?”弹指之间,已什么也看不见了。

狐　　说

乡人范鸿禧,和一狐友很要好。狐善饮酒,范也善饮酒,两个结为兄弟,经常相对醉眠。狐友忽然长久不来,一天,范在高粱地里遇到,问它:“为何忽然弃我而去?”狐转过头去说:“亲兄弟还相斗,何况是结拜兄弟呢?”不理他而去。因为当时范正和弟弟打官司。

杨铁崖《白头吟》说:“买妾千黄金,许身不许心,使君自有妇,夜夜白

头吟。”与这狐的见解正相同。

戌 至 子

献县的治安队长带人去逮捕一个大盗。大盗逃脱了，于是把他的妻子抓到了官府。手下人抱着盗妻调戏，她害怕挨打，不敢动弹，只是低头哭泣；她的衣带已被松开了。这时队长突然见了，生气地训斥道：“谁家没有妇女？谁能保证妇女不会遭难落入他人之手？你敢这样，我现在就上告官长。”同伴害怕了，住了手。当时是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

队长的女儿这天正嫁到农家，晚上被强盗劫走了，被反绑着剥去了衣服，眼看就要遭人污辱，也被一个强盗严厉制止了。那件事发生在子刻，中间仅仅隔了亥刻这一段时间。第二天，队长听到了这个消息，惊得舌头都僵了。

狐　　帽

皇上赐给裘文达公的宅第，在宣武门内的石虎胡同。文达宅第的前身，是右翼宗学。宗学之前，是吴驸马的府第。吴驸马的府第之前，是明朝大学士周延儒的府第。因为年代久远，又宏丽幽深，所以难免常常有鬼怪，但不害人。

厅堂西侧有两间小屋，名为“好春轩’，是文达会见宾客的地方。北墙有一门，又横着通往另两间小屋。童仆夜里睡在这屋内，睡着后都被鬼怪抬出。但不知是鬼还是狐。因此，没有人再敢到里面去睡觉。只有琴师钱生不怕，而且从来没遇到什么怪异。钱生脸上有白癜风，样子又老又丑。蒋春农向他开玩笑说：“这是因为尊容更胜于鬼，所以鬼被吓跑了。”

一天,钱生锁了房门外出,回来时桌上多了一顶雨缨帽,制作精美,而且崭新。大家互相传看,无不惊笑。由此知道是狐而不是鬼,但没人敢拿这帽子。钱生说:“我老病龙钟,总遭到嫌弃鄙视。除司空(文达公当时为工部尚书)外,同情我的没有几个人。我的帽子确实破旧,这狐是同情我贫穷。”于是欣然取来戴上,狐也不再拿回去。

帽真的是送给钱生的吗?又为什么要送给钱生呢?这真是难以理解。

朱妻

我曾和刑部侍郎杜凝台同宿在南石槽。听到两家的轿夫谈道:“昨天有件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为人守墓,因进城没有回去,他妻子一人独宿。听到园子里树下有打斗声,捅破窗纸偷看,见二人挥臂猛打,一老翁举着拐杖隔开他们,但无法使他们住手。过了一会儿,二人扯打着倒在地上,一起现形为狐,跳踉摆扑,把老翁也撞倒了。老翁爬起来,一手按住一狐叫道:‘逆子不孝!朱五嫂可来帮我!’朱妻伏着不敢出去。老翁顿着脚说:‘要到土地神那里告状。’恨恨地散去了。

第二天夜里,朱妻听到满园铁索牵动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搜捕。还觉得桌上的瓦罐好像在微微摆动。朱妻惊奇地去看,只听罐中小声说道:‘请别声张,我会报恩的。’朱妻怒道:‘父母之恩都不报,哪里还会有我的份?’连罐子一起扔到门外墓碑的石座上,砰然而碎。然后听到有嗷嗷的叫声,想来是被捉住了。”一轿夫说:“触犯父母到底算什么大事,以至于被土地神捕捉?真可怕啊!”凝台朝我笑着说:“除了轿夫,没人能说这样的话。”

冥吏说

我的家乡有个张老太太,自称曾给阴间当差,如今没干了。以前在阴府,她曾经问冥吏拜佛有没有好处。冥吏说:“佛只是劝人做善事,做善事自然有福,并不是佛降福。如果说供养求佛就能降福,那么清廉的官吏尚且不受贿赂,佛怎么会接受呢?”她又问忏悔有没有益处。冥吏说:“忏悔必须努力补救以前犯下的罪过。现在的人忏悔,只是首先要求免罪,这又怎能有益呢?”

这些话一般来说巫师是不肯说的,好像是有所指示才这么说。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全译阅微草堂笔记　上
作者=（清）纪晓岚原著；杨志红主编；白春平，宋福聚副主编
页数=375
SS号=13243180
DX号=
出版日期=2012.08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镜中影
贞狐
再嫁
鬼喝酒
牛出麟
鬼怕人
降坛诗
奇诗画
善报
农家少妇
鬼错
鱼杀
嫁祸于神
画鬼
刘四
陈双
方桂
狐居
雉与蛇
骗神
注定
女鬼撕卷
阴司见闻
鬼藏药方
群蜂
人可怕
巨蟒
城隍惩
土神显灵
破屋独存
智却魏忠贤

和尚叹
三百钱
参将奇遇
夺婚
媚药
替死
狐言
儒之误
冯大邦
神明有断
造物主更巧
难断之案
鬼病
导引
怨毒
甲与乙
焰口
真与伪
狮子
乩仙诗
古镜
盲目尚古
狐讲理
尸与魂魄
亲情之至
假圣假贤
狐说
戌至子
狐帽
朱妻
冥吏说